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譯者序言

我們試把世界各國的政治組織，和他的活動情態，過細比較一比較，可以說找不出兩個完全相同的國家來。譬如英美同爲盎格魯薩遜民所組織的國家，美國採用民主共和制，英國還是保存她那無用的木偶君主；英國行內閣制，美國却行總統制；瑞士和法美同爲民主共和國，瑞士的委員制，既不同於法，又不同於美；英法同採內閣制，英國的內閣能夠長命，法國的內閣總是短命的多……凡此之類，不勝指數。同是世界上的人類，何以

譯者序言

二

不能組成完全相同的國家？何以各個國家活動的途徑，不能完全一致？這是甚麼原因呢？我可以答復說：這是因為各國的歷史情況不同；歷史情況所以不同，又是因為地域環境不同。一橘踰淮為枳，一所以政治社會的組織和運用，決不能盲目的抄襲他人的舊文章。自從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把俄國的舊制度推翻，樹立起來一種新組織，我國困於軍閥鐵蹄下的青年，也多想步俄國的後塵，完全襲用俄國的方法，來造成一種俄國式的新國家；連俄國已經覺悟自己走錯了方在修正的處所，也要跟着他錯誤；甚至於連那慘酷無人理的屠殺政策，也「依樣畫葫蘆」的去做。但是我們試把俄國的歷史環境和我國的歷史環境比一

比，到底完全相同否？倘若不同，我們怎能夠處處學他呢？近來關於記述俄國事情的書籍，我國的書店裏也略略有幾本；但是把俄國革命歷史的全過程加以敘述說明的，還是不曾見過。本書從俄國農奴時代說起，到施行新經濟政策以後，把俄羅斯革命的全過程都敘述出來了。原著者爲俄人蘇柯羅夫，曾經日本荒川篤實君譯成日文。現在我，把他譯成中國文，以餉我國留心俄事的人。我們試一披閱，便知道俄國的革命，在她的歷史上，自有她的特殊情形，特殊環境。我國有志的青年，切不要把俄國的歷史，當作中國的歷史看就得了。

民國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譯者識。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目次

第一篇 革命運動的發軔

第一章 俄國農奴制度的崩壞與資本主義的發生……一——二四

第一節 農奴制度……一

第二節 產業資本的起源……四

第三節 自由雇傭勞動的發達……九

第四節 產業發達與「農奴制度」的廢止……一四

第五節 穀類的輸出與農業的發達……一六

目次

第六節	賦役勞動的復活.....	一八
第七節	賦役勞動的不生產性與農奴制度的崩壞.....	二〇
第二章	農奴的解放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二四—五〇
第一節	小土地所有的貴族.....	二五
第二節	大地主及中等地主對於「解放」的態度.....	二六
第三節	貴族的負債.....	二八
第四節	土地分與是留農民於農村的手段.....	二九
第五節	分與地納貢的條件.....	三〇
第六節	分與極少的土地是束縛農民爲地主勞動的手段.....	三二
第七節	「切斷部分」和「縮小」分與地.....	三四

第八節	分與地的買取與「賠償法」〔譯註四〕	三六
第九節	農民由「解放」得到什麼？	四〇
第十節	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四一
第十一節	改革後（七十年代）產業的發達	四二
第十二節	八十年代產業的危機	四四
第十三節	九十年代的產業勃興	四五
第三章	農民社會主義者（農民革命家）	五〇—七六
第一節	小有產知職階級中優良份子的民衆教化	五〇
第二節	小有產階級及產業資本	五三
第三節	「小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農民的「共同自治體」	五五

第四節	「農民社會主義者」的誤謬	六〇
第五節	農民社會主義者與專制政治	六二
第六節	向「人民的隊裏」去	六四
第七節	「土地和自由」	六六
第八節	「人民自由團」	六九
第九節	農民社會主義者革命的失敗及其原因	七二
第四章	俄國的勞動運動與馬克斯主義	七七—一三四
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葉)勞動階級的形成	七七
第二節	八十年代的勞動運動	八〇
第三節	九十年代勞動者的狀況與勞動運動	八三

第四節	一八九六年彼得堡的罷工（織布工）	八八
第五節	馬克斯主義的第一步	九〇
第六節	「勞動解放圈」	九一
第七節	列寧的「人民的朋友是什麼」	九三
第八節	在勞動羣衆內的馬克斯主義	九五
第九節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統一「鬥爭同盟」	九九
第十節	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產業危機	一〇〇
第十一節	九十年代末葉至一九〇〇年初期的勞動運動	一〇二
第十二節	「火花」	一〇七
第十三節	「火花」和「經濟主義」的鬥爭	一〇八

第十四節	「勞動問題」	一一〇
第十五節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第二次大會	一一四
第十六節	對於自由主義資本階級的政策	一一六
第十七節	關於黨規第一項的討論	一二〇
第十八節	編輯部及中央委員的選舉	一二五
第十九節	布爾塞維克（多數黨）和門塞維克（少數黨）	一二六
第二十節	次巴多夫的活動期	一二八
第二篇	一九〇五年		
第一章	「血的星期日」與勞動運動	一三五—一五四

第一節	加朋的活動期.....	一三六
第二節	浦替洛夫工廠的罷工.....	一三八
第三節	勞動者向俄皇的「上奏哀訴」.....	一三八
第四節	關於「哀訴書」來源的問題.....	一四三
第五節	「哀訴書」的要求是革命的.....	一四五
第六節	勞動者向宮廷行列.....	一四六
第七節	無情的射擊.....	一四七
第八節	「一月九日」的意義.....	一四九
第九節	抗議的罷工.....	一五一
第十節	革命的開始.....	一五二

第二章 一九〇五年的農民運動……………一五四—一六六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夏的農村……………一五四

第二節 農民的困苦……………一五四

第三節 地租……………一五七

第四節 雇役勞動與賦役勞動……………一五八

第五節 向何處尋去路……………一五九

第六節 富農就是革命家……………一六二

第七節 一九〇五年前的農民運動……………一六三

第八節 農民革命……………一六四

第三章 勞動者革命……………一六六—二二三

第一節	步耳京斯卡亞國會	一六六
第二節	九月的罷工	一六八
第三節	鐵路罷工	一六九
第四節	總罷工	一六九
第五節	政黨	一七〇
第六節	布爾塞維克組織上的獨立	一七一
第七節	門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觀察	一七二
第八節	門塞維克對於勞動階級革命工作的意見	一七三
第九節	門塞維克理論的「終局」和社會革命	一七四
第十節	列寧的標語是「勞動者及農民革命之民主主義的獨裁」	一七八

第十一節	關於總罷工的問題.....	一七九
第十二節	總罷工時勞動階級的空氣.....	一八一
第十三節	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一八二
第十四節	總罷工與自由主義資本知識階級.....	一八三
第十五節	維特和圖勒坡夫.....	一八三
第十六節	關於「自由」和「國會」的宣言.....	一八五
第十七節	總罷工爲什麼沒有移入社會革命？.....	一八七
第十八節	虐殺.....	一九〇
第十九節	反革命及革命的組織.....	一九四
第二十節	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和革命脫離關係.....	一九六

第二十一節 無產階級對於宣言書的不滿……………一九七

第二十二節 彼得堡的「罷業的幻影」……………一九八

第二十三節 「罷工的幻影」消滅……………二〇〇

第二十四節 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財政宣言……………二〇二

第二十五節 十月與十二月間的莫斯科……………二〇三

第二十六節 蜂起的準備……………二〇五

第二十七節 蜂起的開始……………二〇七

第二十八節 兵士蜂起的殲滅……………二〇八

第二十九節 蜂起的經過……………二〇八

第三十節 蜂起的鎮壓……………二一〇

第三十一節 這次的蜂起教訓勞動者的是什麼？……………二二二

第四章 總決算和結論……………二二二—二二八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二二三

第二節 兩種失敗原因……………二二四

第三節 「罷工萬能的妄想」也是革命失敗的一種原因……………二二五

第四節 軍隊沒有積極的參加革命也是失敗原因的一種……………二二六

第五節 一九〇五年革命肯定的結果……………二二七

第六節 資本的革命乎？勞動的革命乎？……………二二〇

第七節 在「資本的革命」期俄國的階級關係……………二二二

第八節 俄國資本階級的反應性與其原因……………二二三

第九節	勞動階級的革命是什麼？	二二四
第十節	農民與革命	二二五
第十一節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勞動階級革命的第一步	二二六

第三篇 二月革命

第一章	第一革命與第二革命之間	二二九—二五一
第一節	懲罰隊	二二九
第二節	「非常」法	二三一
第三節	出版的壓迫	二三一
第四節	國會	二三三

第五節	反動期間的黨	二三四
第六節	「清算派」	二三六
第七節	「召還主義」	二三八
第八節	一九〇八——一三年間經濟的勃興	二四〇
第九節	勞動運動的發展	二四一
第十節	「星」報	二四四
第十一節	布拉格大會與布爾塞維克黨復興	二四五
第十二節	「真理」報	二四六
第十三節	以帝國主義政策爲基礎的資本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握手	二四七
第二章	戰爭促進革命	二五一——二六〇

第一節 勞動階級與戰爭.....二五一

第二節 戰時工業委員會.....二五三

第三節 資本家以「防禦」爲口實增加榨取量.....二五五

第四節 勞動運動的復活.....二五六

第五節 資本家積極的參加「必勝期成團」.....二五七

第六節 後部的頹唐.....二五九

第七節 大衆對於平和的熱望.....二六〇

第三章 由革命到反革命.....二六〇—二七一

第一節 彼得堡的革命.....二六一

第二節 中央權力的組織.....二六三

第三節	資本階級的希望.....	二六四
第四節	勞動者和農民的希望.....	二六六
第五節	贊成資本主義政府的門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	二六九
第六節	資本主義「臨時政府的第一步」.....	二七一
第七節	臨時政府與戰爭.....	二七三
第八節	臨時政府與土地.....	二七四
第九節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是第二政府.....	二七五
第十節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與軍隊.....	二七八
第十一節	八時間勞動制.....	二七九
第十二節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與戰爭.....	二八一

第十三節	兩個權力·····	二八二
第十四節	聯立政府·····	二八三
第十五節	聯立政府內意見的不一致·····	二八五
第十六節	聯立政府與戰爭·····	二八八
第十七節	布爾塞維克對於臨時聯立政府的關係·····	二八九
第十八節	蘇維埃第一次大會·····	二九三
第十九節	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	二九四
第二十節	「有產階級」的反革命·····	二九七
第二十一節	六月十八日的攻擊·····	二九八
第二十二節	攻擊政策的失敗·····	三〇〇

第二十三節	七月二日內閣的危機.....	三〇一
第二十四節	關於權力的問題.....	三〇一
第二十五節	七月事件.....	三〇三

第四篇 十月革命

第一章	有產階級的反動.....	三一三—三一六
第一節	「革命救濟」政府.....	三一三
第二節	政府宣言.....	三一四
第三節	「國家評議會」.....	三一六
第四節	「由一階梯到一階梯」.....	三二一

第五節	「柯尼魯夫活動期」.....	三二四
第二章	「十月革命」的準備.....	三二六—三五六
第一節	執政內閣.....	三二七
第二節	勞動者與布爾塞維克的接近.....	三二八
第三節	「民主評議會」.....	三三一
第四節	「共和國臨時蘇維埃」.....	三三三
第五節	最終的聯合.....	三三四
第六節	「無責任」.....	三三五
第七節	布爾塞維克的戰線.....	三三七
第八節	贊成暴動的彼得堡蘇維埃.....	三三八

第九節	坡波爾札蘇維埃會議	三四〇
第十節	北部地方蘇維埃會議	三四一
第十一節	布爾塞維克主義在軍隊內的擴大	三四二
第十二節	布爾塞維克主義與農村	三四六
第十三節	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暴動計畫的準備	三五一
第三章	十月革命	三五七—三七八
第一節	彼得堡守備兵移轉問題	三五七
第二節	軍事革命委員會	三五八
第三節	決定的衝突	三六二
第四節	革命的開始	三六六

第五節	革命成功.....	三六八
第六節	蘇維埃第二次大會.....	三七〇
第七節	政府的組織.....	三七一
第八節	莫斯科的「十月」.....	三七二
第四章	勞農政府第一步.....	三七八—四〇一
第一節	關於平和的布告.....	三七九
第二節	關於土地的布告.....	三八一
第三節	八時間勞動制與「勞動者管理」.....	三八四
第四節	克冷斯基活動期.....	三八五
第五節	士官候補生的叛亂.....	三八六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一一一

第六節 勞動者兵士農民同盟的發展……………三八九

第七節 布勒斯特平和條約……………三九〇

第五章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四〇一—四五〇

第一節 和蘇維埃權力的鬥爭……………四〇二

第一項 出版……………四〇二

第二項 知識階級的曠職……………四〇四

第二節 蘇維埃的對策……………四〇六

第一項 銀行的國有……………四〇六

第二項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四〇八

第三項 「憲法會議派」的驅逐……………四〇九

第三節	無產階級的專政·····	四二二
第四節	第三次蘇維埃大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定式·····	四一七
第五節	反革命派和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	四一九
第六節	反革命軍的第一攻擊·····	四二〇
第七節	反革命軍的第二攻擊·····	四二二
第八節	反革命軍的第三攻擊·····	四二八
第九節	得尼金的「農村綱領」·····	四三〇
第十節	列寧與農民·····	四三五
第十一節	白衛軍「政府」的滅亡·····	四三九
第十二節	反革命軍的第四攻擊·····	四四〇

第十三節 封鎖與干涉…………… 四四二

第十四節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經濟政策…………… 四四七

第六章 新經濟政策…………… 四五〇—四六六

第一節 關於增大農業生產力的問題…………… 四五二

第二節 現物稅…………… 四五三

第三節 個人商業…………… 四五四

第四節 關於振興產業的問題…………… 四五四

第五節 私有資本的集中…………… 四五七

第七章 內亂平定後蘇俄的外交政策…………… 四六六—四八五

第一節 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 四六六

第二節	通商條約	四七〇
第三節	熱那亞會議	四七二
第四節	拉波坡爾條約	四七三
第五節	海牙會議	四七四
第六節	羅散會議	四七七
第七節	歐洲的氣分	四七七
第八節	刻遼的「最後通牒」	四七八
第九節	窩洛夫斯基的刺殺案	四八一
第十節	俄國對於刻遼的回答	四八一
第十一節	「承認」	四八五

目次

第八章	十月革命與國際勞動運動	四八六—五二四
第一節	第二國際與其妥協主義（溫和主義）	四八六
第二節	第二國際的崩壞	四九一
第三節	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對於戰爭及第二國際的宣言書	四九三
第四節	革命的「左派」	四九九
第五節	「晉麥瓦特」會議	五〇一
第六節	「琴泰耳會議」	五〇四
第七節	十月革命與第三國際	五〇五
第八節	共產黨第一次大會與宣言書	五〇七
第九節	列寧關於資本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文	五一〇

第十節 第二次大會.....	五一六
第十一節 二十一條.....	五一六
第十二節 共產黨是中央集權組織.....	五一八
第十三節 第三次大會.....	五二〇
第十四節 勞動者的協同戰線.....	五二〇
第十五節 第四次大會.....	五二二
結 論.....	五二五—五三〇
譯 註.....	五三一—五三一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二八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第一篇 革命運動的發軔

第一章 俄國農奴制度的崩壞與資本主義的發生

第一節 農奴制度

百年乃至百五十年前，俄國差不多完全沒有工廠工業；因此也沒有現在這種勞動階級的存在。百姓都業農，地主使役農民，從事生產，所以叫做農奴制度的國家。

那時候的土地所有者——地主——掌握一國的政權，是為支配階

第一章 俄國農奴制度的崩壞與資本主義的發生 一



級；農民勞動者，都隸屬於他們的勢力下面，呻吟痛苦。先是在十六、七世紀的時候，農民和地主之間已發生債權關係，農民百計張羅，以償逋負；其不能者，或把土地讓與地主，以自己的勞動耕作地主的土地，或以自己土地上的收穫，獻納一部分與地主。所以農民漸次失去自己的土地，土地就漸次變爲地主、寺院、皇室及國家等的所有物了。

農民既失去他們所有的土地，又不能償清負債，所以始終不能不爲地主勞動，甚至不能離開地主的土地，久而久之，就變成所謂農奴了。這種風氣歷時越久越盛；因此農奴制度，也跟着時代潮流，越發鮮明。到了十九世紀初期，農奴就完全變爲地主的所有物，可以當做買賣目的物看待，和牛、馬及其他物件交易。地主對於他的農奴，有絕對的權利；假若農奴犯了

罪，地主可以任意把他充軍，或流到西伯利亞的遠地去；地主破產的時候，就拍賣他所有的農奴。關於拍賣農奴，有下記的一節新聞廣告：

「一八五三年十月十二日拍賣農女帕拉斯古俾亞伊古那多巴。她身長二埃徒二胃索（約五尺），貌美，眼睛灰色，鼻梁細長，年齡四十九歲。換算價錢爲四十一銀盧布。卻兒加斯克裁判長通告。」

附記：「這個『商品』是匹麥諾夫地主的所有物，該地主不能償却哥薩克女士瑪麗勒亞諾夫的金錢債務，所以拍賣。」

地主自己，也有時出賣農奴的。有個老人，回述往事說：

「從前有這麼一回事：我們的女地主，把三十個男女農民，齊集一處，用三頭馬車，把他們載好，到烏流賓斯克市場去賣。我便坐在車

夫的位置上。我們到了烏流賓斯克市場，就撐起天幕，把他們陳列起來，一頭一頭的出賣。我們的女地主陸續蒐集男女農民，送到烏流賓斯克市場來，你說農村焉得不衰落呢？！

地主對於農民，既有這樣大的權利，所以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他們總是拚命的去榨取農民。這個時候，俄國的穀類輸出海外市場的很多，穀價因而騰貴，地主們都想自己生產多量穀物，以獲厚利，所以農民從事「賦役勞動」（譯註一）把農民全部勞動時間所生產的穀物，都一齊併吞了。在某地方，地主強制農民，每星期要在主人的耕地上，服務六日。據此看來，農民自己生產的日子，僅餘一日罷了。

第二節 產業資本的起源

俄國的賦役勞動，一天一天的發達進步，一方面，產業資本主義也漸次萌芽了。尤其是亞麻製造工業和鍊鐵工業很旺盛。那班地主們，看見這種企業很有利益，於是在他們所有的土地內設立工廠，把農民的勞力轉用到工廠裏面去。這種工廠，叫做「農奴工廠」。在十八世紀，這種企業，已不是貴族的所有物了；大概是那些由經商博得巨利的商人的所有物。但是這些商人所經營的企業，很不容易發達。因為一切的勞力，都是農奴的勞力；農奴是地主們的所有物；地主貪圖利益，把這種勞力，據爲己有，用於賦役勞動，或用於農奴工廠。而全國內不屬於地主的自由勞動，可謂絕無僅有。勞力既然缺乏，商人的企業，當然很難發達。

於是那些商人階級的企業家，爲除去這種障礙計，請求政府，許可他

們購買附有農奴的農村，以供工廠之用；於是大商人就由政府買得了這種農村。凡不屬於貴族，而設立於農奴農村的工廠，專靠農奴的勞力以事生產的，叫做「所有工廠」；在這種工廠內，從事強制勞動的農民，就叫做「所有農民」。但是商人買得這種農奴時，須附以種種條件：例如商人不能再把農奴勞動者賣給他人，又不能由一地方移送他們於他地方，使其從事別種企業等等。農奴一旦服務於一工廠之後，就變成那工廠的附屬器具，無論如何，也脫離不了的。

到了十九世紀之前半期，俄國的產業，日形發達；工廠的數目，也漸漸增加。一八一五年，俄國（波蘭芬蘭不在內）的工廠，不過四千一百八十九個，勞動者不過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二人；到了一八四七年，工廠增至九

千零二十九個，勞動者達五十三萬二千人；再到一八五八年，工廠就增加到一萬二千二百五十九個，勞動者達五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一人了。

在這個期間內，發達最快的，就是棉業。棉花原料輸入俄國，製造棉織物的，很是不少，每年棉花原料輸入的數字增加，就是說明棉業發達的充分證據。

一年平均輸入額〔單位千波特 (Pud)〕

一八一二至一八二〇年	一五〇
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五年	一五〇
一八四六至一八五〇年	一、一二〇
一八五〇至一八六〇年	二、六二〇

十九世紀最初二十年間，俄國的工廠工業，首先採用機械的，就是織物（布）業與紡織業兩種。一八二八年所編纂關於「俄國手工業」的調查書中有下記的一段：

「一八二三年以前輸入莫斯科最初的查卡爾圖夫機械，定價一萬盧布。但是現在（即一八二八年）這種機械，單只莫斯科一縣，約有二千五百台，這種機械的定價，再加安置的費用，不過七十五盧布到八十五盧布之間」云云。

又其後十年間，由外國輸入的機械日多一日，以數字比較之，即自一八二六至三〇年，機械輸入的一年平均額，爲十三萬八千盧布；一八三一至三五年，爲六十一萬八千盧布，一八三六至四一年，爲百七十五萬二千

盧布。依此，機械逐日增加的速度，可想而知了。

第三節 自由雇傭勞動的發達

生產發展後，對於高等技術的需要，日見增加（即由手工業進步到機械工業以後）企業家（資本家）就越發覺得奴隸的勞動於自己不利。生產方法最幼稚的時代，就是專用兩手——而且是用奴隸勞動者的筋肉——以生產物品，在這種時代，只能生產一定量的物品。但是機械工業一旦出現後，那手工業因不能自由雇傭勞動者來生產物品，自然受生存競爭的影響，陷於不利的地位了。農奴勞動者的工作，不惟不敏捷，並且不想把工作做好；他們只想鬼混時間，過他們苦多樂少的日子，那裏注意到工作的好歹上去呢？所以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質量的兩方面，都遠不

及自由勞動者，尤其是利用機械的勞動者的生產物。

由此，我們就知道十九世紀前半期，地主所有的農奴工廠，大大的減少，並且多陷於破產狀態的原因所在了。以數字說明即：一八三〇年，農奴工廠，占全國工廠數百分之十五，到了一八四〇年，只占百分之五，十年之內，已減少百分之十。

「所有」勞動者的勞動，對於廠主的不利益，不惟因為農奴勞動者，是不生產的，並且因為受「所有權」的束縛，對於廠主營業的伸縮上很有妨害。蓋工廠主因營業的性質上，有時須增加勞力，又有時須減少勞力。若不能自由增減勞力，則絕對不能實行機械生產。例如：一台機械的力量，可以當數十百千的勞力，那末，使用機械後，資本家為減省費用計，就不得

不減少勞動者；換句話說，資本家用機械生產的物品，能完全賣卻，而獲重利時，他一定會多採用新機械，以擴張生產。那時候，就一定會裁減許多勞動者了。

這種裁減人員的辦法，在「所有工廠」的工廠主，是不能實行的。因為他們所買得的勞動者，都是嚴重登記過的，絕對不能削減。所以在十九世紀第三十年代，資本家都覺得「所有勞動者」是他們產業發達的障礙，想努力把他們解放為自由勞動者。有一商人名哥魯哥里智夫的，曾向財政總長提出請願書，說明「所有勞動者」制度的弊害，如下：

「……在我的父親經營生產業的時代，要想得到富於經驗的職工，很不容易；而且織布機械和各種生產機械，也不十分完全需要。

職工很多，所以才和這些「所有勞動者」發生關係。其後三十五年間，俄國的工廠產業，一般的發展很速，因此那自由勞動者，也增加不少。而織物生產業職工的需要宜依機械爲增減，因此「所有工廠」的廠主，雖然對於勞動者有些特典，但是由勞動者的數目和技術方面說來，都不能如自由廠主可以運用自在。蓋自由廠主，既可以任意雇用勞動者，又可以由勞動者內，選擇技術熟練者。再於自己事業上，認爲不必要，或勞動者有過失時，都可以任意開除等等，不受何種拘束，所以極爲便利」云云（一八三九年）

【參照條岸·巴刺諾夫斯基「俄國之工廠」一九二三年版一〇四—一〇五頁】

依此看來，我們可以了解資本家要求自由僱傭勞動者的心理狀態

了。假若我們參照那時候自由勞動者增加的數目，我們就可以知道，在十九世紀第二十五年，各種生產部門的自由勞動者，都比農奴及「所有」勞動要多，同時，自由勞動增加的百分率，在各種產業，都有增加的趨勢。現在為讀者便利計，特引用一表以說明之：

生產	年	度	勞動者總數	其中之自由勞動者數		自由勞動者之百分率	工廠數
				數	數		
羅紗與毛織物	一八〇四	一八二五	二八、六八九	一、七〇五	二、七八八	一八、四	一五五
織布	一八〇四	一八二五	二六、八三二	一、八七〇	四、三二七	六〇、七	二八五
棉花	一八〇四	一八二五	六、五六六	四、五三六	五、四三六	八二、八	一九九
繩類	一八〇四	一八二五	一、五二二	二、三〇三	一、二九五	八五	五八

觀上表，羅紗和毛織物生產業，利用自由勞動者最少；但是這種產業自由勞動者的數目，對於一般勞動者的數目，二十年間，也增加了兩倍。至於棉花產業，和地主沒有關係；因為棉花原料，不是出於俄國農村，大部分是由外國輸入，所以這種產業，概是商人經營，而使用自由勞動者的數，也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棉花生產，至一八二五年，可說是完全變為使用自由勞動者的產業了。

第四節 產業發達與「農奴制度」的廢止

農奴制度沒有廢止以前，俄國的工廠主，無論如何，不能雇傭「近代的」自由勞動者。那時候，資本家所雇傭的勞動者，都是由鄉裏來到都市的農奴；他們得了主人許可之後，才抽出空時間，出外被人雇用的。地主們

極端酷使農奴，榨取農奴的勞力；例如每年夏季，農奴就要耕作地主的田地；到了冬季，地主就把他們送往都市，使農奴僱傭於他人，並且和農奴訂約，農奴所獲得的定額工資，悉歸地主，非超過該定額以外的，絲毫不能據爲己有。

這種勞動者的勞動能率，當然是很低；他們並沒有努力工作的心思。他們都以爲自己是替主人做義務工作的，得來的工資，大都是地主所有，所以不肯盡力去做。這種「雇役勞動」（譯註二）雖然比「所有」或賦役勞動等的生產力稍大，但是總不及自由勞動。此外，地主們仗着他們的所有權，絲毫不顧工廠主的利益，于工廠開工最繁忙的時候，往往把農奴召回，所以工廠主總不能預算工廠內的勞動量。換句話說，工廠主所用

的勞動者，驟然減少，必受莫大的損失。

後來產業日趨發達，工廠的數目，也日益增加，資本家覺得當面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自由勞力的蓄積問題。換句話說，要使生產發達，就要能自由僱傭勞動者；要自由僱傭勞動者，就要使勞動者脫卻奴隸的羈絆。所以由奴隸的境遇，解放農民，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關鍵了。

這種有產階級的利益和各種產業家的利益，就是要求廢止農奴制度的理由。

第五節 穀類的輸出與農業的發達

到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產業家之外，地主中也有部分希望解放農奴的人。因為這二十年間，俄國的穀物，輸出海外的很多。一

八三四年至四一年，輸出額不過全收穫百分之一，到了一八五五年，即增至百分之二·七，由五六年至六〇年的穀物輸出額，占俄國穀物總額百分之五·一。輸出穀物的每年平均價格，一八一二年至一五年爲千八百萬盧布；一八三六年至四〇年爲三千五百七十萬盧布；一八四六年至五〇年爲一億六百五十萬盧布；最後，一八五六年至六〇年驟增至二億三百三十萬盧布。

穀物輸出的激增，刺戟地主們的企業心，使他們各各努力生產。海外的穀物價格越上騰，他們的貪利心也越增高。大家互相競爭，極力想由自己的領地，產出多量的穀物，以博巨利。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即穀物尙未大規模輸出國外的時候，地主都想把農民由「賦役勞動」轉換爲「雇

役勞動。」所謂「由賦役勞動轉換爲雇役勞動」就是「使各農民家族全然獨立，各自經營，每年僅納定額的農產物於地主」的意思。這個時候，地主就是一種「收租人」。地主靠着農民的「租」，已能充分生活，不再要求其他了。

但是穀物一旦輸出海外市場之後，景況就變化了。地主輸出穀物，收入貨幣。貨幣不比農產物，無論爲數若干，都有貯藏的地方。所以地主的慾望，就永久不能滿足了。他們的慾望既然不能滿足，他們就想拚命的榨取農民，干涉農民的經濟，自爲經濟主體，指揮農民以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地主本來是雇役勞動的使用人，現在就變爲農業企業家了。

第六節 賦役勞動的復活

於是國內的地方經濟情勢完全變動了。沒有大規模的穀物輸出以前，地主的所有地中，僅留一極小部分，做爲自己的耕作地，其餘的土地全部，都附以某種納貢條件，交給農民耕作。例如十八世紀末葉，俄國有八個非黑壤地帶縣，和六個黑壤地帶縣，在那八個非黑壤地帶縣中，地主的耕地，占百分之十四，農民的耕地占百分之八十六；在六個黑壤地帶中，地主的耕地占百分之二十八，農民的耕地占百分之七十二。

到了農業企業發達以後，耕地的大部分，都併入貴族地主的耕地以內，所以多數農奴，又由雇役勞動變爲賦役勞動了。例如在上述各縣中，十九世紀前半期，貴族的耕地增至百分之二十五，（非黑壤地帶）和百分之四十九，（黑壤地帶），農民的耕地減至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五十。

一。到了十九世紀的五十年代，俄國的若干地方——當然是最豐饒之地，——差不多完全沒有「雇役勞動制度」存在了。例如：

波伊斯克·頓地方的雇役勞動農民 二·八% 賦役勞動農民 九七·二%

西 北 縣地方的雇役勞動農民 七·六% 賦役勞動農民 九二·四%

北 烏 拉地方的雇役勞動農民 九·八% 賦役勞動農民 九〇·二%

東方草原地方的雇役勞動農民 一七·% 賦役勞動農民 八三·〇%

但在中央非黑壤地帶各縣，因為工廠工業發達，農民多跑到都市去找生活，所以雇役勞動耕地的數，比賦役勞動耕地的數稍多，即前者占百分之五八·九，後者占百分之四一·一。

第七節 賦役勞動的不生產性與農奴制度的崩壞

多數地主既然開始經營農業企業，當然會想到：關於自己的經濟，應如何處理，如何增加企業的生產，種種問題了。其中已有許多地主，覺得隸屬勞動的生產力極小，農奴工廠，不久即將崩壞的；或有將農奴勞動的生產和自由勞動的生產比較，覺得後者的生產力，高於前者，而擬從事改革的。

地主有了這種自覺後，當然就能理解自由勞動用於農業的利益了。在四十年代，土地所有階級的最先進者，都能辯說農業也是和工業一樣，用自由勞動，比用賦役勞動的利益多，他們以為賦役勞動有下記的性質，即農民的工作總是懶懶的，任你怎樣的監督他們，他們總想偷閒；他們毫不注意工作的好歹，只是鎮日鬼混罷了。我們若把農民的工作和同業組

合的工作或包工的工作比較，就會明白了。同業組合員們，起初還沒有預備工作材料，而且勞動時間，較賦役農民要少，休息時間要多，而組合員們所做的工作，二三倍於農奴。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賦役農奴，完全不中用，完全沒有工作的能力；那末，刺激他們，增高他們的能率的，又是什麼東西呢？這到很容易答復，就是對於勞動的支付（工資）了。

那時代的著作中，有許多詳細計算賦役勞動和自由勞動的利益。例如某著作家，謂莫斯科郡，有一聰明地主，把自己的土地分開，一部用農奴耕作，一部用僱傭勞動者耕作，以測何者爲利。他的計算，是用小麥表示的，現在把他寫出：

地主之支出

農奴一家（即夫婦）的生活費 二一淺多維立克之小麥

自由僱傭勞動者夫婦之生活費 二〇½淺多維立克之小麥

地主之所得

由農奴一家 得 一五½淺多維立克之小麥

由自由勞動者夫婦 得 四三淺多維立克之小麥

地主一日變爲輸出穀物於海外的企業家後，大家都以爲：解放農奴，即能雇得自由勞動者——農村的無產階級——所以衷心歡迎農奴的解放。

據以上所說，可知農奴經濟，已不能滿足當時經濟生活的要求了。於是舊組織漸次破碎，以貴族統轄爲基礎的農奴制度，因以崩壞，而所謂新

經濟力——產業資本和新社會階級——的有產階級，從此出現了。受壓迫的貴族的農奴俄羅斯，竟爾崩壞了，立於那廢墟上面的，不用說就是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了。

第二章 農奴的解放與資本主義的發展

農奴的完全解放，並不是一切地主所願意的，其中也有一部分盛倡反對論的人。因為解放農奴，對於自己的經濟生活，很有影響。例如從地主的經濟着想，在賦役農奴制度時代，貴族的耕地，是用農民的家畜和農民的農具而耕作的；一旦解放農奴，採用自由雇傭勞動以後，則須用主人自己的農具和家畜而耕作。所以地主於採用此種制度之前，地主不可不預

備充分的家畜和農具。這些東西，都是要大資本才能够辦得來的。

第一節 小土地所有的貴族

這種資本，在那些小土地所有的貴族，是拿不出來的。他們只有數十農奴，農奴的勞動就是他們的唯一資本。他們所靠着生活的，不外是兩種財源：一種是他們的農奴耕作他們的土地所獲得的生產物，一種是他們由農奴雇役勞動而取得的定額工資。一旦解放農奴，他們就失去倚靠了。所以小土地所有的貴族們，都全體一致的反對農奴解放。此處須注意的，就是解放以前，俄國像這種小地主，爲數極多，約記有農奴二十人以下的地主，四萬一千十六人，（占全地主百分之三九·六）有農奴二十一人至百人的三萬三千四百九十八人，（占全體的百分之三四·二）據此

看來他們反對解放農奴也不爲無因了。

第二節 大地主及中等地主對於「解放」的態度

小土地所有者，雖然占地主的多數，但是他們的經濟力是很薄弱的。由農奴解放而得利益的人，就是經濟的勝利者；勝利者就是自己經營自己的經濟，販賣大量穀物於海外市場的中等地主及大地主。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歐洲市場的穀物價格騰貴，俄國的小麥輸出增高，前已說過了。地主都想由自己領地內，生產多量的穀物，而賦役勞動所生產的穀物量，總不能滿足他們的慾望。所以若要生產多量穀物滿足地主的慾望，除了實行自由僱傭勞動經濟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換句話說，當時的時勢，要求再建地主經濟於資本主義的地盤上面。

所以中等地主及大地主，一方使農奴自由，由現在不利益的賦役勞動，解放他們；他方，地主又想雇傭自由勞動者，以生產物品。而這種自由勞動者，又只有解放多數農民，才能發生。有農奴百人至千人的中等地主及大地主，較之小土地所有者，為數極少，總共只有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一人。（即占全地主百分之一五）但是小土地所有者全體農奴，只有二百萬，（全農奴百分之一九）而中、大地主的農奴，倒有五百五十萬，（全農奴百分之五二）。由此可見經濟勢力的重心在中、大地主方面。此外尚有最大土地所有主，有農奴千人以上的，也可以算入大地主內。他們全體只有千三百八十二人，（百分之一三）而他們所有的農奴，倒在三百萬人以上（全農奴百分之二九）。

第三節 貴族的負債

在農奴解放的過程內，地主都負巨額的債務。蓋當時的貨幣經濟已甚發展；地主爲活動經濟狀態計，需要多量的貨幣。於是他們把自己的土地作抵押，向銀行借入巨款。所以一八三三年由地主所抵押的農奴已達四百萬，所借的款，已達二億七千萬盧布。一八五五年，這種債務，達三億九千八百萬盧布；到了一八五九年，就有四億二千五百萬盧布了。據波科魯夫斯基說：「一八五九年，地主所有的農奴百分之六十五，已作爲抵押品了。」

地主若要清算這種債務，非預備巨大的金額不可，若用普通的還帳方法，無論如何，都做不到的。他們左思右想，便想出了一種方法：就是把

「自由」賣給農奴，由農奴取得自由的代價以償債務。

由以上的原因，遂於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發布農奴解放宣言書。然而農奴的解放立在甚麼樣的基礎上面呢？這是以下各節所考究的問題了。

第四節 土地分與是留農民於農村的手段

地主解放農民之後，又恐怕這班「自由勞動者」跑掉，所以總想把農民拘束，以爲己用；尤其是中央及北部諸縣的地主，盡力注意這一點。因爲這些地方，土地不十分肥沃，而且在農奴制度時代，大部分的農奴，都跑到都會去找生活了，所以越發覺得勞力不充足。假設地主不把土地分配給農民，而解放了他們，他們因爲沒有土地的緣故，一部分跑到都市，一部

分跑到自由邊境，一定會零星四散了。那末，農村也當然失卻勞力，變成荒廢的景象了。

因此，若要保存農村的勞力，地主不得不給一種使農民「安居樂業的東西」與他們。使農民安居樂業不思遠出的東西，第一就是住宅地，第二就是耕作地。

第五節 分與地納貢的條件

但是地主又完全不想給土地與農民。地主都是這們想：土地是我的東西，假若要把一部分分給農民，除非農民納貢——或納金錢或從事賦役勞動——才可。二月十九日發布宣言書，同時又發布「關於農民的文件」中說：「農民對於地主所分與的土地，有或爲地主勞動，或以金品納

貢的義務」云云。其中所定一人的雇役勞動對於一人所得土地的標準，每年應納付八至十二盧布。但是不能納付雇役勞動之代價的農民，就應耕作地主的土地，以取得耕作分與地的權利。這個時候，一年的賦役勞動，男子定為四十日，女子為三十日。

依上所述，解放後的農民，名為解放，實則和以前的農奴相差不遠。不過由法律上規定他們的納貢罷了。農民在沒有完全買回他們的分與地以前，仍是受雇役勞動和賦役勞動的苦楚。像這種沒有報酬的勞動，都是歸於地主的利益。所以農民在這種半奴隸的（有人說是「一時的義務」）狀態之下，仍是繼續呻吟痛苦的。試觀解放後二十年的農民，是不是仍然在雇役和賦役勞動狀態呢？

第六節 分與極少的土地是束縛農民爲地主勞動的手段

地主把土地分與農民後，更須有一種方法，以束縛農民。即假設地主把土地分與農民，農民由所得的土地，能够養育妻孥，那時候，農民必不肯以「自由勞動者」的資格，替地主做工了。所以在地主方面，總不能使分與地過多，然後才能牽制農民，使他們永無脫卻奴隸狀態的一日。農民因爲所得的土地太小，不能維持生活，當然會跑到近隣地主的土地去耕作了。

二月十九日，發布「關於農民的文件」的貴族政府，謂農民並不是完全「迫於飢餓」，所以分與土地的時候，不宜過多，僅取能維持最低生活就够了。關於決定分與地的大小，分全國爲三區域，各區域內，又區分若

干地方，規定各地方的「最大限度」及「最小限度」的分與地。（即規定每人的分與地在幾「台剎聽」以上幾「台剎聽」以下）據那時所規定的表：在中央的非黑壤地帶地方（莫斯科，盆紮，及里阿贊奴縣等）每人分與地的最大限度爲三台剎聽，最小限度爲一台剎聽。分與地最大的地方，就是波羅哥得，巴雅托斯克，諾弗加羅，奧倫梯諸縣（這些地方都是羸瘠之地。）最大限度爲七台剎聽，最小限度爲二又 $\frac{1}{3}$ 台剎聽。在收成極好地價昂騰的黑壤地帶，農民每人分與地的最大限度爲二·七五台剎聽，最小限度爲二·二〇〇平方薩鏡（即 $11\frac{1}{2}$ 台剎聽。）黑壤地帶以外的地方，分與地稍多，即最大限度爲三又五台剎聽，最小爲一· $\frac{1}{6}$ 台剎聽。

第七節 「切斷部分」和「縮小」分與地

除以上規定外，地主解放農奴時，可以極端縮小他們的分與地。據「執行法」的規定：「假設現在的農民分與地，超過分與地最大限度時，則地主可以切斷這些超過部分，置於自己管理之下」云云。我們若把農奴時代的分與地，和解放時所制定的分與地兩相比較，就可知道農奴時代的平均分與地，比二月十九日所定最大限度的分與地，還要大些。這個時候，假設各地方的地主，不給農民以最大限度，而給他們以最小限度的分與地，那末，這時候的分與地和農奴時代的分與地，必相差更遠了。

地主總想利用這種「切斷部分」的權利，從經濟上束縛農民。他們把農民絕對必要的牧地和牧場，甚至連家畜到池塘的道路，都一齊「切

斷，」使農民由他們租借，而收得一定的納貢，或爲他們服一定的賦役勞動。有許多地主都是靠着「切斷部分」生活的。〔參照波科魯夫斯基

「俄國史」第四卷

「切斷部分」之外，減少農民分與地的方法，還有一種：即在第一及第二區域，地主有保留其全土地三分之一以上的權利。在第三區域有保留其全土地一半以上的權利。所以在第一二區域內，假設農民的分與地，是全土地三分之二以上，則地主可以縮小農民的分與地，把那三分之一以上的肥沃土地據爲己有；又在第三區域內，假設農民的分與地，是全土地二分之一以上，則地主可以縮小農民的分與地，把那二分之一以上的肥沃土地據爲己有。而那縮小的限度，通常是至規定的最小限度爲止，但

比最小限度再小也不要緊。地主們大概都是濫用這種權利，所以農民更不堪其苦了。

第八節 分與地的買取與「賠償法」〔譯註四〕

但是地主用種種方法，想要償清以前的逋負，置辦家畜和生產器具，以樹立新經濟生活，還是金錢不夠。他方，農民由地主分得土地後，非從事賦役勞動，即從事雇役勞動，也不能算爲自由土地所有者，僅可謂之半奴隸的「一時的義務者」罷了。地主要斂取金錢，農民要想變爲完全自由的土地私有者，除了由農民出金錢向地主買取其分與地以外，別無他道。分與地的買取，或由地主一方的請求，或由農民請求之後，得地主的同意都能成立。這兩種辦法，都是利於地主而不利於農民的。因爲地主可

以隨自己的意思，爲所欲爲。假若地主欲使農民服「一時的義務的」雇役勞動或賦役勞動，則不與以同意；若欲得巨額的金錢，則可以強制農民買取其分與地。總而言之，地主只管自己一面的利害，不顧他人的死活。

但是以農民的力量，絕對不能一時支付這種買取土地的巨款。若許農民分期徵納，按月應付，則對於地主，又沒有甚麼益處。因爲經營大規模的企業，須要巨大的資本；按月納付，又何能有濟呢？當時的貴族國家，因此制定一種「賠償法」，以援助貴族。依該法：先由國庫支出分與地賠償金，與地主，於其後四十九年間，由國庫自己負責，向農民陸續索回賠償金。

賠償法發布後，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入地主私囊的款項，已有八億六千七百萬盧布。這種金額是根據以下的方法分配的。

縣	分與地之地面 (單位台利聽)	販賣當時分與地之地 (單位百萬盧布)	賠償金額 (單位百萬盧布)
非黑壤地帶	一二、二八六	一八〇	三四二
黑壤地帶	九、八四一	二八四	三三二
西部	一〇、一四一	一八四	一八三
總計	三二、二六八	六四八	八六七

此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所支付的賠償金，對於土地的市價，完全不符合的一點。假設賠償金，是農民對於土地，實際賠償於地主的金額，便應該和土地的市價一致。然而事實上卻不如此，並且越是地價便宜的地

方，（例如非黑壤地方）賠償金和地價的相差越遠，豈不是怪事嗎？

像這種地價和賠償金不一致的事，宣言書內，用種種口實來掩飾，如說農民的自由，是由地主的慈悲得來的；好像農民全不費力，取得自由，便應該多出金錢似的。其實分與地的賠償額，都是秘密決定的。賠償金多於地價，就是連農民人格取得的代價，也並算在內。非黑壤地帶的農民，人格的代價，就特別定得高。因為在非黑壤地帶，土地不多，地主多把農民送往都市，使服「雇役勞動」，所以就只得例外從農民的人格上，搾取些金錢，補償自己的收入了。對於非黑壤地帶農民的人格賠償金，（全體）總計為一億六千二百萬盧布，而黑壤地帶的金額為五千八百萬盧布。這是在黑壤地帶，土地比勞動者值錢的緣故。

第九節 農民由「解放」得到什麼？

然則農民由二月十九日的改革，得到什麼好處呢？這是我們應研究的問題了。

第一：農民由解放得了極小的土地；但是又因「切斷部分」的法律和地主的其他奸計，使農民由分與地所得的收入，往往只能當納貢於國庫的稅金三分之一。農民以此種能力，擔負國稅之外，又加上國家為賠償地主而徵收的稅金，你看農民如何負擔得起！這也叫做解放嗎？

第二：解放的結果，農民疲於負擔，一部分就變為無產階級了。一部分農民，看見地主所提出的條件太苛刻，很不願意受解放，不願意支付賠償金而受分與地；政府預先知道這種情形，所以規定：「由一八六一年二月

十九日算起，向後九年間，農民須繼續耕作共同耕地（即由地主做爲全農民的「共同耕地」而讓出之土地）並且有納付以前地主應納的租稅之義務。但在這個期間內，農民不得拒絕使用分與地」云云。由是看來，二月十九日的農奴解放，不惟不能使農民得到自由，簡直是把農民捆在極小的分與地，和納貢於地主的鐵鎖上了。

第十節 農民的無產階級化

但是過了這規定的九年後，苦於納貢和賠償金的農民，就大家相率離卻農村，逃往都會，或置家庭於不顧，遠走海外，尋覓生活去了。農民離開農村或赴大都市，或化爲無產階級的證據，可以下列的數字說明之。此表係俄國五十縣給與農民外出旅行許可證的數目。（單位千）

年	代	總	計	一	年	之	平	均
一八六一—一八七〇			一一、九一三		一	、	二	九一
一八七一—一八八〇			三六、九一九		三	、	六	九三
一八八一—一八九〇			四九、四六九		四	、	九	四七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七一、三六六		七	、	一	三七

第十一節 改革後（七十年代）產業的發達

改革後，農民沒有即時出外自由勞動，所以當時還沒有完全滿足產業家的欲望。直到第七十年代，俄國的產業家才能雇備充分的勞動者。因此，產業也急遽的發達起來了。鐵路的增設，就是產業發展的一個證據。即

一八五七年，俄國鐵路線全體，只有六百七十一俄里；十年後（一八六七
 年）已有三千四百零八俄里；一八七〇年為六千七百二十四俄里；一八
 七六年又增加到一萬六千七百俄里。

下面的表，可以證明農民改革後十五年間產業發達經過：

年 代	俄國工廠內所消費之棉花量 (單位千波特)	溶解之鑄鐵量 (單位千波特)	新設公司數
一八六一	二、六四三	一九、四五一	八
一八六六	二、九五二	一八、五八六	一八
一八七一	四、一六五	二一、九三三	六〇
一八七三	三、五三〇	二三、四八四	一〇六
一八七六	四、七〇八	二六、九五七	四一

第十二節 八十年代產業的危機

俄國產業的發展，由七十年代繼續到八十年代初期。但是到了一八七九，一八八〇年，產業的生產品，已漸次沒有販賣的場所了。在七十年代，產業繁盛，製造商品極多，所以到了一八八〇年，漸次有不能發見購買該商品的顧主的傾向了。資本家於是把生產大大的縮小起來。據條岸巴刺諾夫斯基氏說：「彼得堡的大工廠，尤其是機械工廠，漸次開除勞動者了。例如以前雇用三四千人的貝爾特大工廠，到了現在，只剩下千人的勞動者；亞歷山得魯夫斯基工廠，本有八百人，現在也只有三十五人；又散普孫尼意夫斯基工廠，原來有千二百至千五百的職工，現在也只留着四百五六十人了。全國工廠，現在已閉鎖一半。」云云。（參照同氏著「俄國之工」）

廠)

產業界的衰落，引起失業者的增加。一八八〇年以後，各地勞動者，都是飢寒交迫，爲狀極慘。這種恐慌，更波及於俄領波蘭各地。當時單只華沙都市內，就有二萬人的失業者，徬徨街頭，其他可以類推了。

第十三節 九十年代的產業勃興

俄國產業界的恐慌，繼續到八十年代的後半期從此，年來堆積如山的貨物，漸漸地發見販路了，工廠主也漸次擴張工廠生產了。到了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產業，便有一日千里之勢。以下的表，就可以看出個中消息。

生產品之種類	工 廠 數			生 產 物 之 價 格 (單位千盧布)	
	一八七七年	一八九三年	一九〇七年	一八七七年	一九〇七年
織 維 物	二,八四四	三,〇二五	四,四四九	四三三,〇四四	六三二,九一九
化 學 生 產 物	五九	六八三	七九	二,五一九	三九,五五〇
鑛業及冶金業	二,六五五	三,四八二	三,四二二	一,五,〇三二	三,四九,一六九
金 屬 製 作 物	一,三三七	一,八三三	二,四二二	一,二,六六八	一,七二,二四〇
					三,〇六六

我們觀以上的表，可以曉得由八十年代下半期至九十年代下半期，俄國的產業界，不惟工廠增加，而且企業的規模和生產力也增大了。工廠的數目增加雖不甚大，（有時反呈減少的現象，）但是生產物的數量，則極端增加。這是因為以前存在的各工廠，製造巨額的生產物，而且各工廠

的生產力，都是極有進步的緣故。借經濟學上的話來說：俄國九十年代後半期的產業，比較八十年代的產業，極富於集中的性質。產業入大的集中，則生產上需要完全技術，和大隊的勞動者；所以產業的規模愈大，則技術和勞動都集中一處了。此外，大產業越發集中，則大產業家於產業競爭上，越發能夠壓倒小產業家而占勝利；大產業家的勝利，就是小產業家的滅亡。這是很要注意的一件事。

我們若要明白十九世紀最後十年間，俄國產業集中的程度如何，可再返觀前表，將以下的兩個問題考察出來：（一）由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三年間，與由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七年間，工廠數增加百分之幾？（二）又同年間該工廠所生產的生產物的價格，漲高了百分之幾？

之後，可得以下的結果：

生產物	纖維物		化學產業		鑛業及冶金業		金	
	%	增加	%	增加	%	增加	%	增加
一八七—一八九五	六二	三四·三	一六	八三·九	三一	五九	三二	五一·九
一八五—一八九七	四七	五二·一	一一	五〇·五	二減	五六〔註〕	三三·四	八〇·五

【註】一八九三—一八九七年間，鑛業及冶金業的產業數減少至七十，但是生產

物的價格，則增加為一億四千四百五十八萬一千盧布。

又產業之熱狂的發展，從新創設產業不少。每年新設有有限公司的數目，只見增加。由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八年間，新公司增加的數字如下：

一八八九年	二九
一八九二年	三一
一八九五年	八六
一八九六年	一二〇
一八九七年	一一八
一八九八年	一五三

和生產發展並駕齊驅的就是鐵路。鐵路是運搬商品的必要物。又是開拓新市場最適宜的手段。鐵路所到的地方，能使自然經濟化爲資本主義經濟，使荒涼都邑變爲繁華市場。俄國於產業隆盛時期，新增設鐵路里數如下：

- 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年……………二、二九九俄里
- 一八九四——一八九六年……………六、二二八俄里
- 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九、九五—俄里

第三章 農民社會主義者（農民革命家）

第一節 小產智識階級中優良份子的民衆教化

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極端發展，從前隱於社會下層的「野鄙」（貴族用此二字稱呼勞動階級）階級，也漸次抬頭，出現於社會生活的表面來了。在社會上占勢力的，不用說是資本家；比方產業家，工廠主，大販賣商人等，都有左右社會生活過程的勢力。

但是，一方，資本家於其生產組織上，又不可不有一種靠薪俸生活的人幫助他們。比方技師，技術家，農政家，醫生，醫生助手，教師及其他各種有識之士，都是資本家所倚賴的人。所以資本家就把知識階級，做爲自己的手足。

以前是貴族支配社會，所以知識階級（卽有教育的階級）也仍然是貴族。因爲那時候的學校，是專爲貴族子弟而設立的。其後工廠工業，日趨繁盛，大中地主，覺得自己的經濟，須建立於科學的基礎上面，才能穩固，所以創立學校，以準備各種專門知識的人材。這種專門家，以後就在資本家或資本階級化的地主處服務。那些貴族子弟，當然不是爲服務於資本家及商人而求學的；因爲在他們的眼裏，瞧着商人，無論有多少家財，總是

由「卑賤」的農夫出身的，身分與自己不相稱。所以貴族子弟求學的目的，是想作軍官，入仕途。至於大資本家的子弟，當然也不是爲服務工廠，而是爲管理工廠才入學校的。

資本家因爲要造就替自己服務的知識階級，所以把學校公開，使一般人民得以入學。但是造就知識階級的中等及高等學校，並不是免費的。學校、農民和勞動者的子弟，當然不能進去的。他們每日的生活費尙且困難，那裏還有餘錢做教育費呢？受得起中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商店主、僧侶、都市的家主、貴族。改革後小地主中的富裕階級，及各種小所有者的子弟等罷了。

於是改革後，又生出一種小有產智識階級來了。此種階級中，一部分

服務於大資本家及貴族國家；他們的責任雖然是很重，但是他們的薪俸很少，都是根據自己的利害關係和希望，全然隸屬於支配階級之下。他一部分是屬於這種薪俸階級的下級，他們很覺得自己所處的環境，十分惡劣。他們的生活，其實和薪俸階級，相差不遠。比方小學校教師，下級農政家，醫生，及技術家（地方的醫生，醫生的助手，縣或村的農政家）等，都是這類的人物。他們可算是八九十年代小有產階級的代表者。

第二節 小有產階級及產業資本

然則，在俄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期間，小有產階級的生活狀況如何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須迴溯以前關於俄國產業發展的事實。我們已經

說過大企業的生產力，漸次增加了。但是，大企業的生產力，越發展，小企業，尤其是家庭工業，便越受壓迫。小生產者，不問他是職工或是土地所有者，一和大企業家角逐，無論如何，必遭慘敗。失敗者常受優勝者的支配，是一種自然進化的趨勢；所以獨立的職工，漸次零落為雇傭勞動者；小土地所有者，也或遲或速，把自己的土地賣給（或為負債的償還）近隣的大農業資本家。他們失卻土地後，或往都會謀生，或在大地主處勞動，除此以外，別無良法了。

小有產階級，生來就覺悟他們的境遇，並且看過與他們同等的人所遭逢的運命，所以對於大資本階級，又是怕，又是恨。他們覺得沒有大資本家時候的生活「各人有各人的娛快家庭，各人有各人的牝牛鷄鴨等，」

（波科魯夫斯基「俄羅斯史概論」）是很富裕很滿足的。他們的心理，就和十七世紀英國機械生產開始發展時，一般英國職工的心理同樣；蓋在那時候，英國的職工，都想破壞生產機械，以回復他們的樂天生活。由此說來，他們對於資本家恨如切骨的心理，可想而知了。

小有產階級，既是這樣的痛恨大資本階級，所以他們多準備參加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的。俄國的小有產知識階級，已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習得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發揮他們肚皮裏牢騷的一個好根據。但是，那時候誰也沒有想到，小有產階級，對於資本階級，憎惡的原因，和無產階級，是完全不相同的。

第三節 「小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農民的「共同自治體」

於是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俄國就發生了一種「小有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這時候，俄國一部分有學識的人，已理解俄國有產業資本主義的存在。但在歐洲已達資本主義成熟期的時候，而俄國廣土衆民的社會，表面上，仍以小有產階級的鄉紳農民爲中樞，所謂資本主義，在俄國好比大洋中的小島，多數是沒有發見。（其實這班小有產知識階級，完全沒有想去發見這種小島。）不過小有產知識階級的腦裏，有一種思想不自然的浸入，就是資本主義的禍災。說不定也會到俄國來的。於是又生出一種新的考慮，就是假若有這種禍災降臨，俄國要怎樣的去進行社會主義呢？馬克斯不是說過人類只有經過產業資本主義，才能達到社會主義嗎？假若俄

國不實現資本主義，又如何能够實現社會主義呢？小有產知識階級因爲戀着俄國的快活生活，遂公然倡說：「社會主義的端緒，已在俄國社會的表面出現了，俄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也可以到達社會主義。」於是他們就提倡農民的共同自治體，以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一步。

所謂「共同自治體」是一種土地的共有，即各村土地，由各村的農民耕作，但不屬於任何農民，作爲全村共有的意思。農村「村邑團體」分配一定量的土地於各組合員；土地是隨時交換，隨時給與的。土地雖然是農民團體的共有物，但是土地的耕作，是由農民各依自己的經濟狀況，分別經營。這是應當注意的一點。

於是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都以爲這種土地的社會

共有，是俄國社會主義的泉源，將來對於實現社會主義，是很有希望的。某社會主義學者說：「共同自治體，實在是由資本主義和農民無產階級化（或云無產階級的傳染病）裏面，救出俄國來的方法。」實際上說來，由共同自治體的分配，遂使共同自治體的各組合員，都能得到分與地，使他們仍然安居爲農，不致流離遷徙，去都市上作無產者的補充員。資本主義因爲缺少勞動者，就會停滯；因爲資本主義專靠榨取無產階級，方能存在，無產者既然缺乏，安得不停頓呢！

擁護這種學說最有名的著作家，就是革爾稱，智爾諾伊施夫斯基，米海魯夫斯基，及拉布諾夫等。普累哈諾夫在他自己革命運動的初期（卽七十年代）也是附和這種見解；他在社會經濟的發展法則的論文中說：

「土地的共同自治體的存在，日見增加，社會關係賴以維持，『國民』之社會的感情，益形健全。假若俄國由共同自治體的社會，漸次變遷爲資本主義的社會，就是俄國由社會主義漸次退化的證據了。」普氏於同一論文中又說：

「在資本主義充分發達的西歐，生產手段的共有，非由資本主義的企業，使勞動成爲社會化，不能成功。但是在我們俄國，情形就全然不同了。例如西歐社會主義的要求中，有所謂『土地共有』的一件，在俄國是已成的事實，（即共同自治體的土地共有，）而所謂『勞動的共有』，在俄國又須從『土地的共有』方能夠發達的。」

由以上的論據，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者，就有以下的結論：俄國社會

主義的由來，不出於勞動階級，乃是出於農民——即他們所喜懽稱道的人民。所以我們就把那些社會主義者，稱作「農民社會主義者」，或簡稱「農民論者」。革爾稱說：「俄國新社會的建設者，和西歐的勞動者相同，是可憐的小百姓。」所以有些社會主義者，就極端推崇，說俄國農民，是「生來的社會主義者」。

第四節 「農民社會主義者」的誤謬

用以上的方法來推論的「農民社會主義者」，當然是不對。他們的根本錯誤，就是沒有注意到俄國已經進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上的一點。他們裏面的青年，如普累哈諾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初期，已知道這種誤謬。再，所謂土地共同自治體的「分配」，在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

日的「農奴解放」令中所規定的，都只給與束縛農民的一些小土地；並且分與農民的狹小土地，因農民的家族人員增加，又須分散；分到後來，當然所餘無幾了。農民社會主義者沒有見到這一點，所以又錯了。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資本主義已浸潤於農村，共同自治體受了資本主義勢力的壓迫，當下就瓦解了。普累哈諾夫在八十年代的初期，也見到了這一點。最後，他們沒有注意的，是農民的生產，和農民的勞動，很有個人主義的傾向，家族萬能主義的趨勢；並且農民各人從事各人的生產，所以他們的所有慾望很大，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氣概。農民只要外面稍微有一點利益的事業，他們就會打算他們所分得的土地收益不合算，就會脫離共同自治體而他往；所以農村「村邑團體」，要靠著農民耕作社會的共有地面，是萬

萬不能的。(但村邑團體的共同是強制的，不是任意的。)

第五節 農民社會主義者與專制政治

十九世紀的六七十年代，俄國的首都和各大都市，充滿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大都是小有產階級的青年子弟。俄皇的官憲非常憤慨，極端壓迫這班青年「自由思想家」。六十年代，被逮捕的青年學徒很多。那一迅速公正而寬容」的裁判所，把這種政治犯，關在未決的囚獄監內，一面去探求偽證者，以便告發。又密派偵探，四處搜查，甚至親友間不能交談，一有嫌疑，立受懲處。皇帝憲兵的長靴，蹂躪一切社會生活，無微不至。除了所謂「黑百人組」的反動團體以外，絕對沒有印刷發行的自由。

農民社會主義者，以前相信：依宣傳方法，可以平和的實現社會主義。

到了現在，也認定俄皇的專制政府，是他們最惡的敵人了。這個政府，不惟妨害社會主義的宣傳，而且妨害農民的大團結，妨害農民圖謀脫離地主和資本家搾取的組織。

學生們已於六十年代，組織革命團體，以反抗專制政治。一八六六年，該團體中，有卡刺科左夫者，狙擊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此團體之後，又生出其他種種團體。如察伊柯夫斯基（一八六九年）及多爾果細那等皆是。革命的青年，於研究革命綱領之外，又練習革命鬥爭的戰術。對於這種革命的農民青年，與以大大的刺戟的，就是巴枯寧。巴氏說：「教導人民是沒有用的事；因為人民對於什麼是必要，比我們還要曉得清楚些。」他又說：「我們沒有教導人民的必要，但是須教導他們暴動。人民雖常實行暴動，

但是他們缺少連絡和計畫，所以暴動總不能成功。我們應該訓練他們，使達到目的，就是使那沒有秩序的暴動，變成有秩序的；以有組織的計畫去實行。」

第六節 向「人民的隊裏去」

如此，革命家當前的任務，是使「人民」蠶起，換句話說：就是，喚起農民大眾，反抗俄皇與支配階級，而實行全俄羅斯的暴動了。所以七十年代革命的知識階級，爲遂行這種任務計，都丟了革命團體，跑到農村即所謂「人民的隊裏」去。但是這種農民革命家，當跑入人民隊裏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一定的，獨特的，政治綱領。他們關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和榨取者的貪慾，殘忍，都能够說明；民衆對於他們所說的，頗感興趣。但是民衆更

想聽他們說，此後應取何種手段呢？他們對於這種疑問，便沒有確切的答解了。現在我們的革命運動，都是以我們的革命經驗為基礎，所以能夠認識一種明白的敵人，作為革命的目標；一旦有鬥爭的吶喊，大家都知道振臂而起。但是那些農民運動家，那時候還不能認定這些事實。「土地和自由」這種標語，不能使農民十分感動，因為農民在一八六一年，都好像感覺得了自由的一樣；從地主奪取土地，固然是可能，但那些農民運動家，又不想煽動民衆去攻擊地主；因為他們自己和地主階級很相接近。實際上，他們多有由地主出身的（波科魯夫斯基俄羅斯史概論）還有須補說的一點：這些農民革命家，雖然用了十二分的努力，但是總沒有得到農民大眾的信任。富裕的農夫，常用一種猜疑的眼光，注視這種善辯的「騙術」。

師。」〔譯者按：騙術師即指農民革命家，這是著者詆毀農民社會主義的。〕他們雖然穿着勞動者的衣服，披着農民的外套，農民都覺得他們是外人。農民革命家認定農民是「生來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這些「生來的社會主義者」卻常常拒絕那些農民革命家在他們家裏留宿；縱然許可，也是用銳利的眼光注視，好像怕偷他們的東西一樣。

第七節 「土地和自由」

「向人民隊裏去」的宣傳，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中期，沒有引起一點什麼革命的爆發就完了。加之那時候的革命家，組織很惡劣，到一八七五年，努力維持現狀，才得到小部分的會員；所處的境遇，幾不可以言語形容。因這種失敗的結果，農民社會主義者，纔覺悟他們以前的戰術不對。

要想達到革命的目的，非變更戰略不可。他們左思右想，就得了以下的結論：即與其創設個別團體，不若建設一個中央集權的組織體。這個組織體創設于一八七八年，名爲「土地和自由」。

但是這種組織體創設後，內部立刻發生了兩個潮流。第一個潮流，採用傳統的舊「農民革命家」的運動方針；以爲革命的鬥爭，是大衆的鬥爭，不可閉塞在小小的黨派裏面，而忘卻民衆。以這種教義爲根據，而實行革命運動的一派，都準備指導羣衆，從事革命。他們以爲：俄國唯一的革命原動力，就是農民；然則，煽動農民，使他們實行革命，就是真正的農民革命家的見解了。這派革命家中，也有注意于勞動階級的力量，（例如當時屬於「土地和自由」黨的普累哈諾夫氏，）但他們以爲那種力量，是一

種附屬的力量，所以他們僅把援助農民革命，訴之于勞動者罷了。這派革命家，又以從前的經驗，知道單向農民隊裏去煽動，還是得不到好結果，所以另用一種方法，就是「移住」。于各種人民的中間，例如小學教師，農家，醫生助手，地方的醫生，地方的著述家，商人等等，想把他們和農民大眾，結成一種長期堅實的關係。

「土地和自由」黨中的他一派，卻信農民大眾的蜂起，爲絕對不可能。因此，就動了一種迷惑的思想，想用中央集權的黨的細胞力，從上面實行恐怖的變革。這一派在「土地和自由」黨內，很有勢力，人數激增。他們知道以前農民革命家想「向人民的隊裏」用「外來者」的力量，絕對不能喚起農民大眾，參加暴動。所以於有意無意之間，他們就傾向一種政

治上恐怖主義的鬥爭形態了。但以當時他們黨員的人數而論，他們的鬥爭手段，也只有把專制統治的代表者，一個一個的暗殺，使支配階級發生恐怖，由恐怖而緩和專制的政治，與官憲的獨裁，因此爭得言論及出版的自由，以便向大眾宣傳社會主義；除此以外，也別無可爲了。由此農民革命家，便實行有組織的恐怖，就是用有組織的暗殺手段，對付專制政治的代表者。

到了一八七九年「土地和自由」黨，就正式的分裂起來。固守舊「農民社會主義者」的教訓的黨員，組織「黑的分配」派；而採用暗殺戰術之多數派，就組織「人民自由團」。

第八節 「人民自由團」

第三章 農民社會主義者（農民革命家）

新黨把自己的目的和任務決定了，便在該黨的機關報紙上發表，說：「依暗殺方法而完成變革，——這是執行委員會所定的綱領，就是人民自由團的目的。」炸彈，暗殺，及一般的暴行，在「人民自由團」原不過是向革命的準備，意在恐嚇專制政府，剝奪政府的權威，使革命容易勃發，容易成功罷了。看他們所標舉黨中最重要的任務，把這班恐怖主義者所應遵守的行動綱領充分表明了。任務有三種：（一）設置中央戰鬥團體，以指揮暗殺；（二）設置地方革命團體，以援助暴動；（三）暴動的時候，須求都市勞動者的援助等。由此我們知道這班革命家的綱領，根本的所在，就是破壞現存社會的組織；主張用連續的暗殺行動表示革命的蜂起。但是，實在說來，「人民自由團」的革命戰鬥力，極為薄弱，並且不能

組織大規模的恐嚇。因爲他們縱然把當「統治」之衝的代表者，殺卻一人，立刻就有他人代之而起。所謂「誅之則不可勝誅」，而那班恐怖主義革命家，或被逮捕，或被槍斃，或被絞殺，株連極多；他們的犧牲，比被殺的專制代表者多過無數倍。後來「人民自由團」把一切注意力，集中於亞歷山大二世（俄皇）個人身上，以爲暗殺俄皇，就是喚起民衆暴動一個最好的手段。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就是「人民自由團」最暴烈的行動，但也就是該黨的「白鳥之歌」【註】黨員都被政府一網打盡，或受監禁，或遭處罰；於是黨的勢力全失，再不能有什麼組織的威嚇作用了。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之間，「人民自由團」被亞歷山

大三世的官憲，蹂躪得體無完膚，而且那忠於王事的得安恩夫氏，極爲勤勉，拚命的剿滅「人民自由團」員。所以不數年間，這種團體，就自然的消滅了。

【註】「白鳥之歌」就是差不多要死去的白鳥之最後的叫聲。

第九節 農民社會主義者革命的失敗及其原因

小有產階級農民社會主義者的革命，就是這麼一敗塗地了。其實，他們的革命運動，除了失敗以外，也是得不到甚麼別的結果的。他們的革命，是由於和大資本階級競爭，打了敗仗，所起「不滿」的動機而來，這種「不滿」和「生活的脅威」羣衆都是沒有十分認得清楚。有知識的指導者，把這種「生活的脅威」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面，作成和資本主義一

種鬥爭的形態。但是小有產知識階級，不是社會主義的支柱，也不是正統派。他們雖然能够宣傳對於一般資產階級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鬥爭，但是一旦到了認真實行社會革命的時候，他們一定會畏縮不前的。他們又不能指導和私有財產的大所有主對立的民衆；因爲他們自己——雖說是小所有者——都是由所有者出身的。所以他們指導民衆的時候，不敢揭出「給土地與農民打倒地主」等類的標語。其實這種標語，很容易敷衍農民的。

小有產知識階級，對於全私有財產制度，不想做積極的革命行動，他們採用一種「宣傳」運動。但是專制政府，對於這樣的「和平的工作」，也用警察去妨害。「人民自由團」員的全副努力，並不是爲直接獲得人

民的自由，乃是爲創造條件使人民的自由得以容易表現；換句話說：就是向專制政治抗爭。

但是在這種鬥爭中，農民社會主義的知識階級，後援很少；小有產階級出身受過教育的人，雖然理解社會主義，卻不能實行社會主義；沒有受過教育的，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實行。他們以爲社會主義就是把人家由「勞動得來的些小財帛」沒收，作爲共有的意思；又以爲社會主義，連女人也作爲共有物，是很可怕的。所以小有產階級的「孩子們」（「農民社會主義的宣傳隊」大概是年紀很小的下級知識階級及勞動階級所組成的）一旦背反小有產階級的習慣，被他們的父兄趕出之後，就絕對不能得着他「父親」的援助。他們在宣傳社會主義時，得不着父兄們的援助，

即和政府鬥爭時，也是得不着父兄的援助。所以他們雖然是比較的新勢力，因為孤立無援的緣故，也沒有什麼作用。政府要撲滅他們，自然是很容易的了。

農民對於革命的「感覺遲鈍」和「不一致」還有一種特別原因：農民解放條件，雖然是很苛酷，但是仍然能夠拘束農民於農村，並且多少改善了他們的生活。自由和半自由的農民勞動，果然比那農奴勞動，多有生產的性質，所以土地的收穫，也較以前多了，農民自己的收成也好了。以數字示之如下：

縣	穀物之生產（一人之純收穫額）	（單位淺多維立克）
	一八六四——六六年——一八七〇——一八八年——一八八三——一八七年	

南部草原地方	二、〇九	二、一四	三、四三
波爾哥地方	二、一二	二、九六	三、三五
中部黑壤地帶	三、三三	三、八八	三、二八

在這種狀態下，所以使農民參加革命，激起暴動的根據益形薄弱。並且農民還相信他們的狀態，將來一定可以改善，所以很不容易被人家煽動了。

農民革命黨知識階級，在十九世紀七十年至八十年之間，既孤立無援，所以又不得不改變方針，結成革命的小團體，以維持生命，但是這種小結社，也被官憲疾視；最有名的代表，或被逮捕，或被極刑；其他或遭殺戮，或被監禁，終歸失敗。

第四章 俄國的勞動運動與馬克斯主義

第一節 (十九世紀末葉) 勞動階級的形成

農民革命大受打擊的時候，俄國社會上發現與所有階級完全沒有關係的一種新革命力。這種新革命力，就是勞動階級。十九世紀的七八九十年代，是俄國產業勃興時代，前已說過了。市場要求多額的商品；產業爲滿足這種要求計，因而擴充發展；擴充產業，又常常需要新勞動者；所以農民有臨時出都會求職業的，有完全丟下農村和耕作，跑到都會，變爲無產階級的。依此，農村的農民，漸次都流入都市來了。

由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勞動階級的增加數如下：自一八六二年至

一八八六年，工廠勞動者，已增加兩倍。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〇年，是產業復興期，勞動者的增加更快：即一八八七年，俄國（除芬蘭）勞動者，爲百三十一萬八千四十八人；到了一八九三年，增加至百五十八萬二千九百四人；一八九七年增加到二百九萬八千二百六十二人。這些數字，是說明九十年代勞動階級急速增加的事實。實際，八七年至九三年六年間，勞動者之數，增加百分之一五·四，而九三年至九七年四年間，就增加百分之三二·五了。

全勞動階級的數目增加，同時，各勞動者的狀態，也有重要的變化：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農奴沒有解放以前，農奴或「所有」農民，都是工廠勞動者。他們都記念着他們的農村和領主，所以雖然冬季往都會勞動，到

了夏季，就回歸農村，前已說過了。

但是農民解放後，情形就大變特變了。在工廠做工的農民，現在是由勞動者，誰也沒有要他歸還農村的權利。就是農民自己，也有不願意回家的。因此農民在農村的經濟生活，漸次破壞，大概都入工廠，變為勞動階級，殘留於都市裏面。那受農村束縛，僅僅一時到工廠來勞動的農奴，當然不和這些勞動階級親密；所以也當然不能感覺和他們有什麼階級相同的利害關係。而農奴們本身，也沒有什麼為着自己利益，共同協力鬥爭的觀念。到了十九世紀末葉，形勢就大不相同了。勞動者的階級意識，就漸次發生了。他們在同一工廠內做工，同起，同臥，同好惡，就自然而然的，覺得他們的夥友，是和他們同一階級了。

到這時候，有這些條件，才能够講到勞動者地位的改善，勞動階級不斷的正當鬥爭，才有可能性。但是勞動階級的地位，非常的惡劣。勞動時間，平均十四至十五時間，有些地方，竟有一晝夜繼續十八時間的。而且工資極廉，工資的增加很慢。一八八三年一個月的工資，由一盧布六十戈比至二十八盧布六十八戈比。由種種專門的勞動者（技術勞動者）方面說來，當時的工資較之五十年代的工資，騰貴了百分之十五至五十；但是在同一時期，日用品的價格，漲得更兇。例如麵包漲了百分之百，肉百分之二百二十，牛酪百分之八十三。等。照此看來，八十年代勞動者的工資，和生產物的價格，完全不一致了。

第二節 八十年代的勞動運動

八十年代，勞動者的境遇，非常悲慘，所以就能激起勞動者與資本家鬥爭。以後十年間，到處都發生罷工事件，就是這個原因。罷工事件，雖然不能一一列舉，但其最大者，則爲一八八〇年基輔之千五百人鐵路職員的罷工；同年九月，最大工廠之一，名佛耳多斯卡亞工廠者，發生罷工，參加者有二千六百人。自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四年，窩次內辛斯卡亞製造廠的罷工，約有三千人參加；一八八四年基蘭爾多夫製作廠（此廠在波蘭）的騷動，有八千人參加；一八八五年奧勒和夫則厄布之尼科利斯卡亞工廠的罷工，約有八千人參加。

八十年代的罷工，勞動者得良好結果的很少。因爲罷工沒有連絡；在某地方，同樣的生產業並沒有全體罷工的行爲，所以終歸失敗。此外，八十

年代是產業危機時期；資本家縮小生產，減少勞動者，致失業者羣集於都市；所以廠主可以任意開除勞動者而另雇他人來代替。同時專制政府一聞有罷工發生，即派軍隊援助廠主，極力壓迫勞動者。工廠附近，隨時有射殺大隊勞動者之事。勞動者的首領，或被捕監禁，或被處以流刑，總不能得到良好結果。

但勞動者有時也得過勝利。就是在那罷工最有組織，勞動者極端協力，並且拼命抗爭的時候，他們常常獲得勝利。這時代的兩個最大的罷工，即窩次內辛斯卡亞工廠，和奧勒和夫則厄布之罷工，都是勞動者占了勝利的。

在以上所說的罷工，勞動者所提出的要求，大概相同。即（一）反對

減少工資；（二）縮短勞動時間；（三）工資須以現金，定期給與；（四）罰金之制限等等。八十年代之工廠主，利用勞動者多數失業，無職可就，遂有減少工資之舉。此外，又不如期付與工資，或以商品券代替工資；那商品券又是工廠內的商店所發行的，（工廠內的商店，當然是廠主的所有，）而且店內的商品，又比市價要貴。這就是廠主把已付與勞動者的工資，再行奪回一部分的手段了。廠主奪回工資的手段，還有一種，就是罰金制度。勞動者在勞動時間內，只要稍微犯了小事，有些小的過失，都課以大大的罰金。所以勞動者到了領取工資的時候，有的被扣去百分之五十的。那廠主手段的惡辣，可想而知了。

第三節 九十年代勞動者的狀況與勞動運動

八十年代的後半期，俄國產業急激的擴張發展，前已說過。產業既然發達，在我們普通人看來，勞動者的狀況，似乎非改善不可了。因為工廠主既想擴張生產，就越發需要勞動者，所以對於勞動者的待遇改良，應該是
很歡迎的。

其實，那時候的情形，與我們所理想的完全相反，勞動者的境遇，絲毫也沒有改良。

我們若把九十年代末期（產業最隆盛時代）的工資，和八十年代初期的工資比較，就可以曉得；在這個期間內，工資平均不過只騰貴了百分之十五。而工資的增加，無論如何比不得那麵包價格的騰貴。卽在同期間內，麵包的價格，實騰貴了二倍。更須注意者，就是工廠主奪回工資的手

段，仍然存在。例如在業卡忒里諾斯拉甫縣的亞歷山得那爾賓斯基鑛山，每年支付工資，不過四回，而且都是以商品支付的。刺伯涅克工廠（莫斯科縣）強制勞動者在雇主店內購買生活必需品，並且強制他們預先支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貨價。格魯和夫斯卡亞工廠（波哥洛多斯科附近）強制預先支付的貨價更多，其額為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這種手段，到處普及，凡是工廠主，沒有人不實行的。

九十年代，勞動運動和怒濤一樣，澎湃於俄國各工廠，是自然進化的趨勢；不過波濤所及，較八十年代更廣更高罷了。產業勃興，是促進勞資雙方傾軋的一種要素。在產業勃興時代，廠主的利潤絕大，假若停工一天，就要受極大的損失，所以廠主最怕罷工，一有工潮，大概趕急讓步。勞動者的

一面，在這種時期罷工，卻沒有什麼極大的危險。因為產業愈發達，雇用他們的工廠愈多，勞動市場很缺少勞動者；假若資本家開除了他們，他們也能得到雇主。所以這時候的罷工，大概是利於他們而不利於廠主。

因此，九十年代，是勞動運動發展最好的時代。所以勞動運動，在這個時代，範圍就擴大了。

產業狀態改善（自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一、九二年）後，罷工事件，稍稍減少。但是自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工潮又變本加厲的急速增加。參考下列的表，就可以知道：

年	代	參加罷工的勞動者數
一八九五年		四八、〇〇〇
一八九六年		六七、〇〇〇
一八九七年		一〇二、〇〇〇
一八九八年		八七、〇〇〇
一八九九年		一三〇、〇〇〇

九十年代的罷工比較以前的罷工有兩個新特徵：

(一) 這時代的罷工，勞動者比以前協力。(二) 罷工，屢屢包括某區域的多數產業。所以俄國各地，都發生大規模的罷工。例如中部雅洛斯拉甫市的大科爾京、金斯卡亞工廠，南部基輔，敖得薩，業卡忒里諾斯拉甫，

波羅的海沿岸地方的里加里板夫等地的罷工，範圍都是很大的，尤其是里加，同時有四萬人罷工。

第四節 一八九六年彼得堡的罷工（織布工）

由結果看起來，一八九六年彼得堡的罷工，很爲重要。罷工的原因，是由於廠主不肯支付卽位式當日（尼古拉二世登極之日）的工資而起的。運動由業卡忒麟科夫工廠開始，忽然蔓延於彼得堡一切紡績及織布工廠。自五月二十三日到五月底，彼得堡一切棉花及織布工廠，概行停止運轉，一時參加罷工的勞動人員，由三萬到四萬人。勞動者的態度，極其強硬，罷工繼續到六月十八日。此次罷工，所以能堅持到底，終獲勝利，由於在罷工期間，未罷工而從事他種生產業的勞動者，對於罷工夥友，極力與以

物質上援助的原故。勞動者於要求卽位式當日的工資外，還要求把勞動時間減至十時間半。廠主和專制政府，看見罷工的人數很多，態度很強硬，而且團結力極固，就恐慌的了不得。這次的罷工，是勞動階級的一致團結，所以不惟表示勞動階級，有一種了不得的潛伏勢力，並且告訴政府，勞動階級已能大同團結，實行革命的事實。政府的恐慌，自不用說。政府用盡方法去鎮壓，都不奏效。因為罷工的進行，極其平穩，而且極有組織，勞動者毫不騷擾，所以用武力鎮壓，是用不來的。那末，用威嚇手段嗎？也不行；勞動者既然有組織，威嚇也當然是沒用的了。政府至此，只好讓步了。財政大臣和勞動者相約，發布關於制限勞動時間的法律後，罷工才中止。

翌年（一八九七）六月二日，果然發布法律，限定勞動時間，爲十一

時間半。

第五節 馬克斯主義的第一步

九十年代勞動運動的特色，第一是勞動者的態度強硬，第二是共同戰線的擴大，第三是有秩序的組織等。但是那時候的勞動者已和漸次普及的社會主義及最初勞動團體組織的思想，有直接的關係，是很要注意的。俄國最初研究社會主義的，就是那農民社會主義者們，前面已經說過。但是他們研究社會主義理論的時候，總是使社會主義順應他們自己主觀的概念，所以他們都以爲俄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是由農民的地方自治體成長的；而且俄國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階段，不會遇着「無產階級的傳染病」，也能達到理想的社會。

與這種小有產階級的見解迥異，把馬克斯恩格斯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加絲毫修改，介紹入俄國的偉人，就是普累哈諾夫、普氏。於八十年代初期，因俄國專制政府的迫害，逃往海外。他在外國，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文獻，無所不窺，又研究勞動運動和正在發達途中的資本主義。這時候俄國的產業資本主義，已經很明顯，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出他的徵兆。俄國在自己經濟的及社會的發展，已經明明白白的不能免卻資本主義的階段了。同時，社會主義不是由農民的田圃生成，乃是由資本主義的工廠涵養的；而那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人，也當然不是農民，乃是勞動者了。

第六節 「勞動解放團」

一八八三年，俄國最初的馬克斯主義團體，名「勞動解放團」的，在海外成立。普累哈諾夫，多厄治，札士里智，阿克歇爾洛德，伊革那多夫等，爲該團的職員。他們利用種種出版物，攻擊農民社會主義者，並且證明俄國的社會主義的鬥爭，和他國同樣，也是由勞動階級指導而實行的。普累哈諾夫對於農民社會主義者，用許多的小著作來開導他們。他在所著的一篇小論文，名「我們的意見差異點」裏面說：農民主義者以爲俄國在資本主義未發生的時候，社會主義已直接由農民地方的自治體發生了，這是不對的。因爲資本主義已經發生，已經存在，並且積極的破壞農民的地方自治體了。所以地方自治體不惟不能爲社會主義的發源地，簡直是和死滅了的東西一樣。普氏又引證許多事實來證明上述的議論。他的

結論是：「（一）勞動階級的社會主義教理，決不如現在一切俄國革命家所宣傳的，絕對不能由鄉紳的農民社會主義發生；（二）農村的地方自治體，預先有被資本階級侵占的傾向，所以不能有社會生活的共產主義的形態；（三）共產主義運動的原動力，就是爲俄國產業中心勢力的勞動階級；（四）勞動階級的解放，要勞動者自己自覺後，才能達到。」由這種理論推廣，普累哈諾夫氏又作一種實際的結論說：「俄國革命家的重要任務，不是『奪取權力』，他們應該建設社會主義勞動黨，立於勞動階級的前線，指揮勞動階級，向資本主義鬥爭。」

第七節 列寧的「人民的朋友是什麼」

這時候，俄國國內也出了一人；他的意見，和在海外組織的「勞動解

放團的綱領相同，也是由馬克斯主義者的立腳點觀察俄國的運命。這人就是列寧。一八九四年，列寧著書三小冊，在彼得堡出版，名「人民的朋友是什麼？他們怎樣的和社會民主主義戰爭？」據卡麥涅夫說：「把俄國勞動者對於社會主義的任務，最初而且以有力的方法表現出來的，就是這本書。」運用他天才瀰漫的筆法，敘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與勞動階級的使命。他在這本書內，把俄國革命時期無產階級的霸權，和勞動階級與農民協同的必要，一一發表，很足以令人驚歎。書中有下記的一段和豫言的話一樣，頗值得吾人注意：

「社會民主主義者，把他們的一切注意和一切活動，齊集於勞動階級身上。假若他們的前衛代表者，掌握科學的社會主義與俄國

勞動者歷史的使命，把這些思想，普遍傳布於勞動階級間，造成堅固的團體，使勞動者無組織的經濟鬥爭，轉變為有意識的階級鬥爭；俄國勞動者，一定會為民衆的先驅，打倒專制主義；俄國的無產階級，一定會（與萬國無產階級立於同一戰線上面）參加那公（然）的政治鬥爭，以求獲得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了。」

第八節 在勞動羣衆內的馬克斯主義

八九十年代，勞動運動很旺盛，所以馬克斯主義，已普及於勞動者間，占領堅固的地盤。大產業中心的地方，都有社會主義團體的組織；最初的會員不過是知識階級，到了九十年代，勞動者也紛紛加入，因此勞動運動，就和這些團體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而這些團體，就和勞動階級的實在生

活接近，和勞動運動不能分開了。社會主義團體的會員，最初不過立於勞動者鬥爭的陣頭，指導罷工；後來連團體自己，對於勞動者的極小鬥爭，都出來干預了。九十年代後半期各社會主義團，漸次有同盟統一的傾向。即所謂「莫斯科勞動者同盟」發生後，又發生「伊凡諾夫窩仔涅生斯基勞動者同盟」。一八九五年，以列寧為首領，在彼得堡組織「勞動階級解放鬥爭同盟」。這種「鬥爭同盟」在俄國其他的都市，也有組織的。

此後，這種同盟，屢屢立於勞動運動的陣頭，指揮罷工，或散布標語於勞動大眾的裏面，使他們根據標語，實行鬥爭。該同盟一面宣傳社會主義，一面開導勞動階級，使他們理解階級的利益；並且告訴他們：勞動階級的利益，和資本階級的利益，不能兩立；勞動者若要改善生活，非和資本家鬥

爭不可這種鬥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最後，這些社會主義團體，不獨爲勞動階級的經濟的利益而鬥爭，並且爲政治的目的，而援助勞動運動。社會主義者，把「五月一日」——一八九一年創始的萬國勞動者的國際共同紀念日，——向大眾宣傳。於是每年五月一日的紀念日，常有許多勞動羣衆集合。在「五一節」的集會上，勞動者研究俄國及全歐羅巴的一般大勢，並且漸次覺悟：世界勞動階級和自己的利害是相同的。此外，勞動者在大會內，又明目張膽的批評專制政府的行動，並且指摘鎮壓勞動運動的，是當局和資本家的陰謀。

在各社會主義團及同盟指導下的以前許多罷工，都得了勝利，所以勞動大家，越發信任這些團體。遇着罷工的時候的集會，勞動者漸次注意

傾聽指揮者的演說了，對於指揮者所發行的宣傳文，也用心去誦讀了。有時，某工廠的勞動者，開始罷工時，特別派人來找這些革命的社會主義團，求他們指導罷工。（那時候這些團體都是秘密結社不使專制政府知道的。）

一八九六年彼得格勒的棉布及紡績工罷工，對於普及社會主義思想，使勞動者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是很有意義的。這次的工潮，參加罷工的勞動者，達三萬人以上，並且繼續很久，態度很強硬。這次的罷工，惹起全國的注意，頗刺戟階級的連帶責任心；他方，對於他種產業勞動者，也與以很大的衝動。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這次罷工，極力擴大革命運動。據當時俄皇政府的公報，罷工期間內，他們發行過二十五種革命內容的宣傳書。

總之，這些事件，都是說明社會主義在俄國勞動者內多得了些同志，並且指示社會主義由少數人秘密團體的所有物，變爲勞動大衆的所有物了。

第九節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統一「鬥爭同盟」

如前面所說，九十年代社會主義的勞動團體，已在各大產業的中心地方發生了。但是，那些團體，都是獨立存在，單獨行動的；各團體僅指導各自所屬地方的勞動運動罷了。若要擴充勞動運動的範圍，於謀勞動者生活改善之外，還注意於政治問題——當然是推翻俄國專制政府——的時候，就非創設一種指導全國勞動運動的團體不可。這就是統一「鬥爭同盟」的動機。一八九八年二月，各同盟代表者在明斯克開第一回統一「成立」大會，把所有的勞動團體，和「猶太人勞動總同盟」聯合成爲

一個「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但是這個會議，事實上並沒有使社會民主主義者統一；因為閉會後，會議時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全部，和地方勞動者代表，以煽動民衆暴動的理由，相繼被逮。所以這次的統一，依然是沒有奏效的。

第十節 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產業危機

九十年代，產業極端發展伸張之後，接着又是產業的新危機時期了。這次危機，比較八十年代的危機，更加激烈，尤以西部地方爲最。在洛治地方，一八九九年秋，猶太人的慈善團，收容失業猶太人的家族二千名。他種民族的失業者，並不包含在內，就是沒有家族的猶太人勞動者，也不在內。據此看來，洛治地方失業者之多，可想而知了。勞動者都是面帶菜色，徬徨

街頭，甚至有餓死的。在街頭上，有一日收過五個死屍。在德涅次盆地，比利時的商館，破產的有十八個。到了翌年（一九〇〇年）危機更加劇烈。產業一部分已經倒閉，勞動者失業的更多，到處裁減人員，整理人員。例如：哈利古夫的比利時工廠，由七百五十勞動者減至百五十人。巴統地方的魯托西里圖工廠由九百減至三百八十九人。彼得堡的普忒洛夫工廠，原有勞動者一萬二千人，到了一九〇二年，只剩下八千人了。莫斯科的普洛和洛夫製造所，開除勞動者九百人。雷烏托夫斯製造所，削減千二百人。坡圖魯斯基塞門得工廠，同時也解雇了二千勞動者。以上的例不過是各方面各產業部門的現象罷了。

那時候農村的失業者，也跑到都會來，所以失業者越發增加。那些沒

有被裁的勞動者，也受失業者的影響。他們的工資因此低減，勞動時間，因此延長。他們在產業隆盛時代獲得的勞動條件，完全失去。例如在伊凡諾夫窩次內辛斯克綿布工的工資，原來是每月十一盧布，到了一八九九年，就低減至九盧布或六盧布。一年之後，一般的工資，又減少了百分之二十。在巴庫地方，勞動者的工資，一年減少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巴統地方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之間，每日的工資，由二、三盧布減少至六十戈比。德涅次流域的工資減少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別種勞動者的工資，有低下百分之五十的。

第十一節 九十年代末尾至一九〇〇年初期的勞動運動

產業危機的結果，勞動者多數失業，他們的境遇，不用說是很苦，他們

的心理，也就生出了強烈的激動來。實際，在產業勃興期，工潮極多，現在反呈減少的現象。但是產業危機時期（一九〇〇—一九〇二年）罷工雖然在停頓狀態，一到了產業復活的時期，又漸次進展了。例如一九〇三年的總罷工，差不多遍於南俄全體。據官憲的報告勞動運動進展的趨勢如下。（這種調查的數字，當然比真實的數字還要少得多。）

年	代	罷工勞動者數
一九〇〇年		二九、三八九
一九〇一年		三二、二一八
一九〇二年		三六、八七一
一九〇三年		八六、八三三（註）

【註】一九〇三年的罷工勞動者數，其實比這個數字大得多。

二十世紀初期產業危機時代的勞動爭議，比較十年以前的工潮，勢力薄弱得多。但在俄國勞動運動史上，仍然不失其重要性。在九十年代勞動者依罷工的手段，改善了他們自己的經濟狀態，而且罷工多半得了勝利，所以勞動者以爲：在俄國當時的政治組織下面，只能以經濟的鬥爭，貫徹欲望。那時候的勞動者，實行鬥爭時，只看見資本家的一個敵人，沒有注意其他的敵人，即專制的官僚主義的組織。在產業隆盛期間，資本家都以不激發工潮，不求助於專制政府的軍隊爲有利；所以一有工潮發生，資本家總是對勞動者稍稍讓步，以求早日妥協，免至失去多大的利益。到了產業危機時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資本家因產業沈滯的結果，受了莫大的

損失，所以對於勞動者的要求，死也不肯讓步，不獨如是，他們反向勞動者挑戰：減少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勞動者不服，罷工抗議的時候，資本家就借用政府的武力去鎮壓。所以此後的罷工，大概都有勞動者和警察衝突的事件；各都市內，都演成街市戰爭，並且於普通警察之外，還用步兵和哥薩克騎兵來援助，或用鎗砲，或用馬鞭，驅散罷工者。勞動階級和資本家鬥爭的時候，專制政府的官憲，就成爲勞動者的敵人；勞動者對於這種情勢，也漸漸理解了。於是二十世紀初期的勞動運動，往往帶着政治的色彩。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俄國全國的「學生騷動」時，勞動者對學生表同情，攻擊政府不該迫害學生，組織大團體，參加莫斯科彼得堡哈利古夫基輔及其他大學所在地的學生示威運動。

尤其是五一節的罷業，多含有政治的性質。一九〇〇年俄國勞動者五一節的示威運動，已不秘密的舉行而公然示威於街市。這年的示威運動，在哈利古夫維爾那等地開始。一九〇一年的勞動節，已有百二十處的罷工，包含勞動者一萬四千三百人。一九〇二年的勞動節，俄國各產業中心地方，大概舉行罷工。當時於提出全世界勞動階級共通的八時間勞動制以外，又提出俄國勞動階級所特有的政治要求。他們的標語是：「速開憲法會議」「打倒專制政府」等等。這些要求，是俄國勞動階級所特有的。他們想打倒妨害勞動運動的專制政治，由所謂「民主的組織」——雖然範圍極小——以獲得自由。於是，所謂民主的組織，就是俄國勞動階級，實行政治鬥爭的第一目的。

第十二節 「火花」

一八九〇年末，至一九〇〇年初，勞動運動還有一種極明瞭的政治目的，就是破壞專制的警察組織。但是，要和專制政治這樣的大機關鬥爭，就不可不有一種大規模，有組織，有訓練，而且黨員充足的結社存在。一九〇二年的初期，俄國還沒有這種團體存在。因為明斯克第一回大會所選出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的中央執行委員，閉會後，即全體被捕，前已說過了。

一九〇〇年，列寧由西伯利亞流放地回來，着手組織全俄羅斯的革命政黨。最初便創立一種能夠結合全國革命勢力的「全俄羅斯」政治新聞。因此，列寧和馬托夫及其他舊戰友所參加的「勞動解放團」聯絡。

即於本年組織新聞編輯部。編輯人爲列寧、普累哈諾夫、札士里智、坡促勒索夫、馬托夫及阿克歇爾洛德等。這新聞叫做「火花」。

第十三節 「火花」和「經濟主義」的鬥爭

「火花」報第一號，於一九〇〇年，在海外（法國閔行市）發行。該報由第一號起，即與所謂「經濟主義」作激烈的鬥爭。在一八九〇年代的產業勃興期內，勞動者實行罷工，資本家屈伏讓步，因此勞動者爲改善其物質狀態的鬥爭，已告成功，一部分勞動者，以爲不實行「政治」鬥爭，也可以在「經濟」鬥爭獲得勝利，前已說過了。但是從一八九〇年代末期，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勞動階級的心理，已經改變了。他們都知道：前此資本家對勞動者讓步，不是爲勞動者的利益，乃是爲自己的利益。因爲和

勞動者鬥爭，反不如讓步的於己有利，所以才肯讓步；在產業凋敝時期，（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資本公司所以強硬，是由於與其讓步不若鬥爭的於己有利，所以絲毫不肯讓步，並且乞援於專制政府，以抑壓勞動運動。這是由經驗得來的教訓。從此便知道：為經濟要求的鬥爭，和打倒專制政府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

於是在資本階級對於這兩種打擊——經濟與政治的鬥爭——就不能不選定一種對於他們為害較少的打擊了。由資本公司方面着想，假若勞動運動，不能全然消滅，總以不出經濟的鬥爭範圍為佳。但是勞動者依政治的鬥爭，由專制政府的掌中，奪取了支配權以後，即刻就能用他來對付資本階級，若要勞動運動不超出經濟的範圍以外，除非有人能够指出

一種理由，向勞動者說：與其加入政治鬥爭，不若不加入的於勞動者有利。而「指示」勞動者最適當的人，就是勞動運動指導者；於是資本階級就想取得這種指導權，也在勞動階級內宣傳思想，想把這種思想普及於勞動大眾裏面。自一八九〇年末期至一九〇〇年初期，向勞動階級宣傳這種資本家思想的，就是所謂勞動問題的一種新聞，和這種新聞有關係的，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當勞動者起了暴動，努力鬥爭的時候，那班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極力的宣傳說：這種政治的鬥爭，很不利於勞動者呀！在俄國勞動運動史上，這種思潮，叫做「經濟主義」。

第十四節 「勞動問題」

「經濟主義」的機關報，就是勞動問題，與火花報同時刊行。「經濟

主義」的特色，可於勞動問題內所載的論文中看出。現在我們把那主義的要點摘出如下：「勞動階級的政治鬥爭，不過是經濟鬥爭。最發達最廣泛的實際形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面前，現在橫着一個問題，就是於經濟鬥爭的這個東西上面，更要極力加上政治的性質。」「經濟鬥爭，是誘導民衆入積極的政治鬥爭時，所用最普通的手段。」（見列寧所著應做什麼事的小冊子上。）

勞動問題中這種論調，一眼看來，彷彿他的革命色彩很濃厚。想把政治的性質附加於經濟鬥爭的裏面。他們不是完全否認政治鬥爭。不過他們的理想，是想由經濟的鬥爭，把勞動階級誘導入於政治的鬥爭罷了。

列寧在他所著應做什麼事情的小冊子內，曾經批評「經濟主義者」

由勞動問題所闡發的理論。審查該理論全部的要點，就是要闡明：（一）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是同樣的東西；（二）勞動者依經濟鬥爭這個東西，而引入政治的鬥爭。如此，勞動者的鬥爭，當然趨向爲改善其經濟生活而鬥爭的方面了。勞動者必定只對於他自己個人的雇主，或他所從事生產的幾個人的雇主，而實行經濟的鬥爭了。假若勞動者把改良政治組織的鬥爭，和改善經濟生活的鬥爭分開，專制主義和資本主義一定會很歡迎的。因爲勞動者的注意，不知不覺就會聚集於自己的雇主個人身上，與雇主鬥爭；而忘卻和全階級的雇主及其權力鬥爭了。

列寧詳細審查勞動問題派的理論後，就批評說：於經濟的鬥爭上，還要加上政治性質的動議，看起來是革命的，其實完全是反動的論說。什麼

緣故呢！於經濟的鬥爭上，還要加上政治的性質，是什麼意思呢？這明明是要政府，以立法的方法，改善勞動者的經濟狀態，換句話說，就是以政治的手段，而改良勞動者生活的意思。所以勞動問題報說：『本黨對於經濟的擷取，對於失業，對於飢饉，一定要向政府要求以立法及行政手段，作具體的救濟。』

如此，勞動問題派的經濟的要求，不過是要求改良經濟，絕對不能要求改良政治的組織，毫無疑義了。假若「經濟主義者」這種改良主義的內容，在勞動階級內植了根基，他的結果，不外鞏固專制政治的支配罷了。因為「經濟的讓步」在政府方面說來，是最穩健，最有利於政府由這種「經濟主義者」的教義，可以得到勞動階級的信任。勞動階級傾向政府，

專制政治就自然穩固了。（參照列寧的應做什麼事情？）

以列寧爲主筆的火花報，對於闡發「經濟主義」的資本主義性質，頗有功勞。火花說：假設在政治戰線上沒有勝利，則無論什麼「經濟的勝利」都是不堅固的。又常常激勵勞動階級，應用全副精神，注意於政治鬥爭方面。勞動階級，應自己作革命的主力軍，和他們周圍的別種社會階級（第一是農民）結合，並且要立在陣頭做他們的首領，指導他們爲實行這些主義計，又主張建設社會主義勞動黨。

第十五節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第二次大會

火花報既主張建設社會主義勞動黨，就着手結合在俄國各都市的火花派，及與火花派共鳴的人。火花編輯部，就是他們唯一的指導中心。

一九〇二至三年，南俄全地猛烈發展的勞動運動，就使得火花派想及前回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第一次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都被官憲一網打盡的勞動黨——的復興問題。組織委員，由火花編輯員內選出。列寧和普累哈諾夫，着手起草黨綱。於一九〇三年七月，開第二次大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會，在倫敦閉會）。

該黨開第二次大會時，關於最根本的問題，黨員間意見即不一致。當時黨內有一團體，主張和稍有革命精神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及勞動階級以外的各種階級提携，尊重他們的援助，並且無論大讓步都可以的。這種團體於審議（一）關於與自由主義的資本階級握手問題；（二）關於黨規第一項（黨員的資格）問題的時候，色彩更加明瞭。

第十六節 對於自由主義資本階級的政策

由全體觀察，俄國資本階級，絕對沒有反對俄皇統治的理由；只要俄皇的統治於他們有利益，俄皇對於他們，能够言聽計從，他們就滿足了。換句話說：資本階級的前衛分子，（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只想利用資本階級的議會，限制俄皇的權力，在議會裏樹立像英國資本階級所有的權力。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和舊式的俄皇專制政府鬥爭時，總想利用勞動階級，不管勞動階級由什麼動機來和他們合作。但是他們對於勞動階級獨自的政治運動，視如蛇蝎；這種運動，越有勞動階級獨自的傾向，則自由主義資本階級越向右傾，並且越有反革命的趨勢。所以在第二回大會，他們和勞動階級黨的關係，成爲一個必要的問題。

對於自由主義資本階級應取何種態度？第二次大會內分兩派：一派以馬托夫及坡促勒索夫爲領袖；他派以列寧和普累哈諾夫爲領袖。第一派對於這個問題決議如下：假設自由主義資本階級，能够容納下記的三個條件，勞動黨就可以和他們握手。（一）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和專制主義政府鬥爭時，須極堅決的表示他們左袒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二）自由主義資本階級的綱領中，不許排列與勞動階級利益相反的要求；（三）自由主義者於鬥爭時，須揭出要求「普通直接同權無記名選舉權」的標語等。據馬托夫坡促勒索夫等的見解，自由主義者若能承認上記的一切條件，則他們已不是反革命，可以和他們提携，同作政治鬥爭的進行。

列寧和普累哈諾夫等，反對這種見解。尤其是列寧，寫了一篇大論文，題爲一步向前兩步退後，對於上面這些條件，加以嚴格的批評。第一，資本階級中雖然有自由主義者，但是求資本階級幫助社會民主黨——勞動階級的黨——是很沒有意思的。就縱然他們裏面有表示這種傾向，要跟着我們跑的人，（這種事實完全是一種空想）我們無產階級絕對沒有信用他們的口說的義務。那種毅然決然來我們黨內的自由主義者，又完全是別一問題。自由主義資本階級，還是資本階級，所以要他們的黨綱上不排列反對勞動者要求的條項，也是無益的事。因此關於第二個條件也是不能成立；因爲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的利害，是相反的。第三個條件也不正當。因爲想和那些最有心病的自由主義者，（即主張選舉議員時以

財產額爲標準的自由主義者)爲「一時的」提攜，乃是「政治的近視眼，背反馬克斯主義原則的主張。」

但是列寧決不反對和自由主義者爲一時的及部分的提攜。他是反對自由主義者與無產階級立於同一戰綫上的思想。烏拉吉米爾、伊犁齊說：和自由主義者提攜要在無產階級有利的時候。自由主義資本階級，仍然是資本階級，決不願進行到無產階級必要的革命的地步；無產階級實行政治鬥爭，越快達到最後的目的——即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就越變成反革命了。這種事實，凡是勞動階級，都應該常常了解，不斷的注意。關於提攜條件的決議，頗招勞動大衆的誤解。他們以爲：自由主義資本階級，確是幫助勞動階級；勞動階級實行革命運動時，可

以信賴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勞動階級和自由主義資本階級，現在已結伴攜手同行了。但是這種結伴是一時的，並且在革命進行的過程中，兩人不久就分手各走各的路了。

大會出席的一部分，沒有仔細把這種討論研究，因為那時候一般的情形，很曖昧。馬托夫、坡促勒索夫和列寧普累哈諾夫的兩個決議案，都同時附表決，結果兩案的投票數相差極少，所以兩案都被採用，因為在大會的重要職員，大體是列寧派和馬托夫派兩個團體相等，其餘出席大會的小部分，對於兩個決議案，沒有十分審查就投票，所以兩個決議案都採用了。

第十七節 關於黨規第一項的討論

關於黨員的資格問題，列寧所提出的規約草案說：凡加入黨的地方組織體，而繳納黨費的人，都認為黨員。大會審議這條項時，馬托夫就起立反對。他主張：凡是準備援助黨的人，雖然沒有加入黨的地方組織體，也應認他為黨員。（黨的組織體，在那時候是祕密的，極受官憲的壓迫，黨員隨時有被捕的危險。所以加入黨組織體的黨員，一定會遭流離遷徙的運命。）假若凡是想為黨員的人，都有參加地方組織體活動的義務，有一班只願幫助黨務，不願冒險實行參加，並且想利用黨的人，就完全由黨隔開了。例如學生、教授、醫生、家庭勞動者及其他等等。因此馬托夫提議：凡是在黨的統制下，援助黨組織體工作的人，都應算為黨員。

馬托夫又辯護自己的提案說：『假若一切的罷工者，一切的民主主

義者，都言行一致的聲明他們是黨員，這是再好沒有的事了。」列寧反對說：「假若把馬托夫、阿克歇爾洛德的見解推廣，則全勞動階級都能包含於黨的範圍內了。誠如是，則勞動階級和階級的前衛——勞動階級和指導政治鬥爭的前衛分子——之間，已不能認出什麼區別了。如此對於各黨員的行動，黨就不能統制，必導入無政府的狀態。」

但是，馬托夫和阿克歇爾洛德總希望勞動者多數入黨。他們以為：假若採用列寧的主張，必定不能使那班「縱不為團體積極活動，也能得為黨員的」人入黨。然則，那班人是誰？馬托夫和阿克歇爾洛德答說：「那班人就是學生、教授、中學生，及小有產知識階級等；他們都是由自己的經驗不肯明目張膽的冒險參加；這班人若是要他們出頭，恐怕都會逃走的；這

班人若不幫助我們，是很可憂慮的事。」列寧又反問說：「馬托夫的主張是爲着誰人？實際的說來，對於誰人有益處？換句話說：是爲着一個智識階級呢？還是爲着勞動團體和勞動大眾呢？」依列寧自己做的答解，就是：「馬托夫的主義，不過是殘留於世界上的死文字，沒用的辭句；或是完全受了資本階級個人主義的薰陶，爲那些不參加組織體的知識階級作走狗罷了。由語句上看起來，馬托夫的主張，似乎是固守一般無產階級的利益；但是，實在的說來，這種主張，完全是爲着資產知識階級的利益而來的。」

〔參照列寧著的一步向前兩步退後。〕列寧想明瞭道破馬托夫主張的第一項有小資本知識階級的性質，所以他批評這種討論說是「有產知識階級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和無產階級組織及訓練的擁護者，起了衝突。」

哲諾維夫說：「如此，所討論的，並不是關於主義的語句問題，乃是關於實際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的黨，應該爲無產階級的革命黨呢？還是應該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樣的黨呢？——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幾百萬黨員，差不多包括一切飲食店的主人和一切勞動者；黨的膨脹，真是不可思議；但是，一有鬥爭，就立刻破產，誰也會知道的。」

第一項的投票時，會議裏的勢力差不多相等。馬托夫的主張，以多幾票的緣故，竟爾可決了。但是，實在說來，列寧的主張很有根據，在會議上攻擊馬托夫的主張，幾乎體無完膚。

大會已完全分裂爲兩部分。一部分在大會討論原則時，跟着熱烈的討論進行，遂贊成和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同盟，以爲雖然資本階級中，有和

勞動階級風馬牛不相及的分子，但是黨的門戶應該對各種「同情者」開放。主張這種意見的人，就贊成馬托夫及坡促勒索夫。他一部分主張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只可利用，而利用的時候，須慎重警戒他們的反革命性；又須嚴防小資本階級的分⼦，潛入勞動黨內；勞動黨須結堅固的團體，同時須設立一種伸縮自在的革命機關。主張這種意見的人就與列寧合作。普累哈諾夫關於大部分的論爭問題，都和列寧共鳴。

第十八節 編輯部及中央委員的選舉

黨內的意見既不一致，那末，中央機關火花的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誰來組織呢？這倒是一個問題了。關於編輯部的組織，列寧提出下記的名簿，即普累哈諾夫，列寧，馬托夫，烏比哲夫諸人。據這個名簿，編輯部的多數，

不是馬托夫的黨羽，所以馬托夫拒絕就編輯部的職務。於是普累哈諾夫和列寧得大多數的贊成，就編輯部的職。【註】中央委員選舉時，「列寧派」也占多數。馬托夫、坡促、勒索夫等，都拒絕參加。

【註】哲諾維夫俄國共產黨史內說，選舉普累哈諾夫列寧爲編輯時，贊成票數二十五，反對票數二十三。據馬托夫俄國社會民主黨史第一卷又說是二十四對二十，不知誰是誰非。

第十九節 布爾塞維克（多數黨）和門塞維克（少數黨）

從此以後，火花編輯部及中央委員選舉時占多數的列寧派就叫做「布爾塞維克」；同時，以馬托夫爲首領占少數的反對派，就叫做「門塞維克」。但是這兩派間的意見並不是投票時贊否多寡的差異，乃是本質

上的差異。列寧派的布爾塞維克，固持純粹無產階級的革命戰鬥，和純粹勞動黨的組織；馬托夫派的門塞維克，就固執和資本階級同盟的意見，努力增加黨員，凡小有產智識階級及其他非勞動階級的人，有希望入黨的，都可以加入。

黨的分裂，不止在大會的裏面，後更波及於黨的全體。門塞維克不欲服從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遂於俄國設立一個特別「局」。站在門塞維克一邊，舊火花的協力者，都不願意替火花工作了。這時候，普累哈諾夫向列寧提議，想要使門塞維克派的舊編輯員馬托夫，坡促勒索夫，札士里智，及阿克歇爾洛德等，再加入火花。列寧以爲這種辦法，就是把火花送給門塞維克，不贊成普累哈諾夫的提議，自己到辭了編輯部的職務。於是普

累哈諾夫以個人的資格，把他們招來，因此火花又變了門塞維克的機關。但是黨的中央委員，還是布爾塞維克派。

第二十節 次巴多夫的活動期

俄皇的官憲，用盡一切手段與八九十年代的勞動運動爭鬥。他們那時候還沒有理解勞動運動的勃興，是俄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必然的結果；並且以爲以武力鎮壓一切動搖，用逮捕，追放，監禁，徒刑，種種手段，剷除了勞動階級的首領（政府都叫他們爲「謀叛人」）後，勞動運動自然會消滅。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官憲漸次明白勞動運動，是不能用武力壓服的。他們想出了一條計策，就是於各種勞動組合的組織體內，設置監視的代理人，借代理人的助力，把勞動運動收入自己掌中的辦法。

那時候，俄國勞動者，還沒有「擁護勞動者的利益，指導勞動者與資本家作經濟鬥爭（即改善勞動者物質狀態的鬥爭）的公開組織體；」官憲要實行他們的計策，就想利用這個缺點。當時存在的政治組織體，常常指導罷業鬥爭；但是這種指導，既沒有組織，又少恆久性，不能使勞動者滿足；因為這種政黨，是秘密存在的，所以對於官憲和秘密偵探，不得不加以警戒。在勞動運動最激烈最旺盛的時候，他們從秘密中出來指導，及到運動鎮定後，又須再回復秘密巢穴，否則一定會遭官憲蹂躪。這種政黨，於指導勞動階級的經濟鬥爭以外，還有與這種目的完全不同的任務。即一九〇二、三年，黨組織體的根本問題，是在準備推翻專制政府的政治變革，黨的全副精神，都拿來對付這種方面去了。

如此，勞動階級，很需要一種合法的（政府公許的）團體，來指導經濟鬥爭，於勞動階級內，實行文化事業，組織互助機關。在二十世紀的初年，俄國各都市內，應這種需要，就發生種種勞動者的互助團體，開始活動了。

一九〇一年末，莫斯科的一羣勞動者，創立了一個「莫斯科市機械生產勞動者互助會」，作成規約，由官憲認可。這個互助會，又設置關於勞動運動各種問題的講座，聘請莫斯科思想進步的代表教授，來會講演。官憲以為這種講演，可以引導勞動者，離開社會民主黨和政治運動，所以不干涉他。這個互助會，很得勞動者的同情，來聽講並集會的人數，日漸增加。會員又於每區集合開會，以研究種種問題，各區分會的議長，又組織所謂「莫斯科市機械生產勞動者評議會」。

那時候莫斯科的警察署長次巴多夫氏，就想利用這個「會」使秘密偵探潛入爲「評議會」的役員，指導「評議會」的活動。政府等到「評議會」的權力，完全入於掌握之後，就把會的方針，完全變更。於是教授的講演被中止了，所謂「黑色百人團」（國粹會）的煽動現出來了。所講演的變爲「宗教的道德的講話」了。例如：「神和神的本質」、「神的心本質」、「耶穌基督是現人神」、「俄皇的至上專制權」等等。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九日，署長由評議會的助力，組織愛國的大示威游行，約有五萬的勞動者，同到克勒姆林，安置花圈於該地亞歷山大二世紀念碑的石台上。大侯爵塞耳給亞歷山大得威齊（尼古拉二世的伯父）向勞動者演說。

官憲「馴化」勞動運動的手段，似乎達到了目的；署長以這種手段造成的「勞動者與君主政治同盟」似乎是很鞏固的了。但是次巴多夫的活動，又因此遭了工廠主的反對。爲什麼呢？署長的偵探，想博得勞動大眾的歡心，極力指導他們和資本家鬥爭。該會不惟指導罷工，而且勞動者的各會員在監視部辦公的都由莫斯科警察署長，給與一種署名白紙；這種署名白紙，一經拿到某工廠去，不管廠主承認與否，持有白紙的會員都有參與工廠行政的權利。莫斯科的工廠主，向彼得堡的財政總長，提出對於官憲這種處置的抗議。財政總長爲他們盡力奔走後，次巴多夫的活動才稍稍減少。

專制政府官憲，又卽時明白：無論次巴多夫「黑色百人團」如何的

活動，那勞動運動，都是只有增加沒有減少的，並且這種手段，反有助長勞動大眾團結的趨勢。一九〇三年，次巴多夫的團體向南部發展，所以一九〇三年夏季南部發生工潮時，罷工的首領，往往是官憲的代理人。還有一層：次巴多夫的偵探，一爲維持自己在勞動者內的勢力，二爲減少社會民主主義組織體的勢力，罷工時，向資本家提出的要求條件，有時比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所提出的，更加苛刻，因此使這種鬥爭又加一重激烈性。這都是次巴多夫實行勞動政策所不可避免的結果。警察署到了後來，也曉得自己錯了。次巴多夫因此免職，他所創設的「協會」，沒有官憲的背景，就漸次零落了。

但是由勞動階級的方面說來，這種官憲所賜的經驗，是很有重大意

義的。蓋勞動階級的最大部分，都由次巴多夫合法團體的力量結合他們結合以後，才得到組織的經驗。尤其是一九〇三年，曾正給奧爾加朋在彼得堡組織的團體，對於組織上很有重大的意義。

第二篇 一九〇五年

第一章 「血的星期日」與勞動運動

一九〇三年的產業勃興，不過是一時的現象。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又於俄國產業界惹起新恐慌。失業者，再呈巨大增加現象，單只洛治一處，已有六萬失業者。戰爭的結果，種種負擔，都堆在勞動者的身上；軍費擴大，發行多額的紙幣，貨幣的價格因而低落，主要的生產物和工廠生產物的價格暴漲。勞動階級知道以上的結果，是由於俄皇多慾好戰而起的，就不知不覺的動搖起來。戰爭的種種影響，波及於俄國各都市，尤其是生活

程度較高的彼得堡；所以彼得堡勞動者的不平不滿，極端顯著，也不爲無因了。

第一節 加朋的活動期

彼得堡的官憲，想把勞動階級不平不滿的原因減殺，使其不加危害於政府，決心採用次巴多夫所行過的政策。於是在彼得堡創設「俄國工廠勞動者組合」。一九〇四年四月確定組合的規約。「組合」的首領，就是僧正給奧爾、加朋。這個組合的活動，和其他類似團體的活動，完全相同。勞動者於「組合」開會時所聽的，都是些關於宗教道德的講演，和精神的話。「組合」的指導者，不惟不談論政治問題，只要稍有政治色彩的會話，都不談及。他們努力，想把勞動者由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革命的知識

階級扯開。

但是，一九〇四年下半年，這種政策就跟着時勢略有變更了。當時俄國的社會生活，一天不同一天的蘇生起來。改革更新的聲音，到處都聽得着。頑固的專制政府，對於內政，也稍稍緩和和武斷的壓迫態度了。勞動大眾也跟着「一般的蘇生」覺醒了。因此該組合的指導者，也就不得不應時勢的要求，對於勞動者說明勞動者必要之物，並且使他們注意一般的政治問題。於是隨時把載有時事政治問題的新聞論說，朗讀給他們聽，或和他們共同研究。

到一九〇四年末期，該組合的規模忽然增大，彼得堡的各區已組織十一個支部。各支部約有組合員八千人。

第二節 浦替洛夫工廠的罷工

一九〇五年一月初，波得堡浦替洛夫工廠經營者，開除加朋組合員的勞動者四人。「組合」不服，派委員向廠主交涉，要求「解雇勞動者的復職」。廠主不承認。一月三日，該工廠的勞動者，遂宣言罷工。其後二三日間，許多工廠，都參加浦替洛夫工廠的罷工。至一月七日，彼得堡罷工勞動者達十四萬人以上。勞動者陸續集合於十一個組合支部。在議場上，不惟討論勞動者階級鬥爭的問題，並且熱心協議一般政治問題。

第三節 勞動者向俄皇的「上奏哀訴」

罷工雖然許久沒有解決，但是資本家絲毫沒有讓步的心思。當運動開始時，勞動大衆中，就有想到宮廷去，以正義直接訴諸俄皇的主張；經

過數日，這種思想，漸有勢力，決議實行。

組合各支部，決定一月九日星期日午後二時，各支部勞動者全體，齊集宮城前的空地。勞動者的「哀訴書」，究竟是何人作成，聽說到一月七日夜，都還沒人知道。「哀訴書」中力說勞動者最重要的要求，並且包括許多政治的要求。「哀訴書」所說如下：

「所謂『國民的代表』，是國民自己幫助自己，統制自己，所不可缺少的。無論其爲資本家，爲勞動者，爲官吏，或爲牧師，爲醫生，爲教師，都應該使他們參加的。要使各人都有平等的選舉權。所以憲法制定會議的選舉，應該以無記名平等的投票權，給與各人而實行。」

其他各種要求的要點如次：

〔一〕 凡爲政治的及宗教的信仰，罷業，農民騷動等，而受苦的一切犧牲者，須即時釋放；

〔二〕 須即時宣言：人格的自由和不可侵犯言論自由，出版、集合、自由，及信教自由；

〔三〕 普通及義務的國民教育費，應由國庫支出；

〔四〕 應規定大臣對於國民的責任，和合法的政治保證；

〔五〕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六〕 寺院由國家分離。

又對於國民的貧窮救濟手段，也詳細的揭出：

〔一〕 間接稅的廢止與累進所得稅的設定；

〔二〕 賠償金還付的廢止；低利信用貸款；土地漸次讓與人民；

〔三〕 尊重國民的意志，停止戰爭。

「第三項目」的要求，是對於「資本束縛勞動」的救濟手段：

〔一〕 工廠監督制度的廢止；

〔二〕 各工廠須設立勞動者的常設委員會以調查各勞動者的種種要求，委員須與支配人同時選出；開除勞動者，須經委員會的裁定；

〔三〕 勞動組合的自由……即時；

〔四〕 關於八時間勞動制與殘業的規定；

〔五〕 勞動對資本鬥爭的自由……即時；

(六) 相當的工資……即時；

(七) 制定勞動者的國家保險法案時，須使勞動者參加……即時；

「哀訴書」末尾說：

「再有請願的就是陛下容納我們的條件以後，請發一個誓誠如此，則俄國的幸福和光榮，都是陛下所賜的；陛下的令名，留在我們小民和小民世世子孫的心坎裏，將永遠不會忘記。請陛下不要把我們小民的哀願卻下，幸甚幸甚！我們將要在陛下宮廷前面的空地請死，我們不曉得此後到什麼地方去，並且不再希望到什麼地方了。我們只有兩條路走：或向自由和幸福的路？或是向墳墓的路？我們很願

意爲不自由的俄國犧牲性命！我們都是十二分的願意犧牲，所以絲毫沒有後悔，沒有悲痛的！

第四節 關於「哀訴文」來源的問題

「哀訴書」到底由何人提出，很難了解。書內所提出的根本要求，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綱領。像次巴多夫一類警察走狗的加朋，何能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來指導勞動運動呢？假若「哀訴書」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作成的，他們寫出這樣奏呈皇帝的文字，又何能使勞動階級中的後進分子信用他們呢？除了彈丸之外，皇帝還有什麼賜與勞動階級呢？斯貝爾契科夫於他的論文「加朋活動期」「勞動運動的黎明期」及「啟蒙社」發行的「一月九日叢書」中，說明這些疑問如次：哀訴的要求，起初

不過是要實行管理浦替洛夫工廠，但是數日間，在加朋的心中，就把這本哀劇的內幕變了。加朋忘記了他自己是由警察身分變成指導者，看見一般勞動運動的規模漸次擴大，覺得自己一個人落後；想把政治的要求寫入哀訴書內，藉以制伏那些攻擊他的人，就不知不覺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意見一致了。但是波科魯夫斯基關於「哀訴書」的由來，和斯貝爾契科夫所說的稍有不同。他說：加朋不惟和彼得堡的憲兵有關係，並且和「自由主義的知識階級」也有關係。他又引用和加朋接近的一勞動者的話證明如次：「一九〇四年末，加朋和普洛哥坡皮奇及苦士哥夫二人有會合的事實；（這兩個人都是一「經濟主義」的代表者，自一八九〇年代末期至一九〇〇年初期曾和列寧及普累哈諾夫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鬥爭)並且那『哀訴書』內,又載有他們『關於階級外……或全階級的國民代表』(無論其爲資本家或爲勞動者……都應……云云)的語句。讀者由此可以明白,『哀訴文』的出處了。據這種說法,加朋的哀訴書內所載的政治要求,是這些資產知識階級所寫的了。

第五節 「哀訴書」的要求是革命的

無論哀訴書是什麼東西,無論是誰人把政治的要求寫在上面,(這一個「誰人」當然不止是加朋一個人)加朋既已擁護這種要求,就是被其勢汹汹的勞動運動所引誘了。他現在已經不能統率勞動運動,只跟着勞動運動的後面跑。當加朋率領勞動者向俄皇進行請願的時候,他們只有一種期望,就是相信以俄皇的全權,於憲法會議外,必能給他們八時間

的勞動制和相當的工資。

其實對於他們的要求，俄皇、資本的官僚政府，及一般的資本階級等，都不能使他們滿足的；此處所提出的要求，就是勞動者向俄皇及資本階級組織全體抗爭的意味。所以一月九日請願的勞動者的溫和行動，實是革命的行動；無論如何，總可算爲俄國革命第一次的開幕。

但是在宮廷的空地上，無論當一九〇五年的一月九日，就是當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還沒有革命的自覺意識；他們完全沒有理解：這就是革命。（參照波科魯夫斯基俄國歷史概說）

第六節 勞動者向宮廷行列

政府對於這種示威運動，手忙腳亂，在一月八日，還沒有決定對付的

方法：到八日夜半，才決定禁止勞動者向宮廷行列；並且決定用武力鎮壓。一月九日，勞動者的隊伍，一早就在「組合」支部附近集合；正午十二時前後，全部的行列，向俄皇的宮廷進行。他們的示威運動，很像十字行列；前頭打着旗號，抬着聖像；各勞動團體的前面，又捧着俄皇的肖像；全權牧師加朋穿着法衣，在二十萬勞動者的前面引導。他們從那布斯克雅關門進行的時候，勞動者的當中，還有人相信不會有什麼警察軍隊來阻止他們。因為他們到俄皇那裏去，不是想去謀叛，乃是像疲倦的小孩，跑到他父親的懷裏去一樣。那時的勞動者自己，也有說：「我們去父親那裏，告訴他那些強盜怎樣的掠奪我們！」

第七節 無情的射擊

勞動者的行列，出了大道，就碰着軍隊，阻止他們的進行。他們向軍隊婉求放行，軍隊就以一齊射擊答復他們。

但是數萬勞動者，擠入了宮廷的空地。空地的周圍，都是軍隊。無數的羣衆，把亞歷山得薩特（庭園）塞滿了。正面的宮廷廣場，發出喇叭的聲音，民衆想看熱鬧，都向那裏擠去。小孩們跑到亞歷山得庭園的有樹木地方，攀了樹枝，爬上樹頂，去看軍隊的動作。由正面靜肅肅的空氣中，忽然聽得砲聲一響，接着又是第二發射，……第三發射，……而且第三發射，是對準庭園樹木上的小孩們，……小孩們多有跌下去的；他們不自然的可憐的小臉，都撲在雪地上。哥薩克兵向逃走的羣衆追趕。斯貝爾契科夫「革命的黎明期」——這一天，病院收容死者千二百十六人，負傷者五千人以

上。至於那被警察隊所殘殺的都是秘密埋葬，究竟爲數有幾，不得而知。

第八節 「一月九日」的意義

一月九日（新曆一月二十二日）的行動，本來沒有革命的自覺，但是當天官憲的行動，使得這一天，成爲有意識的革命的開幕日；俄國勞動者全體從此都知道：不惟由他們的雇主或政府，得不到什麼，就是由俄皇本身，也得不到什麼了。以前，勞動階級內的保守分子，以爲資本家和官憲壓迫勞動者，假若皇帝知道，必定不會讓他們侮辱自己的人民。到了現在，勞動者已知道俄皇也是不可靠的了。一月九日的勞動者虐殺，不過使勞動者胸中的革命思想，增加濃度罷了。以前，只有前衛自覺的勞動者——勞動階級一小部分——有革命思想，到了現在，勞動階級全體都有革命

思想了。一月九日，是勞動者對於俄皇失掉信任的一日。不惟使首府和各
大產業都市的勞動者感染革命的氣分，並且使俄國邊鄙的地方，也感受
這種氣分。

政府想消滅一月九日虐殺勞動者的印象，命勞動的代表，謁見俄皇。
但是這次的謁見，不惟不能安慰勞動者，並且把勞動者痛恨專制的心思
增加。觀俄皇對勞動者的說話就可以明白了。他說：

「我對於這次的不幸事件，異常悲痛；但是叛亂的結果，這是不
可避免的。因為這種事件，是由於你們誤信謀叛人的詭計，把我看做
國民的敵人，而發生的。那班謀叛人，煽動你們向我請願，是要使你們
反抗我和我的政府。我並非不曉得勞動者生活的苦楚，應該大加改

善，大加整理。但是，改善整理，也是要時日的，你們關於自己的必要切，勿以騷亂的羣衆向我請願，至要至要。」

第九節 抗議的罷工

俄國全國的勞動者，對於「血的星期日」，答以抗議的大罷工。彼得堡事件的翌日，便由莫斯科開始，後來又帶有經濟的罷工性質。於一、二、三、月內陸續擴大。勞動者聲明對官憲行動的抗議及經濟的要求外，同時又提出政治的要求。一九〇五年三月念五日，彼得堡印刷工所提出的要求，就是一個實例。他們欲假廣汎而有計畫的工廠法，把勞動軍從經濟的束縛下面解放出來；依立法的程序，獲得下記各項：（一）八時間勞動制；（二）紀念日的停工和留工的廢止；（三）以五月一日勞動節爲紀念日。

(四)標準工資，勞動保護，國家的保險，及社會安全等等保障。並要求以普通直接同權無記名選舉權爲基礎，召集憲法會議，以實行上述的條件。

第十節 革命的開始

一月九日以後，勞動者的動搖，是俄國「革命劇」已開幕，誰都明白了。當時有一個五千人的學生集會，「因爲要使學生用全副精神去參加革命工作，」議決閉鎖最高學府。這種決議，就是革命意識最明白的表見。

到一九〇五年夏季，勞動者的騷擾，還是沒有鎮靜。在二三都市內，罷工都帶有暴動的形勢。六月五日洛治市的勞動者，實行政治示威運動，軍隊出來鎮壓，始行解散，這一回，又殺害了許多勞動者。七八兩日，舉行犧牲者莊重的葬式，參加的勞動者約有五萬人。他們由墓地回來的示威運動，

途中又被軍隊阻止，慘殺勞動者，遂宣言總罷工。勞動者的暴動團體，襲擊警察。六月十一、十二及十三數日，到處都有市街戰爭；到十四日，暴動才歸鎮靜。最大的暴動，又於六月十四、十五日，發生於敖得薩市。該市也到處勃發市街戰爭。裝甲軍艦名「坡奇姆京打蒲利覺斯基侯爵」的，也援助暴動；該艦的水兵，把艦長士官或殺或捉，占領該艦。但是數日後，這個暴動也被鎮壓了。

又同年夏季，伊凡諾夫窩次內辛斯克勃發罷工，繼續期間，七十有二日。此地也有勞動者和軍隊衝突的事件，被殺的勞動者六十五人。六、七月間，維爾那、明斯克、哈利古夫、下諾弗加羅（索爾莫夫）、摩托比利信斯基工廠（拍爾迷）及其他各都市，都發生大罷工。一九〇五年四、五月，對於

各方面有責任的大官，實行暗殺，被殺者四十二人，負傷未死者六十二人。俄國社會幾乎成了無政府狀態。

第二章 一九〇五年的農民運動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夏的農村

一九〇五年，農村也不安靜。我們以前說過：農民由奴隸的境遇「解放」以後，（一）由地主分得些小的土地，對於地主有支付地租的義務，仍被地主所束縛；（二）農民又須納直接及間接稅，並須支付賠償金，所以更不堪其苦了。

第二節 農民的困苦

農奴解放後最初的四十年間，農民的痛苦，不唯沒有減少，並且還要增加。改革十年後，地主也有注意到農民的困苦的。彼得堡縣貴族的首席秀巴洛夫伯爵，一八七二年曾說：「我對於農民分與地所課的租稅，一定是超過了土地的收入。」

楊松教授對於農民，極表同情；關於改革後二十年，黑壤地帶的農民狀態，他有下記的敘述：

「據一般的觀察，得了不滿『三台剎聽』中等分與地的農民，（以前的土地所有者，）不待說，就是得了三至三·五台剎聽分與地的，不惟不能保證年貢和債務的支付，即自身不可缺少的使用品也不能保證。然則，僅分得二台剎聽以下中等分與地，及因縣制不同，

得到中等以下分與地或更加狹小的農民，他們的苦境，不是更不堪設想嗎？三圃耕地【註】黑壤地帶中，有一半是這種情形，其他更不必說了。」

【註】三圃耕地，即將土地分爲三部，交換耕作，如中國古代井田法，

農民經濟，在黑壤地帶差不多有一半歸於衰頹，在他地方，則當然不
只一半了。

農村勞動者的減少，和農民經濟上哺乳家畜的減少，就是農民衰頹的唯一證據。家畜的減少，又影響于一切的農村經濟。因爲俄國的農作物，需要肥料極多，家畜的減少，就是施肥減少的意思，因此不能充分耕作土地，並且地面也漸次消耗了。結果，八十年代，就有許多土地日就荒廢，而九

十一年的大飢荒，更使農民的困苦增加數倍。

第三節 地租

農民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徑路，就是增加土地利用的面積。但是由什麼地方得到土地，又是一個問題了。所以農民在「農民大騷動」以後，得不到附近有相當面積的地主處去工作。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地主利用農民的土地狹隘，把地租的價格擡高。所以一八八六年至一九〇〇年十四年間，波爾多夫斯基縣春蒔穀物，騰貴百分之百二十三；冬蒔穀物，騰貴百分之九十二。

其他的農村地方，例如浦斯古夫斯基縣，農奴制度廢止後，三十盧布的地租，到了現在，（即二十世紀初年）已漲至四百盧布；並須喫着自己

的飯，替地主耕作別的地面。

第四節 雇役勞動與賦役勞動

「土地切斷」和「雇役勞動」這種農奴制的遺物，還是使農民受苦不少。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的法令，地主雖然把自由給與了農民，但是他們可以把分與農民的土地切斷，來束縛農民，和農奴制度時代相差不遠。

地主濫用「切斷」土地的權利，使農民沒有草地和牧場，或把家畜飲水必由的道路隔斷，因此農民就不得不向他們租借。切斷地的租借，不是以金錢支付地租，乃是以農民的勞動換算租錢。這種辦法，實際就是賦役勞動的復活。借地的條件，大概如是。例如在波爾多夫斯基縣，農民借一

台剎聽的土地，就須替地主耕作二至三台剎聽的土地，並須替他收穫。

第五節 向何處尋去路？

在這種沒有去路的狀況下面，農民到底怎麼樣呢？我們參考列寧所著「俄國第一革命時社會民主黨的農村綱領」中，所引用土地和農民的數字，就知道農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狀態；他們唯一的去路也不難明白了。

農民各種團體間分與地的分配

家族團體	家族數	土地（單位台剎聽）	平均一家族所有地（單位台剎聽）
八台剎聽以下 （八台剎聽在內）	六、一七五、二五一	三〇、七三六、八八二	四、九
八至十五台剎聽 以下（同）	三、九三二、四八五	四二、一八二、九二三	一〇、七

十五至三十台剎聽以下(同)	一、五五一、九〇四	三一、二七一、九三二	二〇、一
三十台剎聽以上(同)	六一七、七一五	三二、六九五、五一〇	五二九
歐羅巴總計	一二、二七七、三五五	一三六、八八七、三三八	一一、一

列寧說明如次：「據此表，一半以上的農家，每家只有八台剎聽的土地；即一般及中等農民所有的土地量，不能贍養家族，是無庸疑慮的。」

個人所有地的分配如何？再引用一表如下：

所有地種類	所有地的量數	土地(單位台剎聽)	一所有地平均數(單位台剎聽)
一〇台剎聽以下	四〇九、八六四	一、六二五、二二六	三、九〇〇
一〇至五〇台剎聽	二〇九、一一九	四、八九一、八〇三	二三四〇〇

五〇〇至一〇〇〇台利聽	一〇六、〇六五	一七、三二六、四九五	一六三、三〇〇
五〇〇至一〇〇〇台利聽	二一、七四八	二〇、五九〇、七〇八	九四七、〇〇〇
一〇〇〇至二〇、〇〇〇台利聽	五、三八六	二〇、六〇二、一〇九	三、八二五
一〇、〇〇〇台利聽以上	六九九	二〇、七九八、五〇四	二九、七五四
全歐羅巴俄羅斯	七五二、八八一	八五、八三四、〇七三	一一四、〇〇〇

由此表，可得以下的結果：小土地所有者的農民，占百分之五四·四，他們的所有地，只有百分之一·九（個人的所有）；反之，大土地所有者（二〇〇〇〇台利聽以上）的大地主，僅占個人土地所有者全體百分之〇·八，他們的所有地，倒占個人所有土地百分之四八·二。

農民大眾既沒有土地，而且窮苦不堪，他們唯一的去路，就只有實行

革命，由地主收回土地，這是很明白的情勢。政府拚命的抑壓農民運動，也是枉然的。改革後，農村的疲弊，日益加深，農民的運動，也日益劇烈。因此有一種「富農」——他們有相當的土地，生活安定，或從事商業，或放重利小賬——出現在農民大眾的前面來了。

第六節 富農就是革命家

富裕的農民，由自己「可貴的汗和勞動」，苦心慘澹，得着了現在的幸福，他們對於貴族（老爺）占有廣大的領土極端妒忌，極端憤慨。他們到處找尋可以投資的事業；找尋的結果，就發見落於「耕作」農民手內的貴族的土地，是最適於投資的土地。二十世紀初期，富農的注意，齊集於貴族的土地上面。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極聰明極穩重的地主，關於富

農的性質，記述如下：「農村的富農，是最極端的自由主義者；對於貴族領主，是最激烈的敵人。這班富農，對於土地的變更和平均地權，喜歡散佈流言，煽惑民衆；他們總是說：『你們看！領主的土地，任他荒蕪，而農民豈不是沒有土地嗎？』」[？]假設土地在農民手內，土地也不會荒蕪，穀物的價格，也不會騰貴了。」二十年後，薩拉多夫縣有一個中等地主，也有一種記述如次：「農民中，富裕的上流社會，極受農民（土地）運動的影響。晚近感染『社會主義』而爲首領的地痞，（地主這樣的稱呼富農，）差不多全體都是革命家了。」

第七節 一九〇五年前的農民運動

二十世紀初期的農村狀態，是在農民運動的準備時期中，即「土地

經營者，」率領農民，準備襲擊地主的邸宅，以奪回他們的土地。在一九〇二年貴族的動產及不動產分配以後，農民襲擊地主邸宅的事件，時有所聞。是年由波爾多夫縣發生的農民「騷動」和波浪一樣，漸次擴張，及於全國，勢甚猖獗，所以一九〇五年勃發的騷動事件，並非沒有來由，實際上不過是以前的騷動再發，把農民所要求的，明確表示罷了。

第八節 農民革命

以上一切事實，是證明都市的動搖，波及於農村，更擴大於全國的傾向。一九〇五年二月勃發的農村動搖，繼續到同年夏季；至十一月，數月，更加猖獗，農民掠奪地主的土地及穀物，焚燒地主的森林，又把地主的邸宅，盡行燒毀，欲使逃亡地主無家可歸。「二百七十二縣中，單只薩拉多夫一

縣地主邸宅被焚掠者，約有二千戶，其他可知了。」特洛次基著「一九〇五年」一八二頁參照】農民動搖，不僅發生於俄羅斯本國，更發生於俄屬異人種的境域。尤其是卡夫卡次及波羅的海沿岸地方，最爲激烈。波羅的海沿岸農民，甚至把俄皇的離宮都燒掉了。

七月三十一日，「全俄農民組合創立會議」在莫斯科秘密開會。這個組合，號稱全俄農民最初的團體，有二十五縣代表者百餘人出席。審議國家現在的政治情形，主張召集憲法會議。關於農民全體死活的「土地問題」，決議如下：「土地是民衆全體的，不是個人的所有物。爲民衆的利益計，須將地主、國庫、皇室、寺院、僧院，及專制政府所佔領的土地一律沒收，分配於各人，使各人僅得與其家族自行耕作之地爲限。」

俄皇的政府，對於農民的土地革命，除卻出兵鎮壓外，別無辦法。他們慣用手段，如對於暴動者，施以體刑，或對於爲首者，處以極刑等。軍隊對於農民暴動，只要農民稍事抵抗，卽行開鎗，或虐殺，所以農村多有歸於灰燼的。洛則諾夫斯基，是鎮壓農民有大功的人，他對於自己的軍隊，動輒命令他們：「一方面對農村放火，一方面打殺農民。」

第三章 勞動者革命

第一節 步耳京斯卡亞國會

政府見農村、都市，不絕的騷動，加以人民代表一致的要求，不得已，遂於八月六日，發布關於國會的法令，同時公布選舉法。這兩種法令，是以步

「耳京爲議長的委員會制定的，所以這個國會，就叫做「步耳京斯卡亞國會」。

一切法案初由國會審議，再由國家委員會審查，最後須經俄皇裁可方成爲法律。只有地主、農民，及每年付出房租千三百二十盧布（每月百十盧布）的市民，有選舉議員的權利。政府以爲農夫沒有學問，不會反抗皇帝，想創設一種地主和農夫的國會。因此全俄都市居住者（市民）內，有選舉權的只限於大資本家，中等資本家，及大官僚，合計不過一萬八千人。勞動者對於議會選舉，完全沒有關係。

「步耳京斯卡亞國會」不能滿足任何人，是極明瞭的事。布爾塞維克說：這是國會的「杯葛」政策。門塞維克最初本想援助國會，後來也和布

爾塞維克取同一的行動。自由主義的資本階級，雖然決定參加選舉競爭，但他們在議會內，組織協同團體，仍然想爲憲法會議鬥爭。

第二節 九月的罷工

各方面不滿足的國會草案，使勞動者的反抗心愈加激烈；勞動階級的不平，可於九月下旬看得出來。九月二十日莫斯科的印刷工，提出許多經濟的要求，實行罷工。麵包工也相繼罷工。九月二十七日，大工廠也宣言參加罷工範圍擴大後，就現出政治的色彩了。至十月初，又蔓延於莫斯科火車交叉站。十月七日莫斯科喀山斯基鐵路工人開始罷工；十月十日，其他的鐵路，都停止運轉；當日與莫斯科聯絡的綫路，及彼得堡尼古拉愛夫斯基鐵路，也停止運轉。

第三節 鐵路罷工

這時候，彼得堡召集鐵路工務員的「年金規定審查評議會」全俄的鐵路工人的代表，都來開會。代表的一部分，是由工務員選舉而來的，一部分是義務的。由選舉而來的委員，叫義務的委員不要參加會議，他們自己宣言是「鐵路代表者第一回代表者會議」。罷工運動，包括與莫斯科連絡的一切鐵路，漸次波及於彼得堡，哈利古夫，下諾弗加羅及其他都市。十月十二日，代表會議，遂宣言鐵路總罷工，提出政治要求。

第四節 總罷工

鐵路罷工的前日，即十月十一日，彼得堡的工廠，早已參加罷工。例如郵政電報電車及發電所等都一齊停工。地方的大中心地，都是同樣一切

生活行動都已癱瘓了。政府不曉得地方的情形，地方也不曉得中央的情形，只有在大連路車站的鐵路專用電綫，爲罷工委員的連絡計，沒有停工。鐵路工廠罷工後，銀行，商業，藥店等也停止營業；連地方官廳，及都市自治團體所在的中學生，都實行罷課了。

總罷工最初，卽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一切罷工，集會，及會議的標語，都是「打倒步耳京斯卡亞國會，」「速開憲法會議」等等。

第五節 政黨

革命的範圍越擴大，民衆都有了革命的觀念了。但是，以前還沒有什麼公開指導團體的組織。所謂政黨，都是壓伏在警察權力的下面。現在官憲的權力失了作用，政黨才能有公開的行動。這時候，指導勞動者及農民

革命運動的黨有三個；第一個是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布爾塞維克；第二個是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門塞維克；第三個是社會革命黨。這些政黨關於革命的發展及勞動階級所應遵守的戰術，當然各有各的觀察不同。

第六節 布爾塞維克組織上的獨立

一九〇五年夏，布爾塞維克和門塞維克都曉得革命將要到來，關於勞動運動應取如何態度，應用何種戰術，各有各的見解。在本年初，門塞維克已把布爾塞維克由黨的一切中央組織體排去。普累哈諾夫將中央機關報火花的權柄，授與門塞維克，前已說過；其後，占中央委員議席的布爾塞維克，都被政府逮捕；選舉時，門塞維克又占多數；中央委員席，也被門塞維克占去了。所以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內兩種分子間的距離，越隔

越遠。門塞維克和資本階級的提携，日益密切，布爾塞維克，就不得和門塞維克分離，自己組織一種獨立的團體。於是各都市內都組織布爾塞維克的委員會；其後，又創立所謂「布爾塞維克委員會」，為指導的中心。一九〇五年初，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的新聞向前，於瑞士日內瓦發行。

同年夏，「委員會」召集黨的第三回大會；這個大會，不用說是純粹的布爾塞維克的組合。門塞維克也在瑞士召集「第一回俄國全國大會」。這兩個會議，對於俄國革命的發展，及革命戰術，都各決定了一種一定的意見方針。

第七節 門塞維克對於一九〇五年革命的觀察

門塞維克，根據法國一七八九年和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經驗，以

爲俄國的革命，也要走入資本階級革命的途上去；將封建制度的一切遺物，如專制政治，宮廷的特別領土及其他，一概掃除，把全權力歸入資本階級的掌握中。資本階級的革命，普通是以採用王權制限，和議會政治形態的憲法爲滿足的。據門塞維克這種「歷史法則」的解_答，俄國也應遭遇這種資本階級的革命，而革命的產物，就是國會和憲法罷了。

第八節 門塞維克對於勞動階級革命工作的意見

然則，資本階級革命時，勞動階級應做的工作是什麼呢？門塞維克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解，大概就是：不要背反「歷史的法則」去作徒勞無功的事。詳細的說來，依據他們的「法則」，一定要推倒專制政治代以資本階級議會的共和國，勞動階級應拚命的援助資本階級，以求達到此目的。

換句話說：資本階級和專制政治鬥爭時，勞動階級須極力援助資本階級。門塞維克這種思想，就是把勞動階級，當做跟隨他們革命的輔助力罷了。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三月，曾經說：『門塞維克是由最急進的民主的改革——落於勞動階級及農民上面的改革——後退，對於這種改革，不願以社會民主黨的態度來指導勞動階級和農民；這就是把勞動階級的利益，拱手奉獻於資本民主主義的意味。』

然則，帝制推翻後，誰來建設新國家的秩序，制作憲法呢？門塞維克對於這個問題，卻和布爾塞維克相同，說是「憲法會議」。

第九節 門塞維克理論的「終局」和社會革命

實際，由什麼地方能够得到這種「憲法會議」？誰人可以召集憲法

會議呢？在這個地方，門塞維克的理論就陷入窮境了。列寧說：「在專制政治的下面，要想完全保障普通平等及無記名投票權，實行真正自由全民衆選舉的憲法會議，不唯是不可信，簡直是不可能。」假若由全革命中一部分的門塞維克，創立憲法會議，非準備顛覆政府不可。但是用顛覆政府的方法，推翻專制政治的，又是誰人呢？這當然不是資本家，也當然不是最自由的資本家。這種事業，資本階級看起來是極危險的，並且是「不與資本家身分相應的」；況且單只資本階級的數量，也不能戰勝政府的常備軍，非仰給於勞動階級的援助不可。資本階級要奪取國王或皇帝的權力，組織政府時，總是教唆勞動階級，以勞動者的勞苦，供自己的利用。這種現象，在歐洲舊資本階級革命時代，差不多都是同樣的。因為那時候的勞動

階級，還沒有覺悟到自己獨有的階級利害，只知道順從主人的政治指導，所以資本階級，能够爲所欲爲。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情形就不同了。馬克斯的學說已充分普及，浸潤於勞動者腦中。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間，機械生產極發達，所以勞動階級的結合，也比以前鞏固。資本家由各方面榨取勞動者，使得勞動者的自覺，也比以前增加。他們都懂得要廢止資本主義，沒收資本家的一切生產手段，實行社會改造，才可以滿足勞動階級的要求。勞動階級對於專制主義，當然也準備革命；但是這種革命，已不是爲資本階級利益而鬥爭，實是爲勞動階級本身的利益而鬥爭了。對於專制主義的革命，就是先打倒俄皇，然後依勞動者的必要上，再對資本主義挑戰的意味。一九〇五年的

資本階級，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對於煽動勞動階級革命的暴動，視如蛇蝎。由以上所說的全部推想，勞動階級實行社會革命時，資本家方面，只應豫想這是勞動者對於他們的敵對行動，決不能要求勞動階級的助力，這是很明白的事。但是，勞動者雖然是資本家的敵人，仍然可以說是農村貧民和一般農民的朋友。這些農民，也同是痛苦不堪，要向革命求去路的。

然則，要用普通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為基礎，而選舉的憲法會議，除了由勞動階級社會革命的路徑以外，別無他道可以達到，極為明白。但是，若要組織憲法會議的選舉，單只打倒專制政治，還是不能成功；此外，又須打倒復辟的一切計畫，和與復辟有關係的反動軍人和貴族。依社會革命方法打倒專制政府後，勞動階級既自稱為勞動黨，就要名實相符，第一應

該提出經濟的及政治的改革條件，如八時間勞動制，土地歸農民，國民共產，以完全民主的自由爲基礎，而建設共和國等等。這些條件，資本階級當然是不會承認的。這些條件所生出的權力，一方，雖說可以維持勞動者由革命獲得的勝利，但是他方對於現在所指示的改革，怎樣的實行呢？列寧和他的黨員都可以答應如次：『以資本制度爲基礎（即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下面）而實行這些改革，假若沒有下層階級革命的民主的獨裁，是斷然難於實行的事。』

第十節 列寧的標語是「勞動者及農民革命之民主主義的獨裁」

門塞維克，反對社會革命的斷行和臨時革命政府的建設。他們以爲

社會主義變革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事。因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一無能，所以變革必不能成功，徒然激起一般的反動罷了。若不激起強硬的反動，則不可輕於企圖顛覆政府。列寧批評門塞維克的態度，說：「背反勞動階級的無意識的行爲。」

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和門塞維克不同，他們的主張：第一，沒有社會革命，則任何合理的革命都不能實行；第二，只有勞動階級能够完成社會革命，但須仰給農民的援助；第三，革命成功之後，爲保障憲法會議的召集和民主共和國的實現，須組織臨時革命政府，並且這個臨時政府，須是勞動階級和農民革命的民主獨裁的先導者。

第十一節 關於總罷工的問題

我們應研究的，就是門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對於總罷工的關係了。布爾塞維克以爲：要實現勞動階級及農民所必需的憲法會議和經濟上政治上的根本改革，必須打倒專制政治，設立勞動者獨裁的政府。總罷工就是直接移入這些改革最便利的手段。反之，門塞維克則以爲：總罷工的本身，就是最有力的革命武器，依這種武器，可以使專制政府同意於最果敢的政治改革，使資本家承認八時間勞動制度。但是他們不贊成由總罷工移入社會革命。他們怕社會革命，嚇退自由主義資本知識階級及一般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因爲他們很希望和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同盟，以爲資本階級不來，他們就沒有辦法。據他們的意見，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就是「明日的主人」，換句話說，就是革命後的主人了。

第十二節 總罷工時勞動階級的空氣

勞動階級的革命空氣，比較門塞維克濃厚得多。勞動階級政治方面的要求，就是無條件的廢止專制政治，及建設共和國；經濟方面的中心要求，就是八時間勞動制度的確立。勞動階級已準備和專制政治鬥爭了。例如彼得堡印刷工的決議說：「俄羅斯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所宣言的政治的總罷工，是革命的第一階梯，勞動階級由這個階梯，更須向和俄皇專制政治澈底鬥爭的道路前進。我們認定消極的鬥爭——單只停止工作，——不是澈底的辦法，決定把勞動階級的罷工軍變為革命軍，換句話說，就是即刻組織鬥爭的國民軍，從事革命。這個鬥爭的國民軍，須用種種方法，如占領武器商店，奪取警察及軍隊的槍械等，以供給其餘勞動大眾的

武器」云云。

第十三節 勞動者代表蘇維埃

勞動者氣勢愈加發展，愈覺得有組織一種中心團體，以指揮勞動者的必要。各地方，跟著運動的潮流，設立所謂「罷工委員會」及罷工的「企業的代表者會議」等。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伊凡諾，窩次內斯克地方，創設「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指導罷工及向資本家交涉條件。這個「蘇維埃」和罷工解決同時取消。彼得堡地方，十月十三日罷工中的四十種產業代表者，集合於工藝學校，每日有新代表者參加。這個集會，就叫做「彼得堡勞動者代表蘇維埃」。事實上，爲俄國全國總罷工的指導者。這個「蘇維埃」由五百六十二人的代表者而成立，結合的企業百四十七種，製作

所三十四處，勞動組合十六。由罷工轉入社會革命時，該蘇維埃就是革命的指導者；（和以後莫斯科所行的一樣）革命成功時，蘇維埃就是最初的革命政府，勞動階級的革命機關。

第十四節 總罷工與自由主義資本知識階級

自由主義資本知識階級對於政治的總罷工極表贊成。知識階級的會議，都是提出對於罷工表同情和援助的決議。（例如俄國全國辯護士組合會議。）十月十二日開會的立憲民主黨創立會議，十四日通過下記的決議：「我們對於罷工，應聲明負連帶責任。」

第十五節 維特和圖勒坡夫

政府碰到這種一致協同的攻擊，已經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政府

裏面又有兩派，互相爭執；一派以維特爲首，主張對於革命運動讓步，召集由立法的（和步耳京斯卡亞國會所謂立法的評議的，不同）代表者成立的代表會議。又一派以彼得堡縣知事圖勒坡夫將軍爲首，主張完全保存舊專制政治的秩序，以武力鎮壓革命。

一般財政和產業資本階級，贊成第一派的主張；宮中的貴族，贊成第二派的主張。大罷工時，皇帝尼古拉，時贊成第一派，時又贊成第二派。政府的政策，全無一定，所以對於罷工不能行使權力。政府既不能行使權力，所以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組織，愈加堅固，可以公然集會，更可以對國民大部分，宣傳革命。但是到了十月十五日，圖勒坡夫和貴族的一派，似乎占了上風。當日彼得堡市中，貼出告示，略謂：「禁止集會和集合，及不准有擾亂

治安的行爲，違反者當處以極刑。」此後對於羣衆的反抗行爲，總是以砲彈應付。十月十五日，已有多數人到處集合，熱心開會。但是到了十六日，凡是開會的高等學校，都被封閉，由守衛兵警戒。

第十六節 關於「自由」和「國會」的宣言

十六日，政府內維特派占了優勢，十七日發表關於自由和國會有名的宣言書。該宣言書內聲明保障「以人格真實的神聖爲基礎的自由，良心，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又明言，「依步耳京斯卡亞草案完全剝奪選舉權的人，也可以參與國會的選舉。」最後又說：「沒有國會的協贊，任何法律，不能發生效力，爲永久的原則。」

宣言書發表後，全國各地都舉行盛大的慶祝示威運動。羣衆動輒數

萬，打着赤旗，高唱革命歌，排隊遊街。但是這些勝利的示威運動，還有一種對政府的要求，就是：要求政府釋放政治犯。他們都是以政治的確信，反對舊有權力的囚人，所以羣衆的示威運動要求特赦他們。羣衆和軍隊的衝突，無處無之。十七日以後，政府非常憂慮。所以勞動團體要求釋放政治犯人，也十分之九達到了目的。

宣言書發布後，同時總罷工就停止了。鐵路、郵政、電報勞動者都復了工。罷工的結果，沒有實行社會革命。換句話說，革命完全失敗了。

但是十月十七日宣言書發表後，革命的風潮，爲什麼就會這般容易終熄？總罷工爲什麼沒有達到革命的目的？難道勞動階級的要求，據十月十七日的宣言書，就會滿足了嗎？

第十七節 總罷工爲什麼沒有移入社會革命？

單只勞動階級的平靜，決不能說明勞動階級沒有革命的精神。卽如在門塞維克指導下面的勞動者（並且這種勞動者，又是彼得堡的印刷工，他們的思想前已述過了）對於憲法會議和八時間勞動制，都是努力奮鬥，以求貫徹社會革命的。但是，他們的罷工沒有移入社會革命的原因，就是在最重要最切迫的時期內，沒有可靠的確定的指導者。這種指導者第一重要的資格，就是要能得勞動階級無條件的信仰（如一九一七年秋的布爾塞維克）。一九〇五年，在勞動階級間爭勢力的指導者，有三個政黨：卽門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他們的勢力，都是相差不遠。例如在幾個都市，門塞維克是勞動運動的首領，在其他都市（例如莫斯

〔科〕又是布爾塞維克做首領。所以革命戰術不能統一在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當中的門塞維克，又不能夠高唱社會革命因爲他們恐怕和資本階級發生糾葛。這種革命團體不一致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些革命團體，脫離官憲的壓迫不久，和勞動階級也還沒有發生充分鞏固的組織上的關係。總罷工並不是由計畫而來的，是自然發生，急速發展的，所以連那最急進最革命的布爾塞維克，都沒有指導勞動者革命的準備。因此，彼得堡自不用說，連布爾塞維克指導的莫斯科，都沒有開始革命。十月罷工的指揮者，是「罷工委員會」。該會的首領，又是各種組合的「知識階級的」代表者。該「委員會」看見十月十七日那種政府的宣言書，就聲明政治罷業的終了，並且對於維特致一極誠懇的電報。布爾塞維克雖然

提出強硬的抗議，結局也沒有辦法。不過告訴勞動者：現在雖然一時的中止政治罷工，更須準備新罷工，以求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罷了。（M. 瓦西立夫著十二月的蜂起）總之，布爾塞維克的團體，包含勞動階級極少，所以不能由小資本階級和自由主義資本知識階級獨立，單獨的誘導罷工，實行革命。

總罷工不能轉入社會革命，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假設把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至七月間，彼得堡蘇維埃的名稱比較一下，就明白這種原因的所在了。一九一七年的蘇維埃由勞動者和兵士代表組織而成，一九〇五年的蘇維埃，只有勞動者的代表，沒有機會把兵士拉攏來。因為這些革命團體，都是從官憲壓迫下面出來的，他們還沒有組織的

計畫，專制主義的武力，還是在專制政府的把握中所以一時尙難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

第十八節 虐殺

十月十七日，發表宣言書，同時罷工停止後，尼古拉二世的政府，才能略事休息。政府利用這種休息時間，把勢力集中，加以組織，以謀革命勢力的撲滅。電報復舊後，地方當局，能够和中央政府聯絡，得着中央政府的訓令，撲滅革命的團體，便到處都發生了。官憲漸次獎勵舉行愛國的示威運動。在猶太人所居的地方，愛國的示威運動常發生猶太人虐殺事件，官憲想把國民的革命思想轉向對民族的差別思想，猶太人便是最好目的物，所以就誘導民衆，殘害猶太人。羣衆中無智識者居多，官憲的煽動，很容易

成功。因此「赤色」示威運動之後，接着就是黑色百人團反動派的示威運動，猶太人的虐殺，及智識階級和學生的殘殺，到處發生了。

猶太人虐殺的示威運動，是由俄皇的官憲教唆而行，很容易看出；因為虐殺行爲，到處都是相同，和預先受了官憲的訓令一樣。示威運動的大概情形如下：羣衆撐着三色旗，捧着俄皇的肖像（這種肖像，不用說是由參加的官憲和衙門得來的），向縣知事的邸宅進行；知事在露台或門口演說後，僧正在羣衆的前面，唱着謝恩讚美歌，對中央寺院的空地進行。羣衆的後面，常跟着醉漢暴徒，他們的心裏，總想虐殺謀反人和猶太人。他們手持「謀反人」的名簿；他們的指導者，都熟悉謀反人和猶太人的住宅。謝恩讚美歌唱完，知事和僧正走後，就即刻開始虐殺。普通虐殺，常繼續至

三日，警官軍隊都不去干涉，經過三日後，官憲雖然不干涉，也自然停止。

最殘忍的猶太人虐殺，發生於敖得薩，基輔，克雷門條格，柏洛斯托科，哥墨爾，業卡忒里諾斯拉甫及其他都市。但是虐殺不僅是對於猶太人，即對於革命的知識階級或「謀反人」也行虐殺。沒有猶太人的都市，就虐殺地方公務員，地方活動家，學生，醫生，辯護士等。圖百利地方，實行破壞地方官廳。破壞的時候，知事雖然在場，也不能制止。雅洛斯拉甫地方，在行政官長的面前虐殺高等學校的學生。十月二十日，托木斯克地方，發生最殘酷的虐殺。那時候，托木斯克設有西伯利亞鐵路局，該局的鐵路工務員，是革命的罷工運動的重要擁護者。十月的宣言書，刺戟各處的學生，薪俸生活者及知識階級，實行大示威運動。這種種示威運動，一變而為黑色百人

團反動派的示威行列。暴亂的羣衆把工務員避難的鐵路局包圍，救火隊全然裝着沒事的一樣，不去鎮壓調停；派遣於此處的軍隊僅把強暴羣衆包圍，袖手傍觀罷了。軍隊的背後，站着托木斯克市民羣衆，但是不能防止強暴的行爲。工務員和知識階級的一部分，避難於托市立劇場街道的附近，這方面也有暴徒等着。由焚燒的建築物逃出的人，立刻即遭謀害。軍隊監視着窗戶，假若看見有從屋頂逃出的人，就開槍射擊。代議員到托木斯克大僧正馬坎利（後爲莫斯科的監督長）處，哀求他以僧止的權威，鎮壓暴徒的虐殺，但是他拒絕不納。以後聽得有人說：「僧正有祝福這種虐殺的行爲。」又說：「這次的虐殺，是僧正親自組織的；並且罷工時，受了莫大損害的托木斯克商人若干人，也在其內。」

第十九節 反革命及革命的組織

革命風潮終熄後，接着就是虐殺行爲，政府的方針，就變爲計畫的反動方針了。一九〇五年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通信」中，所載當時的情形如下：

「不錯！現在我們有了憲法了。有了集會自由了，但是集會被軍隊圍繞着；有了言論自由了，但是檢閱局仍然存在；人格的神聖，有了保障了，但是監獄中塞滿了囚人；有了憲法了，但是專制政治仍然殘存着。什麼東西都有了。什麼東西都沒有！」

當時的情形既是如此，所以勞動者團體若想於革命操必勝之權，非開始勇敢的鬥爭，努力前進不可。十月末至十一月初，和二月至三月一樣，

帶着流行性質的罷工，到處發生。勞動階級對資本家提出根本的要求，是八時間勞動制度。同時，「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決議向政府提出真正的印刷及言論自由條件，即不拘泥於布告（宣言書的布告）的形式，凡發行定期刊物，不必預先經檢閱的檢閱。印刷工組合，也通過「編輯人實行出版自由時，方才就業」的決議。由這種強制的方法，有時也得到八時間勞動制度。

此外，「彼得堡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努力建設全國勞動者團體。該蘇維埃提議：於各地方設立該蘇維埃的支部，以謀全國的統一。十一月間，莫斯科，敖得薩，羅斯托甫，奈頓，尼古來夫，拍伯爾，巴庫，索爾莫布，烏次金斯，基工廠等，都有「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組織，其他產業都市，也有這種

組織。

但是，反動勢力也同時突進。

第二十節 自由主義資本階級和革命脫離關係

資本階級及資本的民主主義知識階級，與革命運動脫離關係，就是反動的第一徵候。原來資本階級對於俄國議會制度確立，很有利害關係。議會制度確立後，資本階級可以掌握國家的政權，所以對於專制的貴族制度鬥爭，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可以攜手同行，勞動階級是革命的重要動力；資本階級不過對於革命表示同情，絕對沒有獎勵勞動者實行政治罷工的心思。（十月罷工以前，有些工廠主對勞動者暗中表示在罷工日也支付工資的，）他們的最大目的，只是想利用勞動者的鬥爭，得到了憲

法，——不管那憲法是否名實相符，只要於自己有利，——就走開了。十月十七日以後，資本知識階級黨K. D.（立憲民主黨）開第二次大會，決議中聲明如下：「本黨對於以後和政府的鬥爭，只用合法的議會手段，並且只在『組織的代表者集會』會場中實行。」這個決議，又認定一切示威運動，須經官憲許可，才叫做合法，並且批駁社會革命的思想。資本階級和資本知識階級，不唯與革命脫離關係，並且反對革命了。

第二十一節 無產階級對於宣言書的不滿

但是無產階級，對於十月十七日的宣言書，和「自由」是完全不滿意的。縱然國會對於貴族和資本階級，開放門戶，但是勞動階級的代表，能散參加議會的，不過占極少數。國會和那種以普通，直接，投票為基礎而選

舉的憲法會議，大相懸隔，還有一層，勞動階級所提出的根本要求，即八時間勞動制，沒有貫徹。所以勞動階級的革命熱也不容易冷卻。在政治戰綫，獲得些須勝利的勞動階級，（但是資本階級更占勝利）此後的努力，就須用在根本的經濟要求——八時間勞動制度——上面。

第二十二節 彼得堡的「罷業的幻影」

然則，此後的鬥爭方法如何？我們於是不得不論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勞動運動戰術差異的問題了。彼得堡革命首領是門塞維克派的人，他們把總罷工當做救世主。前次的總罷工，得了政府的大讓步後，他們遂揚言說：「總罷工是革命鬥爭唯一的可能形態，」所以他們盡力對於勞動者宣傳罷工可以達到一切目的的信條。因此十月末至十一月中，彼得堡

罷工頻發，勞動階級越發困苦不堪。

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決定以八時間勞動制度，爲鬥爭的第一問題，即決定自三十一日起，爲彼得堡一切企業採用八時間勞動制度，而開始鬥爭。正在這個時候，喀琅斯塔得的水兵暴動勃發，三日後才鎮定。「暴動的兵約有六百人，將在軍法會議裁判」的風說，傳入彼得堡勞動者耳內。勞動者當然不能默視這種專制式的殘忍的裁判。無論如何，總想把犧牲者由專制主義的虎口內救出。但是用什麼方法，才能够救出他們呢？於是那種「罷工萬能」的思想又發生了。所以爲爭八時間勞動制的罷工遂一時中斷，由十一月二日陽曆十一月十五日起，又開始新政治罷工。

於是罷工的情勢，錯綜紛紜，弄做一團。把勞動階級越發弄得苦不堪

言那「爲着喀琅斯塔得爭鬥」的罷工，雖然是共同一致的開始，但是到了十一月四日，就漸次被鎮壓下去了。五日，蘇維埃見得不到絲毫的結果，遂宣言停止罷工。以後，再想由政治的鬥爭，轉換八時間勞動制的鬥爭，形勢已經改變了。某工廠主貼出告示略謂：「勞動者若不服從以前的條件復工，則得停止企業，閉鎖工廠。」又有工廠主威嚇勞動者，謂得開除固執要求八時間制度的工人。所謂「勞動階級的退卻，是自己把金城鐵壁的榮譽毀壞」就是這個現象。雇主以後就不管勞動階級的要求如何了。

第二十三節 「罷工的幻影」消滅

彼得堡的蘇維埃，現在纔知道勞動階級的迷途，和「罷工萬能」的錯誤。他們纔曉得單只罷工，不能做爲到達階級目的的萬能鬥爭手段，由

這種覺悟想把從前的錯誤改正，門塞維克會長（辯護士）哈爾塔列夫，諾利里氏，遂宣傳社會革命。但是已經遲了。大敗北的彼得堡勞動者，總有一日能够成功的信仰，與繼續鬥爭的希望，都一齊消失了。十一月二十六日，蘇維埃的會長哈爾塔列夫，被官憲逮捕後，可憐的蘇維埃，遂決議如下：「關於會長哈爾塔列夫氏被逮事件，巴爾梯斯基工廠勞動者，聲明：假設全市的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決定罷工，他們（巴爾梯斯基工廠勞動者）也許有對於罷工的準備。」云云。這種不痛不癢的決議，就是表示彼得堡勞動階級極端困苦，所以他們只在那中央組織團體行將破裂的時候（因為他們的會長被逮的緣故）以這種「對於罷工也許有準備」的聲明來敷衍罷了。（而且這種聲明，並不是開始罷工的決議，可見在階級連帶

責任的名義下面的罷工，犧牲勞動者的時間金錢不少。）

總之，十一月末以後，彼得堡勞動者的革命，可以說是已經消滅。政府看見帝都的情形如此，所以決定乘機把全國的革命運動一網打盡。哈爾塔列夫逮捕後數日，內務部對警察署長，發出電令將政治上及農業上反政府運動一切巨魁，煽動者及指導者，逮捕監禁。

第二十四節 勞動者代表蘇維埃的財政宣言

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對於政府的這種反動行爲，十二月二十日發表有名的「財政宣言」。該宣言書聲明政府的破產，人民不必納付租稅，由銀行取出存款時，宜取現金，並且要求國庫也以現金支付一切。又說：假若政府敢明目張膽的和全國民鬥爭時，勞動者及農民團體，都沒有支

付契約債務的必要。」

宣言書發表的第二日，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職員全體都被逮捕。從新組織的蘇維埃，十二月八日，再宣言開始總罷工。但是疲於奔命的勞動階級，不能一齊實行，十日以後總罷工也消滅了。

第二十五節 十月與十二月間的莫斯科

莫斯科的革命進行，和彼得堡不同。莫斯科的革命運動指導者，布爾塞維克派的莫斯科委員會。十月罷工時，布爾塞維克組織「執行委員會」。該會不唯指導勞動運動，據委員某人所說，並且有「廣大的——差不多可以說是「獨裁的」全權。」這個委員會和門塞維克社會革命黨聯合，結果遂把勞動運動指導權收爲己有而構成所謂「聯合委員會」。

總罷工沒有移入社會革命，便告終止後，布爾塞維克派莫斯科委員會，極力注意勞動階級的組織化，以爲將來實行戰鬥的準備。自十月罷工至十二月間，勞動者蠅集的莫斯科市，沒有像彼得堡一樣的屢遭挫折。在這個期間，只有郵政電報工務員的罷工失敗，並且這時候勞動大眾，沒有直接參加，所以莫斯科的勞動階級，沒有和彼得堡的勞動者一樣，把革命的原動力消耗盡淨。

此外，莫斯科的守備隊裏，感受革命思想的兵士很多，駐防的軍隊，大概帶有「民主的」性質。他們由家裏出來不久，所以沒有染着都會的習氣。但是他們的訓練和紀律，都不十分完全，而且是第二次召集的步兵。這種步兵之外，還有哥薩克兵及完全有革命思想的鐵道軍隊。

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舊曆）莫斯科守備隊裏，漸有不穩的樣子。這種動搖，由形態上及範圍上觀察，都非彼得堡的動搖可比。暴動由土工及次洛伊齊，雪爾義夫斯基豫備隊的「團體演說」發端，以次蔓延。十二月二日，魯夫托夫斯基擲彈兵隊裏面，發生近代的蜂起。士官一部逃亡，一部被逮，軍隊把兵營閉鎖，以二十名兵士委員，管理一切。同時其他的擲彈兵隊分作數小部隊，高唱「法國馬賽革命歌」向前進行。（參照坡科魯夫科斯著「俄國革命史論」）

第二十六節 蜂起的準備

這個時候，當然是民衆革命最適當的好機會了。莫斯科委員會，還不曉得彼得堡蘇維埃全體已經被逮，決定和彼得堡蘇維埃協同動作，以免

莫斯科的蜂起，陷於孤立的地位。蘇維埃全員被逮的消息傳來之後，莫斯科蘇維埃十二月四日，遂決議：「對勞動大眾，宣言實行革命；對政府的攻擊，以攻擊答之。」但是，因為要勝利有把握，所以對於一切大工廠的勞動者，問他們是否贊成此舉。勞動大眾，對於這種質問，大概答應贊成。他們對於鬥爭，已有了準備。十二月七日早晨，莫斯科蘇維埃，出了一種檄文，名為「告一切勞動者，兵士，市民。」檄文內，把專制政府發布關於「自由」最高的宣言書時，對於民衆所犯的十大罪，一一列舉，並且說：「革命的勞動民衆，對於俄皇專制政府的嘲弄，已經忍無可忍了。所以決定對於不共戴天的專制政府宣布你死我活的鬥爭。」當日全俄鐵路工務員，組合宣言鐵路罷工。

第二十七節 蜂起的開始

最初，革命的成績，似乎很好。十二月七日正午十二時宣言的罷工，都一齊開始。到了翌日，已成了總罷工的狀態。全體罷工的勞動者，約有十五萬人。九日傍晚，蜂起參加者和軍隊，在斯托辣斯托納雅空地衝突。當日莫斯科全市都設置戰時防禦鐵柵，斷絕交通。莫斯科縣知事都巴索夫將軍所統制的軍隊，靠得住的極少。所以他急電彼得堡總司令官，要求派兵於莫斯科。但是他得了一個回電，說：「彼得堡沒有可派的軍隊了。」

但是形勢忽又轉變，七日夜至八日間，官憲把革命家的團體都拿住了。被拿的就是當指導蜂起職責的聯合委員會委員。因此蜂起的最初，就失掉指導的首領了。

第二十八節 兵士蜂起的殲滅

暴動的蜂起，在工廠內已成問題，莫斯科蘇維埃和彼得堡蘇維埃協議之間，守備隊的形勢忽然變了。魯夫托夫斯基軍隊的蜂起，已被鎮壓，並且蜂起者已受處分。陸軍部軍事科，欲使軍隊脫離革命關係，即刻發出動員中老年兵歸鄉的許可令，把這種老年兵，編成地方駐屯（即莫斯科）軍。結果，守備隊的大部分，都不想革命，只想趕早回家去了。還有一層，莫斯科的兵士蜂起，把退伍期間錯過，所以兵士就痛恨那種蜂起。

第二十九節 蜂起的經過

此外，蜂起參加人，於蜂起的時候，沒有詳細的研究軍事計畫，不過根據一般的考察罷了。據他們的考察，居於市周圍的勞動者，作成一個圓形

的防禦柵，包圍都巴索夫「忠實」軍隊所占領的中心地，然後漸次把防禦柵收縮，以圖殲滅專制主義擁護者。十二月九日起，實行這種計畫。但是，因爲各人所居的境域隔離太遠，交通斷絕，所以不能互相協議。

結果，在普勒斯尼雅的不知道勒福耳托夫的情形，在勒福耳托夫的，又不知道布托耳加夫的情形。其他境域，都是這種情況。所以勞動軍的行動，各人是各人的，絲毫也沒有聯絡。

但是，蜂起仍然繼續了好幾日。十二月十日，各方面都有戰鬥。防禦柵被砲彈破壞後，民兵退卻；但是，又於他地方即刻築起防禦柵，繼續戰鬥。至十一日，市街戰極爲猛烈。全市各區都築起防禦柵，各街都有大砲轟擊。傍晚，火災四起，火光衝天，照映全市俱紅。數騰斯卡亞大印刷局，被龍騎兵封

閉。

以後的形勢，沒有什麼大變化，因為兩方面的戰鬥力大約相同。勝負的分界綫，全在援兵的有無。莫斯科蘇維埃和彼得堡蘇維埃的豫備協議時，兩下已約好：彼得堡勞動大眾，一致共同的援助莫斯科革命的蜂起，但是彼得堡蘇維埃受政府打擊後，實際上已不存在。十二月八日到十九日的罷工，都是沒精打采，表面敷衍，毫不統一，所以全無效力。反之，彼得堡總司令官已明白彼得堡方面沒有什麼危險，決意援助被困的莫斯科總督，而莫斯科和他地方連絡的一切鐵路中，只有尼古來愛夫斯卡亞鐵路一天都沒有罷工，豈不是對於這種情形，很有重大的意義嗎？

第三十節 蜂起的鎮壓

所以彼得堡的軍隊，能够利用這條鐵路來援莫斯科。該軍隊由明聯隊長指揮，並且是最靠得住的塞麥諾夫斯基憲兵。十二月十五日抵莫斯科的時候，都巴索夫的軍隊已占領了許多地域，普勒斯尼雅（莫斯科勞動者街）勞動者，尚繼續強硬的抵抗。十六日至十七日，塞麥諾夫大軍開始攻擊普勒斯尼雅。勞動者的住所盡被彈丸破壞。接着又是大火災。革命軍拚命防守，散在各處的防禦柵。但是寡不敵衆，到了十七日早，普勒斯尼雅也歸了塞麥諾夫軍。

其後，就着手懲罰謀反人了。先是，憲兵抵莫斯科時（十二月十五日）司令官命令他們說：「不要生擒活捉，只管殺掉罷了。」現在他們當然必恭必敬的奉令實行。

莫斯科的蜂起，遂被鎮壓。其他地方，不必說更容易征服了。

第三十一節 這次的蜂起教訓勞動者的是什麼？

然則社會民主主義者，對於十二月蜂起的教訓，應該是怎樣呢？據列寧說：門塞維克派的普累哈諾夫，於他的雜誌名「日記」第三、四號中，關於十二月蜂起的決算，所記如下：「不合時宜開始的政治罷工，竟爾激起莫斯科羅斯托夫的革命蜂起。以勞動階級這種不充分的勢力，當然不能大獲全勝，是不難預料的，所以勞動階級，還不應該蜂起。」據普累哈諾夫的意見，這次的暴動失敗，是告訴勞動階級革命蜂起的謬誤。他們應該明白所謂「革命蜂起」這種競技，是帶着危險性的行爲。（參照列寧著「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現狀和勞動黨的戰術」）

但是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的觀察，與此不同。列寧於「一九〇五年俄國的現狀和勞動黨的戰術」內，敘述如下：「我們非把暴動的問題，徹底研究不可……我們須把莫斯科德涅次羅斯托夫及其他地方的經驗彙集，告知一般民衆，作爲養成新戰鬥力的準備；然後再把這些經驗鍛練，以組織戰鬥的別動隊。」

概括言之，門塞維克頗傾於妥協主義的意見，布爾塞維克則固守革命的主旨，務使民衆徹底進行，俾得革命的最後勝利。

第四章 總決算和結論

第一節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

現在我們須替這次的革命，作一個總決算，下一個小小的結論。第一的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一般的原因是什麼？首先須注意的，就是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對於勞動階級是最初的革命經驗。各革命黨的首領，由這次的革命，才曉得他們平素理想的革命戰術和方略，是否得當，再革命軍由這次的革命，才受過實彈射擊和戰爭的洗禮。

第二節 兩種失敗原因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的原因有數種：第一，由於勞動羣衆，沒有由經驗嚴格鍛練的革命戰術和方略；第二，由於沒有單一的，絕對有權威的革命指導者。據坡科魯夫斯基說：一九〇五年勞動羣衆，還沒有想到布爾塞維克，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間有主義上的差異。他們只注意各黨派內

某革命家的手腕，佩服某革命家的能幹，就各人所加入的布爾塞維克派，或門塞維克派，或社會革命派，嘗試各黨的革命程度如何。革命黨中的門塞維克，雖在革命鬥爭最重要的時期，都沒有和資本階級斷絕關係，這就是表明他們是不注意勞動階級利害的黨派了。又社會革命黨，自己早已證明自己是農村資本階級和都市小資本階級的黨派，所以勞動羣衆已覺得他們的行動（不僅言語）和勞動羣衆的利益，不能一致；勞動者既覺悟了這種情形，加入布爾塞維克黨的人，就漸增加了。

第三節 「罷工萬能的妄想」也是革命失敗的一種原因

從沒有經過革命鬥爭的勞動者，對於革命，頗懷恐怖。最初總想由某種「平和的」方法，努力改善他們的境遇。第一向「父親俄皇」求救。但

是，一月九日的事件，完全和他們所希望的相反。然而他們還想以極「溫和的」鬥爭形態——罷工——達到目的。十月的罷工，實在得了一點結果；因為政府驚慌，竟爾大大的讓步。這些現象，越使勞動階級和他的指導者門塞維克，增加「罷工萬能」的妄信。所以以後遇着有實行暴動的必要，勞動者還沒有堅固的決心，仍然信賴那種結果不良的罷工。這也是革命失敗的一種原因。

第四節 軍隊沒有積極的參加革命也是失敗原因的一種

最後，軍隊沒有積極的參加革命，也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一種主要的原因。一九〇五年秋季以前，革命團體都是受官憲的壓迫，秘密行動，不能對軍隊宣傳革命；軍隊方面，對於「革命的傳染病」也嚴重的

警戒，但是要革命成功，非使軍隊裏各兵士，了解革命的本質，與一般國民密切結合，協同動作不可。例如一九一五——一七年，軍隊加入數百萬勞動者和農民團體，所以能够成功；一九〇五年沒有做到這一層，所以就失敗。一九一七年的軍隊，雖不能說是武裝國民的全體，也可說是武裝國民的一部分，所以當時的軍隊，就是國民——勞動者和農民——革命的源泉。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雖然是失敗了，但是究竟有什麼肯定的結果呢？

第五節 一九〇五年革命肯定的結果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使勞動者和農民，雙方覺醒。他們的意識中，本來潛伏了許多迷想，現在都掃除殆盡了。一月九日勞動者失去對於「父親

「俄皇」的信任；到是年夏秋兩季，復讐的遠征後，農民也失去對於俄皇的信任了。他們已不相信土地是由俄皇恩賜的；對於革命，表示十二分好意。這種信仰，就是結合勞動階級和農民的第一個擔保。勞動階級的「罷工萬能」幻想，與革命的展開，同時消失。列寧於同年三月曾說過：勞動階級只有鐵拳能夠獲得某種東西，只有鐵拳能夠固守獲得的東西。

再一九〇五年革命重要的結果：勞動者覺得自己的利害，自己的政策，和資本階級的利害，資本階級的政策之間，有一種嚴格的界限。一九〇五年「社會」和政府鬥爭時，好像全社會——資本知識階級及勞動階級——都在同一旗幟標語下面，向同一目的抗爭一樣。所謂標語，就是憲法會議，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及其他等等。資本階級和知識階級，對於政

治罷工，非常同情，前已說過；所以有許多人，以爲專制政治沒有變革以前，勞動階級非和資本階級携手同行不可。但是勞動階級認真的暴動起來，謀顛覆專制政府時，一切資本階級及各種自由主義資本知識階級的代表，都合起來反對的。這個理由，我們已說過，就是資本階級最怕勞動者革命。由資本案設想與其由勞動階級的鐵拳，獲得憲法會議，反不若以最惡的憲法和弊害百出的議會，與專制政府妥協，較爲有利。

由一九〇五年的經驗，勞動者就覺得：資本階級雖然帶着和勞動者合作的假面具，但是他們總是想和勞動者脫離關係；他們看見勞動者把舊式的手槍，家庭用的槍砲，或公園的鐵欄干等取出，擁護標語，實行戰鬥時，他們一定會溜之大吉，甚至於反噬勞動者。所以勞動者已覺得資本階

級是反覆無常的。

因此，一九〇五年的經驗，使勞動階級，不能不和資本階級的政治戰線分離。勞動者若要解決自己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除了依自己的力量外，別無他法。

此外，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指示勞動階級：他們真正的領袖，是不避犧牲，站在前面，不屈不撓，為勞動階級的利益奮鬥的。一九〇五年後，勞動羣衆的領袖，就是布爾塞維克了。

第六節 資本的革命乎？勞動的革命乎？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資本的革命呢？還是勞動的革命呢？

資本階級革命的標本，就是一八七九年法蘭西大革命。那時候，法國

的產業，漸趨發達；專制皇帝，有絕大的權力，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是爲貴族，地主（封建諸侯）的利益而決定，所謂舊貴族政治便是。資本階級覺得這種貴族政治，是產業發展的障礙，所以想建設一種對於資本主義發展極有努力的國家。當時，資本階級只有一個敵人，即庇護貴族獨裁的（皇帝的）絕對主義；所以革命事業，很容易做到。那時候，勞動階級雖然漸次發生，但是還沒有階級意識。勞動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職工，都有很密切的關係。勞動者可以任意加入農民和小資產職工團體，所以他們相互的利益，都是一致的。農民和小資產職工（尤其是鄉下的）所有的土地不大，而負擔的租稅很重，他們都是很困苦的。

所以資本階級和貴族勢力鬥爭時，還有種種階級如農民，小資產職

工及沒有自覺的勞動階級，幫助他們。當時的資本階級充滿了革命的空氣，自不用說。

第七節 在「資本的革命」期俄國的階級關係

俄國的情形和法國完全不同。俄國的資本主義受西方資本主義的逼迫，所以比西方的資本主義發達更快。西方的資本階級發生以後，勞動者才互相團結，構成階級。所以西方的勞動階級由發達上看來，是後於資本階級；反之，俄國的情形，是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同時發生。西方的勞動者，在資本階級支配下面，培養馬克斯主義的思想；但是俄國的勞動者，利用西方夥友的經驗，於資本階級權力確立以前，即吸收了這種思想。

第八節 俄國資本階級的反動性及其原因

俄國資本階級，準備向專制的貴族勢力抗爭時，他們的背後，已有一種階級存在。這種階級，已有階級意識，（雖然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並且有他們秘密的政黨。這階級就是勞動階級。一九〇五年俄國資本階級，已有兩個敵人：一個是右邊的敵人，（貴族勢力）一個是左邊的敵人（勞動階級）。所以俄國資本階級的革命，當然不能如法國大革命的那麼容易。法國大革命時，資本家可以容許巴黎的勞動者及職工，都出來幫助市街戰爭，因為勝利的結果，一齊歸於資本階級。俄國的資本階級，無論如何，不會許可勞動者有革命的行動。因為勞動階級已有黨的組織，革命成功的時候，勞動者的指導機關，一定會掌握政權。還有一層，勞動階級的勝利，就是資本階級及全資本主義經濟快要滅亡的意思。蓋勝利者的勞動階

級，當然會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改造國家組織。資本階級和貴族政府妥協，當然比和勞動階級妥協，容易得多。貴族政府和資本階級相同，是十二分情願擁護「私有財產神聖權」的。所以俄國資本階級，一看見勞動階級的行爲，稍微帶有實現勞動階級革命的性質，就拚命的跑到反革命的方面去了。

第九節 勞動階級的革命是什麼？

據以上所說，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勞動階級應取何種態度，自然明白了。勞動者已構成一階級，有自己的政黨，並且建設了自己獨特的指導中心。勞動代表蘇維埃。那時候的蘇維埃，可以說是無產政府的萌芽。尤其是在十二月蜂起的頭一日，莫斯科蘇維埃，實際管轄有百萬住民的大都市。

第十節 農民與革命

農民對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也有相當的進展，農民創設了農民組合，以指導農民運動；用全俄農民的名義，表示農民的要求。這種「農民組合」的構成份子，大部分都是「勤勉的農民」。決不是專為擁護「貧窮的農民」利益，而實行鬥爭。但是那時候，農村內的大地主，和小生產的「農民」互相傾軋。「強有力的農民」——富農——想乘機打倒地主，獲得土地，所以立於運動的陣頭，加入「農民組合」。然而這種「歷史的誤解」遲早會明白的。因為「貧窮的農民」一定會覺得「富農」是想利用他們，不是為他們的利益而指導運動的。中等農民也覺得富農對於他們和對於貧農一樣，絕對沒有為他們利益犧牲自己的事。到這個時候，農

民大眾，當然不會要「強有力的農民」——富農——加入他們的會議了。

一九〇五年的農民團體，由勞動階級的立場看起來，可以說是不壞。這種團體，是貧農和中等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基礎；由這種團體擴大，又可以組織勞動者和農民的蘇維埃。換句話說，就是勞農携手，對於地主和資本家共同戰鬥的第一步。

第十一節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勞動階級革命的第一步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雖然和「赤色的十月」（即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相同，具備種種要素（構成分子），但是，沒有成功，仍然是在萌芽的狀態。假若我們以成敗論定這次革命的性質（即勞動階級得勝時，說是勞動階級的革命；資本階級得勝時，說是資本階級的革命）也不能說

是充分的資本階級革命。因爲資本家所獲得的憲法極不完全；他們並沒有占領國家機關，得到充分的勢力；又沒有得到對於議會負責的內閣（內閣和從前一樣，只對於俄皇負好意的責任。）更須注意的，就是：（一）此次的革命，始終都是有組織的勞動者，縱橫其間，爲革命的主要分子；（二）勞動階級提出自己獨特的綱領和資本階級全然不同；（八時間勞動制，經過革命蜂起的憲法會議，臨時革命政府及其他。）（三）勞動階級並不被資本階級所誘引，根據自己的革命政策而實行。

故專就結果上觀察，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資本階級得了勝利，勞動階級和農民沒有得到，可以說是資本階級的革命；但是由革命的本質上觀察，革命的主要力是勞動階級，又可以說此次的革命，是一九一七年十月

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了。

第二篇 一九〇五年

三二八

第三篇 二月革命

第一章 第一革命與第二革命之間

一九〇五年革命鎮壓後，社會狀態就進於右傾的反動時期。政府努力撲滅革命勢力，凡帶有社會主義及革命色彩，或單純的勞動運動，一概屏之俄領以外。結果，貴族和僧侶，把俄國專制主義的基礎又鞏固起來，組織種種君主主義的團體，如「俄羅斯國民」、「米哈爾亞爾項格爾」等，都是以援助政府，與革命鬥爭爲目的。

第一節 懲罰隊

一章 第一革命與第二革命之間

莫斯科騷動平定後，俄皇政府，即時組織數十懲罰隊，派遣於全國各都市及村落以鎮壓革命，懲罰隊裏面，有步兵，騎兵，並且還有砲兵。「懲罰」實行的方法，大略如次；懲罰隊未到某都市或某農村以前，地方官憲，須預先製作「革命家」名簿；懲罰隊到後，即須將名簿交給該隊的指揮官；於是開始逮捕，被逮捕的一部分送到近旁的監獄，首唱者，則於原野或附近的小森林中鎗決，懲罰隊的足跡，遍於全國，尤其是「異種民族」所居的地方，鬧得雞犬不寧。波羅的海沿岸地方的拉托巴，列次托尼亞，是第二國會社會民主黨支部的一個區域，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中旬，到翌年六月一日，「該地方的耕戶及農業勞動者不經裁判，豫審，而被鎗決，或絞殺，或刺殺者一千一百七十人，被焚的農家達三百以上。懲罰隊的窮兇極惡，於

此可想而知了。

第二節 「非常」法

國內各地方，都實施「戰時法」，即「非常」取締法。在非常法施行期間，普通市民法都失卻效力。地方知事，士官或主任官，都變成有絕大權力的司令官；認定其人有革命的嫌疑，就可依「戰時軍事手段」自由處斷。

因此，一九〇六、七年間，監獄充滿囚徒；僅容五百人的伊耳可監獄，一九〇六年三月已收容千二百十二人。各監房定員本為二十人的，現在增加至七十人。有獨房一間，收容十八名政治犯的。

第三節 出版的壓迫

「黑色百人團」（國粹會）的反動政府，取消十月十七日宣言書內所聲明的一切自由。尤其是對於自由主義者和勞動者的出版物，加以峻烈的壓迫。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布「關於出版物的臨時法律」，做爲十月十七日宣言書的補充；於是預呈檢查制廢止了，編輯人及出版者惟對於裁判所負責任；但是立刻把這種法律，加以補充解釋；地方行政官，依然有檢查禁止某種出版物的權利。關於電報、郵政、鐵路、學校及軍隊等罷工的出版物，都被禁止。一九〇六年三月十八日，更將該法補充；據該法補充規定：雖無犯罪教唆的證據，只要有犯罪行爲的徵候時，裁判所就可以禁止出版。行政官又封閉了許多報館；到一九〇六年四月，報館被封閉的百二十九，印刷所五十五。

以上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後所發生的黑色百人團反動第一步。

第四節 國會

一九〇六年四月，召集第一國會。政府用種種壓迫手段，但國會的構成份子，仍然是反政府派占多數。國會召集後，即對政府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更着手起草保障十月十七日宣言書所聲明的自由法案；關於農民個人所有，教會，僧院，內閣及其他土地給與（當然是根據償還法）的法案；關於土地自治管理的法案等等。政府知道議會不能和自己一致行動，遂於七月九日解散國會，並發布關於次年二月二十日召集新議會的宣言書。但是第二國會比第一國會的反政府派更多。國會議員中，社會主義者占六十四人。政府想剷除這班社會主義的代議士，因說他們是反政

府團體，要求國會把他們除名。國會正要議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一九〇七年七月下旬，解散國會的詔勅又發布了。

第二國會解散後，六月三日，政府又發布關於國會選舉有名的法律，保障貴族及大資本家在國會的優越權，防止勞動者及農民代議士和議會接近，作成所謂服從政府的國會。其後數年迄一九一一年的議會，遂變爲反動派黑色百人團的工具了。

第五節 反動期間的黨

勞動階級，鑑於前次革命的慘敗，考求失敗的原因，知道是由於社會民主黨內布爾塞維克和門塞維克分離，沒有協同動作，所以很希望兩派再行聯合。布爾塞維克難違衆意，不得已也贊成和門塞維克聯合。一九〇

六年在瑞典斯德哥爾摩開第四次協同會議；關於一九〇六年的情形，兩派人士，各有各的見解，爭論極爲激烈。布爾塞維克說：革命沒有達到所期的目的，革命的要求沒有貫徹，非再舉暴動不可；所以結局須對於暴動有所準備，對於鬥爭須預作計劃，並且非把勞動階級組織起來不可。反之，門塞維克說：勞動者革命已經死滅了，資本家革命獲得憲法，而且正在完成憲法；俄國已進入西歐國家發展的途上了。所以勞動者的政黨，非在議會組織的條件中努力圖存不可。此次會議，布爾塞維克人少，門塞維克的見解，經多數通過。實際，此次會議完全沒有得到統一的結果。會議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差不多全部是門塞維克派。布爾塞維克預料革命必將復發，自不能同意於門塞維克的主張，遂創設布爾塞維克「內部的」中央

委員會。（據哲諾維夫氏著「俄國共產黨史」）哲諾維夫說明那時候的情形如下：「在中央委員會及彼得堡委員會，布爾塞維克都占少數，所以他們不得不秘密從事革命的獨立活動。這個時代，真是布爾塞維克黨史中最艱苦的時期。兩個秘書官——一個是門塞維克一個是布爾塞維克——都互相猜疑，時有互相尾隨的行爲。那時候的狀態，就和兩個黨在一個框內行動的一樣。」

這種狀態，到第五次會議（倫敦）兩派同數構成的中央委員會的時候，還是同樣。所以中央委員會的根基，毫不鞏固。因此，布爾塞維克當時就自己創設自己的中心。

第六節 「清算派」

這種時期，是殘存的革命力，極受壓迫的時期。一九〇七、八年中，門塞維克派內，有一個叫做「清算派」的新派出現，勢力頗大。所謂清算派，就是把門塞維克派的意見擴充，認定革命終歸失敗，將來絕無再現的希望。假如資本民主主義制度能够永久真實確立於俄國，則組織秘密戰鬥的政黨，訓練勞動者，準備絕無希望的革命種種計畫，都是徒勞無功的。所以門塞維克派，多有主張清算秘密的黨，（即廢棄秘密政黨）由議會合法的手段以圖改善勞動階級的生活，擴張勞動階級的政治權力。這種見解，不過是以前經濟主義的繼續。門塞維克把九十年代的思想，重新拿出來，以爲由平和的鬥爭手段，經過國會，能够達到改善勞動階級生活的目的，這不能叫做革命家，只可叫做改良主義者罷了。

但是門塞維克並非全體都是清算派。清算派的首領是坡促勒索夫及馬托夫兩人。至於普累哈諾夫和布爾塞維克結合，對於清算派激烈鬥爭，他和他周圍的門塞維克團體，仍是社會革命黨，固守革命的（非改良主義的）戰術。

第七節 「召還主義」

布爾塞維克內，也有一個分派。這分派看起來是極左的革命的，其實和那「清算派」的主張差不多。在根據六月三日的選舉法召集第三國會內，這派就是斯托爾賓反動派（當時的內務大臣是斯托爾賓）極從順的工具。所以布爾塞維克派內一部分，極力主張由國會召還布爾塞維克派的議員。以爲這種作專制主義走狗的革命家，絕對不能在議會貫徹。

他們的要求。召還主義者，更把他們的議論推廣說：在所謂合法的團體（如勞動組合，勞動者俱樂部及其他）裏面，布爾塞維克的活動，也是有限的。因為由那些合法的團體實行革命運動，簡直是不可能。

列寧對於「清算主義」和「召還主義」的鬥爭，在社會民主主義（後爲勞動界）報上，發表一論文。對於「清算派」主張擁護社會革命團體；而對於「召還主義者」，則證明：實行革命運動，應利用合法的團體，才有可能；縱然不能利用合法的團體，也須和勞動大眾親近，是爲至要。列寧又謂「召還主義」不過是「左翼清算主義」。實際的說來，假如布爾塞維克和國會，勞動組合，勞動者俱樂部等脫離關係，就是和大眾脫離關係的一般。換句話說：就不能叫做大眾的勞動黨，而變成狹小的孤獨的

分派了。所以和勞動大眾脫離關係，就是和取消大眾團體黨的資格一樣。布爾塞維克派的中堅分子，以列寧爲領袖，用十二分的努力，鍛練不屈不撓的布爾塞維克式的戰術，右邊向「清算派」抗爭，左邊對「召還主義」決鬥。布爾塞維克的境遇雖苦，但是他和他的首領列寧，仍然是繼續奮鬥。

第八節 一九〇八——一三年間經濟的勃興

俄國經濟界，因日俄戰爭及一九〇五年革命運動，稍受打擊。一九〇八年以後，漸趨良好。但是，一般的說來，一九一一年以前是產業衰歇期；自是年起，即轉換爲產業勃興期；一九一二年至一三年產業極其旺盛。經濟勃興期間，產業的發展，可於下列數字見之：一九〇七年銑鐵鎔解量爲一

億四千二百萬波特，一九一三年，就增加到三億八千三百萬波特。一九〇七年紡績業只有七百八十萬紡績錘，一九一三年就增加至九百萬錘。一九〇七年，適用工廠法的企業有百八十萬勞動者，一九一三年就增加至二百三十萬。

第九節 勞動運動的發展

產業漸趨繁盛，勞動運動，也漸次勃興了。以前因反動的宣傳，勞動運動由政治的要求，轉向經濟的要求，到了現在，就逸出經濟要求的範圍了。下記的罷工表，是說明此期間內勞動運動增加的趨勢：

年	代	罷工數	參加者數
一九〇五年	一三、	九九五	二、八六三、〇〇〇

一九〇八年	八九二	一七六、〇〇〇
一九〇九年	三四〇	六四、〇〇〇
一九一〇年	二二二	四六、〇〇〇
一九一一年	四二二	二五六、〇〇〇
一九一二年	二、〇二三	七二五、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二、一四〇	八六一、〇〇〇

政府用種種手段，和勞動運動激烈鬥爭，對於勞動組合、團體等，極力壓迫。一九〇七年五六月間，俄國有六百五十二個組合，包含勞動者三十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五人，到了同年九十月間，政府漸次破壞組合團體，閉鎖百五十九個組合。一九〇八年，又閉鎖百一個組合，同時又拒絕六十個新

組合的登記。這都是政府對於勞動團體的一種壓迫手段。他方，政府對於勞動運動仍舊用以前得意的鬥爭手段，如逮捕，集團的槍斃等。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陽曆十七日）對於勒諾金鑛罷工勞動者，實行集團的槍斃，激動全俄勞動者，極度沈滯的反動時代，就因此告終。勞動者的態度極為和平，並且手無寸鐵，由縣廳所在地伊爾科托斯克市，向檢察官廳徐徐進行，目的是想把自己的要求，向檢察官陳述，不料遽遭射殺的厄運。勒諾的虐殺後，人心大為搖動，抗議的集會，罷工，及決議等，漸次蔓延於全國。

一九一二年至一四年間的政治罷工，得了很好的結果。例如二三都市的五一節罷工，都含有總罷工的特性。一九一二年彼得堡五一節的罷工，參加的勞動者為二十一萬人（據資本主義的新聞所載）一九一三

年爲二十五萬人。世界戰爭開始的一九一四年六月的罷工，參加者爲二十八萬人。彼得堡勞動者的動搖，終夏季全期，沒有平靜。對德國宣戰布告前數星期，參加罷工的勞動者爲三十萬人。其時與警察及軍隊到處衝突，正在這個時候，法國大統領倍卡累來彼得堡；俄國政府，正想由法國取得巨款，以備戰爭，遂利用勞動者的動搖爲口實，向法國借款。所以政府一方用武力，他方作讓步，努力鎮撫勞動運動。

第十節 「星」報

勞動運動的勃興，就是勞動黨復興的興奮劑。彼得堡市遂有新合法的報，名星的發刊。該報的指導者，最初是布爾塞維克及門塞維克兩派所構成的編輯部；列寧和普累哈諾夫在外國做該報的顧問。但是門塞維克，

老早就想脫離這種指導的責任。所以「星」報就漸次變爲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宣傳機關了。

第十一節 布拉格大會與布爾塞維克黨復興

一九一二年以來，勞動運動極其發展，因此革命的思潮，又不知不覺的高漲。有這種覺悟的勞動黨，都極力訓練勞動階級，以爲革命的準備。布爾塞維克對於當時的情形和要求，當然有精確的考察。無奈他的脚下，還有「清算派」和門塞維克結合，凡事掣肘，糾纏不開。一九一二年初，布爾塞維克，在社會革命似乎不久將要實現的時候，已充分認識「清算派」絕對不會和自己協力實行革命了。

同時，布爾塞維克決定和門塞維克絕緣，而建設自己本黨組織上的

中心。

一九一二年初，在布拉格（捷克）召集大會。該大會內，布爾塞維克占多數；於是布爾塞維克從新組織中央委員會。一九〇五年後，布爾塞維克黨的復興，到此時才實現。

第十二節 「真理」報

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發行日刊的「真理」報。（「星」報是每星期發行三面）「真理」報最初也是和「星」報一般，由兩黨派指導，但是不久也變為純粹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報。該報的發行，遭遇許多障礙。政府屢次課以罰金，逮捕編輯人（公開的編輯人是假名，真正的編輯人即是列寧，在外國當指導主任），或沒收報紙。但是勞動者都援助該報，各人

捐出二分，支付罰金，或於工廠組織販賣部等。「真理」報既得勞動階級的同情，遂向他們鼓吹革命精神，準備近在眉睫的鬥爭。

第十三節 以帝國主義政策爲基礎的資本主義與專制主義的握手

資本階級對於一九一二年至一四年勞動運動的發展，和革命黨運動的復興，頗懷畏懼。第一革命後，資本階級很理解以下的事實：俄國勞動階級，絕對不會和他們的主人同一步驟前進；勞動階級，在資本階級和他們協力的時候，或者援助資本階級，但是一旦分道揚鑣，則必定努力打破資本階級的秩序。然則兩階級爲什麼要各走各的路呢？資本家也很明白這裏面的道理。一九〇五年以前，勞動者還沒有澈底了解勞動者間的利益。

是相反的。但是現在由革命的教訓和經驗，已經洞悉一切，認清他們所欲進行的道路了。

一九二二——一四年，資本階級所以沒有和專制主義鬥爭，就是以上的原因。資本階級不唯消極的沒有和專制主義鬥爭，反和專制主義握手，積極的抑壓勞動運動。

專制主義方面，勞動運動越有政治的色彩，「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越發響亮，情形便越發危險。所以專制主義總想把資本階級扯攏，作一種範圍極廣的社會階級，以爲後盾。

資本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同盟，在這種一般的危險狀態下面，更加鞏固，

但是，俄國產業資本階級，和專制主義握手，是想利用專制主義，實現他們最重要的希望。所謂希望，就是想獲得新市場；以擴張俄國生產物的販路。二十世紀初期，俄國棉花業成績極其良好。然而這些棉花生產物，單只俄國內市場，還不能夠完全銷卻，因為那時候俄國農民——印花布、木棉的主要消費者——懷中不十分充裕；他們的購買力，除了增加耕地面積以外，絕對不能增加的。一九〇五年至六年，農民不唯沒有獲得土地，反由俄皇恩賜了懲罰隊。因此，俄國內市場的範圍，不能適應棉業的發展，遂致生產物的大過剩。結果，不得不找尋國外市場以求暢銷。最初在亞細亞極東找尋這種新市場。但是該地距俄國太遠（例如蒙古、滿洲地方）不能吸收全部生產物，所以俄國產業家，就注意於近東方面（例如巴爾

幹半島，土耳其，小亞細亞，波斯及其附近各國。）

俄國從前和土耳其，波斯各國交易，都是和英法二國競爭，不能使俄國資本家滿足。於是俄國資本家，想獨占這些市場。但是要如何才能够獨占呢？簡單的把土耳其波斯併吞了嗎？不行並且不必要。外國的商品，常常經過瑪摩拉海和黑海的商埠，輸入土耳其波斯等國。歐洲的商船，非經過狹而長的達達尼爾海峽，不能入瑪摩拉海。俄國資本家，遂想占領達達尼爾海峽，獨占黑海的航權，以操縱利益。俄國專制政府，要援助資本家，也不得不謀達達尼爾海峽的取得。因為占領了達達尼爾海峽，就能獲得近東市場全部。

但是近東市場，不但俄國的資本家想據為己有，產業最發展的德國，

也覺得這個市場是他的生死關鍵。德國資本家，久想建設由柏林至巴格達（美索不達米底格里斯河岸的都市）直通鐵路，並且擬將該路延長到波斯灣。於是近東市場，有兩個最激烈的競爭者，——俄國資本家和德國資本家。這兩個競爭者，誰也不肯讓誰。這就是一九一四到一八年德俄開始戰爭的根本原因。

第二章 戰爭促進革命

第一節 勞動階級與戰爭

一九一四年勃發的戰爭，在俄國資本家眼裏，總以為由軍事行動的結果，可得巨額的利益。資本家第一想努力除去勞動運動的不安。蓋一日

閉廠，則損失絕大，所以資本家對於勞動階級內最無自覺的分子，極力宣傳愛國運動，以爲這種愛國心，可以鼓勵他們服役於「祖國防禦」，因而打破勞動者的共同戰綫，社會愛國主義者的門塞維克，對於資本家曾與以大大的援助，是不可諱言的。

然則勞動階級，對於戰爭的態度如何？

西方勞動階級，大多數都是被這班僞愛國主義者所迷惑。公認的社會黨，倚他們多數勢力，標榜「祖國防禦」的口號，和資本家同盟，共赴戰綫。以普累哈諾夫爲首領的門塞維克，也贊成戰爭，主張維持所謂「祖國防禦」的意見。

反之，以列寧和哲諾維夫爲領袖的布爾塞維克，毅然決然的反對戰

爭。列寧於「社會黨國際的地位和任務」論文中，說明布爾塞維克的態度如下：資本家掛了「國民戰爭」舊思想的招牌，暗行帝國主義的侵略，愚弄大眾；勞動者應宣布「將帝國主義的戰爭，轉入革命」的口號，曝露這種詭計。

第二節 戰時工業委員會

資本家爲貯積軍事實力，供給一般軍隊計，到處設立由產業資本家及軍事管下的代表者所組織的「軍事工業委員會」。又想使勞動階級加入戰爭，所以誘導勞動者代表參加委員會。以爲依此可以刺戟勞動階級的愛國心。勞動者代表的選舉，須經過兩個階段，即最初由各工廠勞動者選舉委員，此等委員又由勞動者選出軍事工業委員會的代議員。一九

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彼得堡開第一回代表會議。據當時目見的人所說，會議中有兩名布爾塞維克的辯士，發表對於世界戰爭拒絕與資本家協力的意見。「防禦論者」方面，力說勞動者應參加「祖國防禦」的辯士，約有十人。但是代表者會議，還是採用布爾塞維克的提議，決議如下：「無論其爲共和國爲君主國，國家權力都是完全屬於支配階級，以擁護他們侵略的帝國主義的利益，所謂『祖國擁護』這種口號，由交戰各國資本家提唱，由勞動階級中穩健分子贊成，不過是支配階級隱蔽侵略的詭計，蠱惑民衆的妖言罷了。勞動者受了這種詭計的欺瞞，就變成擁護帝國主義者利益的盲目工具。所以各國自覺的勞動者，都有他們階級的目的，對於與己無關的口號，非極力抗爭不可。國際無產階級，對於國際帝國

主義的階級鬥爭，是現代社會主義的盟約。無產階級，應該充分理解「消滅戰爭」的標語，高喊「社會革命萬歲！」的口號。於是這個會議，拒絕勞動者參加中央軍事工業委員會。

第三節 資本家以「防禦」為口實增加搾取量

彼得堡勞動代表的決議，對於當時的局面可謂確切。由軍事行動的結果，得了巨額利益的資本家，總想盡力搾取勞動階級。他們在「愛國心」和「祖國防禦」種種美名之下，請求政府在戰爭期內，廢止關於婦人及兒童工人操業的一切制限，並且撤去關於延長勞動時間及留工的一切規定。德涅次盆地的炭鑛主，妄想把義務勞動日數，每年增加三百六十日。一九一六年產業主等，向內閣提出全部勞動者軍隊化的法案，就是資本

家極端榨取勞力，用軍事的訓練，束縛勞動者的證據。

這種法案，雖然沒有通過，但是俄皇政府對於勞動者反抗雇主榨取運動，仍是極端殘酷的抑制。官憲對於勞動階級壓制的手段，除逮捕放逐外，更發現一種新鮮的手段，就是把宣言罷工的勞動者，送到戰場上去，使立於第一綫。

第四節 勞動運動的復活

但是這種狀態，繼續不久。一九一四年至一五年冬，鎮壓後的勞動運動，到了一九一六年春，就再行復活。罷工件數每月增加。政府當然不能把罷工勞動者全體逮捕，送到戰場上去。因為工廠若沒有勞力，就不能運轉。一九一六年一月九日，彼得堡有十萬勞動者罷工，在郊外工廠區，實行示

威運動「示威運動的時候，勞動者遇着兵士，便相互握手，交換友誼，兵士看見赤旗，都取下帽子高呼萬歲」【註一】同年一月，彼得堡電車工廠修理勞動者，又實行罷工，發電所勞動者，相繼參加。繼之，又有製造軍需品普忒洛夫大工廠的罷工，參加罷工的勞動者，達一萬五千人，工作因之中止，並且由憲兵命令閉鎖該廠。

【註一】參照秀利雅坡尼古夫氏著「十七年的前夜」

第五節 資本家積極的參加「必勝期成團」

這時候，俄國連戰連北，最高軍事專門家，尙有投降敵國的，以此人心惶惶，全國震恐。資本階級才覺得俄皇政府，已沒有繼續「最後勝利的戰爭」能力了。政府的首領中，以有名的「怪僧」格列高里拉布斯京爲中

心並且由無制限的指導者——宮中的皇族大官——執行政事，其餘的
都是政治的冒險家，（投機份子）毫無政治能力。對於戰爭的終結極有
利害關係的資本家，在一九一六年中，（尤其是在同年終期）很想把政
權收入自己掌中，以圖獲得勝利，於是大中資本家及小資本家一部分，就
組織所謂「進步黨聯合」，努力由國會席上，驅除舊政府專制官僚，並想
由「最優秀的社會活動家」建設對於議會負責任的內閣。全俄地方及
都市的團體，都紛紛加入，為這種政治綱領鬥爭。一九一六年十二月，記載
下列口號的小冊子及宣言書，如「打倒專制政治！」「最後勝利的戰爭！」
「由最優秀的社會活動家，構成責任內閣」等，不計其數。因此，密留古夫
魯將古李伯夫侯爵（地方組合委員長）忒爾諾古夫（莫斯科市長兼

都市組合委員長）及其他，遂組織內閣。

第六節 後部的頹唐

那時候的戰爭極爲不利。無論戰綫後部，都陷於無秩序狀態。輸送機關又不完全，不能充分供給一切。運輸於軍事方面的過多，所以大都市（尤其是莫斯科和彼得堡，）都苦於食糧缺乏。極端必需品的價格高漲數倍。無論如何增加工資，也不能與物價騰貴匹敵。彼得堡及莫斯科勞動者，在一九一六年末，已陷於飢饉狀態。一九一七年初，生產物不足的結果，麵麩店，牛乳店，牛肉店，小菜店的前面，都是購買者的長蛇陣，勞動者的主婦和小孩，須忍餓挨饑，終夜站，在麵麩店前，才能購得每家庭一飜脫半的麵麩。站在店門前列隊中的購買者，往往有疲勞不堪，倒在地上的。

第七節 大衆對於平和的熱望

勞動者都曉得：這些現象，都是各國資本家，爲着自己的利益，引誘政府加入長期間的世界戰爭而起的。所以勞動者總想用十二分努力，來防止戰爭的延長。戰爭開始時，一部分無自覺的勞動者，被門塞維克社會愛國的口號所欺瞞，作了無益的犧牲；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初，那種僞愛國心和「祖國防禦」的思想，就完全消失了。勞動者共同一致的呼聲，都是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所提唱的「休戰！平和！憲法會議及民主共和國萬歲！」的口號。

第三章 由革命到反革命

第一節 彼得堡的革命

食糧日益缺乏，形勢十分險惡。到了二月末，彼得堡街上的秩序漸次混亂了。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肉店及麵麩店，惹起「商人虐殺」事件。該事件的起源，由於商人隱藏商品，及故意將商品價格提高而來。商人以為商品價格將更加高騰，所以隱藏商品；又看見市場缺乏麵麩及肉類，所以特將該商品的價格提高；激動公憤，遂釀成虐殺行為。彼得堡市的秩序，到二十三日，還沒有恢復。同日許多產業，開始政治罷工。到二十四日，已有二十萬勞動者罷工，提出臨時政府的組織，憲法會議的召集，及平和締結等種種政治要求。當日全市勞動者，將要求寫在赤旗上面，捧着赤旗，舉行示威運動。警察要將示威運動參加者趕散，因此警察和勞動者的小戰

鬥，各處發生。這就是革命的發端。

二月二十五日，罷工已變爲一般的了。彼得堡的空氣異常緊張，好像有特別大事，將要爆發的一般。街頭殺氣騰騰，現出一種興奮狀況；全國民對於俄皇和警察，都有協力一致反抗的趨向。當日和次日，街頭到處發生爭鬥，築起防禦柵。警察的機關槍，由彼得堡高建築物屋頂，以練習純熟的射擊，對準暴動者發射。但是軍隊的真意，漸次表明了。最初二日（即二月二十四五日）兵士尙服從命令開槍，不過彈丸都是由勞動者頭上飛過，射到別處。到了二十五日，在葉卡忒麟那運河，帕布魯夫軍的中隊，便對着駐屯運河對岸的警察隊開槍攻擊。二十六日，仍然繼續市街的戰爭。二十七日，波倫斯基普勒奧波刺真斯基及里士夫斯基軍隊，相繼響應革命軍。

其後彼得堡的軍隊也投降了。革命的運命，遂因此決定。革命的事業，遂因此成功。

二月二十七日，勞動黨於莫斯科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二十八、九兩日，廢止一切舊權力；舊權力的代表中，稍有勢力的，都被逮捕。二十八日，召集莫斯科勞動代表蘇維埃。其後地方的舊權力也相繼廢止，到處都有蘇維埃的組織。

第二節 中央權力的組織

革命的勝利，將近明白，關於國家中央權力的組織問題就起了。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已於二月二十七日，在彼得堡組織。但是同時又發生別種團體。對於革命的進展想掌管特別勢力，這種團體，就是國會臨時委員會。

由第四國會資本家代表者——該國會中最有力的地主資本家——組織而成的。

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都想利用革命運動，以滿足各自的階級利益。但是，這兩個階級的利害關係，完全相反。因革命運動的指導者不同，他們所趨向的道路，也就不同的了。

然則，地主與資本家，希望由革命得到什麼呢？

第三節 資本階級的希望

俄國資本家和地主的前衛份子，（所謂自由主義者）一九〇五年以前，和專制的警察制度鬥爭，以前說過了。資本家對於國際及國內的經濟政策，和無數問題的解決，都很有利害關係。當時，資本家遂獲得對於政

府有活動可能性的一種機關，所謂議會。資本家獲得議會，（縱然是極不完全的，變態的東西）以後就不革命了。看見勞動運動，波濤洶湧，驚慌之餘，遂極力攪亂革命運動。俄皇政府，利用資本家的恐怖心理，把議會的權限縮小。六月三日所發布的法律，關於俄皇內閣的行動，規定對於國會（議會）沒有責任，僅對於俄皇負責。因此，國會就變成受俄皇內閣操縱的工具了。政府利用這種國會，和俄國一般政治制度，鞏固他的支配權；又想結好資本階級，所以樹立有利於資本階級的侵略主義的計畫。達達尼爾海峽的獲得，就是該種計畫的表現，前已述過了。

但是俄皇政府沒有戰鬥力，到一九一六年末，已彰明較著。所以資本家，遂決定收取政府權力，據爲己有，把自己變爲國家統制的首領。欲達此

目的，（一）須組織資本階級代表占多數的議會；（二）須組織由資本階級黨員所構成的內閣；（三）須建設對於資本階級負絕對責任的政府，這些條件完全符合後，資本階級方可算爲俄國事實上的主人公，才能够將國家全部力量，用之於戰爭。因此，「革命是獲得最後勝利的手段」，就是資本階級的口號。「最後勝利的戰爭」的組織，即達達尼爾的獲得，就是資本階級的根本重要問題。資本家因爲要解決這個問題，才實行革命。

第 四 節 勞 動 者 和 農 民 的 希 望

俄國勞動者和農民開始革命時，所希望的，完全和資本家不同。由地主權力解放土地，讓與農民，是一八六一年以來農民的大希望。農民對於

第一革命及對於國會所期待的，都是這種土地解放。一九一七年農民革命的，也是同樣。

勞動階級，也想依革命手段，解決自己本身階級的任務。根本的任務，就是想減少資本主義的榨取。減少榨取的必要條件有兩種：第一是增加分配，即勞動者所生產的物品（富）大部分歸於勞動者的意思；第二是規定標準勞動時間，即將勞動時間縮為八小時的意思。但是企業家無論如何必不肯好意的讓步。所以應由國家發布一種一般義務的法律，強制施行。假如權力在資本家掌握中，則這種法律當然沒有制定的希望。所以革命的勞動階級，在政治界的第二任務，就是建設純正的民主制度，以保障勞動羣衆政治上的勢力。但是勞動者曉得工廠主必不會發布什麼

有效的法律，保護勞動階級的利益；縱然發布，都是名不符實，掩人耳目的；所以他們又提唱第三要求，就是勞動者即時實行生產管理權。最後，勞動階級的第四要求，爲資本階級最恐怕的，就是勞動者掌管革命的權力，由數千萬農民扶持之。戰爭使國家疲弊，使國富枯竭，大都市因戰爭而起飢荒，農村因戰爭而衰頹；戰爭愈延長，則不能種蒔的面積愈增加；由農民和勞動者中徵發數十萬青年，爲資本家的利益，做了戰爭的犧牲。因此，「無併合，無賠償，即時平利」是農民和勞動大眾最緊急的要求，絕無疑義；革命非達到這種平利目的不可。

據以上所說，資本家的利益，和農民勞動者的利益適爲相反，要想由資本家和勞動者代表，共同組織政府，絕對不能圓滿進行，是極爲明瞭的。

第五節 贊成資本主義政府的門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

那時候指導勞動運動，及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的首領，都是門塞維克。戰爭期內，俄皇官憲首先就破壞了布爾塞維克的團體。因爲布爾塞維克，總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緣故。門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在戰爭開始時，即贊成「防禦主義」的意見。他們說：「德意志帝國主義，已侵入俄國來了；勞動者和農民，都應該替俄國防禦，與資本階級一致協力，向德國抗爭。」因此，俄皇政府和資本家，以爲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和自己的意見相同；對於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很表示好意。到了革命成功，須建設革命政府的時候，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中的門塞維克，以爲社會民主黨的勢力太弱，不能建設鞏固的國家機關，遂斷定只有資本

家的權力，是能够鞏固革命唯一的權力。門塞維克又以為包括許多大官、士官、地方及都市公職員，及其他知識階級的舊國家機關，能夠為資本家代表密留古夫的臂助，而不能為社會主義者門塞維克拆哲所利用。門塞維克又恐怕純粹民主主義的權力，反對自己「全俄的」革命力（勞動者與農民）。最後門塞維克又以為民主的權力，是根據民衆的要求而來的，民衆的要求，就是即時停止戰爭，單獨（和聯合國分離）與德奧講和。在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中的門塞維克，對於這些事情，十分疑懼，因此就把政府的全權力，讓與傍人的資本階級。【註一】

國會的委員會，遂組織以李伯夫侯為首領的第一次「臨時政府」，以很有名的帝國主義者密留古夫為外交部長。

【註一】參照斯哈諾夫氏著「革命筆記」第二卷十八頁以下

第六節 資本主義「臨時政府的第一步」

臨時政府，由第一步即曝露他的政治希望和傾向。臨時政府想用種種手段，支持君主政體和羅曼諾夫王朝。在革命將要爆發以前，第四國會議長魯將古，對於「王朝的運命」頗懷恐怖，上奏俄皇，說明危險未來以前，有讓步的必要。但是革命已決定尼古拉二世的運命，不讓他再坐王位了。這時候資本家政府，遂決定「把王冠由這人的頭上移於那人的頭上」。

密留古夫在新政府閣員中，是頭一個贊成君主政體的人。他以為保存羅曼諾夫王朝的帝位，就能使資本階級征服勞動運動。在密留古夫眼裏，似乎由羅曼諾夫家出身的立憲君主，就是統制權本身，能夠克服革命。

使不超越某種限度。臨時政府事實上的首領，是密留古夫氏。他的希望，於三月二日，在杜步里智宮殿業卡忒林大客廳，對數千羣衆的演說中，明白表現。羣衆中有質問關於王朝和羅曼諾夫家的，他答說：「把國家弄得一場糊塗的舊式的暴君，必自己退位，或被廢掉。國家的權力須移於攝政大侯爵米哈爾亞歷山得斐智，嗣位的必定是亞歷塞太子了。」羣衆對於密留古夫的演說，共同一致的答應：「消滅帝制！」

臨時政府知道民衆的目的，是在建設民主共和國，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呈示臨時政府，謂：沒有開憲法會議以前，不得決定俄國將來的政治組織。雖然如此，政府仍舊於同日（三月二日）派遣普斯古夫谷其古夫及肅利京等，強求俄皇置米哈爾攝政，把王位讓與他的皇嗣亞歷塞實

際，三月二日，尼古拉二世雖於退位宣言書上署了名，但是不曾把王冠授與皇嗣，而授與米哈爾。

第七節 臨時政府與戰爭

使俄國勞動大眾動搖並且要求即時解決的第二問題，就是關於戰爭的問題。政府受勞動代表蘇維埃的壓迫，不得已，發布關於戰爭目的的宣言書。政府於宣言書內，聲明放棄俄皇的帝國主義，並且明言：「解放後的俄羅斯，並不想支配他民族，也不想奪取他民族的資源，不想強制的侵略他國的領土，只想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確保完全的平和罷了。」但是資
本家政府的聲明，並不是真的，而且不會有真正的聲明。因為想侵略他國，略取他國，才有戰爭的開始和繼續。三日後，政府這種聲明的紙老虎，就戳

穿了。蓋四月十八日，密留古夫交付覺書與聯合國，言明革命的俄羅斯，續繼戰爭至獲得最後勝利為止，並且忠實嚴守俄皇政府所締結的一切條約。

第八節 臨時政府與土地

以上所述，是臨時政府實行國內及對外政策時，所採用的政治方針。除此以外，對於解決農民和勞動者根本的，生活上不可缺的各種問題，毫不介意。政府對於土地問題，設立無數委員會，以研究審查，又以派遣軍隊為威嚇手段，鎮壓反抗者，不許農民強制占領土地，所以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拖延到開憲法會議時期去了。又用同樣的手段，妨害工廠法的制定，使勞動大眾，仍舊在資本家壓迫下面，呻吟痛苦。

第九節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是第二政府

但是，革命最初，由勞動者所創設的別種勢力，與臨時政府並立存在。那種勢力，就是彼得堡勞動者及兵士代表蘇維埃。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的首領門塞維克，以為勞動階級沒有支配國家的準備，所以贊成資本家內閣組織，前已說過了。但是勞動大眾，已表示積極的參加國家政治生活的希望，並且想完全以自己的勢力，支配政治。勞動階級又想把此次對於專制政治的勝利，發展到國家權力及立法上，藉此改善其地位，充實其階級利益（例如八時間勞動制，戰爭的即時停止，最低工資的設定及其他）而勞動階級支配政治，又須依勞動代表蘇維埃，始能實行。因為蘇維埃是代表各勞動階級全部的唯一團體。因此，勞動代表蘇維埃，往往採用

門塞維克所反對的方針。勞動階級只把勞動代表蘇維埃當作對於資本家政府的監視機關。但是蘇維埃於代表勞動者監視政府外，爲勞動者對於政治生活努力的驅使，往往獨自指導國家生活。換句話說：勞動代表蘇維埃，往往變其形態，好像是勞動者及兵士所建設的第二革命政府一般。

勞動代表蘇維埃，關於權力問題，在革命最初，已經表示自己的態度。資本家自始至終，希望保存俄皇的權力，前已說過；但是尼古拉皇帝一旦把王冠授與米哈爾，勞動代表蘇維埃對於資本階級政治家的這種行動，即時提出強硬抗議。抗議的結果，使他們放棄了這種計畫。同時，米哈爾也拒絕了俄皇的權力。

資本家革命的目的，只要能滿足資本階級的利益，就夠了，所以他們

革命的進行，決不能出這個範圍。蘇維埃若把權力讓給資本家政府。則非保障民主革命將來的發展不可。建設民主共和國的第一障礙物——專制主義——雖然打倒了，但是還不能說：資本家政府，不久就肯召集以普選為基礎的憲法會議，而建設民主的組織。所以把權力讓給資本家政府時，須將種種義務束縛政府。因此勞動代表蘇維埃對政府建議，要求以政府聲明的形式，公布八個條項。其中最重要的是：「規定言論、出版、結社、集會及罷工的自由」（第二項）；「組織民衆警察，廢止警（察）官」（第四項）；「即時準備召集以普通、直接、同權、無記名選舉權為基礎的憲法會議」（第七項）；「不得以戰爭的必要及戰時狀態的口實，延期以上所列的約束」（第八項）等等。

政府曉得蘇維埃很有威力，不是好惹的，所以滿口應承採用了這八個條項。

蘇維埃於勞動者以外，又把駐屯蘇維埃所在地都市或都市周圍的兵士統一。革命最初，蘇維埃已解放兵士，對於虐待兵士的將官，無論何時何地，都有對付他們的手段。

第十節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與軍隊

因此，彼得堡蘇維埃於三月一日，布告有名的「命令第一號」，依這次的命令，於軍隊內創立中隊、大隊、聯隊及其他委員會，爲兵士特有的選舉機關。該委員會，有指導該軍隊政治生活的權力。命令的第三號及第五號，宣言說：「關於一切政治行動，軍隊都應服從勞兵代表蘇維埃及其地

方委員：「各種武器都由中隊及大隊委員會支配，無論何時非得委員會許可，縱有士官的要求，也不可給他。」這種命令實施後，（兵士那時候都嚴守這種規約，）國家的權力，事實上已歸於勞兵代表蘇維埃了。

第十一節 八時間勞動制

革命初，蘇維埃首領中妥協主義者和防禦主義者，雅不欲階級鬥爭的激進。他們以爲階級鬥爭，一定減少俄國對外的戰鬥力；勞動者應把經濟鬥爭延擱，使一般國民一致團結對外。但是事實和他們的理想相反。革命成功的勞動者，想改善他們的物質狀態，尤其想把戰爭中延長的勞動時間縮短，是勢所必然的。於是勞動團體的前面，就發生制定一般義務勞動時間爲八時間的問題。革命最初二星期，社會民主主義勞動黨（布爾

塞維克）彼得堡委員會，決議向勞動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提議：一切企業須即時實行八時間勞動制。但是實際在彼得堡關於這個問題，沒有激烈的鬥爭。因為彼得堡「工廠主協會」曉得反對勞動者的要求，不利於自己，所以趕急讓步，與勞動代表蘇維埃討論妥協條件。只有莫斯科工廠主，十分頑固。他們說：「八時間勞動制問題，有國家一般的意義，若要實施八時間勞動制，非根據憲法會議所裁定的特別法規不可。該特別法規沒有制定以前，產業家沒有同意短縮勞動時間的權利。」產業家態度，既然如此強硬，勞動者當然不能由他們得到八時間勞動制了。所以三月十八日向莫斯科勞動代表蘇維埃提出這個問題。經過長久的討論後，蘇維埃決議如下：蘇維埃向臨時政府提議，要求即時發布適當法令；而莫斯科

則無須俟法令的發布，即日施行八時間勞動制。蘇維埃的決議於三月二十一日實施。帝都實施八時間勞動制後，全俄大產業中心的都市也相繼採用。

第十二節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與戰爭

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是俄國勞動階級的前衛機關，所以對於戰爭，也不能不有一定的優越態度。臨時政府起初公布「最後勝利的戰爭」的標語，後爲勞動大眾所壓迫，遂揭出「無併合，無賠償的平和」的標語。但是臨時政府這種標語是騙人的，並沒有何種誠意；對於外國帝國主義者，還是誓言履行俄皇和他們所締結公開秘密的條約。於是勞動代表蘇維埃，關於對外政策，不得不就政府這種騙人的宣言書加以檢點。因此勞

動代表蘇維埃，於三月十四日，發表「告全世界國民」的宣言書。該宣言書內，告訴各國民：俄皇的專制政治，已經告終；蘇維埃是為全世界（尤其是德奧兩國）的勞動者所希望無掠奪的一般平和而鬥爭；並聲明：「俄國的德謨克拉西將用一切手段，向支配階級的掠奪政策抗爭。」

因此，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不僅是統制機關，簡直是俄國第二政府替俄國確立對內對外的政策了。這個政府，為達到勞動階級的目的而鬥爭，並且有許多軍隊，只服從全俄勞動階級蘇維埃的命令。

第十三節 兩個權力

一九一七年三四月間，俄國有兩個權力存在。一個是地主和資本家的政府機關，另一個是勞動者和農民的機關（又可說是勞動者和兵士

的機關，蓋一九一七年的軍隊，不外是穿着灰外套的農民本身罷了，這兩種國家機關，都各爲各的階級利益而奮鬥。所以兩者間的鬥爭，當然是不可避免的。蘇維埃機關若得勝利，就是表示俄國資本組織的終了，和勞動階級的權力獲得。門塞維克很怕這種事件發生。

第十四節 聯立政府

蘇維埃內的門塞維克們，以爲兩個權力同時存在，絕對不能夠發揚國威，所以就選舉「中間」的一派。這就是聯立政府的起源，所謂聯立政府的組織，是由一切政黨代表者，組成政府，由國民一切階級援助，即所謂「諸階級協力」的政府。門塞維克想在這種政府組織下面，和資本家政府提携。

資本階級本身，也覺得聯立政府於己有利。勞兵代表蘇維埃不斷的反對，總是使臨時政府陷於苦境。在勞動階級管理下面的勞兵蘇維埃，往往容認勞動大眾的要求，與資本家政府對立，變爲第二政府；又有時反對政府的行動，往往制定不合資本政府意思的法律（八時間勞動制，命令第一號及其他）獨自前進。因此，資本階級想把彼得堡蘇維埃的委員，差不多「近於死亡」的社會主義者，扯到自己政府組織裏面，以消滅這種反對的口實。這種計畫，果然成功了，由外觀上說來，政府不唯是資本主義的機關，而且是勞動大眾的機關。所以蘇維埃遂不能不援助這種政府了。

最初的聯立政府，於五月五日成立。閣員中社會革命黨員兩人，門塞維克兩人，農民社會主義者兩人，資本家代表者八人。政府內最著名的社

會主義者爲克冷斯基，測爾諾夫，及測列忒里等；但是沒有一個布爾塞維克。因爲布爾塞維克不願意和工廠主及地主代表者共同的管理國事，所以沒有參加。

蘇維埃代表和資本家不能一致協力的事實，已於聯立政府活動開始時，明白表現。

第十五節 聯立政府內意見的不一致

社會主義妥協家，雖然是真正希望和資本家提攜，平和的前進，但是他們不能維持這種平和。他們既是勞動者的代表，就不得不根據勞動者的希望而行動；一被勞兵代表蘇維埃的壓迫，再被四五月間組織的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壓迫，他們絕對不能自由行動了。勞動大眾的利益，既然和

資本階級的相反，所以他們總是要求社會主義的政府員，依立法上的方法，採用政府內資本案多數不能同意的手段。

聯立政府第一碰着的困難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五月組織的農民代表會議，雖然承認等待憲法會議解決土地問題，但當時仍然提出兩個要求：第一，要求即時禁止關於土地的一切契約；這個要求，使那班恐怕土地國有的地主，趕急開始土地再賣。第二，要求即時將一切土地，移歸地方土地委員會管理。

這些要求，當然激怒地主和工廠主。因為含有廢止私有財產權和共產主義的傾向。但是農部總長測爾諾夫氏，非將這些要求由政府採決不可。政府內資本案們，最初連審查農民這些要求都不承認。過了好久，禁止

關於土地契約的第一要求，已達目的，但是第二要求政府就沒有再去審查他了。

當時各處勞動者，都組織工廠委員會，管理生產。關於這個問題，政府內的意見，又不一致。

關於土地立法和勞動立法的意見不一致，可於下列各種事件看出：例如農務部（以社會革命黨測爾諾夫爲部長）受農民的壓迫，想把土地移歸土地委員會管理，又想實施關於土地契約的法律；而由侯爵李伯夫所指揮的內務部，又命令地方的政府代表者，無論如何——派遣軍隊都不妨事——於開憲法會議前，須盡力維持從前的土地關係（擁護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再司法部（部長是資本家佩累貝爾則夫）於五月

二十六日，廢止關於禁止土地契約的法律，然而這種禁止的法律，卻是農務部所制定的。這種意見的衝突，於勞動部（部長是門塞維克斯古貝累夫）和商工部（資本家古諾板諾夫）之間也是一樣。因此，政府關於對內政策的重要問題，完全不能一致行動。換句話說，政府施政方針就變爲二重的了。社會主義的閣員，受勞動階級的壓迫，用種種手段，緩和他們，又怕傷資本家閣員的感情，所以終不能實行到底。

第十六節 聯立政府與戰爭

關於戰爭問題的意見，比對內政策還要紛歧。政府和勞動者，爲了戰爭問題，完全反目。政府內門塞維克和右翼社會革命黨，都是祖國擁護主義者，以爲戰爭有繼續的必要。而勞動者和農民，對於戰爭絲毫不感興趣。

總希望即時停止戰爭。但是聯立政府根據聯合國的要求，於成立當日即開始襲擊德軍。在聯立政府，占陸軍部長椅子的社會主義者克冷斯基氏，威嚇軍隊，對於逃兵，課以極刑。

政府所採用的手段，都是表示政府的行動與勞動者的利益不一致，並且告訴勞動者：政府的蘇維埃的首領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員，盡是資本家的傀儡。所以勞動者和農民，對於高喊「全權力歸蘇維埃！」口號的布爾塞維克，越發表同情了。

第十七節 布爾塞維克臨時聯立政府的關係

革命初，布爾塞維克對於農民和勞動者，都沒有勢力。一九一七年初以前，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是統御「蘇維埃」的黨，他們又是勞兵代

表蘇維埃的主人。他們參加臨時政府內閣指導軍事（中隊聯隊，師團及其他）委員會。假如他們想排斥資本家的權力，將政權收歸已有，是極容易的事。無奈他們的妥協精神太多，所以沒有實行。他們以爲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是資本家的革命，所以權力應歸資本階級；他們又說勞動者革命的時期，還沒有到來。

反之，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完全和他們不同。布爾塞維克認定勞動者及農民大眾的利益，從任何方面觀察，都不能和資本家的利益一致；凡是一個政府，都爲着某階級的利益而行動。若欲脫卻資本家的束縛，則須排斥資本家的權力，把一切權力，讓與勞動者的機關蘇維埃。

四月三日，（陽曆十六日）列寧和有名的布爾塞維克數人返俄。他

們以前都是由牢獄及俄皇的追放，逃居海外。四月四日，列寧講演「此次革命與勞動者的任務」大意如下：二月革命後的革命進行期間，不過是由「革命第一階級」入於第二階級的過渡期。所謂「革命第一階級」就是由少數地主與俄皇，把權力讓給資本家及資本的地主（例如魯將古，李伯夫侯爵及其他）的時期。這種時期發生後，革命的進行，當然不能停止，一定要再由資本家，把權力讓給勞動者，兵士及貧農。這就是革命第二階梯。布爾塞維克對於第二過渡期的徵候，作以下的觀測：革命在反動期間，情眠於專制主義的懷裏；但是現在被政治生活驚醒，就激起勞動者農民及小市民，建設勞農兵代表蘇維埃，作他們自己的革命機關了。在這次湧起的革命泉源內，由數字上說來，小所有主的農民占優勢，而且小所

有主的市民也和農民接近。小資本家的波濤沖入勞動階級裏面，使勞動階級中沒有自覺的部分，失卻主張，遂將彼等捲入作資本主義傀儡的小資本的「社會黨」方面。在這種情形下面，勞兵及農民蘇維埃把權力讓與資本家，是不得已的事。

布爾塞維克又說：這種現象，不過是一時的。勞農大眾所欲的是「平和」。「麵麪」及「自由」。資本政府三種都不能給他們。因為資本政府是戰爭的政府，侵略的政府，所以不能得到「平和」；政府既是資本家的政府，資本家斷沒有不取分文，或低減價格給人東西的，所以「麵麪」也得不到；最後，政府既是地主和資本家政府，地主資本家是最怕民衆的，是要壓迫人民的，所以「自由」也得不到。「註」能夠給「平和」，「麵

麴」及「自由」與勞農大眾的，只有民衆自己建設的政府，即蘇維埃權力。

布爾塞維克的思想如是，他們用一切手段，對於勞動者及兵士等說明這種道理。所以資本政府，對於布爾塞維克，盡力攻擊，戰鬥，叫他們做謀反人，或德國偵探，倍刺滿和里伯夫（德國總理大臣）及威廉第二代理的人。黑色百人團的機關報「新時代」及密留吉夫的「演說」自不待言，連普累哈諾夫的新聞「統一」都發表這種攻擊的論說。

【註二】參照列寧著「第二革命的第三階梯」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册

第十八節 蘇維埃第二回大會

一九一七年六月上旬，勞動者，農民及兵士代表者集合，由俄國各地

方到會的，多贊成妥協主義，并且該會是由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成立的。布爾塞維克想利用此會議宣傳他們的標語「全權力歸蘇維埃」；想在會議席上，說明彼得堡勞動階級多數，已準備打倒資本主義政府。因此，中央委員遂決定六月十日，舉行示威運動，以觀察勞動者及兵士的真意。若勞動者及兵士都跑出街頭，參加運動，就可看出他們的真意了。門塞維克，很怕這種示威運動，遂出示禁止。但是會議迫於大眾的要求，因決定六月十八日實行除去武裝的「示威運動」，由會議自己指揮，并且貼出支持臨時政府的標語。

第十九節 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

六月十八日，（星期日）彼得堡勞動者和兵士都走出街頭，隊伍整

齊沿帝都各街徐徐進行。示威運動參加者約五十萬人。赤旗招展，盡寫着「全權力歸蘇維埃，」「打倒十資本家閣員，」「廢棄秘密條約，」「停止侵略政策，」「寧可向德國單獨講和，不可和英法資本家結秘密條約，」等種種標語。數百面旗幟中，只有兩三面旗上寫的是擁護臨時政府的標語。這兩三面旗，就是哥薩克兵，彼得堡的猶太人同盟（妥協主義的猶太人黨）及普累哈諾夫的「統一」團體。因此，彼得堡勞動大眾，已歸附布爾塞維克方面，毋庸疑義了。小新聞及真理報對於勞動大眾的革命方針，諄諄教誨，也有效力。在兩個半月，中，列寧盡力說明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妥協政策，是使反革命復活的政策，使資本家支配比從前更加鞏固的政策。托洛次基氏說：「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表現我們在彼得堡的

勢力比我們想像的夫得多。」〔註一〕

然則六月十八日示威運動的意義如何？列寧在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真理報」上說：六月十八日是俄羅斯革命史上的轉換日。示威運動雖不過數時間就解散了，但是，已經告訴我們俄國勞動大眾的前衛（帝都產業勞動者及其軍隊）以壓倒的多數，固守布爾塞維克黨所擁護的標語……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指示革命的方向，所以又可說是指示迷途的示威運動，引伸之，即是革命勞動階級的「力」和「政策」的示威運動。〔註二〕

〔註一〕托洛茨基「十月革命」

〔註二〕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五册三百七十一頁。

第二十節 「有產階級」的反革命

六月十八日以前，彼得堡勞動者，已有歸附布爾塞維克的意思，但是資本家還沒有發覺。勞動者對布爾塞維克越表示好意，則資本家和地主，反革命的氣分就越濃厚。他們想用武力壓迫彼得堡的布爾塞維克運動，但是又沒有充分的力量。資本主義新聞（社會妥協主義的新聞次之）極力鼓吹停止「無政府狀態」的蔓延，主張建設「鞏固的權力」撲滅布爾塞維克的「無政府行爲」。資本家和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在彼得堡雖然不能用兵力，但是在戰場的前線情形就不同了。「革命第一號」發出，並即顯出效果。兵士到處選舉委員，組織委員會。握有兵士大眾的指導權；委員都是軍隊中最有教育的人充當；例如旗手，志願兵，書記及其他等

等。這班知識階級或半知識階級，都被妥協主義者吸引，兵士們沒有知識，當然容易駕馭了。

所以軍隊對於黑色百人團英雄的反革命活動，是最適當的地盤。於是帝制時代一切將校，都集合於總司令部的周圍，準備援助資本地主的反革命運動。

第二十一節 六月十八日的攻擊

陸軍將校團及資本地主的反革命派，想在陸軍裏面及國內鞏固自己的勢力，遂準備向德軍攻擊。原來俄國陸軍，在革命初駐屯一個地方，沒有出外一步；兵士苦於三年來的戰役，大概都想回鄉——農村；但是軍隊設有極討厭的監察部，拘束兵士的自由行動；軍隊的糧食供給，很不充

分，兵士都是在半飢饉狀態中，沒有戰爭的準備。在這種狀態下面的軍隊，軍心當然很容易變化。舊式的笞刑軍紀，已經破壞，而新式的——革命的——軍紀又沒有確立，所以每日都有逃走的兵士。臨時政府想糾正這種軍隊的腐敗，保持軍力，以鞏固資本家的地位，決定對於軍隊，下攻擊令；以爲戰鬥能够改良軍隊；因爲戰鬥行動中，陸軍司令部（差不多盡是反革命派）對於兵士大衆，能够使用無限的權力，抑制軍隊委員會（雖然是妥協主義的）並制止深入軍隊的布爾塞維克的宣傳。

此外「勇敢的同盟國」即英法帝國主義者，又要求俄國攻擊東部戰綫。結果，六月十八日彼得堡勞動者與兵士，揭出「反對戰爭」的標語，遊行街頭。「社會主義」閣員克冷斯基，即於當日服從英法帝國主義的

要求及國內黑色百人團體的命令，遂令陸軍開始攻擊。

第二十二節 攻擊政策的失敗

起初，攻擊的成績頗好。柯尼魯夫將軍於加里西亞已攻破德奧的戰綫。但是到了六月二十日，各戰綫都有拒絕向前攻擊的兵士，脫離戰綫，或團體的逃走。一方，農民軍又不援助「攻擊中的軍隊」。所以戰鬥組織，不能不能結合軍隊，反使軍隊日趨離散。

到了七月初，攻擊政策的失敗，更加明瞭。據托洛次基所說：那時候加得托〔註一〕的閣員，「都想把一切重任，付給他們的左翼同盟者，即門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閣員，而急求隱退。」

〔註一〕加得托即資本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略稱加得托），加得托閣員就是該

第二十三節 七月二日內閣的危機

其間，資本家出身的四閣員，由政府脫退；他們脫退的近因，就是爲着烏克萊那問題。正在那時候，選舉自己執行部的全烏克萊那國會，想將烏克萊那改爲自治共和國。烏克萊那大地主及工廠主，當然表示反對。政府內的資本主義者，對於烏克萊那極力抗爭。於是派遣閣員克冷斯基測列忒里、忒列勳古等赴基輔與烏克萊那國會協商。克冷斯基等不能「和解」。烏克萊那遂和國會訂結條約，許可烏克萊那自治。資本家閣員，不贊成該條約，所以由政府脫退了。

第二十四節 關於權力的問題

「立憲民主黨」由內閣脫退後，國家權力的移動，越發容易，不久便歸於勞兵農代表蘇維埃，即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指導的蘇維埃掌。布爾塞維克極力主張排斥資本家掌握權力，權力應歸蘇維埃。因為妥協主義黨既然和資本家斷絕關係，就不得不依賴勞動階級的力量，使蘇維埃建設勞動政府，廢止戰爭。

但是蘇維埃內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總是固守他們舊式妥協的意見。

七月二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六月選舉第一回蘇維埃會議的）討論權力問題的時候，門塞維克首領的測列忒里氏說：「立憲民主黨領袖，雖然充分暴露他們反革命的傾向，但是地方仍然有許多資本家，可以和

革命的民主主義，携手並行；若要和他們協同，非將資本家代表者勸誘使加入新政府閣僚中不可。依此，舊聯立政府破壞後，又須組織新聯立政府。

第二十五節 七月事件

關於準備新聯合的風說，迅速傳於彼得堡。七月三日早晨，各工廠及兵營都已知道。大眾準備對付手段。他們的不滿，不是一二日積成的。六月十八日，帝都勞動者及革命的軍隊，早已由妥協黨脫離關係；此後的事件，無一不驅使勞動者歸附極左布爾塞維克。由政府計畫的（經蘇維埃認可）繼續戰爭政策，使勞動者及兵士都知道。蘇維埃（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員）的所謂「革命的民主主義」，實與密留古夫等携手並進，要

支持他們的帝國主義政策，雖犧牲數十萬勞動者及農民的生命，也不反對。開始對德進攻以後，反革命派，越發公然行動，連政府自己，也公然參加反革命的行為。政府想澈底反對革命，把第一回臨時政府組織時，與彼得堡勞兵代表蘇維埃締結的協約破棄，決心由帝都移動一切革命的軍隊。六月十八日開始進攻時，陸軍大臣克冷斯基，命令一切軍隊進軍，取消革命初許可軍隊委員會的權利；七月一日，又打電禁止各種軍人的集會。於是軍隊也不願再擁護俄國及同盟國帝國主義者的利益了。這時候，革命的將校團及資本主義的出版物，都說軍隊背叛祖國，並且要求將不聽命令的兵士，處以死刑。此外，又有把俄國革命的首都彼得堡，讓給德軍的威嚇；想借德人的力，把擾亂治安的勞動者革命家殺卻。

以上種種事情，都是刺戟勞兵，助長他們的革命心的。七月二日內閣的危機，與蘇維埃執行委員的不肯負責，越發顯出政府的無能。勞兵羣衆，便決定以示威運動，壓迫執行委員。

七月二日深更，執行委員會開會決定政府問題的時候，機關砲隊就有出動的消息，但是沒有見諸實行。七月三日，彼得堡各工廠開始罷工。勞動者及兵士揭着「全權力歸蘇維埃！」「停止攻擊！」「閉鎖資本主義新聞印刷所！」「生產管理！」「宣言土地國有！」種種標語，步行街頭，於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及彼得堡委員會所在的柯西衛新宮殿附近，舉行示威運動。

這時候又舉行布爾塞維克派的全市大會。示威運動者，特派委員

（他們的首領是機關鎗隊的兵士）向大會懇求援助運動，指導運動。大會見運動還沒有達到成熟時期，拒絕了這種要求。但是運動並不因此終熄；當日傍晚，再於柯西衛新宮殿，揭出同樣的標語舉行。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於是夜十時集合，斟酌彼得堡勞動者及兵士們的心理狀態，決定七月四日舉行示威運動，揭出「平和的示威運動」的標語。

七月四日早晨，勞動者及兵士武裝隊步行街上，參加示威運動的人，達五十萬以上。波羅的艦隊的水兵，由喀琅斯塔得來彼得堡。運動的中心地，是執行委員會所在的塔布里智宮殿。示威運動主要的標語，是「全權力歸蘇維埃！」示威運動中，全市秩序整然。但是到午後二時，示威運動的一隊進行涅夫斯基街橫斷薩多夫街時，由薩多夫左側（資本主義大新

聞「交易所日報」的晚報所載如此）聽見雷轟似的砲聲，接着又是連續的發射。由臨時政府所召集的貴族及哥薩克兵，對於參加示威運動的勞動者，開始射擊。勞動者當時都是武裝，所以也以射擊答覆，於是就起了市街戰爭。

這時候，勞動團體及軍隊代表者，都跑進塔布里智宮殿，向中央執行委員，要求他們掌握國家大權。但是忠於資本階級的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對於這種要求，不能決定。蘇維埃首領的狼狽狀態，難以形容；他們的演說，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言辭；例如測伊則氏，對於代表者的答辯，完全是空空洞洞的。【註一】示威運動提倡者，看見執行委員這種謙遜的態度，——因為這次的示威運動，是爲着執行委員的利益，要求他們掌握政

權而起的——到弄得沒有主張了。因此，運動不能繼續，終至鎮靜。

先是，七月三日，將要開始運動的時候，臨時政府曉得彼得堡貴族兵及哥薩克兵勢力大弱，不能壓迫運動，遂由戰綫上召回「忠於政府」的軍隊。四日夜至五日，這種軍隊就到了彼得堡，於是開始懲罰士官候補生，破壞布爾塞維克機關報「真理」編輯部，布爾塞維克著名的領袖，相繼被逮。（托洛次基，卡麥涅拉，盧那察爾斯基等）列寧及哲諾維夫，依該黨中央委員的決議，躲避他處。

此次事件中，蘇維埃會議執行委員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關係，很有趣。依托洛次基的記述說：「四日夜所謂『可靠的』軍隊，漸次到着。執行委員會開會的時候，委員聽了聲如銅響的『馬賽歌』」（法國的

革命歌，)態度就豹變了。委員們以爲數日中必不會來的波爾文軍，(當時這個軍隊，忠於臨時政府，)居然高唱着「馬賽歌」跑進塔布里智宮殿來了。他們便異常驚喜。反革命軍對於彼得格勒的勞兵代表及波羅的艦隊代表，便不客氣的實行逮捕監禁。執行委員的演說，大概都是「忠於革命的軍隊已把搗亂份子剷除了」的話。又宣布布爾塞維克是反革命黨。」

臨時政府於鎮壓運動，逮捕搗亂者外，更想破壞民衆對於布爾塞維克的信賴，撲滅布爾塞維克在社會上的勢力。臨時政府偵探部，作出一種書類，說列寧一黨，是德國參謀本部的代理人；他們的目的是在使俄國陸軍腐敗，使國家軍事及經濟能力墮落；又說布爾塞維克，由德國得了賄賂。

該書以亞歷新（從前是布爾塞維克派後來變為資本主義者）的名義公表。但該書在是月五日，僅揭載於一小新聞「人語」，大新聞都沒有揭載。因為測利吉（門塞維克的首領）已於四日請求政府，謂他們的編輯部不好載這種公然誹謗的材料。但是到了六日，資本主義及妥協主義的新聞，已不能忍耐，都一齊宣布布爾塞維克「賣國的罪狀」。普通市民，都被這種政策所欺瞞；但是許多勞動者，都曉得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騙人政策；他們知道七月三、五日的運動，不是布爾塞維克造出來的。

此外還有種種的壓迫：政府發布解散參加七月三、四日示威運動的命令。又決定告發民衆，凡反對國家權力，參加武裝叛亂組織及指導的人，或是以此種目的而集合的人，都做為背叛國家密通革命的犯人，應受刑

事上的追訴，波羅的艦隊中央委員會，依臨時政府命令解散。又命令艦隊司令官及喀琅斯塔得司令官，於二十四小時內，交出「首犯」。禁止布爾塞維克新聞「真理」、「兵士的真理」、「塹壕的真理」等販賣於軍隊內。數日後（七月十二日）臨時政府又將禁止違反軍事權力印刷物的權能，附與陸軍大臣。七月十五日，社會主義閣員克冷斯基氏，利用這種權能，禁止「真理」及「塹壕的真理」二新聞。

這種「壓迫」的辦法，到底能夠繼續下去嗎？克冷斯基的臨時政府，終久不能維持，彰彰明甚。

【註一】托洛次基氏著「十月革命」

第三篇 五月革命

第四篇 十月革命

第一章 有產階級的反動

第一節 「革命救濟」政府

布爾塞維克的暴動鎮壓（資產階級稱牠做七月事件）後，政府組織的問題又起。蘇維埃第一次大會的中央委員會，對此問題，已感覺非常困難；一方，和立憲民主黨及有產階級的聯合，全歸泡影，他方，蘇維埃最高指導者的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非得有產階級的援助，決不敢撐持政權。七月事件後，他們更加恐怖。因為當時政府鎮壓勞動者及布爾塞維克。

結果，與在革命戰綫上的左派及勞動大眾完全斷絕關係，除了拉攏右派分子，別無辦法。於是掌握政權的門塞維克，又覺得有和立憲民主黨及資產階級同盟的必要了。

克冷斯基，受了組織內閣的委任；組閣的交涉，異常困難；因為資產階級方面的候補閣員，提出許多條件，不容易就緒。到八月初，才組成所謂「革命救濟政府。」

第二節 政府宣言

八月八日，新成立的政府，發布宣言一通，列記政府施政方針的大綱。但宣言裏面那種掉槍花的含混辭句，使勞動者大爲失望。勞動者從宣言書，可以看出政府的方針是：憲法會議成立以前，一切仍舊；臨時政府的第

一緊要任務專在對外戰爭，防止一切無政府狀態及反革命計畫，以維持新國家的秩序。這就是政府對於六月十八後已經失敗的對外繼續進攻政策，完全沒有放棄。從宣言的文句裏，又可以看出政府對於反抗資本主義政策的勞動運動，必定加以強烈的鎮壓；對於土地問題，農民如有沒收地主土地的行爲，也必盡力禁止，在憲法會議以前，無論如何，須維持地主與農民的現存關係。

聯合的「革命救濟政府」，因爲希望戰爭的勝利，整飭軍紀，又承認在戰綫上對於軍士得實施死刑；爲地主及資產階級利益的緣故，不惜強迫俄國農民趨於死地。於是俄皇的舊將校，便要着手把疲勞的兵士，大大的整頓起來了。

聯合的「革命救濟政府」變成資產階級及地主的政府，已經是很明白的事；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還要加入在裏面，想把這種「政府資產階級化」的事實，瞞着勞兵及農民。這種「資產階級政府」所重視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呢？就是一，繼續對外戰爭，獲得君士坦丁堡和東方市場；二，制服只顧自身階級利益的勞動者和農民，並破壞引誘勞農運動的布爾塞維克黨。

第三節 「國家評議會」

資產階級決定對於革命反攻以前，要先調查自己的實力，政府聽他們的指揮，便依此目的，於舊曆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召集所謂「國家評議會」。資產階級，把他們能夠操縱的各團體及各階級代表，都向此地召

集起來。於是第四國會議員，村會，市會，消費組合，將校團，哥薩克兵，艦隊委員，大學，商工業家，及勞動組合代表，都集合了。其間勞兵代表蘇維埃，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派遣的代表所構成。

「國家評議會，」在資產階級，是集合全國反革命勢力一種手段，又是刺探敵情嘗試敵力一種手段，勞動階級也立刻就明白。所以雖有門塞維克和厄塞爾的蘇維埃召集，參與其間，莫斯科勞動階級，即於該評議會開會之日，組織抗議的總罷工一日，就是因為該評議會帶有反革命性質。

該評議會開會的前幾天，先開各團體及各派預備會。當時資產階級，已把反革命的本相公然曝露。那些地主，資本家，及將校團的代表們，在大

衆面前的評議會裏，都是肆無忌憚。試就他們的演說詞中，隨便摘出幾句來看，就明白，例如卡列庭將軍說：「政府已將國家引入歧途了！」「政府對於社會黨空想的希望，不徹頭徹尾採取斷然的手段，反和蘇維埃委員會及其他類似的團體，結成聯合的關係。」此外資產階級的辯護者，都和卡列庭將軍一樣，反對政府依傍勞農運動，要求採取「非常手段」。卡列庭要整頓軍隊，並提出許多勵行軍紀的手段；他說：「軍隊，非置諸政治以外不可；軍隊內所有的會合，都非禁止不可；須將蘇維埃及委員會，在經濟整理方面的權利義務嚴格制限，無論在國內各地及在戰綫上的聯隊，中隊，小隊，大隊，都非脫去蘇維埃委員會之挾制不可；軍紀要絕對保持，並且非強固不可；凡鞏固戰綫上訓練所不可缺的方法，非適用於國內一般軍

隊不可；陸軍的首腦部，非與以全權力不可。」總而言之，軍隊的行動，不可仍在臨時政府委員所組織「委員會」統制的狀態下面。

於是有一幅「跨着白馬的常勝將軍」的幻影，映在資產階級的眼裏，好像是他們唯一的救主。這個「跨白馬的常勝將軍」的候補者已經任命了；就是當時的大元帥（總司令官）柯尼魯夫。資本家的報紙，都頌揚他的軍事天才和組織天才；甚至宣傳他是由無政府狀態拯救國家唯一的人物。當他到莫斯科出席「國家評議會」時，受盛大的歡迎，從黑色百人組的反動團到立憲民主黨所有到會的右派分子，莫不參與歡迎會。他從停車場出來後，依照俄皇的舊習慣，向伊百爾禮拜堂祈禱。他到了會議場——莫斯科大劇場——大廳內的時候，那些右派分子就替他舉行

資產階級的小凱旋式；這種形式，就是資產階級替他鼓吹將來作獨裁官的意思。

當時布爾塞維克派，對於這種狀態，非常注意。出席該評議會的布爾塞維克黨員，曾有下列的說明：「臨時政府自己已成了反革命及國際反動的工具了。臨時政府在莫斯科召集這種『國家評議會』，原是想造成發展革命的新勢力；但是人民的敵人地主，銀行家，工廠主，看見這種協同政策，狼狽不堪，於是爲救他們的戰時利得及資本起見，就相互結合於立憲民主黨的周圍。在立憲民主黨的預備會議，倚靠軍隊首領及哥薩克兵反動分子的武裝維持，就建設他們反革命的永久政治中心了。」

布爾塞維克黨員的「預言」，立刻證實；國家評議會開會的第二日，

就有哥薩克兵若干，由戰綫調返莫斯科的消息。反革命派，本想在一國家評議會「開會時，開始行動；但是當時的形勢，不利於他們；因為無產階級，常用銳利的眼光監視他們。以此，他們發難的日期，展緩二星期。柯尼魯夫把自己軍隊，向革命首都彼得堡移動了。

第四節 「由一階梯到一階梯」

「柯尼魯夫活動時代」是由妥協派政策（尤其是七月事件後所採用的政策）所產生不可避免的結果。現在暫把柯尼魯夫的活動事狀，留待下節敘述，我們試將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與資產階級妥協發展最重要的時期，加以回溯；二三月連續發生的革命，門塞維克認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以為俄國將來的主人，就是資產階級，俄國的政權，非屬於資

產階級不可，無產階級，不過有監督資產階級的權力罷了。但是到四月二十一日，資產階級政府，被羣衆壓迫，倒了；一切權利，無抵抗的移入蘇維埃的掌握中來了。但是妥協主義的門塞維克，對於權力與責任，又懷恐懼，仍舊要把瀕於倒塌的資產階級內閣支持起來，由自己黨內選出幾個人參加在裏面，把自己社會主義的旗幟隱藏了。在勞動羣衆，以爲社會主義者既在政府裏占了位置，當然可以保護勞動羣衆的利益了；但是社會主義派的閣員，雖有維護勞動者利益的心思，他們的行動卻爲閣員中的資產階級分子所癱痺，絕不能滿足勞動羣衆的希望。社會主義派的閣員，沒有資產階級做他的後盾，不敢單獨負責，掌握政權，於是反爲資本階級的閣員所牽引；對於資本階級閣員六月十八日對德繼續進攻的要求，門塞維

克不能不同意，戰鬥可以使軍人權力和資產階級的勢力增加，使無產階級的政治勢力減退。但是對德進攻的失敗，又促成新內閣的危機；指導資產階級而立憲民主黨逃避了；權力又要歸入蘇維埃的掌中來了。但是門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又怕獨負責任，又重新組織聯合政府。這班妥協主義者——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在這次的新聯合對於資產階級更讓步了；立憲民主黨的入閣條件，是「內閣對於蘇維埃不負何等責任」；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執行委員，對於此種條件，也與以同意。

於是「由一階梯到一階梯」，每況愈下的妥協主義派，完全為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所包圍了。資本階級的閣員，對於全俄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既已解除了責任，便容易開始反革命的工作了。

第五節 「柯尼魯夫活動期」

柯尼魯夫所負的責任，第一是徹底破壞蘇維埃的組織，第二是鎮壓新起的革命潮流，替資產階級獨裁政治，清除道路。在「柯尼魯夫活動期」中，著名的組織者，是密留可夫和魯將柯。但是這種陰謀，在克冷斯基（他是當時革命救濟政府的總揆兼陸海軍部長）政府的閣員中，也多有知道的。關於以一人或集合的獨裁（如法國革命時代的執政政府）問題，他們類頻的討論。克冷斯基的策士名叫薩賓可夫的，關於獨裁的方法，會作成若干草案，向柯尼魯夫提議，也確屬事實。「妥協主義者」對於柯尼魯夫的目的及武力的利用，已毫無異議。這時候，浸潤於勞工兵士中的布

爾塞維克傾向，雖尙潛伏，但在勞工兵士間擁有絕大勢力的布爾塞維黨，至此非和妥協主義者一決雌雄不可了。於是社會主義派的閣員，也想和柯尼魯夫共爭勝負。

但是「跨着白馬的常勝將軍」柯尼魯夫，也不是遊戲的糊塗，實在要認真的鬥爭起來了。舊曆八月二十六日他就向臨時政府，提出改組新政府的意見，要求臨時政府即時將全權讓渡給他。妥協主義派，至此也覺得事態重大，要求過甚，知道反革命的風潮不單是及於布爾塞維克，並將及於他們的身上了。他們就只好退卻。克冷斯基對於柯尼魯夫的要求，就命令克拉母夫斯基把總司令（北部戰綫的司令官）的位置讓給他。柯尼魯夫就立刻向所謂土著的卡夫卡次師團（攻擊專門師團）及他

的忠實哥薩克兵，下一道動員令，說：「無論如何須立即占領彼得堡。」

柯尼魯夫的暴舉，激發彼得堡勞工和兵士大眾的衝動，使他們立即組織都市防禦隊，並由喀琅斯塔得地方召集革命的水兵。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就把軍隊開到柯尼魯夫先鋒隊停駐的露格及白利基地方去。因民衆大多數的革命奮起，柯尼魯夫的叛亂於八月三十日完全掃平，那些被柯尼魯夫所欺騙的軍隊，一部分中途倒戈加入了革命軍，他部分如土著師團等，由彼得堡驅除，鳥獸四散。柯尼魯夫和他的親近幕僚，於九月一日，悉被逮捕。

第二章 「十月革命」的準備

第一節 執政內閣

柯尼魯夫變亂時，立憲民主黨再行脫離內閣關係。因為這次的變亂，是他們的同黨人計畫出來的，他們自然不能再在鎮壓變亂的政府裏面立足；並且內閣也瀕於危機，不容他們不脫離。於是克冷斯基敦促海軍大將伯特列科斯基，伯爾霍夫斯基將軍，及社會民主主義派尼歧欽等，一同入閣；但這不是內閣最後的構成，將來還要改造的。這時候革命的危機已甚顯露，臨時政府遂以五人組織所謂「執政內閣」。這五人就是：

克冷斯基（七月三四勞動運動壓服者）

忒列信可（烏克萊那的砂糖工廠主）

伯爾霍夫斯基（俄皇的將軍）

伯特列科斯基，（俄皇時代反動的海軍大將）

尼歧欽，（門塞維克派的祖國防禦主義者）

這些人都不能不算爲成就「革命獨裁」的人物。但是這種辦法，使得門塞維克都不能滿意了。組織「執政內閣」的克冷斯基，完全變爲一個獨裁者，他自己本身，也有變爲獨裁者的志望。克冷斯基的前面，在革命進行中，好像掛着一幅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一世的畫像一樣。

第二節 勞動者與布爾塞維克的接近

柯尼魯夫的叛亂，使勞工兵士大衆覺悟奮起。以前跟着門塞維克行動的各團體，到現在也曉得這次的事件，是由妥協主義所產生的結果。八月二十日以前，各種團體已有接近布爾塞維克的趨勢，八月二十日舉行

的彼得堡市會選舉，布爾塞維克得票，比較六月選舉，增加一倍。社會革命黨的得票，減了一半。門塞維克的所得，比較六月選舉，少了百分之百。莫斯科選舉的情形如下：六月，市會的選舉，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得票占百分之七十，但是到了九月，區會選舉投票，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只得百分之十八，立憲民主黨得百分之三十，（六月選舉時得百分之十七。）布爾塞維克得百分之四十七，（六月選舉時得百分之十一。）徵以此次莫斯科選舉實例，知道在革命鬥爭的進行中，所謂「中間的」團體的真正階級本質，曝露了。革命初，一般人民，都沒有把階級的界限分得清楚，因此資本知識階級及勞動者，都向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投票；但是到了九月初，他們就各人跑到各人階級利益的方面去了。換句話說：知識階級和

立憲民主黨接近，勞動階級就和布爾塞維克接近了。

布爾塞維克借勞動大眾的力量，漸次獲得下層蘇維埃組織體的支配權，與勞動大眾直接接觸。這時候，反革命已將勃發，（按即指柯尼魯夫叛亂）八月十八日，彼得堡蘇維埃即決議向現政府抗議；在戰綫實施死刑及逮捕布爾塞維克，到八月三十一日，蘇維埃受了柯尼魯夫叛亂的刺激，又可決由布爾塞維克提出的一般政治條件。一星期後，莫斯科蘇維埃也採用了這種決議。彼得堡蘇維埃裏面的門塞維克和厄塞爾已知道勞動者不欲服從他們的指導，他們的全權力將要衰頹了。九月八日再選舉委員時，結果如下：由勞動者的支部選出布爾塞維克六人，社會革命黨員三人，門塞維克二人；由兵士的支部選出布爾塞維克九人，國際主義

者十人，社會革命黨員（與布爾塞維克團體接近的）及門塞維克二人。因此，彼得堡蘇維埃委員席，自上迄下都被布爾塞維克占着了。

第三節 「民主評議會」

在這種情勢下，召集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布爾塞維克派一定可以占得多數。布爾塞維克預先想到這點，於八九月間破棄聯合政策，用一種特別鬥爭手段，以求於召集大會時奪取政權。占中央執行委員席的門塞維克及厄塞爾——勞動大眾擁護妥協主義的時候，於第一次大會選出的——也預先想到這種會議於自己不利，所以用種種手段延期該會議；他們想消滅這種會議的召集，就想出一種「民主評議會」的組織，主張一切「民主主義」代表，出席該評議會，然後再決定組織政府問題。

中央執行委員內的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怕和趨向布爾塞維克的下層勞動蘇維埃代表，正面衝突。因為勞工農民兵士們，既然不擁護他們，他們就不得不再向「廣汎的民主主義者」隊伍中去找尋幫手。這種「廣汎的民主主義者」都是小資本知識階級的各種代表，現在都出現於評議了；其中消費組合代表者占多數。蘇維埃代表看見這種情形，知道他們自己不能得到多數，不能取得優越權。

審議政府組織問題的時候，蘇維埃代表，特別聲明如下：蘇維埃代表，在民主評議會，絕對不和有產分子及一切無責任的權力【即「指執政內閣」及各種「七月政府」——著者註】妥協；決以自己的力量，建設真正革命權力的事業，以決定迫切的革命任務。民主評議會，在審議關於

聯合問題決議的時候，分種種派別，議論不能一致，結局採用「反對與立憲民主黨聯合」的決議。

第四節 「共和國臨時蘇維埃」

以蘇維埃日趨左傾的原故，評議會又決定建設「民主的蘇維埃」或「俄羅斯共和國臨時蘇維埃」，以保持永久確實的均衡。這種蘇維埃的構成分子，預定加入由民主評議會所選舉的職員，及「有產分子」的代表。政府須依賴這種蘇維埃的力量，和蘇維埃中「極左」分子鬥爭。於是就設立了有名的「豫備議會」，列席者計五百五十五名，每人薪水一晝夜十五盧布，甚至有百盧布的，但是因構成分子太複雜，直到「十月」都沒有解決一個問題。

第五節 最終的聯合

「民主評議會」審議到聯合問題的時候，克冷斯基得門塞維克中央委員的贊成，協議立憲民主黨入閣問題。該評議會雖然決議不與立憲民主黨合作，但是內閣的閣員，仍舊有古諾巴魯夫（副議長）岐希錦斯密爾諾夫，圖列梯雅古夫，及其他立憲民主黨員，並俄國資本階級「指導者」等。

九月二十五日新政府發表宣言書，沒有一點新的表示，例如關於戰爭繼續的責務，說：「臨時政府很希望『平和』所以把全副精神用在一般聯合國的防守事業上；」關於土地方面，說：「政府在不破壞現存土地所有形態範圍內，以整理土地爲自己的任務。」

第六節 「無責任」

資本家及柯尼魯夫派占多數的新政府，在革命獨裁旗幟下面，當然不會棄卻實現資本家獨裁的希望。他們組織了由「民主評議會」員中選出的「準備議會」；雖然由評議會議決政府對於這種機關（即「準備議會」）應負責任，但是沒有實行。「準備議會」中，資本家代表占四分之三，其餘四分之一，又是受蘇維埃的勢力統制的，所以資本家仍然想實行資本政府的獨裁。因此，關於「俄羅斯共和國蘇維埃」的法律，雖然勉強把議會主義的最小特徵彌縫了，但是結果，比那有名的「步耳京斯卡亞國會」還要惡劣些。我們若注意下面兩點，就明白其中緣故。（一）俄羅斯共和國臨時蘇維埃（即準備議會）由五百五十五人組織，他們

都是由社會的及政治的團體代表者內，被臨時政府招來的。(二)蘇維埃的權限，只限於審議法案，臨時政府須承認蘇維埃所審議過的法案。依從前步耳京的議會草案，議員總非由選舉不可，政府不能任命議員。照此看來，這種蘇維埃，沒有絲毫實際的意義，很明白了。

妥協主義黨不欲單獨掌握政權，不能忘卻「階級協力」的聯合思想；在「準備議會」和他們聯合的資本主義者，已經準備對於革命實行第三次——第一次是七月事件，第二次是柯尼魯夫活動期——致命的打擊了。

勞工兵士及農民大眾，漸次明白事體的真相，他們越明白，就越和布爾塞維克接近。彼得堡及莫斯科蘇維埃在舉行民主評議會以前，關於聯

合的問題已經擁護布爾塞維克的主張，到了現在，就完全採用布爾塞維克的戰術了。

第七節 布爾塞維克的戰術

然則，這時候布爾塞維克的戰術是什麼呢？在四月裏，他們就主張全權力歸蘇維埃；蘇維埃第一次會議時（六月十八日的示威運動）他們覺得這就是蘇維埃掌握政權的時候，權力一定會移入蘇維埃的掌中。因為資本家的權力，當時不鞏固，並且沒有和革命的勞工及農民鬥爭的機關。但是到了八九月，形勢變了。妥協主義黨擁護資本家，鞏固其權力，贊成反革命的組織；蘇維埃就非利用暴動的方法，打倒現政府不可了。在七月時，列寧曾說：「權力的移動，不能以平和的方法實行。革命的成功，是要打

倒當時實權的所有者，（如彼得堡的反動軍隊，及受立憲民主黨和君主主義者擁護的卡汾雅克將軍）【註一】才能得到的」（參照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冊「以標語實行革命」的論文）然則「暴動」就是目下現實的問題。

【註一】卡汾雅克將軍是一八四八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抑壓巴黎勞動者蹶起的法國勞動者劊子手。

第八節 贊成暴動的彼得堡蘇維埃

蘇維埃中，議論暴徒蹶起問題的，以彼得堡蘇維埃爲首。民主評議會閉會的九月二十三日，彼得堡蘇維埃就得一個決議，該決議指摘政府的反革命性（臨時政府指揮他的軍隊努力破壞革命）及擁護反革命的

社會黨右派的無能；並且指示：只有革命民主主義組織的中心，即勞工兵士及農民代表的蘇維埃，能夠打倒這種反革命。又說：「蘇維埃對於反革命的新潮流，不可不有準備；蘇維埃應將一切勢力動員，以抑壓反革命的投機蜂起。蘇維埃應即時召集勞工兵士及農民代表會議，使一切蘇維埃的勢力統一，一致對付迫切的危險與鬥爭，並且決定關於武裝的暴動組織問題。」該決議稱新組織的政府爲「內亂的政府」；又說：「這種政府就是表示民主主義完全投降於柯尼魯夫派。」「彼得堡蘇維埃聲明：彼得堡的勞動者及守備隊，對於資本家的全權力及反革命的暴壓政府，不與以何等援助。勞動者又確信新權力一定會遭一切革命民主主義的攻擊。蘇維埃全俄大會借民主主義的一致，建設真正的革命權力。」蘇維埃

又警告勞動者不可有部分的行動，須一致團結，集合於蘇維埃的周圍。決議的最後，聲明該決議已經確定，不久將要全部實現。

此外，尚有彼得堡及地方大小企業勞動者集合所通過的種種決議。勞動者開會時，都全體一致的批評妥協主義社會主義者爲政府及資本家行動的政策，是反革命的政策，並且提出布爾塞維克的要求。這都是表示勞動階級已經棄卻舊時妥協主義的妄想，打倒自己「以前的首領」，而實行勞動者革命的了。現在再引兩個地方蘇維埃會議的決議，以說明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月勞動者的心理狀態。

第九節 坡波爾札蘇維埃會議

十月初，坡波爾札的蘇維埃開地方會議，提出下列的綱領：（一）反

革命派，地主，柯尼魯夫派，及門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中的妥協主義者掌握政權，是擾亂國家的源泉；（二）地方會議，對於坡波爾札的一切，須嚴重警戒，打倒組織的反革命派，有必要時，就應用全副力量，準備奪取權力。會議採用了這個提議後，門塞維克及厄塞爾即時退出議場。會議的決議，批評這種退席如下：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右派）所以退席的原因，是恐怕革命民主主義對他們鬥爭；他們這次退席，就是表示他們不能再爲勞動階級領袖，完全沒有擁護勞動階級利益的能力了。地方會議對於選舉人說明反革命派叛逆的膽怯政策，又聲明由會議退席的「逃亡者」。此後是站在勞工兵士農民戰綫上以外的人。

第十節 北部地方蘇維埃會議

同時，北部地方蘇維埃也開會，決議如下：

「聯合政府，使國家紊亂衰頹，而困窮。若要拯人民於水火，只有即時將全權力，移交中央及地方革命機關勞兵農蘇維埃，臨時政府，是毒害國家的政府，他的生命不過靠着暴力維持罷了。若要救國，非打倒臨時政府不可。蘇維埃對於打倒臨時政府，不唯有權利而且有力。言論時代過去了，一切蘇維埃協力救國，解決中央權力問題的時代已到了。」

像這樣的決議，如雅洛克斯波里，業卡忒林堡（地方會議）西伯利亞，及其他地方，到處都有。

第十一節 布爾塞維克主義在軍隊內的擴大

由軍隊高級司令官組織的柯尼魯夫叛亂，使兵士大家覺醒。克冷斯基在七月初還能由戰綫召集軍隊，鎮壓布爾塞維克的蹶起；到了現在，爲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出動的軍隊，可謂絕無僅有了。兵士和司令部員之間，已有一種不可逾越的溝渠。斯丹斯基某關於那時候士兵的心理狀態有下記的一段：「布爾塞維克的勢力，驟然增加；他們完全變了軍隊的主人翁。他們的宣傳都是『一切不可信賴將校及士官』的口號。下級兵士委員會，漸次變爲布爾塞維克的細胞了。軍隊內的一切選舉，布爾塞維克都是占絕對多數。司令官的權威已掃地無餘。兵士看見總司令尙且反對革命，所以覺得他們的周圍，盡是反革命者；並以爲凡是掛着肩章的人都是反革命者。」

軍隊因連年戰爭，疲勞已極，想到將要來到的冬季戰爭，愈懷恐怖，遂強硬的要求和平。還有一層，就是食糧缺乏。兵士數星期沒有糧食，嚼着硬麵包過日子，真所謂飢寒交迫了。

柯尼魯夫叛亂鎮定後，各戰線的代表者，陸續跑到彼得堡蘇維埃所在地，的斯摩爾尼學校陳情。他們的要求，差不多是同樣的。（一）即時平和；（二）廓清司令官員；（三）停止壓迫布爾塞維克；（四）布爾塞維克新聞，自由販賣於軍隊內；（五）建設革命政府等等。一切兵士會議，都揭出「全權力歸蘇維埃！」的標語。其中最堪注目的是西伯利亞第一軍團的決議。該決議說：「西伯利亞第一軍團的兵士，爲確保自由匡救祖國起見，要求：（一）全權力歸地方，後方，及戰線的蘇維埃；（二）一切機關

的組織，須以社會民主主義布爾塞維克及國際主義者的綱領爲基礎，又附加平和、土地、死刑廢止等的要求。

軍隊內「布爾塞維克主義」的迅速擴大，又可於下列的事實看出：十月中旬，開五軍代表者第二次會議時，布爾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左派及國際主義者，總計比會議員半數只多得幾個人；到三星期後所開的第三次會議時，單只布爾塞維克，已占全會議員的百分之八十四。

但是，十月革命以前，戰線上的軍人團體中，還有受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指揮，服從妥協主義命令的團體。這種團體，是統一軍隊的幹部團體。幹部都是革命的第一期——兵士和勞動者都替妥協主義出力的三月——在軍隊或戰線代表者會議選舉的。幹部委員會，普通都是由鄉紳，

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旗手，及有教育的志願兵中選出的，他們當然固守妥協主義，民衆越和布爾塞維克接近，這班幹部委員就越和妥協主義者協同，所以九、十月間，軍隊內的主要組織體，已和大衆分離，陷於孤立狀態，等到召集會議，再行選舉時，這些委員會已盡化爲布爾塞維克派了。

至於中隊、聯隊、師團等下級委員會，更影響於大衆心理，並且該委員會的構成分子，也往往更新，所以這些委員會真正能够代表兵士的心理，十月初這些委員會差不多盡變爲布爾塞維克派。

第十二節 布爾塞維克主義與農村

然則農村狀態如何？農村關係的發達，生出減少農民土地的結果，前已說過。農民於「解放」時，得了些小的土地分配，又因人口的增加，不得

不把土地再三再四的細分，於是農民的土地狹小，就變了農村的慢性病。二十世紀最初十餘年間，農民都是根據「把地主，貴族及僧院的土地，分與農民！」的標語而行農民運動。農民所渴望的就是土地。一九〇五年參加革命後到一九一七年，都是這種動機。

農民很忍耐的等候，由革命滿足他們六十年間的渴望。一九一七年春，農民確信到了冬季，地主的土地，一定會歸他們耕種，（因為革命的結果）他們於狹小的土地內播了春蒔的種子。他們聽聞以前標榜「土地和自由」爲他們鬥爭的社會主義革命家，現在已離開他們，成了支配者了。

經過了幾許星霜，政府也變更了幾回，但是「農民主義者」對於他

們，沒有一些好成績。各政府都發表各政府的宣言書，農民總以為宣言書內，一定有什麼關於整理土地的規定；但是，事實完全相反。宣言書總是說：未開憲法會議以前，仍舊維持以前的土地關係。農民就曉得未開憲法會議以前，土地非繼續受地主的支配不行。然則憲法會議要幾時才開呢？該會議召集的日期，許久都沒有決定，總是借些製作名簿的口實遷延時日。最後迫於布爾塞維克的要求，遂決定於九月三十日召集。立憲民主黨高叫短期間內絕對不能準備開憲法會議，要求延期，又改為十一月二十日召集。冬蒔的麥，非播種於同一土地不可。資本主義新聞又高唱：戰爭中無論如何，決不能有召集憲法會議的行爲，主張戰爭終結後再行召集。列寧在本年七月中，曾說：「等到開憲法會議才解決土地問題；等到戰爭終結

才開憲法會議；等到完全勝利，才終結戰爭；左說右說都是一樣的。政府內多數資本家及地主，公然愚弄農民起來了。」（一九一七年十月所著的「革命的教訓」論文，列寧全集十四卷第二冊）

農民在這種情形下，已忍無可忍了。地主預知土地的所有權不久會歸他人，所以把土地賣給農村的富人。農務部長（而且是有名的社會革命黨員）測爾諾夫氏，想在憲法會議以前，通過土地契約禁止法。但是資本家的閣員及地主的閣員，都不贊成他。七月事件後，這種法律，本來應該通過，以懷柔衆心；但是地主們對於這點，又作出種種口實，終於無結果。

九、十月的情形如此，所以農民已不能等待政府的土地改革，他們自己就漸次實行改革了。於是全俄國，都發生農民運動，各地農民都燒毀地

主的邸宅，掠奪穀物家財，及沒收土地。以克冷斯基爲首的社會革命黨，仍想抑壓農民，維持土地「自然狀態」，派遣懲罰隊，逮捕設立土地委員會的農民以維持土地關係。例如九月十四日由坦波夫發出的電，報告在卡次洛郡，「一所有地被掠奪，約二十五個人所有地的財產歸於灰燼，由莫斯科派遣鎮壓騷擾的遠征隊已到了。」薩拉多夫九月廿五日電云：「塞爾多夫斯基郡測爾卡索男爵夫人及亞札列維齒的所有地，已遭破壞。塞爾多夫斯基郡守備隊司令官提議派遣軍隊於該郡，以回復秩序。」九月二十七日又電云：「塞爾多夫斯基郡，農業的無秩序，已蔓延擴大了；劫掠家畜，掠奪土地及森林，沒收麥類等郡長等，要求軍隊的援助。」諸如此類的事件，俄國無處無之。

因此，農民以大希望和勇氣，援助勞動者的蹶起，向資本家及社會妥協主義者的權力抗爭，而自己鞏固自己的權力。九十月間，對於打倒共同敵人——妥協主義者所擁護的資本主義政府——的勞工兵士及農民同盟，已經成熟了。布爾塞維克，當然是這個鬥爭同盟的領袖，他把他周圍的一切革命力統一了。

第十三節 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暴動計畫的準備

布爾塞維克及列寧看見這種大眾的潮流，知道是實行革命的強力，在九月間，就研究暴動及權力奪取問題。兵士及農民們還是偏於妥協主義者。（勞動者已於六月與布爾塞維克同盟。）以前「權力奪取」的標語，不過是煽動與宣傳的問題。現在勞動大眾，既然結合於布爾塞維克的

周圍，「權力奪取」就變爲行動的問題了。

列寧對於暴動問題的理論和實際，研究很精密。他寫了幾封信給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及彼得堡莫斯科委員會（列氏那時候避克冷斯基的憲兵，住在塞斯次魯列次）其後又寫了幾篇論文。他寫給中央委員的信內說：若要暴動成功，非將以下三個必要的條件全部實現不可。即（一）若要暴動成功，不可依賴陰謀或政黨，須依賴前衛階級；（二）暴動須依賴民衆武裝的奮起；（三）暴動的時期，要在「國民中前衛隊活動最大，敵人的隊伍分散，勢力最弱，敵人的動搖最激烈的時候，即革命史上的轉換時期」才能成功。（這信是九月寫的。）列寧又說：這些條件，在九月間都滿足了，所以這就是對於變革最切迫的時期。過此以後，革命的潮頭漸

次平靜，失去運動時機，就好像難於成功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蜂起就是一個例證）

列寧又指示：目下的國際狀態，都有強制勞動者奪取政權的傾向。里加已歸德軍占領了。彼得堡很是危險。臨時政府準備遷都於莫斯科。資本家總想把彼得堡讓給德意志帝國主義者，以撲滅彼得堡的革命運動。所以於德軍未來以前，就跑開去，讓德人占領，以爲德人的銳劍，一定會幫助反革命政府，撲滅勞動運動。但是革命的勞動階級，於該占領未實現以前，非完全奪取政權不可。政權獲得後，就可以講和，就可以由破壞救出革命的都會彼得堡。

那時候，彼得堡勞動者所以急於獲得政權，還有一種原因，就是：正在

那時候，德國已開始革命。他們希望兩個革命——俄國及德國——同時進行。

以上一切事實，都是列寧主張即時實行暴動的根據。列寧又對彼得堡委員會及莫斯科委員會，有下記的指導：「情形既是如此，我們若仍然躊躇不決，豈不是罪惡嗎？農民運動一天一天的發展，政府野蠻的壓迫一天一天的增加；德國於槍斃水兵後，革命的色彩彰然表現；莫斯科的選舉，布爾塞維克占了百分之四十七，可謂大勝利；若將社會革命黨左派加上，在國內當然是占多數了。在這種條件下面「等待」時機，就是罪惡。等待蘇維埃會議，是一種外表上遊戲的話，是革命的叛逆。假如非暴動不能獲得政權，就應該即時實行暴動。（一九一七年十月。）」

但是，列寧不僅鼓吹暴動，並且對於目前的事變具體的準備暴動，他作了一種實行的暴動戰略的計畫，即「由內外勞工區，芬蘭，列百里，喀琅斯，塔得，對於彼得堡，用一種出其不意的迅速的方法施行攻擊，又令全艦隊，以巨大的集合力，攻擊一萬五千至二萬（或者二萬以上亦未可知）的俄國資本家的憲兵（士官學校學生）及俄國的「反革命軍隊（哥薩克兵）」。

蘇維埃須集合三個重要勢力，即兵士勞動者及農民，首先占領（甲）電話，（乙）電報，（丙）鐵路，（丁）火車站，（戊）橋梁；無論如何犧牲，都要保持這些，不可失却。

這種計畫，大部分已告成功。

十月十日，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委員審議關於暴動的問題。以十對二的多數，承認這些國內及國際狀態是促進暴動的事實。因此又認定暴動是不可避免的，是完全成熟的；所以中央委員對於一切組織體提議指導暴動，並由這種見解，審議解決實際問題。

因此，布爾塞維克跟着民衆的意思一直前進，準備打倒資本家政府，獲得權力及確立勞動階級的革命政府。

到了十月末，形勢越發緊急了。德國軍隊已離彼得堡不遠。陸軍指揮官，要求由彼得堡移動革命的守備隊以防禦彼得堡。資本家君主主義的反革命派，又反覆以前柯尼魯夫活動期的行爲，破壞革命的勞動者幹部，利用革命軍沒有武裝，準備建設軍事資本家的獨裁政府。

但是當時的情形已不能再猶豫一星期了

第三章 十月革命

第一節 彼得堡守備兵移轉問題

德軍占領里加，其艦隊侵入波羅的海，又將俄國海岸附近許多島嶼占領後，彼得堡的形勢很是危險。但是資本家絕對不抱悲觀。「前國會議長魯將古公然說：德軍占領腐化的彼得堡也不算什麼大不幸的事。」（托洛次基）政府已開始遷移於莫斯科，但因彼得堡勞動者一致的抗議，不得已，又把讓彼得堡給敵人的念頭打消。那時候政府有一種新計畫，就是想把有革命思想的彼得堡守備兵，移於他處，使革命黨赤手空拳，不能發

生作用。

但是，那時候，布爾塞維克派彼得堡蘇維埃，對於軍隊很有勢力，假如不得蘇維埃的同意，休想移動一軍。彼得堡軍事管轄區，徵求蘇維埃的同意。蘇維埃對於這種軍隊移轉的計畫，當然疑惑到反革命派身上，但是又因有防禦彼得堡的必要，所以決定審查移轉人數及留下人數的問題。

第二節 軍事革命委員會

蘇維埃完全不信用克冷斯基的前本部，決定設置自身的革命本部。十月十六日，蘇維埃的委員全體，制定關於軍事革命委員會的規則，該委員會有下列各種職權：（一）委員會須查明防禦彼得堡必要的戰鬥力量，及駐屯於彼得堡必要的戰鬥力量；（二）彼得堡守備隊員及指揮者

的計算和登錄；（三）製作都市防備的計畫；（四）依革命的訓練，援助守備兵及勞動階級。

蘇維埃會議內，門塞維克派代表者，批評該委員會的意義說：「這時候，只要稍微不至周圍政治情形的人，誰也知道軍事革命委員會，是布爾塞維克準備革命行動連鎖中一個鐵環。」又說：「軍事革命委員會，是布爾塞維克的本部，迫於組織革命行為本身的要求而出現的。」

門塞維克這種批評，很可以說明布爾塞維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本質。布爾塞維克所以設置該委員會，就是想把委員會做爲革命組織上指導中心的緣故。

資本公司及其政府覺得形勢不利，也把他們自己的同盟者武裝起來，

即熱心武裝士官候補生，交付武器給學生等等。軍事革命委員會決定於一切武器庫，武器商店及一切軍部，任命自己的委員，以防礙反革命派武裝。因此蘇維埃委員到處都任意沒收違反規則的武器。各處的兵士都聲明承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實行由委員認定的規律。十月二十一日，開彼得堡聯隊委員會全體會議，前彼得堡蘇維埃及軍事革命委員會會長托洛次基氏，講演軍事委員會的本質。講演後，採用以下的決議：「彼得堡守備兵，恭祝彼得堡勞動代表蘇維埃，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爲革命的利益，爲戰線及後部密切連絡的種種行動計，立誓擁護軍事革命委員會的主張。」依這種決議，守備隊實際承認軍事革命委員會的指導了。因此，軍事革命委員會，已有支配兵士大眾的力量。

到了十月二十二日，軍事革命委員會及彼得堡蘇維埃的威力，越發現出來了。先是，兩星期以前，蘇維埃揭了「彼得堡蘇維埃紀念日」的告示，目的是想募集捐款，設立蘇維埃機關報。這天的形勢，充滿了暴動的空氣，可以叫做勞動者革命力的檢查日。雖然右派預先宣傳彼得堡街上將血流成河，但是，民衆仍然蝟集於彼得堡蘇維埃會議。辯士的力，把他們的革命心激動了。一切社會的建築物都是同樣。一萬民衆都擁到國民館建築物，客廳爲之滿員，走道爲之充溢，好像鐵柱上都掛滿由人類的頭、手足、編成的大花圈一樣。滿場的空氣，都是表示革命已達最成熟時期。會場中又有「打倒克冷斯基政府！」「停止戰爭！」「全權力歸蘇維埃！」的口號。這時候，誰也不敢在大衆的面前道半個「不」字。彼得堡蘇維埃已

完全獲得權利了。」（參照托洛次基「十月革命」新版，由十月到布勒斯特平和）

第三節 決定的衝突

十月二十一日夜至二十二日，軍事革命委員會與政府間發生決定的衝突。是夜軍事革命委員到管轄區本部，要求：此後本部一切行動，須歸軍事革命委員會統制。管轄區司令官斷然的拒絕了。於是彼得堡蘇維埃即時召集守備兵聯隊代表會議。會議中考察現在時勢，以為本部不承認彼得堡革命守備兵選舉的軍事革命委員會，就是破壞守備隊。把守備隊做反革命直接工具看待的證據。代表會議又決議：「對於守備隊的一切命令，若無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署名，都是無效。」

會議決定這種議案後，即時電知各守備隊；守備隊極熱心援助該決議。於是管轄區本部雖然存在，不過虛有其表了。

克冷斯基由戰線上召喚軍隊來對付他們；但是，現在戰線上也很不容易找出一「靠得住」的軍隊來。克冷斯基召喚的腳踏車隊二大隊，以特別電報預先通知蘇維埃，報告他們將要到着，並且請蘇維埃決定他們的進退。蘇維埃命令他們駐屯彼得堡市附近，並且要他們派出代表。代表到了蘇維埃，陳述腳踏車隊很願意服從蘇維埃的時候，蘇維埃遂命令他們即時入彼得堡市。因此，克冷斯基自己，到助長勞動階級革命了。

十月二十五日，本是勞兵代表蘇維埃開第一次大會的一天。在這次大會，布爾塞維克當然有占多數的希望。由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間到來

的代表，越發證明這種希望不會失掉，即由地方所派來的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分外的多。蘇維埃大會能够獲得權力，毋庸置疑。但是臨時政府決不會和平的交出權力。所以開大會的這一天，就是在布爾塞維克指導下面，暴動的一天了。他們曉得其中一切情形，於是準備戰鬥。

依十月二十五日以前這種情形，蘇維埃和政府已勢不兩立，非臨時政府解散十月二十五日的大會，即大會打倒臨時政府。所以克冷斯基決然準備解放大會。十月二十四日夜，士官候補生隊已包圍布爾塞維克新聞「兵卒」及「勞動者的道路」。裁判所檢事發出命令，通輯與七月三五日事件有關係的布爾塞維克。這班布爾塞維克，是被赦後，再從事反政府煽動的。政府召集的腳踏車隊，既然沒有用處，遂由皇帝村召喚撞擊大

隊，由彼得哥夫召喚旗手學校兵，又召喚士官候補生及女子撞擊大隊來防衛政府會議的冬宮；又命令中央電話局不許接斯摩爾尼電話機的通話線。

到了二十四日夜，克冷斯基對於共和國的蘇維埃，要求許可政府對布爾塞維克行斷然的處置。所謂斷然的手段，當然是把軍事革命委員會周圍的團體及黨，即時徹底掃蕩的意味。蘇維埃當然沒有承認克冷斯基的要求，因為「掃蕩」布爾塞維克，就是解散蘇維埃大會的意味。

到了十月二十四日夜，民衆的氣分已達最熱烈的程度，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阻止他們的進行了。軍事革命委員會開始活動的時期也就到了。

第四節 革命的開始

先是，二十四日早，軍事革命委員會，命令一切聯隊委員會：「將兵士置於戰鬥準備狀態，等候以後的命令。」當日各兵士的團體和士官候補生開始小戰鬥，在士官候補生防禦下面，涅巴河架着的橋梁，已被破壞，兵士就極力做這種防止工事。

二十四日軍事革命委員會繼續開會，該委員會由各地方得着關於敵人行動的報告。克冷斯基的軍隊將要到彼得堡時，委員會就派遣軍隊抵禦，因此把反革命軍稍微阻止了。斯摩爾尼會館，已由機關兵中隊及里士阿尼亞中隊把住。

十月二十五日夜，電話接線人把斯摩爾尼的電話機及各區蘇維埃

工廠，軍事部等連結線停止後，軍事革命委員會就開始最初的攻擊。蜂起的勞動者，組織赤衛軍，襲擊電話局。因此，本部的機械忽然停止，本部和外界的消息完全不靈了。赤衛軍同時又占領火車站，電報，發電所，及彼得堡電報代理店「N. T. A.」等。到了十月二十五日早，一切交通機關，都歸軍事革命委員會占領了。同日夜，國立銀行也被布爾塞維克占領了。

十月二十五日早，軍事革命委員會，發布「告俄國市民」的檄文，宣言廢止臨時政府。同時又用無線電話及電報等，報告彼得堡勞動者及農民的權力已經確立。

當日，蹶起的軍隊，包圍馬領斯基宮殿，解散集會該宮殿的共和國臨時蘇維埃。到了晚上，管轄本部也降服了。政府閣員等在士官，士官候補生

及撞擊兵防衛下面集合的冬宮，也被包圍。夜八時半，革命軍提議於臨時政府，令其投降；又威嚇他們說，若不投降，則軍事革命委員會立即砲擊宮殿。但是政府很強頑的拒絕了。於是夜九時，由貝特羅波羅斯克及泊於涅巴河的巡洋艦「極光」號，向宮殿砲擊；包圍宮殿軍和防禦軍，也開始小槍及機關槍的戰鬥，繼續到十時。由十一時起，又開始交戰。將近夜半，革命軍結合小小隊伍，深入宮殿，即時將士官候補生解除武裝。翌早二時遂完全占領冬宮。臨時政府閣員都被逮捕。唯有內閣總理克冷斯基不見。他於絕早已乘汽車出發戰線，想去召還軍隊救濟他的閣員。

第五節 革命成功

翌日下午三時，彼得堡勞兵蘇維埃開會，托洛次基述開會辭如下：

「依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宣言，臨時政府已經消滅。各閣員已被捕縛。其餘的人，在數日內或數時間內也一定會被捕的。」托洛次基逃開會辭後，就是列寧出來了，羣衆以狂喜的表情，歡迎列寧。列寧演說指示新組織勞動政府的基本任務如下：

「革命的意義，就是勞動階級，不要一個資本家參加而建設勞動者自己的權力機關蘇維埃政府，即被壓迫的民衆自己建設政府。

……

「從此以後，俄羅斯史上，就發生一種新地帶。第二次的俄羅斯革命，在革命最後的決算，非歸於社會主義的勝利不可……

「重要任務中，第一，就是即時停止戰爭……

「俄國國內的農民，大部分都說：『我們和資本家交涉總是受騙，我們還是和勞動者親近罷！』勞動者須布告沒收地主的所有權，以博農民的信用。勞動者對於生產，也應確立實在的管理……」
「勞動者現在非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國家不可。」

以上是列寧演說的大綱。

第六節 蘇維埃第二次大會

十月二十五日晚十一時，在斯摩爾尼會館，開全俄勞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大會。出席大會五百六十二人的代表中，布爾塞維克占三百八十二人。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在外）知道自己完全沒有能力來阻止勞動階級的革命，遂退出會場。門塞維克派的國際主義

者對大會提議：由一切社會（主義者）黨代表中，組織「一般民主主義的」政府，平和解決現在的鬥爭；因此，又提議派遺特別代表和一切社會（主義者）黨交涉。但是大會拒絕審議這種提議，於是門塞維克的國際主義派，也跟着他們右派的同伴，退出會場。

大會採用對於勞工兵士及農民的布告，關於此次勃發的變革，敘述如下：

「大會決議：地方的全權力歸勞工兵士及農民代表的蘇維埃；該蘇維埃須確實保障革命的秩序。」

第七節 政府的組織

十月二十六日，大會第二次會議，組織最初的勞農政府，就是以列寧

爲領袖的人民委員蘇維埃。又於此會議內選舉新布爾塞維克中央執行委員。

第八節 莫斯科的「十月」

中央新權力的組織，差不多沒有鬥爭，——至少也沒有激烈的抵抗及鬥爭，——就成功了。但是莫斯科的變革就不同，權力移轉的鬥爭，繼續到六天。（自十月二十八日到十一月二日）其原因如下：

（第一）莫斯科是俄國經濟生活的中心，有強固的，有組織的資本家團體存在。尤其是在戰爭期間，資本人家爲指導戰爭計，得俄皇政府機關的援助所設立的巨大「社會」團體，大肆其活動。這種社會團體，就是有巨大中央機關中心的連絡，及其他的「地方及都市全俄同盟」。莫斯科

資本階級，依這些機關及其他團體的力量，把知識階級（尤其是年青，熱烈分子的學生，）強固的結合起來。所以莫斯科於一九一七年革命進行中，變了資本階級反革命的根據地。

（第二）莫斯科資本家有這種堅固的團體，反之，莫斯科勞動者不唯沒有團體，而且分散於各地域。一到要決定事件的時候，很不容易一致團結。

（第三）最後，莫斯科布爾塞維克團體，組織力及指導力都遠遜於彼得堡的團體。因為布爾塞維克想改革本黨「重要指導部」的中央委員，所以布爾塞維克的優秀份子都集中於彼得堡。因此勞動者的莫斯科，對於勞動階級革命，就缺少了準備。

莫斯科勞兵代表蘇維埃十月二十五日，接到彼得堡革命的消息後，才準備組織軍事革命委員會。該軍事革命委員會組織的進行中，門塞維克也鑽在裏面活動；就是明明白白說要「用全副精神，把布爾塞維克領袖的權力把握，及冒險主義所生的各種結果除去」的門塞維克，也引入軍事革命委員會裏面。因此，那些誓用全副精神，妨害勞農革命成功的人們，也列席於莫斯科軍事革命委員會。但是二十六日守備兵召集大會，該大會以壓倒的多數，投票承認軍事革命委員會，爲自己的領袖。

同十月二十六日，莫斯科資本階級也設立資本階級的戰鬥本部，所謂社會安全會，就變爲資本階級的本部。

二十七日，雙方都準備戰鬥了。軍事革命委員會向守備隊發命令，報

告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組織，並且告訴他們須受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召集，準備開始戰鬥。

資本階級本部，也取決然的行動。二十七日，軍事管轄本部，向軍事革命委員會提出要求：解散赤衛軍及該委員會本身。委員會當然不承認，遂開始戰鬥行動。戰鬥開始後，又提議於委員會中再加農民蘇維埃（社會革命黨）的市會及地方議會代表，交軍事管轄區本部及社會安全委員會的審議。這種協定，幸而沒有成立。但是光陰日一日的過去，反革命派遂極力利用這種期間，使士官候補生及旗手學校學生全體武裝，而由學生及中學校上級學生（中學生，實業學校學生及其他）編成的「白衛軍」就很快很快的增大了。

二十七日，士官候補生已由布爾塞維克掌中，奪得苦列母林。二十八日，白衛軍占領都市一切中心地，車站，電話，電報及發電所。白衛軍的狀態，漸次鞏固。白衛軍的行動，就和彼得堡軍事革命委員會，實行列寧的戰略計畫一樣。到二十九日，革命軍動起大砲來，形勢方才變了。當日，勞動者以自己的意思，發表各工廠罷工宣言，他們自己動員，實行戰鬥。十月三十日及三十一日，勞動者的赤衛軍，得了勝利。三十日，赤衛軍占領苦洛斯基及亞歷山得洛夫斯基車站，中央郵政局，及電報局。勞動者由札莫斯科拉撤向苦列母林攻擊。三十一日，白衛軍集合於苦列母林及比苦列母林的周圍。十一月一日，苦列母林遭重砲的砲擊；白衛軍遂投降了。十一月二日，社會安全委員會長羅篤涅拉，向軍事革命委員會提議停止戰鬥。軍事革

委員會容認這種提議，和社會安全委員會訂結「協定」。據該協定：解散社會安全委員會；解除白衛軍的武裝；士官可以帶着「他們私有的」武器；軍事革命委員會保障一切白衛軍的自由和人格；雙方即時釋放俘虜。

這種「協定」使勞動階級非常的不滿。觀累忒人的砲手及勞動赤衛軍的抗議，就可以明白了。該抗議說：「我們無論如何，要把捕縛的一切士官候補生，及其他資本階級的腐化分子，交於有威力的革命裁判所審判。在『協定』締結的現在，還是存心槍斃我們及我們同志的痞棍，應該不經什麼裁判，一概剷除。」

於是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權力，完全歸了蘇維埃。地方的權力移轉，到處都是由中央打電，平和的成功。

但是，蘇維埃既然握了權力，非將該權力的基礎鞏固不可。勞農政府的第一步，即有自己的目的。即（一）滿足一般國民的要求，使他們永久援助政府；（二）打倒資本家反革命派顛覆新權力的一切計畫。

第四章 勞農政府第一步

俄國勞工農民，實行革命，有一種根本的熱烈的希望，就是：趕急媾和，停止與他們利益無關係的世界大戰。此外，農民還有一種積年的希望，就是獲得土地；俄國以前的土地，使地主變為肥厚，農民變為瘠羸，因此土地歸農民，是救農民的必要方法。勞動者也還有生活上不可缺少的要求，就是，八時間勞動制，及勞動者的生產管理。八時間勞動制已無說明的必要，

勞動者的生產管理，就是勞動者自己管理生產機關，使資本家不能掠得剩餘價值，並且使資本家實行由勞動階級鬥爭所獲得的法律。

勞農政府第一就要滿足大眾生活上不可缺少的這些要求。所以蘇維埃十月二十六日的會議，即以第二次大會的名目，發布關於平和及土地的两个布告。

第一節 關於平和的布告

蘇維埃第一個布告，就是即時休戰，及關於締結永久平和，對各國民與其政府的訴願。「勞農政府向各交戰國民及其政府提議，即時開始交涉，締結公平的民主主義的平和。所謂公平的或民主主義的平和，就是：無併合（即不强奪外國領土又不強制的併合他國民）及無賠償的

平和……同時政府並沒有把前述的平和條件，作爲最後通牒的意思。換句話說：不論那一個交戰國，只要趕急和俄國迅速講和，俄國也就贊成審議他所主張的其他一切平和條件。」

關於布告中最後數行，政府及布告起草者列寧，都受了民衆的非議。他們說：「布爾塞維克違背了自己最初要求的『以民族自決爲基礎無併合無賠償的平和』，現在反承諾人家所提議的一切條件了。我們提出的根本要求，應該是決然的『最後通牒的』要求，我們絕對不贊成審查『其他一切』平和條件。」列寧看見大衆不滿，就答應說：「假如我們把這些要求做爲最後通牒，向交戰國資本政府提出，資本政府就一定說我們不通情理，關於平和沒有商量的餘地，豈不是糟了嗎？遠地方的農民也

一定會說：「諸位同志！你們爲什麼把商議平和一切條件的提議刪除了？在我們，就是那些條件也可商議，以後我們可以囑付我們的代表，於憲法會議，創造那些條件的。」於是農民又會怨恨我們，不該把這總要求，做爲最後的要求。因爲我們第一要緊的，是在曝露掌握政權的資本家及他們的政府的醜態，在這種時期，不宜過於強硬。」

觀以上列寧的演說，就知道「關於平和的布告」是勞農政府欲由戰爭的壓迫，解放世界民族的真正希望；巧妙的和平提議，就是這種希望的表現。

第二節 關於土地的布告

蘇維埃第二個布告，就是「關於土地的布告」。該布告第一條說：

「土地土地主的所有（建築）物，不要何種賠償金，得即時沒收之。」第二條說：「地主的土地、侯地、僧院及寺院等一切土地，於未開憲法會議以前，即須歸村落土地委員會及農民代表郡蘇維埃管理。」因此，土地的使用，在土地問題未解決以前，非根據以前二百四十二地方農民指令（要求）（農民組合代表的來意，就是爲着這種指令）所制定的「農民指令規則」不可。該指令說：「一切土地變爲全國民的財產，凡是在土地勞動的人，都可以使用。」「凡是俄羅斯的國民，（無性的差別）只要他借他自己家族或同志的力量，以自己的勞動耕作土地，並且身體健康，耕作土地的時候，都能享有土地使用權；但僱傭勞動則不許。」以上都是「農民指令」所定的規則；因此，地主、寺院、僧院，以前皇族食邑附屬地，（即俄

皇一族的土地)等,都被沒收,確立農民平等使用一切土地的權利了。

勞農政府實施土地使用權,使小農民經濟鞏固,可說是違反布爾塞維克以前所提出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的政策。因為布爾塞維克以前提出的要求,是要把地主的土地,化爲有組織的經濟團體(國有化)的所有物。列寧辯駁這種非難說:「外間傳說這種要求和布告,都是社會革命黨員作成的;不錯,但是誰人作成的,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雖然不能同意民主主義政府的布告和要求,但是不能蔑視最下層階級民衆的決議。」布爾塞維克並不是想把什麼「抽象的思想」實施於實在生活,是想爲勞動民衆的利益,再建生活,確立權力。列寧又說:「實際的適用他(即關於土地的法律)於生活渦中,實施於地方的時候,農民自然會理解真理

的所在。」

第三節 八時間勞動制與「勞動者管理」

十月二十九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採用關於八時間勞動制的布告；該布告詳細規定工作規則，勞動時間，及其他等等。十一月十四日，發布「勞動者管理生產的法律」。該法第一條說：「所謂勞動者的管理，就是勞動者對於生產，生產物，及原料的買賣，貯藏，及企業的財政方面等，實行監視的意味。」勞動者管理機關，是由「工廠委員會監督的蘇維埃及其他」組織的；而工廠委員會等，又是由勤務人及技術家的代表者選舉的。這些機關有「監視生產，規定企業最小限度的生產量，表明生產物生產價格的權利」（第六條）。勞動者實行管理產業，是將大企業收歸國有。

的過渡手段，並且是防止當時企業家怠業——意識的將企業的生產力低下，貯藏原料及破壞製出生產物等——的手段。

第四節 克冷斯基活動期

勞動政府由成立的第二日，就非和反革命派激烈的鬥爭不可。二十六日，哥薩克兵梯隊，由克冷斯基及普拉斯諾夫將軍指導，向革命的都會前進，出現於加奇那附近。加奇那被哥薩克兵占領，（加奇那後改名德洛次庫，隔列寧格勒四十基羅米突。）二十八日，赤村及皇帝村，又被占領。（皇帝村後改爲兒童村。）這些地方的守備兵，不能抵禦，所以向哥薩克兵派遣手槍隊，但是這着也失敗了。二十九日，哥薩克兵已迫近彼得堡了。托洛次基說：「彼得堡的軍事機關，陷於無統制狀態，一部分停止工作，一

部分作鬼作祟。」托洛次基又說：「這時候，我們決心依賴勞動大眾。許多勞動者向克冷斯基軍隊方面進，占領已掘的塹壕。砲兵工廠的勞動者，裝置大砲，由工廠倉庫取出砲彈，徵發馬匹，將大砲運到戰場，配置於各處，組織主計部；又取得戰用車、汽車、動力等，收集食糧，徵發糧草，組織衛生部。總而言之，勞動者建設一切的戰鬥機關，這些戰鬥機關，都是革命本部所欲組織而沒有成功的。」

勞動者奮起的結果，十月三十日，對於克冷斯基的戰綫就增大了。三十日於皇帝村及波羅考決戰，克冷斯基的哥薩克兵，一蹶不振，十月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一日，叛亂終歸掃蕩，克冷斯基僅以身免。

第五節 士官候補生的叛亂

克冷斯基襲擊彼得堡，彼得堡越感危急，彼得堡內部的反革命勢力就越大。社會黨右派本已失了一切地位；十月二十五日解散共和國臨時蘇維埃時，門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都完全失卻黨的存在；立憲民主黨及門塞維克指導下面的市會也曉得自已將要消滅；於是這些快要消滅的團體就想創造統一他們一切委員會的團體。被勞動革命「侮辱了的」「以前的首領」全部集合，由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開市會會議，組織「祖國及革命救濟全俄委員會」。該會創立者設定以下的任務：（一）趕急組織臨時政府，取積極的行動，撲滅「布爾塞維克的暴動」；鎮壓一切反革命的計畫，召集憲法會議，趕急和聯合國開始共存的交涉；（二）對軍事革命委員會提議使他們即時棄去武器，放棄獲得的

權力，使跟着他們行動的軍隊服從臨時政府的權力。

克冷斯基迫進彼得堡的時候，救濟委員會遂決定不向軍事革命委員會交涉，而直接的實行內應。二十九日早，士官候補生占領中央電話局，士官學校學生都武裝準備戰鬥。赤衛軍包圍各士官學校開始攻擊，並且對士官候補生提議，令其趕早降伏，解除武裝。但是，士官候補生不肯，赤衛軍即時發射大砲，解除叛亂者的武裝。其後，士官候補生軍，仍然固守電話局，激烈地交戰，到晚八時，該電話局也歸赤衛軍占領。於是士官候補生的叛亂，一天工夫就掃平了。

勞農政府，由成立初到一九二一年，總是以武力掃蕩資本家，地主一切反革命的計畫，換言之，就是沒有一日不用武力來防禦反革命的活動。

第六節 勞動者兵士農民同盟的發展

士官候補生的叛亂及克冷斯基反革命襲擊掃平後，各方面的反革命，好像都打倒了，反革命組織的中心，好像都破壞了一樣。（祖國及革命救濟委員會，上氣不接下氣的繼續存在，到十一月十日，才解散了。）但是十一月初，門塞維克，社會革命黨等反革命派，又利用一種舊式的根據，即農民代表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以逞其欲。該委員會由組織最初，即受社會革命黨操縱。現在該委員會，想用農民的名義，聲明絕對不和布爾塞維克共同動作，利用委員會來破壞革命。勞農政府想設立一種「關於土地布告發布後，充分適合農民心理的」組織體，十一月十日就召集全俄農民代表臨時大會。大會代表者多數，是布爾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左派。

（這時候已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了。）大會一致承認於勞動代表蘇維埃大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及農民代表大會之間，加農民代表者百八名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設立單一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十一月十五日，開第一次共同大會，勞動者、兵士、農民同盟，議決採用關於和平、土地及勞動者生產管理的布告。於是俄國農民，都把蘇維埃的權力，當做自己的權力了。

由一切中央團體追放的反革命派，現在除卻逃往邊境，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第七節 布勒斯特平和條約

勞農政府，把反革命最初的風潮鎮壓後，就着手停止世界戰爭、外務

人民委員長托洛次基於十一月三日，命令全戰綫休戰，將講和談判開始的提議，交付於交戰列強的代表者。各國大使沒有答覆。十一月九日，政府命令前綫總司令都霍寧將軍，即時和德國司令官開始休戰談判。都霍寧將軍最初把這種命令拖延下去，後來斷然拒絕。政府遂免了都霍寧的司令官職，以苦羅冷古補充。東部戰綫德國司令官對於苦羅冷古的提議，承認締結休戰條約。（十一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九日，德俄雙方代表，會合於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十二月二日，締結休戰條約。十二月九日，開始講和談判。

蘇維埃代表陳述「平和布告」上，所明言的平和締結原則，即「無併合無賠償」的平和原則，德國代表以為不大穩當，但是想了許久，沒有

想出一個穩當的答覆來。商議了許久，德國才聲明參加蘇維埃的和平原則。德國這種聲明，不過是一種詐偽的聲明，因為假如英法各國參加德俄講和談判，則德國可以藉口這種原則，免去英法的侵略。所以這種原則，對於德國也是極爲有利的。

德國代表知道英法各國沒有講和希望後，就變了態度。德國想由沒有戰鬥力的國家（俄國）獲得利權。一無併合無賠償的「和平」原則，與德國資本家的意思不符，所以德國代表，就把他自己的聲明置諸腦後，提出那種強盜式的要求來。

蘇維埃代表，已處於困難的地位，中央烏克蘭來那國會代表到布勒斯特時，困難越發增加。烏克蘭來那國會代表，是十一月七日發表宣言的烏克蘭

來那民族共和國中央代表機關。中央國會（與烏克蘭來那共和國政府一樣）是小資本主義的貴族國會。蘇維埃在烏克蘭來那稍微得勢，又被烏克蘭來的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蹂躪了。烏克蘭來的統治者，於布勒斯特講和談判會上，想求德人援助，瞞着蘇維埃代表，私下和德國代表協商，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和全俄的外交戰線，就因此破裂了。烏克蘭來那人的商議成了功，十二月二十八日，烏克蘭來那代表和德國代表締結單獨的（即與聯合國分離的）講和條約。德人雖然曉得這時候蘇維埃的權力，在烏克蘭來那已經復活，並且烏克蘭來那的國會，已被解散，但是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即於講和條約上簽名調印。

蘇維埃委員，看了這種強盜式的講和條件，當然不肯於條約上簽名

調印；但是繼續戰爭，也是不可能的。委員長托洛次基，遂發見第三種解決方法。二月十日，托洛次基發表以下的宣言：

「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政府，謹告交戰國政府及其國民并聯合國中立諸國政府及其國民：俄國拒絕於強奪的講和條件調印；對於德意志、奧地利亞、匈牙利、土耳其及布加利亞，由俄國方面，宣言停止戰爭狀態，同時對於俄國軍隊令其完全復歸全戰線。」

這種宣言，是表示「戰爭平和都沒有」的意思，使帝國主義者狼狽周章，不知所措。

但是，帝國主義者知道：由無力的俄國，能夠奪取許多利權；於是決心強制新興的蘇維埃共和國，使於屈辱的條約上簽名。二月五日，德軍遂取

攻勢，勢如破竹，相繼占領都賓斯克、普斯古夫等地，迫進彼得堡。蘇維埃的形勢，危險已極。

蘇維埃政府看見形勢險惡，就通告柏林政府承認布勒斯特的和平條件。但是，德國資本家方面，以爲以前的條件還不夠，嫌他們要求過少，決心再加別種條件。德國要求俄國割讓波蘭、立士安尼亞、庫爾蘭及包含各大都市中心地（例如里加、維爾那及其他）的里士波尼亞及白俄的一部分；又於東洋國境，要求割讓德軍已占領的地方，托比伊斯克、普斯古夫也包含在內。又強迫俄國，須把喀斯、阿爾達干及巴統讓與土耳其。俄國的陸軍——不論軍隊和新政府編成的軍隊——非完全退回不可。此外，一九一四年爲德俄紛糾原因之一的一九〇四年通商條約也應發生效力。

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接着這些條件的通告後，中央委員會的意見就分爲兩派。一派以爲勞農政府，既然有征服國內反革命派的力量，反屈膝於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實是莫大的恥辱，主張和德奧繼續戰爭。這派的人，叫做「左派共產主義者」。托洛次基維持這種見解。托洛次基雖然知道不能再行繼續戰爭，但是他又以爲對於這種屈辱的條約雖不簽名，德軍亦不會向俄國再加襲擊，所以還是取「戰爭，平和都沒有」的態度爲上策。

他一派主張與德國講和是極要緊的。這派的代表者，就是列寧。列寧於布爾塞維克第七次大會演說中詳細說明他的見解，並指摘「左派共產主義者」的誤謬。他考究革命的經過，以爲勞動階級有四種根本的任

務：（一）對於國內反革命派的勝利；（二）政治權力的建設；（三）經濟生活內部的組織；（四）以巨國際的規模，設立蘇維埃權力的某種相互關係。最初兩種任務，依勞動階級革命，很容易的解決了；而且革命解決這兩種任務的時候，都是百戰百勝的，因此一部分人即「左派共產主義者」就驕傲的不得了，以爲他們既然能夠克服了兩種任務，就到了國際關係的舞台上，也可以百戰百勝，毫無疑義。但是他們把以下的事實忘記了：最初兩個任務這樣的容易解決，是由於世界的帝國主義者，那時候還沒有到俄國來的緣故。那時候，帝國主義者都專注於你死我活的戰爭，對於革命沒有相當的鬥爭組織體，沒有來干涉俄國，所以容易成功。左派共產主義者，不知道這種理由，是第一個錯誤。

左派共產主義者第二個錯誤，就是沒有正確觀察德國的國情。他們以爲德國革命已達成熟時期，所以斷定「德軍不會襲擊俄國」托洛次基不肯於條約上簽名而同時宣言停止戰爭狀態的政策，就是根據這種誤謬的觀察演繹而成的。但是不久這種觀察的錯誤就現出來了；德軍竟開始攻擊占領普斯古夫及鄂賓斯克，攻到彼得格勒附近來了。這豈不是左派共產主義者觀察的錯誤嗎？

試問俄國又能夠抵敵這種攻擊嗎？列寧答應這個問題如下：軍隊已不能再受這種戰爭的苦痛，只有日漸離散的傾向了。「俄國已經沒有軍隊了。很難得保存軍隊了。趕快使他們退伍，方是上策。」「軍隊是俄國組織的大部分；假如我們趕快使他們退伍，就能夠使比較沒有腐化的部分，

變爲優良，並且可以準備國家將要到來的苦試練。然而左派共產主義者，還是主張繼續戰爭，又說於新軍隊組織以前，不可使舊軍隊退伍，這就是沒有理解以上的事實的緣故。左派共產主義者，又不知道舊軍隊不能戰爭。若要擁護革命，非創設新軍隊不可；欲創設新軍隊，又非有平和不可；沒有平和，就沒有休息。他們沒有見到這一點，所以又錯了。

俄國既然沒有軍隊，誰人來和德意志帝國主義者戰爭呢？新軍隊的建設，又非有平和不可。這時候敵軍已迫近革命的都會彼得堡來了。德意志帝國主義者占領彼得堡後，則或顛覆蘇維埃的權力，或提出更苛刻的新條件也未可知。列寧又說：布勒斯特的講和條件，由兩國實力的相互關係看起來，不算是什麼苛刻條件。總之，此次的講和不是屈辱的，普斯古夫

地方的雙方實力關係（即德軍占領普斯古夫後的關係）不可說不與此次的屈辱的講和相當。假如敵軍占領彼得堡及莫斯科的時候，他們的講和條件，屈辱苛酷，必四倍於現在的條件。總合以上所說，列寧就結論如下：即時於布勒斯特平和條約上簽名，不可令其再有變更，兵士由戰綫無秩序的逃走，須變為有計畫的退卻；我們把潰散的軍隊正式退伍，使德軍由彼得堡退去，須若干的日數呢！單只為取得這些日數，也非即時簽名不可。列寧又說：「我再說一句：只要能夠使德軍由彼得堡退卻，得到若干日數，我們就可以簽名於比現在條件苛酷二十倍百倍的條約，並且有簽名的責任。蓋一旦簽名後，德軍不會入彼得堡，因此就可以輕減勞動者的苦痛了。」

但是這種簽名豈不是屈辱嗎？列寧答道：這種條約當真是屈辱嗎？一切懂道理的農民及勞動者，都贊成我說的是不錯。（布爾塞維克黨第七次大會及蘇維埃第四次大會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十五卷）

列寧的主張，得了勝利。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三月三日）遂於屈辱的講和條約上簽名。三月三日（三月十六日）第四次蘇維埃全俄大會，以贊成七〇四票，反對二八五票（棄權百〇五票）批准了。

但是條約終沒有永久存在。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德國革命威廉二世退位，德國議會組織制定後，該條約依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一致的決議，宣告廢止。德國政府也沒有反對的抗議。

第五章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

第一節 和蘇維埃權力的鬥爭

第一項 出版

勞農權力的敵人如黑色君主主義者、白桃紅色的妥協主義社會主義者們，雖然在勞農蘇維埃得了勝利後，還是不肯丟掉他們的武器。由十月革命成功的第二日，這些敵人對於蘇維埃權力就拼命的組織，猛烈的鬥爭。新聞的煽惑，與官吏的曠職，就是這種鬥爭最初的表现。資本主義的新聞，有銀行爲其後援，努力組織輿論，有教育的民衆等，以對抗新權力；又勸誘大衆不可與新權力共同動作，以破壞民衆對於新權力的信任。門塞

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新聞，也和資本主義的新聞同樣，痛罵布爾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想利用自己殘存於共和國落後農民內的勢力，借種種口實，把農民由蘇維埃扯開，以妨碍農民及勞動者的同盟。

因此，勞動階級和他的政府不能許資本階級及妥協主義者有出版的自由。凡是借出版的力，組織反革命的人，不問他是誰，都是要禁止的。十月二十七日，發布「出版法令」，規定如下：（一）公然宣傳反抗勞動政府，或不服從勞動政府的；（二）曲解事實，以公開的誹謗方法宣傳暴動的；（三）公然宣傳犯罪的行動（即重罪性質的犯罪行動）的印刷、機關，應予閉鎖，閉鎖立憲民主黨，門塞維克及右派社會革命黨的一切新聞；只要這一條就算夠了。因為他們時常宣傳曠職，煽動民衆不服從蘇維埃。

權力，又用種種手段，對於蘇維埃權力行反對的宣傳。右派對於廢止「出版的自由」憤憤不平，列寧答應他們說：「我們以前曾說過：獲得權力後，常閉鎖資本主義的新聞。皇權主義廢止後，資本家豈不是把黑色百人團體的反動新聞閉鎖了嗎？現在我們要廢止資本家的束縛了。」

第二項 知識階級的職

蘇維埃權力建設的第一步，即碰着各種勤務人及非勤務人知識階級所惹起的困難。知識階級也是主張革命的，並且主張社會主義；但是他們不主張根本破壞資本主義，和布爾塞維克的思想相差很遠。至勞動者掌握了政權的時候，這班「社會主義的」知識階級，都向右方前進，以爲蘇維埃權力，不久快要失墜。他們抱着這種觀念，遂宣言罷工，凡事不與布

爾塞維克合作。官吏則或辭職，與政府脫離關係，不辭職的就實行曠職。他們也不交代事務與金錢，糊裏糊塗的過日子。電話局不給布爾塞維克接電話，電報局則或將他們的電報扯碎，或扣留不發。布爾塞維克沒有翻譯，沒有速記生，連婦人司書都沒有。（托洛次基：十月革命。）因此，差不多不能處理國事了。其他地方病院的醫生，學校的教師，都罷了工。

人民委員蘇維埃中一部分人，看見這種情形，就主張和社會主義右派妥協，但是以列寧爲首領的多數，強硬的反對他們。因此，主張協調的人民委員就辭職。布爾塞維克對於知識階級及官吏的曠職，頑固抵抗，終獲勝利。政府知道普通手段不能防止曠職，遂把供給金錢的銀行押收；官吏感覺生活困難，遂不得不在蘇維埃的官廳工作了。

第二節 蘇維埃的對策

第一項 銀行的國有

十七年末至十八年初，有一種積極的大金融資本組織，與勞農權力相抵抗。這種金融資本，援助反革命的出版物和曠職的官吏；對於克冷斯基、加拉丁、柯尼魯夫及其他軍事的反革命行動，支給軍事費。金融資本以銀行爲組織統制的中心，握着一切產業及貿易的權力。勞農政府若要打倒資本家反革命的抵抗，須把資本家的根基推翻，換句話說就非由資本家手中，將銀行奪取不可。列寧於一九一八年一月十日至十八日蘇維埃第三次大會，演說如次：「把俄國地主的土地沒收以外，更須由根本上絕滅資本家的支配；要達到這個目的，非將銀行移歸國有不可。銀行是現代

資本主義生活上重要的中心。前古未有的無限富源，都集中於此。銀行又是資本主義生活的神經，又是一種微妙複雜的組織體，數世紀以來銀行事業越發增大了。蘇維埃權力最初的目標，也是在獲得銀行的支配。列寧又表示實行沒收私有銀行爲國有的方法，說：「據我的意見，我們這方面，有武裝的勞動者及農民，他們今早已豫定襲擊一切私有銀行。他們襲擊銀行之後，銀行就歸了我們。這時候，我們只須研究關於銀行的善後方法便了。早晨把銀行封閉；晚上，中央執行委員會就通過『宣言：銀行是國有財產』的決議，而實行銀行事務的國家化和社會化；銀行事務就讓歸蘇維埃的權力了。」（第三次大會時列寧的講演，列寧全集第十五卷）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發布銀行國有的布告。據這個布告，一切私有

銀行都爲國家獨占，併合於國有銀行。

第二項 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

俄國參與資本主義的世界大戰，繼續至四十月，因此經濟空虛，民窮財盡，戰爭終結後，要使停頓的企業運轉，供給麵包於飢餓萬分的首都，非充分的努力不行。舊式的資本家，對於振興產業，重建農村經濟，絕對不肯援助政府，毫無疑義。他們的見解，和知識階級的一樣，以爲經濟狀態越恐慌，則蘇維埃權力越倒得快。因此他們就立意破壞產業。蘇維埃鑑於以上種種事情，不唯使勞動者管理機關正確的監督產業，並且對於產業運輸及生產物分配的復活及組織嚴密的實行國有。據十七年十二月一日的特別布告，於人民委員蘇維埃之外，又創立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該委

員會的任務，是「國民經濟及國家財政的組織」特別布告第三條云：「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關於沒收、徵發、押收各種產業及貿易必要的統一生產、分配及國家財政等，有行使必要手段的權利。」

以這種布告爲基礎，遂宣言：對於全國有力的產業界占優越地位的一切大企業，都是國有財產。於是各種金屬產業，煤炭的採掘，油田，私有鐵道，海運業，及其他產業部門的各種大企業，都收歸國有了。

第三項 「憲法會議派」的驅逐

反革命派中，還殘存着一個勇猛者。反革命派想利用這個勇猛者，打倒蘇維埃權力。這個勇猛者是誰？就是預定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召集的憲法會議。資本家妥協主義黨，曉得憲法會議時他們可以占多數，因爲憲

法會議的選舉，雖然在十月革命後，但是，投票是根據一九一七年夏編成的舊名簿。這些舊名簿中，本沒有社會革命黨左右派的區別；但是十月革命後，社會革命黨完全分爲兩派，左派跑到布爾塞維克這邊來了。因此，農民陷於困難狀態，不好如何投票。農民雖然一面投票左派社會革命黨，但是其實已選舉右派到憲法會議了。結果，憲法會議中社會革命黨右派占了多數。一月五日第一次會議，反革命派的投票爲三百二十三票，蘇維埃贊成的投票只百九十五票。（布爾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左派）

憲法會議的構成，與民衆的心理不甚符合，已明若觀火。這次的憲法會議，是「十月革命前一日」的「憲法會議」，所以他的構成分子，是根據十月以前各階級各黨實力的大小及十月以前民衆的政治心理而來的。

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於第一次憲法會議，提出承認由蘇維埃權力實施的一切改革，及承認蘇維埃爲勞工農民唯一可能的組織團體的議案。憲法會議沒有審查，就把這種提議打消。這時候，布爾塞維克卽時退出場外。社會革命黨左派想和以前的同志——右派——商議，要求他們卽時採用關於土地及平和的布告，又被否決。因此固守蘇維埃權力的最後革命黨社會革命黨左派，也退出憲法會議。

社會革命黨右派，覺得「憲法會議」的危機快要來了，於是想舉行擁護憲法會議的全國示威運動。據發起人的意見，以爲這種示威運動，可以啟發民衆，反抗「冒險的強奪者」及「抑壓者」。但是民衆沒有參加示威運動。示威運動的行列內，只有士官、學生及知識階級參加。憲法會議

派的蹶起明明失敗了。

一月六日夜至七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採用「憲法會議解散」的決議，蘇維埃只派遣些小水兵，就把「憲法會議派」不費氣力的趕散了。當水兵趕散「憲法會議派」的時候，民衆都持傍觀態度，守着沈默。擁護憲法會議派的知識階級，也只得徒呼負負罷了。

第三節 無產階級的專政

勞動者和資本公司，農民和地主，布爾塞維克和立憲民主黨平衡並列的最後的「民主」機關，【即憲法會議，譯者注】倒了以後，遂建設由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政府機關就是勞動者、兵士及赤軍代表蘇維埃；只有勞動的人民可以列席，可以選舉代表。

這時候我們要回想到一九〇五年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議論了。一九〇五年，列寧不單只說無產階級專政，常說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到了一九一七年，他只說由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什麼緣故呢？爲什麼會有這種變化呢？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政權操諸勞動者手中的意味。權力的領袖，就是勞動者的政黨（勞動黨）握着權力的勞動階級用種種必要手段，以保持蘇維埃的權力。必要手段內，包括私有財產的共有，剩餘物的分配，及其他手段。勞動政府的重要任務，是使資本主義的社會變爲社會主義的社會，使私有財產的社會變爲共產主義的社會。

一九〇五年，農民沒有和無產階級協同；並且勞動者對於保持勞工

權力，所必要的手段，對於農民稍有不利益的地方，所以不能受農民的支持。沒有農民的援助，專靠着一個勞動階級，當然不能保持政權。因此，一九〇五年，列寧沒有把革命目的，定爲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變革。那時候，勞動階級，還沒有充分準備向獲得權力的鬥爭。那時候勞動階級的重要任務，是打倒專制主義，確立範圍廣大的政治自由。勞動階級利用這些目的實行小規模的革命運動以後，再準備大規模的社會革命。

那時候，資本階級不想建設範圍廣大的政治自由民主主義共和國，也是我們所知道的。列寧曾說：「資本階級要依賴數種古時的遺物如君主政體，常備軍等，以對抗勞動階級，方才有利益。資本階級，以爲資本階級的革命，不可徹底的把一切古時遺物消滅，須殘留數種遺物，即革命不可

徹底不留餘地，方才於他們有利。」（列寧的論文：「社會民主黨的兩種戰術」。）若欲完全實現民主的自由，非把大資本階級置之死地不可。農民和勞動者相同，對於打倒大資本階級和充分的實現民主共和國，很感興趣。所以勞動階級和農民，能够結合對於資本主義的上層，實行共同的鬥爭，並且能夠共同組織聯合的革命政府，爲獲得民主的共和國奮鬥。

到了一九一七年七月，形勢就完全不同了。都市的勞動者，農村及戰線的農民，最重要的希望，最主要的利害關係，就是立即停止戰爭。一九一七年夏各種政府的經過，都是證明在資本階級掌握權力的期間，不能滿足民衆的這種根本要求。農民若欲得平和，則須打倒資本階級，於政治上的力之外，更須獲得經濟上的力，及其他一切力量。換句話說：欲得平和，須

建設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府，須建設一種不唯能夠打倒資本家，放逐資本家，並且能夠完全排除資本家支配的權力。因此，農民爲滿足他們生活最需要的利益，非援助無產階級革命不可了。農民和無產階級同盟，因爲只有無產階級革命，能夠無條件，無賠償，把地主的土地給農民，所以愈加鞏固了。

一九一七年，農民參加無產階級革命，是一種必然的趨勢。農民承認勞動階級爲他們的指導者。這種承認，能使勞動階級越發努力於民主的共和國，並且使他們以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種過程本身還沒有完成）爲自己的任務。列寧所以揭出與一九〇五年不同的標語「由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這個原因。勞動階級既然變爲農民的指導者，就

應該努力誘導農民實行社會主義了。

到了現在，勞動階級的頭腦（他們的「前衛」）即俄羅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已變爲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唯一領袖，有指導政治力的特別意義毋庸否認了。（「俄國共產黨」的名稱，是一九一八年三月第七次黨的大會所議定的。）

第四節 第三次蘇維埃大會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定式

第三次全俄蘇維埃大會，製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定式和定義。該會議採用「關於勞動及被搾取民衆的宣言書」，宣言書明言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是自由國民的自由聯合，勞農國家的任務，是「廢止人類對人類的搾取；完全打破社會階級的區別；搾取者殺無赦；建設有組織的社會主義」。

義社會；宣傳社會主義於各國；」等等。又承認第二次大會時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發布的重要布告，並且說：「絕滅社會寄生階級與經濟的建設，是一般勞動者的義務。」（第四條）「以法令規定勞動者及農民社會主義赤軍的組織，完全解除資本階級的武裝，以保障勞動大眾的全權力，使擄取階級，沒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性。」（第五條）宣言書的第四部說：「勞工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三次大會，現值和擄取者鬥爭的時候，不得以任何權力機關給與資本家。權力應該完全歸勞動大眾和他們的全權代表，即勞工兵士及農民代表蘇維埃。」

於是蘇維埃第三次大會，就決定了勞農政府政策的基本方針，就是與德國即時講和；編成由勞工及農民組織的赤衛軍；凡是資本家地主皆

屬反革命一體屠殺；勞動階級的專政；勞動階級和勞役農民的同盟；實施銀行、運輸、大產業的國有，以爲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步等等。

同時，那些被蘇維埃權力所謂「合法的」淘汰，受勞動階級專政壓迫，躲在暗中的資本階級及妥協主義者，就開始組織武裝的鬥爭，和蘇維埃抵抗了。

第五節 反革命派和蘇維埃政權的武裝鬥爭

蘇維埃執政最初兩個月，對於資本階級，連續的打擊，但是資本家和他的侶伴，毫不屈撓，以爲還有挽回的餘地。中央的勞動者，強固的防守蘇維埃權力，在中央蘇維埃權力下面，反動派的計謀，當然不能施逞，但是邊境地方，如哥薩克，富裕的哥薩克人，在士官及將校的勢力下面生活，仍舊

保存舊制度的精神；西伯利亞地方並不曉得地主的迫害和土地的必要，反將反革命派收容。西伯利亞的農民，完全不能理解蘇維埃的土地布告，於他們有利，尤其不忠於蘇維埃權力，反信賴社會革命黨，所以容易爲反革命的煽動所乘。還有一層，歐羅巴資本家政府，對於撲滅俄國勞動革命，寢食不忘，也極力援助反革命派，以對抗蘇維埃政府。以上一切都是反革命派和蘇維埃政權武裝鬥爭的主要事實。

第六節 反革命軍的第一攻擊

反革命軍對於蘇維埃國家第一攻擊，由南方開始。哥薩克人居住的烏拉地方，與奧倫堡間的頓地方，有白色將軍亞歷基索夫，柯尼魯夫（柯氏於其活動時代被逮，後來越獄逃走了，）及都托夫等出現。他們把精銳

士官，哥薩克騎兵及由布爾塞維克中心逃走的資本家分子集合，組織戰鬥隊，以次占領南部地方的都市，準備襲擊莫斯科。同時，烏克蘭那地方的反革命派，也暴動起來。俄國蘇維埃政權確立後，烏克蘭那的資本階級及資本知識階級在爭烏克蘭來那民族獨立的旗幟下面，對於蘇維埃權力宣布戰爭。臨時政府廢止後，烏克蘭來那的權力，遂歸中央烏克蘭來那國會。該國會是以微尼奇及佩退留羅為領袖的總秘書局（內閣）所組織的。十一月七日，根據特別國法（所謂「第三世界」）宣言為「烏克蘭來那民族共和國」。該共和國政府決定組織烏克蘭來那軍隊。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日，蘇維埃人民委員對烏克蘭來那政府提出強硬的要求：若哥薩克兵到白軍將軍支配的頓地方，則不可使他們通過。總秘書局拒絕這種要求，並且

解除有布爾塞維克思想軍隊的武裝。從此烏克蘭那的布爾塞維克和烏克蘭那國會開始鬥爭，蘇維埃政府和烏克蘭那政府就開戰了。

勞農政府很快的準備對於第一攻擊的對策。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發布軍隊編成的布告，招募勞動者，組織赤軍。結果，一九一八年一、二月，占領洛斯托夫、頓地方，打破都托夫的軍隊。二月八日，依強襲占領基輔。於是第一反革命的進攻被擊破。

第七節 反革命軍的第二攻擊

反革命軍，由一九一八年春開始第二攻擊。布勒斯特講和條約締結後的三月，被蘇維埃放逐的烏克蘭來那資本階級，求援於德人，以抑壓烏克蘭那的勞動者。德國的將軍們，都喜歡干涉烏克蘭來那的內亂。因為他們若

能干預烏克蘭來那的政事，則可由烏克蘭來那取得穀物。德軍占領烏克蘭來那的重要都市，到處趕散蘇維埃，並且援助資本家，社會革命黨及門塞維克鞏固他們的勢力。後來德國司令官又把中央國會及其政府趕散，以俄皇將校獨裁的「哥薩克兵領袖」斯古魯巴都斯基氏代之。斯古魯巴都斯基遂準備和蘇維埃鬥爭。

同年六月，坡波爾基及西部西伯利亞地方發生捷克斯拉夫軍隊的叛亂。他們是臨時政府時代，以對德奧同盟出陣的目的，由戰時捕虜的捷克人及斯羅發克人所組織的，所以很有訓練，很有組織。俄德戰線的戰爭告終，所以把他們派遣法德戰線上去。但是赴法德戰線，非經過西伯利亞及極東繞道而行不可。於是俄國反革命派和法國的代理者，就決心利用

這種軍隊來打破蘇維埃權力。捷克軍到了坡波爾基及西部西伯利亞後，順次占領該地方的都市，趕散蘇維埃。

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員，受捷克斯拉夫軍和由士官組成的白衛軍保護，最初集合於薩麻拉，後來又會於烏發。被蘇維埃趕散的「憲法會議派」殘黨，於坡波爾基組織「柯母其」政府，着手編制「國民軍」。其間，捷克軍又侵入東都，占領車里雅濱斯克、鄂木斯克（鄂木斯克鐵路辦事員勞動者極力防守蘇維埃，於馬利亞諾弗加車站附近激戰死者頗多），及諾波尼古來夫斯基等地。最初於諾波尼古來夫斯基，後來於鄂木斯克，建設臨時政府，以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為領袖。（六月）「國民軍」得捷克軍援助，占領烏拉及其首府業卡忒麟堡。十八年夏，於鄂木斯

克組織政府，其支配面積甚廣，由烏發及烏拉至東部西伯利亞。臨時政府又變爲五執政內閣；到十一月，五執政內閣又變爲俄皇海軍大臣柯爾察克的獨裁政府。

正在這時候，南部頓地方，亞歷基索夫柯尼魯夫失敗後，繼起的有苦拉斯諾夫將軍。苦拉斯諾夫借軍隊的力，強奪頓地方，又北進，攻擊紮里濟那及服洛涅次地方。

極北部地方，也發生大事件。七月，英艦迫近木爾曼斯基海岸，使陸戰隊上陸。交戰後，英軍遂占領亞爾干日爾斯克；於此地組織獨立政府，以老人察伊古夫斯基及密勒爾將軍爲領袖。

最後蘇維埃俄羅斯的中心莫斯科，發生社會革命黨左派的叛亂。社

會革命黨左派，已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右派斷絕關係，與布爾塞維克提攜協同前進。但是社會革命黨左派，關於布勒斯特講和，與布爾塞維克意見不一致。據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見解——有些布爾塞維克也是這樣——「布爾塞維克所締結的布勒斯特講和條約，是把烏克來那及芬蘭拱手奉獻於德意志帝國主義者，不顧這些地方勞動者和農民利益的，並且割讓許多領土，增加中央俄羅斯勞動階級及農民的負擔。這種屈辱條約，宜及早破棄。」社會革命黨左派，既然抱了這種見解，所以想實行武裝的暴動，破棄條約，與德國再開戰端。七月七日，左派某刺殺德國大使密爾巴夫伯爵，遂開始叛亂。暴徒強奪郵局，建築防禦柵，頑固抵抗，但是到了同日晚，被砲兵鎮壓。

一九一八年夏季，是蘇維埃權力最困難最危險的時代。「蘇俄廣大領土中，大俄羅斯中僅剩下二十五縣，而且困於飢饉。穀物產出地方德涅次地方的煤，南部及烏拉地方的鐵，都歸他人占領。連土耳其斯坦的棉花產出地方，也歸他人占領了。」（普累奧坡拉真斯基氏）

蘇維埃權力最初把勞動者強制的編入赤軍，使擊退白衛軍的侵入，各處都得勝利。布爾塞維克黨，命共產主義者赴戰綫，及軍隊工作；又組織特別防禦隊，頗奏奇功。例如拍米的西伯利亞白衛軍，即被這種特別防禦隊打破了。坡波爾基地方，赤軍轉了攻勢，八月占領喀山，十月占領斯基藍薩麻拉。入春以來，赤軍又進軍都托夫所占領的烏發及奧倫堡。到初冬，赤軍司令官把自己兵力，集中於苦拉斯諾夫將軍前進的南部戰綫。十月，遂

擊破苦拉斯諾夫軍。

北部的軍白衛軍戰綫的情形，英軍向窩奧魯格達的攻擊，爲赤軍阻止，沒有成功。

烏克蘭那的戰鬥，也於蘇維埃有利。德軍撤退烏克蘭那後，德國司令官所立的斯古魯巴都斯基將軍已不能保守自己的地位，於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免職，後來由基輔逃亡。權力再歸佩留羅政府。一九一九年二月，烏克蘭那蘇維埃的軍隊占領基輔，因此烏克蘭那又再建設蘇維埃權力了。

至一九一九年春，蘇俄稍得無事。

第八節 反革命軍的第三攻擊

一九一九年三月以來，柯爾察克又重新開始攻擊，叫做反革命軍的第三攻擊。赤軍受其攻擊，不得已，退出拍爾姆及烏發，白衛軍進迫喀山及薩麻拉。

那時候南部的形勢危急；普拉斯諾夫之後，又有得尼金將軍出現，即時強奪頓及烏克來那地方。六月，占領哈利古夫，又占領奧里約爾，向赤爾及莫斯科前進。得尼金將軍於向北方前進之外，又侵略東西兩方。八月，占領敖得薩後又占領基輔。

同時，彼得堡附近西北部，發生一種大大的軍事騷擾。即紐得尼契將軍向彼得堡前進。加次那已被他占領，並且已迫近彼得堡市了。傍觀者以為蘇維埃權力快要告終了；得尼金迫至莫斯科附近，紐得尼契迫至彼得

堡附近，柯爾察克迫至波耳哥附近。

四面楚歌的蘇俄勞工及農民，這時候非再接再厲，拚命奮鬥不可。但是，白衛軍政府和軍隊，於其存在期間，已向農民曝露他們的階級本質；所以蘇俄勞工農民，借柯爾察克及得尼金後方勞工農民的援助，很容易的把白衛軍政府打倒。柯爾察克及其同僚，都準備復辟，他們於都市及農村，往往殺戮布爾塞維克黨員，所以激怒農民，使他們揭竿而起。柯爾察克後方，西伯利亞內部，有一種由農民和勞動者組織的別動隊。因此，柯爾察克不能對布爾塞維克行「最後的攻擊」。一九一九年，西伯利亞一切大都市，都盡歸叛亂者和別動隊占領，叛亂範圍，日益擴大。

第九節 得尼金的「農村綱領」

南方農民，很信用得尼金將軍。得尼金欲得農民及勞動者的援助，發布宣言書。對各方面表示好意。據得尼金的聲明：他的重要任務，是「即時實行土地改革，以緩和農業勞動者土地的缺乏」及「即時實施勞動立法，保護勞動階級，免受國家和資本的擄取」。農民當然會質問：然則得尼金的農村綱領是什麼呢？得尼金答以下列五條的農村綱領：

(一) 保障勞役住民的利益；

(二) 由國庫及私有地出資，創設小規模及中規模的經營，更講求維持經營的方法；

(三) 對於所有者，保障他們的土地權利；各人土地的大小，都應有一定；在一定範圍內的土地，可以保存於從前所有者手內；其餘的私有

地，應實行整理，轉移於沒有土地的人；這種轉移，無論根據任意承認的方法，或根據強制徵收的方法，都應給與相當代價；

（四）哥薩克人的土地；分與的森林；有高度生產力的農業企業；冶金工廠及他種產業的企業建造附屬物所必要的土地等；都不能徵收。最後四種企業劃分土地時，可以劃分比規定較大的面積；

（五）依技術改良土地的方法，使土地所有者【即農民——譯者註】實行種種共同農事上的援助，（例如灌溉及其他）生產手段的信用借與，及供給種子及其他等等。

綱領（一）（二）及（五）條，都是爲得「土地所有者」的歡心而規定的。第三條及第四條，是現在（一九一九年）及將來，（得尼金赴

莫斯可並且剷除了布爾塞維克的時候，得尼金及其政府決定一切「土地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條項。第三條對「土地所有者」約束，恢復「一八六一年改革」當時的狀態。但是，由一八六一年改革，縱然得了最大利益的農民，至少也要受五十年間的苦。關於「地主財產的原則」，即土地的分配，還是和以前相同，地主把收穫多的土地自己留下，把收成不好的土地，給與農民。把土地給與農民的時候，總是勒索充分的「適當的」賠償金。

據第四條的規定，差不多可以說，對於任何土地，都沒有實行改良的可能性。範圍極廣的土地，都集中於哥薩克的士官，將校團，及哥薩克兵營中；對於這些土地，都不能改革一點。因為哥薩克的將士們，援助得尼金和

他同赴莫斯科。此外，「有高度生產力的農業企業」也是同樣。俄國南部，坡波爾基，西部及其他地主，都是屬於這類；用機械耕作的農業，用化學的方法施肥的地主土地，當然比農民的田圃收成要多，所以各地主的領土大概都是有高度生產力的農業「企業」；地主僱傭農民從事勞動，販賣生產物於外國市場，和自由企業家也毫無差異。地主若把土地讓與農民，那土地就會失去大部分的生產力。因為農民耕作土地，仍用舊式方法，不用機械，農民施肥也不過是使用牛糞，所以不能增加土地的生產力。得尼金想利用第四條的規定，豫先防範「農業生產力的減退」。這種豫防農業生產力減退的話，當買收地主的土地的時候，是他們一個很好的藉辭。假如這些地主不願賣掉土地的時候，就說他們的「農業企業」是「有

高度生產力」的，亦無不可。

得尼金將軍的遠慮孤懷，很足令人佩服。但是農民很了解將軍這種手段，所以不會爲他所動。這種綱領，是地主的主張，他們想取得自己的「世襲財產」，所以爲得尼金將軍服種種軍務；他們想取得世襲財產，所以借得尼金軍的援助，殺戮「沒收土地的農民」。

農民到這個時候就可以分出誰是正大光明的和農民接近誰是實際幫助他們的人了。是地主的得尼金呢？還是布爾塞維克的列寧呢？

第十節 列寧與農民

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在革命進行中，不像「白色將軍」說出許多空話，只是按着主義誠心實行。他給了農民的平和；他由戰綫上奪回扶養

家族的出征者；他以土地給與困苦的農民，使農民免於土地狹小的苦；免於土地被地主切斷的苦；又免於地租的苦。農民對於以上的事實，都自親身感受的，知道這些事件，都是布爾塞維克的指導者列寧所作的。

列寧於大內亂中，稍得小康時，即研究農民問題。他對於農民，很能理解，又常常思索，未嘗一日或忘。總想找出一援助農民最善的方法。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共產黨開第八次大會時，列寧講演共產黨對於中農的關係，大意說：共產黨決定農民政策的時候，應該知道中農是援助共產黨的，所以共產黨須根據這種認識，實行他們的政策。茲將其演詞摘述如下：

「我們對資本家的關係，和對中農的關係，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對資本家須實行鬥爭，對中農須締結同盟。無產階級獨裁政府，對於資

本家和富農，（對於後者不必盡然）的關係，雖然有時候用武力撲滅他們的反革命性，但是，對於中農的關係，若仍然用同樣的方法，是不對的；這是煽動者所用的方法，是愚蠢的處置，並且會惹出不祥的事來。絕對不要強制農民加入共產黨；我們只須拿出具體實例給農民，證明共產產是比無論什麼制度都好。……我們固然獎勵共產；但是要得農民的信仰，非建設合於農民心理的共產制度不可。然而，一直到現在，我們只不過是農民的協力者，不是他們的教師。現在的問題，是要教訓農民向比較善良組織轉移的方法，決不可命令他們。蘇維埃國家教訓農民管理農事，同時又須援助中農。現在資本家的反革命已打倒了，我們的重要問題，就是應把我們的注意，轉向改善中農生活的問題。」

列寧的見解如此。大會根據他的提議，採用改善中農生活，鞏固中農與勞動階級的關係等種種決議。大會對於農村的活動家，課以種種義務，例如使他們注意農民的必要；若他們有強制農民加入共產村落的，則處以嚴重的責罰。大會又承認蘇維埃所制定「關於非常稅全部歸富農負擔」的法律。決議案中有一句說：「對於中農的課稅，須與他們的財產相當，並且在負擔較少的範圍以內。」。決議案又規定以下種種事項，即組織範圍廣大的農民救濟協同團體；政府須補助資金以鞏固巨大的國家基礎；供給農民最良的種子及人造肥料；設蘇維埃修理製造所，修理農具，及其他各種農事改良等等。

農民由這些決議案或列寧的演說中，可以認識他們自己和蘇維埃

權力及共產黨的關係。農民由過去的經驗，知道以上這些決議，不像「白色將軍」或「妥協主義者」的空話，乃是確能實行的豫言。

因此，農民援助蘇維埃，撲滅白軍及白色政府的心，日益加切。

「白色政府」縱然能於相當時間，保存他的地位，占領廣大的領土，和他們獨有的勞動大眾接近；但是該政府的後方，占重要分子的農民，已看破他的正體，漸次離叛，所以這種政府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事。

第十一節 白衛軍「政府」的滅亡

柯爾察克，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得尼金在同年十二月，受了致命的打擊，白色將軍的計畫，悉歸泡影。柯爾察克軍十九年夏已感覺非常困難，不斷的向後方退卻。秋季以來，這個「有名譽」的軍隊，已向西伯利亞開始

不可抗的逃走。這時候的兵士，當然都回家去了。他們的退卻，很倉忙，連追擊的赤軍都趕他們不上。自一九一九年末至一九二〇年初，柯爾察克軍，已潰散得不可收拾了。

自一九一九年冬至二〇年冬，得尼金、紐得尼基，及北部戰綫（亞爾干日爾斯克於二月二十一日占領）等，盡被赤軍平定。

一九二〇年春季以後，蘇俄依平和的協力，似乎可以謀生活的復興，經濟的建設了；但是一九二〇年，又有資本家地主反革命軍第四次的攻擊，（最後的攻擊）所以建設事業，又復中斷。

第十二節 反革命軍的第四攻擊

得尼金失敗後，大批的白衛軍，都蝟集於克里米亞地方。一九二〇年

春，以男爵胡蘭吉爲首領，捲土重來。胡蘭吉的目的，不過想追隨先輩遺志，作個比較高明的「俄國的教主」。這時候，根據維爾賽條約復興的波蘭，仰他的保護者法國的鼻息，服從法國的命令，對蘇俄宣戰。最初，蘇俄的軍勢很好，赤軍由莫斯科及基輔擊退波蘭軍，幾乎進迫華沙；但是，後來波蘭由巴黎得了許多物質的援助，把勢力集中，仍將赤軍趕回東方。蘇維埃政府，不想耗費精力於對外戰爭，趕急和波蘭締結最有利益的和平和條約（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蘇維埃與波蘭激戰後，國力益疲，因此，二十年夏季，沒有征服胡蘭吉的力量。胡蘭吉乘間鞏固地盤，謀進攻德涅次流域及烏克蘭那等地。但是他的進軍，比他的先輩困難數倍。因爲農民鑑於以前的經驗，絕對不信用

這個新冒險家胡蘭吉男爵，到俄國和波蘭戰爭終結後，得由波蘭戰綫自由召還軍隊時，胡蘭吉的勢力，已弱了大半。克里米亞歸蘇維埃軍隊占領後，胡蘭吉的殘黨，遂乘外國船逃亡海外。雖然他們在海外對於布爾塞維克，很難再組織新興的叛亂，但是他們仍舊繼續無益的工作。

第十三節 封鎖與干涉

俄國資本階級，和俄國勞農權力冰炭不相容；同樣，外國資本階級，也和俄國勞農權力冰炭不相容。外國資本階級，霸占無數富源，對於布爾塞維克，視若蛇蝎，用種種計畫來撲滅他們。世界資本階級對於蘇俄的憎惡，自布勒斯特講和以來，已有表示。一九一八年下半年期，列國大使相繼離俄回國。俄國和世界各國的關係，不唯政治上，即經濟上也停止了。資本階級，

以爲勞農俄國，若沒有外國商品，必不能生存；這時候，苦於飢寒的勞工和農民，一定要列強的援助，來打倒布爾塞維克政府；所以決心「由海外」攻擊蘇維埃。攻擊的方法，就是實行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封鎖。

外國帝國主義者，於封鎖以外，又實行一種積極妨礙的政策。外國駐在蘇俄的大使，無論什麼事件，都援助俄國反革命派。例如對於白衛軍隊團體，助以軍餉，使白衛軍將校團加入白衛軍隊等等。十八年六月、七月間，德意志軍國主義者，以自己的武力，援助烏克蘭來那、芬蘭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國的反革命派。這些地方，與德國協力到處顛覆蘇維埃政府，建設資本階級的權力。德國資本階級，又於俄國南方如克里米亞及頓（苦拉斯諾夫將軍）援助反革命派，組織白衛軍。德國的干涉，繼續到一九一八年秋，這

時候，德國及奧地利的革命，已把舊帝國主義政府打倒，新資本階級的權力，因為聯合國（英國、法國及意大利）掣肘的緣故，不能伸張到蘇俄方面。

德國的干涉後，繼續就是聯合國的干涉。一九一八年四月，日本軍已占領海參崴。接着在海參崴上陸的，又是英美二國軍隊。十八年夏，英軍占領摩爾曼斯克及摩爾曼斯克海岸；八月五日，又占領亞爾干日爾。繼續英軍來亞爾干日爾的，是美法，及令人意想不到的意大利軍。干涉日益增加；察伊古夫斯基密勒爾的亞爾干日爾政府，實際是外國資本家的政府，密勒爾將軍，是依聯合國的命令所委任的執行者，已毋可疑。

美軍占領亞爾干日爾後，同時又占領俄國南方的巴庫。巴庫是海外帝國主義重要的誘惑。帝國主義者於該地槍斃共產主義者委員二十六

人

但是最廣最「深」（即侵入蘇俄最中心地方的意味）的干涉，不用說，是捷克斯拉夫軍的叛亂了。這個叛亂，完全是受法國的援助；法國暗助軍餉，由巴黎暗中指導，所以可說是蘇俄國內的法國軍隊和蘇維埃軍隊的戰爭。因為受法國金錢援助的捷克斯拉夫軍，實際上和法國軍隊相同。

那時候，鄂木斯克市，混用「十二國語言」；柯爾察克政府的行動，完全是英日法各國大使，用金錢指揮，連一般的居民都知道。日英兩國，對於柯爾察克軍供給軍裝及武器，又在波羅的海沿岸諸國，準備起事的得尼金，及紐得尼基等，也是受聯合國供給物資的。

一九一九年初（二月二十二日）聯合國的態度，變爲現狀維持的方針。聯合國資本階級，力求顛覆蘇維埃政府；但是蘇維埃政府終不倒閉；所以就改變方針，想和存在俄國領土內的蘇維埃「妥協」而自己保有占領的富源區域。因此，聯合國向一切俄國政府提議：要求他們派遣代表到普林知巴島（君士坦丁附近）決定俄國一般講和條件，及內亂終結條件。蘇維埃政府承認參加會議，並且願意大讓步，（割讓白衛軍所占領的地方，也是心甘情願的。）交涉延期到三月，其後聯合國看見情形複雜，遂宣言不能開普林知巴島會議。所謂「情形」就是柯爾察克已準備開始新攻擊；聯合國以爲開會議以前，蘇維埃一定會顛覆，所以把會議中止了。

蘇維埃把俄國反革命派殲滅以後，外國的干涉，才停止了。外國資本

階級的軍隊，因此也逐漸由蘇維埃領土撤退；叛亂平定後，連蘇俄政府外的極東方面都沒有外國兵的影子了。蘇俄和日本中間緩衝的「遠東共和國」到二十二年末，併合於俄國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

第十四節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經濟政策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的任務就是由重要政治上經濟上的地位驅逐反革命的資本階級，撲滅他們在政治上及經濟上的威力。要達到這個目的，須根據以下各種條件：（一）鞏固蘇維埃權力；（二）驅逐資本家政治組織中心的憲法會議派；（三）強制的沒收農村地主勢力基礎的土地；（四）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組織中心的銀行收歸國有；（五）設置勞動者的生產管理機關等等。因此，蘇維埃權力的經濟政策，第一步就是

撲滅爲資本家一切援助基礎（政治上的援助也在內）的經濟援助。

資本家用種種手段，與蘇維埃權力鬥爭。資本家沒有逃到白衛軍陣營中去的人，就於自己企業上實行各種曠職行爲，例如借種種口實，妨害營業，或破壞機械，或棄卻原料製品等。蘇維埃權力，想徹底的破壞國內資本階級反革命的地盤，不唯把大產業及中等產業收歸國有，連小產業也都總括的收歸國有了。一切國有產業，盡歸中央管理；由中央的命令運轉，或由中心地供給原料及半生產品，接收之後歸中央製造；製造的生產品，又轉運於中心地，於是又創設大規模的機關「本部」及「中心」等，以管理產業。

蘇俄在內亂期間，不能由南方及西伯利亞得穀物的供給，同時，又須

極力維持戰線上的軍隊，及餵養勞動者所以第一要緊的政策，就是實行食糧品及日常生產物的節約，與經濟的分配。大家都在飢餓的時候，決不能讓任何人大飽大嚼，國內穀物的貯藏太少，蘇維埃委員，不得不計算都市勞動者由農民分得一定量的穀物；除開播種及給養家族的貯藏品外，所餘穀物，全部沒收。這些事實，都是內亂期間蘇維埃當局決定食糧政策的根本特色。這些根本特色，就是由農民沒收一切剩餘物（列寧說：有時的貯藏，然後以物品券，平等分配食物於非耕作住民的意味（彼得堡分配的標準，有時減少到八分之一諷脫）一般使用物（製造品，靴鞋及其他）也平等分配於住民之間。

依國家的權力，將人民所有全部貯藏的生產物，實行嚴密計畫的組織的分配時，假如仍有各種無計畫的生產物分配，或把生產物由市場販賣的制度存在，則絕對不能實行。例如，有麵包市場存在時，只有貯藏金錢的人，或有製造品的蓄積，衣服的蓄積及家具等人能夠買得；其他的人，豈不是都要餓死嗎？豈不是只有資本家能夠有麵包吃嗎？蘇維埃政府想於各人間平均分配麵包，所以閉鎖市場，停止一切個人商業，驅逐擾亂和投機，而自己實行無報酬的供給全勞役階級的日用品。

以上種種手段，完全是一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經濟政策的特徵」。

第六章 「新經濟政策」

「戰時共產主義」時代的經濟政策，當然是強制的政策。內亂使蘇俄不得不實行這種政策；除了這種政策外，再無別的辦法。生產物分配，使全國農民憤不能平。富農的不滿不用說，就是中農，都很有許多不滿的。就性質上說，他們由自己辛苦的勞動作成的原始（最簡單的）工具，由土地收得的「富」，應歸他們保存；他們無論怎麼樣，都不願把自己由汗血獲得的東西，讓給他人。假如他們想把自己的「富」讓給他人，他們總想獲得相當的代價。但是，蘇維埃政府，實行食糧分配的時候，對於沒收的穀物，支付「蘇維埃紙幣」；這個時候，農民所缺乏的，是必要的工廠生產物，而紙幣的價格又極端低落，所以農民更不堪其苦了。一九一八年秋，一九一九年春，播種耕地的時候，農民只播恰合耕地恰合自己使用必要的種

子；因爲農民所種的穀物，若超過自己所必要時，一定會被政府沒收。因此，農業的生產力，比較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減退更甚。換句話說：農民經濟，結局，衰頹到只夠維持都市和軍隊的地步了。

第一節 關於增大農業生產力的問題

蘇俄內亂逐漸平定後，就注意到改善農民生活狀態，及增大農民生產力的問題了。

列寧於他所著的小冊子內，自問自答的說明增大農業生產力的必要。他說：「爲什麼只是增大農民的生產力，不說增大勞動者的生產力呢？」「爲改善勞動者的生活，非有穀物和燃料不可；現在最大的停滯——由全國經濟見地說，——就是因爲沒有穀物和燃料而起的，而增大穀物的

生產及收穫，增加燃料的貯藏和供給，除卻改善農民生活狀態，增高農民生產力量以外，別無良法。」

第二節 現物稅

然則，增加農民生產力的方法究竟是什麼呢？若欲增高小經營主的勞動生產力，就要使他們對於經濟生產力的增大，感覺利害關係；欲使他們感覺利害關係，則非使他們自己能夠處分自己由經營得來的剩餘物不可。廢止生產物的分配而代以現物稅，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現物稅是列寧想出來的制度；這種制度就是根據農民各人經濟範圍的大小，嚴格的規定，由農民自然收穫所得的剩餘物，徵收一小部分，作為課稅的意思其餘的部分歸農民自由處分。

第三節 個人商業

農民把殘餘部分的穀物，怎樣的處置呢？農民要能利用這個部分，購買農村數年來缺少的工廠生產物，才有意義。所以開設販賣這些生產物的市場，使農民能夠購買，是極爲必要的。個人商業自由的問題，和現物稅很有關係。因爲現物稅施行的時候，即發生農民的剩餘物，和他種生產物交換問題，又發生爲交換臂助的個人商業自由問題了。

第四節 關於振興產業的問題

但是，單只以上的政策，還是很不充分。蘇維埃國家和勞動階級獨裁的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然則「以法律的保證，」開設農民必要的粉店，白麵麪及零賣市場，這種行爲，怎麼是向社會主義建設的途程呢？

——不錯——但是根本問題不在這裏。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勞農政府把一切農民經濟必要的東西給農民，農民把自己的剩餘物給國家。要達到這個目的，非把內亂時代陷於衰頹狀態的產業，振興起來不可。振興產業的第一基礎，就是增大農業生產力。而增大農業生產力，又須農民納付生產物後，有處分剩餘部分的權利，始可期待。單只這種處置，還不充分。再國營產業與農民經濟之間，生產物的交換，要絕對的自由、圓滑、無何種障礙，才可以使農民不依賴個人的小生產者及個人的商人。這些個人的企業家，結局必受經濟流動的淘汰。這種政策實行，然後才能夠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

若要建設這種國民經濟，就須將科學的技術，應用於技術落後的俄

國產業。社會主義，要在生產技術最發達的國家，如現在的德國、英國或美國，才有實現的可能性，誰人都知道的。換句話說：就是要增高產業的生產力，使產業能夠製出多量的生產物，使人人充足，才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性。

要做到這種地步又有什麼方法呢？列寧於現物稅小冊子內，說明現在俄國政治及經濟關係的構成特色。所謂特色，一就是俄國勞動階級在俄國的政治組織上，勞動者的政治權力上都比英國或德國進步；同時，若把俄國的經濟組織，比起這些國家來，則瞠乎落後。在英德諸國，技術發達，已到極點；產業的大統一，已在技術的基礎上實現了，這種產業的發達，已由資本主義國家的調節，但是俄國遠不及他們，因為俄國沒有發達的

技術的緣故。然則俄國應實行的方法是什麼呢？把企業交給資本家，使他們振興企業嗎？不是！俄國雖然沒有許多技術優秀的產業，但是也有幾個技術優秀的大企業；這些大企業，可以爲統一在勞農國家掌握中全產業的基礎，是不能否認的。國家於產業界有「指導的優越權」，有這種統一全產業的基礎，就可以保有一切個人的市場及個人的小生產業。但是，應當注意的，就是要擴大這種基礎，鞏固這種根基，須實施一切技術上的新改良，結局，須實施電氣技術（電氣化）才能達到目的。」

第五節 私有資本的集中

俄國若欲擴大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並且鞏固這種基礎，就非把擴大基礎必要的物資集中不可。所以無論在國內市場或在國外市場，都應

該學習經濟的經營方法，及利益宏大的貿易方法。列寧嘗說：「俄國還要
由外國資本家學習種種經營方法，並且非學習不可。」於是「一方絕對不
承認「國家資本主義，」對於那班由投機，由賄賂貧民及其他蘇維埃活
動家以繼續強盜行爲的野蠻資本家，一點不妥協，繼續和他們鬥爭；他方，
又須和那班承認「國家資本主義」的文化的資本家們，或依妥協方法
或依買收方法和解；兩種方法，同時併用，並且非併用不可。這種國家資本
主義，實際可以施行，實在是賢明的有經驗的大企業，能夠充分供給生產
物於數千萬人，可說是增加勞動階級利益的制度。

根據以上的意見，遂提起了將私有資本集中於國有產業的問題；並
且決定了。資本家當然不肯不受報酬而從事工作，他又不能單只領「薪

水」而不工作。資本家要求以貸借讓步及其他形態，參與有利益的企業。若此，俄國無產政府豈不是失卻了利益的大部分嗎？但是俄國非由資本家學習大規模的經濟運用不可。資本家爲他自己的利益計，一定會改良技術；俄國無產政府並不是把企業賣給資本家，也不是把企業送給資本家，乃是在某種期間內，把企業借給他們。如此，這些企業就在無產政府掌握中改善，技術也進於優秀。對於這些改良改善，給些報酬於資本家，也沒有甚麼不可的。

以上所說，是「新經濟政策」的一般的特質。新經濟政策於一九二一年春，共產黨第十次大會時審議通過。自此以後，歷史上未曾有的「十月革命」的新時代開始了。

然則，新經濟政策的意義如何？

俄國產業技術極不發達，大部分的人民，經營小所有者的農民經濟，不能即時實現社會主義，凡是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的。假如一方，勞動階級根據社會主義的原則，從新建設俄國的經濟及社會；他方，小所有者的農民，仍舊繼續增加，自然發生；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計畫，豈不是要成畫餅嗎？然則無產階級，就把自己的權力放棄，把建設計畫打消嗎？決不然！現在的農民，把蘇維埃權力，看做他們自己的權力，把勞動階級，看做他們自己政治上的指導者。農民只有兩條路好走，一條是服從無產階級的獨裁，一條是服從地主或資本家的專政。他們於這兩條路中，總要選一條。現在農民已選了前一條。

俄國產業技術沒有充分發達，不能即時實現社會主義，無產階級不得不探求一種經濟組織形態，能够包含小所有者農民經濟，及做將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國有大企業」。這種經濟的建設形態，就是「涅普」（勞農同盟）。無產政府維持小所有者農民經濟，和農民結這種同盟；當無產階級和資本階級鬥爭的時候，就能夠得到農民的援助。無產階級的權力，既得到農民的援助，所以任何資本階級的反革命，都不能以武力打倒他。（最猛烈的三年鬥爭，就是表明這個道理。）

勞動階級和農民同盟，就是表示無產政府（權力）鞏固的意思。勞動階級一面保證自己的權力，一面保證自己對於必要的國家經濟生活的指導，準備各種條件，向社會主義建設前進。這些條件中根本的條件，就

是優良的生產，及應用優秀的生產技術。勞動階級指導國家的經濟生活，並且一面把規模最大，利益最多的產業，保持在自己手中，一面利用一切收入，以爲擴張產業提高產業技術，使達於科學所能達的最高程度。

但是，容許由「涅普」加入生產界的私有資本，是否有壓倒國有勞動階級產業的危險？在勞動階級掌握政權的期間，決不會有這種事。尤其是勞動階級的權力強大堅牢的時候，勞動階級可以掌握產業市場，及一般經濟的一切指導權，這種危險絕對不會發生。勞動階級權力強大的時候，可將以下所舉各種東西，收爲國有：（一）土地及天然物（即煤炭、鑛石、煤油、泥炭、森林及其他）；（二）一切鐵路及水運業；（三）最大產業企業；（四）外國貿易；（五）銀行；（六）租稅機關。國家可用租稅機

關擄取過於富裕的土豪的膏脂。勞動國家保有以上種種東西，所以能夠使國有產業的技術發達，逐漸實行產業的電氣化，使產業日益發展。

產業電氣化，是蘇維埃經濟內很重要的計畫。俄國大產業發達的種種計畫，確是和產業電氣化有關係。一九二〇年，有俄羅斯電氣國家委員會（「戈厄爾魯」）的組織；該委員會於蘇維埃第八次大會，提出電氣化計畫。一九二一年第九次大會時，又把這種計畫，詳細規定。據這種計畫，將於十年至十五年間，在蘇俄聯邦各地方，建設三十一個地方發電所。但建設發電所，又須選定燃料（泥炭，煤炭）貯藏最多，水力（急流，水力強大的河川）最便的地方。又決定把彼得堡及莫斯科的產業區，即時電氣化。

現在正在實行這種計畫。俄國於民窮財盡的時候，已經着手建築沙特洛斯卡亞及加西洛斯卡亞地方發電所（莫斯科附近）其中，加西洛斯卡亞發電所，已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發送電流於離該地百十俄里的莫斯科市了。這些發電所的建築，還是繼續進行。彼得堡區域方面，於窩爾霍夫河的寬闊區域，建設水力發電所。這個地方，水是主要動力。該發電所對於俄國產業，供給八萬馬力的原動力。據電氣計畫，這個發電所應自一九二五年開始運轉。此外烏拉地方的啓則魯夫斯卡亞，德洛次流域的尼則加魯都斯卡亞，及秀忒洛夫斯卡亞等地方的發電所，都開始建築了。

爲什麼蘇維埃這樣的注意產業電氣化的問題呢？原因，就是電氣技術，一定會使俄國勞動者，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

國有產業的電氣化，可以增加絕大的生產力；因此，個人的小規模生產，就會失去一切意義。工業電氣化以後，就實行農業電氣化。電氣動力用於耕作地的時候，農民看見這種「具體的標本」，一定感覺他們使用「馬的動力」的小規模經濟，極不利益。反之，農民一定相信使用「電氣馬」的新農業技術，極有益。但是電氣技術，又非小所有者的農民所能辦，要利用電氣技術，非有大規模的集合經濟不可。這時候中農們就很願意實行「共產」制度了。因為共產制度，比較他們私有的小規模經濟，所獲得的利益要多的緣故。

所以，「涅普」的意義就是：勞動階級借「涅普」的力，和農民結同盟，並且借農民的援助，鞏固勞動階級在政治界及經濟界的權力。勞動階

級在經濟界的權力，使產業、耕地、都市、農村等，實行電氣化，並由電氣化以誘導農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

第七章 內亂平定後蘇俄的外交政策

第一節 蘇維埃共和國與資本主義世界

內亂平定後，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際地位，完全和以前不同了。歐洲資本家，已相信：用武力對付蘇維埃，全沒有好結果。同時，他們看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日益緊迫，所以總想把蘇俄引入世界經濟的迴轉中，以爲救濟危機的重要手段。歐洲資本家，現已理解對於俄國的封鎖政策，不唯與俄國國民以絕大的損害，即歐洲各國民，因不能得着俄國巨額的原料及食

用生產物，也是莫大的損失。所以於有意無意之間，和蘇維埃國家締結通商條約的思想，逐漸發生了。

各國資本家，對於和俄國締結通商條約，各有各的利害關係，不必一致。例如英國，若和俄國結約，只有利益沒有損失。因為俄國與英國大戰前，已結成鞏固的經濟利害關係；俄國既是英國販賣貨物的好市場，又是供給英國豐富原料的產地。英國資本家，雖然懷恨蘇維埃權力，沒收資本家的財產，但是因為和蘇俄結約，可以獲得厚利，所以英俄通商條約的締結，也比較的容易成功。

法國的情形，和英國大不相同。大戰前，法國已投巨額資本於俄國企業，如烏拉的白金採掘，差不多全部是法國資本家的投資。法國政府借巨

款與俄皇，俄皇用該款以抑壓俄國勞動運動及組織戰爭。勞動階級掌握權力後，當然不會區別何種產業，是法國資本家的投資；產業國有，是對於資本家的一大打擊。法國資本家看見勞動階級掌握政權，拒絕支付俄皇的舊債，當然憤不能平。他方法國對於俄國市場的利害關係，不能如英國的密切；戰爭以前，法俄間的交易為數極少，所以法國資本家，很希望資本主義組織的復活；資本主義的復活，就是顛覆蘇維埃政府，把以前勞動者收歸國有的法國工廠，返還於法國的意味。

意大利和英國一樣，對於和蘇維埃共和國通商關係的復活，有利害關係。意大利經營產業的燃料很缺乏，大戰前由德國購買煤炭，但是，維爾賽媾和後，德國的炭礦，大部分歸了法國及波蘭【註一】因此，意大利非

由英國購買價格極昂的煤炭不可。現在意大利想購買俄國的燃料，所以希望和俄國結約。

德國和蘇維埃國家的豐富原料及食糧，都有很密切的經濟利害關係。但是戰敗後，德國凡事須仰聯合國的鼻息，對於和俄國結約，不敢自主。對於蘇俄表無限同情的，是受歐洲資本家們壓迫的東方各小民族，及小國。其中有些是半獨立國家，有些是保護國家。希巴布哈蘭、阿富汗、土耳其，及波斯各國，都宣布民族自決原則，尊重反抗壓迫弱小民族的蘇俄，如自己的守護神一般。

由前俄羅斯帝國分離的小獨立國（如芬蘭、利托比亞、里托比亞、波蘭及其他）初借德軍後援，後借聯合國幫助，到處建設資本主義制度。這

些小國家的資本家，最怕蘇維埃國家併吞他們，極力援助白衛軍的叛亂。例如紐得尼基的叛亂是他們造成的；他們又於一九二〇——二一年，組織掠奪隊，襲擊俄國國境地帶。內亂平定後，俄國國境附近的小國的資本家，已曉得蘇維埃權力沒有併吞他們的計畫，遂和蘇維埃結平和關係。但是受法國指揮的波蘭，和俄國的平和關係，比較難於回復。

以上是蘇俄內亂平定期（一九二一年）一般國際關係的概觀。

【註一】魯爾流域，到一九二三年，歸法軍占領，事實上，大戰終結後，魯爾炭礦，即由法國及比利時二國經營。

第二節 通商條約

一九二一年後半期，俄國採用新經濟政策後，把資本家的感情稍微

融洽了。第一，資本家以爲共產主義者已經降服，資本主義組織已逐漸復活；第二，資本家將自己的資本投入俄國經濟界，想由內部奪取蘇俄，收經濟指導權於自己掌中。

英國最初決心和蘇維埃政府締結經濟條約，一九二〇年五月開始交涉，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簽名調印，是爲通商條約。據該約：兩國不得互相宣傳主義；俄國不得在中央亞細亞及印度，英國不得在前俄羅斯帝國構成中的各國，宣傳主義。開始貿易及郵政電報的交通，兩國交換通商代表。其次，蘇維埃政府，又和意大利締結通商條約。五月六日，和德國締結「關於通商關係回復的臨時契約」。八月二十六日，和日本開始商議（在大連），九月二日和挪威，十二月和奧地利締結通商條約。

第三節 熱那亞會議

資本主義世界，不能排除蘇維埃共和國，已明白了。資本主義諸國內，有一種占勢力的思想，就是：資本主義諸國與其排斥蘇俄，不若共同一致和蘇維埃政府商議，較爲有利。因此，召集全歐洲會議的思想，也發生了。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聯合國最高委員會，採用關於召集這種會議的決議（所謂坎諾決議）。遂於四月十日，在熱那亞（意大利）開始會議。會議的議事，是兩個問題：（一）俄羅斯問題；（二）歐洲復興問題；但是議論都集中於第一問題。列席會議的歐洲資本主義代表，首先對蘇維埃代表，提出種種要求。要求中重要的條項如下：（一）蘇維埃政府須承認一切舊負債；（二）蘇維埃共和國須放棄由封鎖及干涉所受的損害賠償的

要求；(三)蘇維埃政府須返還歐洲資本家在俄國的資本及企業，或爲相當的賠償。

俄國代表對於該要求的答辯如下：(一)假如聯合國能放棄軍事負債支付的要求，則蘇維埃共和國也放棄由封鎖及干涉所受損害賠償的要求；(二)蘇維埃委員「便宜上」承認支付戰前的負債；(三)已經收歸國有的外國人財產，難以返還，但是蘇維埃委員承認以某種形式，賠償這些所有者的財產。

資本家們一毫不肯讓步；蘇維埃委員也不能再讓步了。五月十九日熱那亞會議毫無結果的閉了幕。一月後，又決定召集新會議，繼續協商。

第四節 拉波坡爾條約

熱那亞會議中，蘇俄於外交上占了一種勝利。四月十六日，蘇維埃委員，與德國締結平利條約。據該條約，德國承認蘇維埃政府是蘇維埃國家唯一的合法政府。（拉波坡爾條約）這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於蘇維埃政府最初的承認（合法的承認）。

第五節 海牙會議

六月十五日，新會議於海牙開會。開會初，兩方的態度和以前完全相同。會議組織三個委員，即（一）關於私有財產；（二）關於負債；（三）關於信用借款等。審議這些問題的時候，大概是外國代表對蘇維埃委員質問，委員對於他們，一一詳細答復。但是一旦到了審議信用借款問題，雙方的見解就不一致了。蘇維埃委員聲明：假如外國以信用借款方法，給蘇

維埃大批款項時，蘇維埃政府對於外國資本家所受的損失賠償問題，必大大的讓步。但是，信用借款委員會的資本主義分子，又固執說：「假如蘇維埃政府能償還一切負債，及完全返還外國人的私有財產時，便許可信用借款。」蘇維埃委員不能承認這種要求，六月十八日海牙會議遂決裂了。

熱那亞及海牙會議，沒有絲毫決定的結果，就閉會了。這兩次的會議，明白表示蘇維埃共和國，決不再和資本主義協商。四年間，蘇維埃共和國的基礎已鞏固了；蘇維埃建設強有力的赤軍，謀經濟的復興；現在已能和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立於平等的地位，開始談判了。這兩個會議，使世界資本階級知道：沒有蘇維埃共和國，不能解決歐洲的重大事件。

第六節 羅散會議

一九二三年初，新歐洲會議於羅散開會。該會議決定審議「海峽」問題。海峽問題，是最近百年間許多戰爭的誘因；這些海峽，連接地中海和黑海，（這些海峽名叫達達尼爾及博斯福魯，又由此與穆爾莫刺海連接）隔斷歐領土耳其和亞領土耳其地。資本主義國家，若占領這些海峽，則可以收全黑海貿易於掌中；所以占領這些海峽，是資本家很重要的希望。黑海貿易，包含重要的市場很多，如南俄、小亞細亞、波斯及卡夫卡次（煤油）等。沿海岸地方，有弱小的土耳其；英國的軍艦，支配海峽。

海峽問題，和土耳其問題，有密切關係。因為支配海峽的資本主義國家，想支配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舊都）及土耳其全體，毫無疑義。蘇維埃

委員——資本家本不喜歡蘇維埃委員出席羅散會議，但是又不得不招待委員們來會——於會議上援助土耳其反資本主義野心家，分割土耳其的政策；蘇維埃委員的干涉和援助，很有效力，因此制止了資本家的野心。

第七節 歐洲的氣分

一九二三年歐洲的情形，證明蘇維埃共和國是世界的勢力，決沒有降伏於歐洲資本家的事實。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希望的，完全不能實現了。布爾塞維克並沒有投降「涅普」（新經濟政策）決不是對於資本家的投降，乃是鞏固勞動階級權力的手段。資本主義的歐洲，看見蘇維埃國家的推移，和他們所期待的相反，因此非常憤慨，英國對於蘇維埃共和國，

因他在羅散會議援助土耳其的緣故，非常憤激，遂現出極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傾向來了。

第八節 列遵的「最後通牒」

以上一切事件的結果，遂有一九二三年五月八日有名的「刻遵覺書」出現。刻遵（一九二三年英國的外交總長）於該覺書中，收集俄國對於英國過去的一切不正行爲。該覺書最初指摘俄國沒有實行通商條約中所規定的根本要求，舉種種事實，證明蘇維埃政府在波斯、阿富汗及印度實行革命的反英宣傳。但是這種事實，一部分是虛偽的書類，一部分是誤傳的書類，覺書把他們當做真憑實據的，排列在裏面。其次，指摘蘇維埃政府對於英國臣民的暴行，並且舉出兩個事實做證據，一個是一九二二

○年一月，槍斃英人狄皮孫，一個是同年夏監禁英國婦人斯丹加登（其實兩人都是國事偵探），又要求蘇維埃政府對於槍斃了的狄皮孫及監禁了的斯丹加登的家族，賠償卹金。第三的抗議是英國漁船航近蘇維埃法定海洋區域內，被蘇維埃政府不法的拘留（法律規定外國船能够自由航行由俄國海岸距離十二海里以上的海洋。所以在十二海里以內航行的漁船，即被拘留了。但是刻遵的主張，是說禁止外國船航行的「領海」只應該制限在三海里以內，不可制定為十二海里。）覺書要求釋放漁船，並且要求對於被捕時，和俄國水警一同沈沒的一隻船，賠償損失。第四的抗議說：蘇維埃政府對於英國政府有不敬的行爲，事實如下：蘇維埃裁判所以「國事偵探行爲和反革命運動」的罪名，宣布槍斃加特力僧侶測

普里雅克及坡開皮奇兩人的時候，英國通商代表交付覺書於俄國外務人民委員長，略謂：這些「宗教上人物」的槍斃，使「文化的」世界，起騷擾和驚愕的感情，乞即時取消該宣告。蘇維埃政府即莊重的返答說：蘇維埃依自己的法律，於自己領土內，有實行公平裁判的完全的權利，通商代表，可以不必干預他不應干涉的事件。因此「刻遵覺書」就要求：蘇維埃政府，對於返答通商代表的覺書內所記的「侮蔑的」語調，表示謝意。最後，刻遵要求對於自己覺書的滿足回答，以國交斷絕威嚇俄國。

英國又派遣軍艦到波羅的海示威；波羅的海，本來是俄國的領海，非得俄國許可，不能讓外艦航行；英國所以如此，無非是要作刻遵覺書的後援罷了。

第九節 窩洛夫斯基的刺殺案

刻遵最後通牒發出後過了兩天，資本主義的歐洲，對於蘇維埃共和國，又用一種新威嚇手段；就是五月十日，在羅散刺殺該會議的俄國委員長窩洛夫斯基。先是，窩洛夫斯基接了數次的威嚇書說：「你不可干涉會議裏的事件，趕急回去；倘若執迷不悟，就要結果了你的性命！」窩洛夫斯基被刺，完全是資本主義徒黨的行為。他們看見蘇維埃委員援助土耳其，妨害資本主義瓜分土耳其，所以出此卑劣的手段。以上各種事實，都是證明帝國主義歐羅巴，準備對於勞農共和國重新攻擊，想依有計畫的行動，顛覆勞農政府的地盤。

第十節 俄國對於刻遵的回答

第七章 內亂平定後蘇俄的外交政策

俄國對於刻遵最後通牒，回答極速，回答的大意如下：

第一，「最近數年間，歐洲反動的增大，使勞農政府，不得不豫想：對於勞農共和國有什麼行動。」其次對於「反英宣傳」一項，答覆說：「反英宣傳的抗議，是根據虛偽的書類，蘇維埃共和國對於這一點，沒有責任，不是違反通商條約。英國怕東洋壓迫民族對蘇維埃共和國表同情，其實這些同情，並不是我們由『反英宣傳』獲得的，乃是由俄國對於被壓迫民族的政策獲得的。但是，蘇俄決不拋棄自己的東方政策。」再其次，對於狄皮孫殺害及加登逮捕的損害賠償要求，答應說：「英國干涉俄國的時候，英軍也曾對蘇維埃共和國市民，加以種種暴行，又於巴庫槍斃蘇俄委員二十六人；英國既然要求俄國賠償狄皮孫等的損害，俄國也可以要求英

國對於這些暴行賠償。」最後，說明英國最後通牒的根源說：「維爾賽講和後，聯合國中有力的同盟國，（即得了勝利，唯我獨尊，喜歡了不得的帝國主義者們）以國家真正的平等爲原則，決不同意於他國。」又說：「大戰後，許多國家，都隸屬聯合國中有力的國家下面，但是蘇維埃共和國，決不是隸屬他國下面的國家。」蘇維埃政府還聲明一句：就是，蘇維埃共和國的地位，毫沒有服從外國政府意志的根據；這種服從的事，絕對不會有，並且不應有的。」

外國帝國主義者，現在知道：俄國不是十七八世紀的俄國，再不會有唯他們「馬首是瞻」的事了。

五月二十日，蘇俄政府又發送補足覺書。該覺書表示若干小小讓步。

（如關於捕獲漁船事件，及對於狄皮孫及加登賠償金支付等）因爲使刻遵有退步餘地的緣故。刻遵對於俄國覺書起初表示不滿；後來一則受英國勞動者反對戰爭示威運動的影響，二則受蘇維埃共和國全國勞動階級猛烈的示威運動的影響，——蘇維埃民衆對於帝國主義新攻擊的反抗，和準備防守「社會主義祖國」的表示，——刻遵遂讓了步，對於俄國的回答，表示滿意。

蘇維埃政府，對於比較不重要的數條，雖然表示讓步，但是對於根本的條目，並沒有讓步。刻遵要求蘇俄拋棄對於被壓迫民族及東方諸國的親睦政策；但是蘇俄政府沒有拋棄蘇俄這種政策，是想博得一切被壓迫東方民族的戀慕和同情，並且想利用這種政策，把東方赤化，使東方對歐

洲，尤其是對英國帝國主義鬥爭。刻遵對於這條，完全沒有辦法。

這次的刻遵最後通牒，是帝國主義對於蘇俄的最後的攻擊。這種攻擊，所以沒有成功，第一，由於蘇維埃權力已經鞏固，第二，由於蘇維埃權力，受共和國全勞農大眾後援的原因。

第十一節 「承認」

其後，外國帝國主義者，只得承認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是聯邦組織各國家中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各國以次承認蘇俄聯邦的理由，不用說就會明白的。德國於一九二二年承認蘇俄以後，最先承認蘇俄的，就是和蘇聯經濟上最有利害關係的英國及意大利。

第八章 十月革命與國際勞動運動

第一節 第二國際與其妥協主義（溫和主義）

俄國勞動階級的勝利，和世界最初勞農政府的建設，是刺戟世界勞動運動的泉源。俄國勞動階級，已證明勞動階級政府和勞動階級專政，不僅理論上是正確，而且實際上有實現的可能性。於是全世界勞動階級，就逐漸把他們所揭出的綱領、導師及團體等，考察批判起來了。

十月革命以前，立於國際勞動運動的先頭，指導國際運動的團體，是第二國際。第二國際生於一八八九年。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勢力的發展，有一日千里之勢，順次略取殖民地，可謂政治的平和時代。第二國際就在這

種時代長成。這種時代實行勞動運動，不受強硬的壓迫，並且和資本家沒有大衝突。由資本家方面說來，工廠能够正確的整然的運轉，就算有利益。因爲市場能夠吸收一切生產物的貯藏，無論若干生產物運到市場，都有人購買。在這種條件下面，企業一日停止，則企業家所受損失很大，所以他們最怕勞動者罷工，在未罷工以前，就準備對勞動者稍微讓步。

在這個時代，勞動階級和資本家的鬥爭，當然比較容易成功，勞動階級的地位，也當然稍微改善了。尤其是熟練勞動者的地位，很容易昇進。因爲他們的技術，比較難得，生產的時候，缺少了他們，就不容易補充。那時候，熟練勞動者的技術知識，都比不熟練勞動者要進步，並且有了自覺，所以常立於勞動運動的先頭，指導不熟練勞動者。以上幾個原因，都是使資本

家優待他們，並且「巴結」他們；資本家這種「巴結」可以得到二倍的利益，因為熟練勞動者絕對不會罷工；他們既然指導勞動運動，當然可以阻止勞動者的罷工運動了。

結果，歐洲及美國就發生一種勞動階級的「頭領」，叫做「勞動貴族」。勞動貴族，十年間，和資本家「平和的」鬥爭，組織勞動者的「平和的」團體；結局，完全讚美平和，把勞動階級須準備和資本階級的階級鬥爭，反忘卻了。勞動貴族的理想家，支持他們的見解和希望的社會主義者，在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關於勞動革命，也道着「革命的語句」；但是他們絕對不能變為社會革命的組織者。

世界產業國家的勞動貴族，怕失卻他們比較安全的地位，和資本家

的鬥爭，只是以穩健的秘密的方法實行，絕對不想實行勞動革命的「冒險主義」，「社會主義者」想辯駁他們這種革命運動，以掩飾他們對於真正革命運動的恐怖，遂異口同聲的說：「歐美的資本主義世界，不必經過革命的途程，由平和發展的途程，可以徐徐進化到社會主義。」這班「社會主義者」，據此理論，又說：「存在世界產業國家裏面的，民主主義的國家組織，可以不經過勞動階級暴力的革命，由黨在議會占多數的途徑，能使勞動階級把握政權。因此「平和的社會主義者」把勞動階級一切政治的革命的鬥爭，都看做所謂「議會鬥爭」了。所謂「議會鬥爭」就是在資本家的議會爭座位，於議會中，為勞動立法，和資本階級鬥爭的意味。

都市小市民，（職工的小資產家居民，小商人及其他）及輔助資本

階級的知識階級，對於上述理論，更附以體系，一齊鼓吹「平和的鬥爭」，他們對於革命都很恐懼。因為一旦革命，他們所享有比較幸福的生活，必受影響。從前俄國農民主義的知識階級，也是這樣。就是受大資本壓迫的小資產階級，憎惡大資本，並且畏懼大資本；但是，同樣小資產階級，又畏懼廢止私有財產的勞動革命。他們要找尋避難所，就找一個溫和主義的「妥協主義」陣營；這種陣營，是由勞動貴族社會主義者理想家構成的。國際門塞維克主義。這種門塞維克主義，那時候，頗得小市民及薪俸知識階級的政治信任。

歐美各國，受這種潮流的影響，勞動黨以次組織發展。這些黨在沒有完全變為小資產階級觀念的團體期間，就伴着這種潮流進展的程度，漸

次變爲勞動貴族及小資產知識階級利益的附屬體了。這些黨，完全加入了第二國際，所以第二國際的精神，完全是小資產階級和妥協主義者的精神。

第二節 第二國際的崩壞

一九一四年八月，世界戰爭勃發時，第二國際就不能把強固的勞動階級指導精神，堅持到底了。這種世界戰爭，是各國資本家奪取殖民地和商業利益的鬥爭，凡有革命精神的勞動者，都能了解。戰爭的雙方，誰是侵略者，誰是防禦者，都不必考究。第二國際，既然以指導勞動階級，實行國際革命爲己任，就應該用所有的手段，停止戰爭；把戰爭的眞正意義，告訴勞動階級；把資本家「祖國防禦」的假面具毫不客氣的戳穿。

但是，事實與此相反。加入第二國際的各「國家主義黨」最有愛國的熱誠，都和資本階級協同，準備戰爭。假如我們知道：勞動貴族，小資產階級，及薪俸知識階級等，對於本國資本家略取殖民地，與自己有莫大的利害關係，就不難理解：「社會主義」妥協主義黨的這種行爲。這種利害關係，就是某國資本家奪取的殖民地越廣，則在某國的這班團體所分配的掠奪物也越多。資本階級所以能給這種特別地位與熟練勞動者，完全是根據略取殖民地，劫掠土著的「黑色」「黃色」及「赤色」住民，及以不正手段，搾取該住民的勞動力而來的。

世界戰爭開始，同時第二國際就瓦解了。以前，第二國際的首領及黨，都借「革命的辭句」，隱住了他們的原形；一旦戰爭勃發，他們的紙老虎

就被戳穿，現出第二國際真正的小資本家妥協主義的原形來了。資本階級，現在已正確而迅速的理解：第二國際黨完全是幫助資本階級的。因此，各國的資本階級，都爲第二國際的後援；戰爭終結後，資本階級並且援助第二國際的復活。資本階級的左派（「自由主義的資本階級」）想借第二國際及加入第二國際的黨的援助，以指導歐美的勞動階級。

第二國際的真相完全現出來，還是以後的事。第二國際的領袖，此時還在那裏欺騙數百萬的勞動階級。戰爭最初，只有幾個革命家，理解第二國際的真正的本質和使命，並且能够固持勞動階級對於戰爭及第二國際黨真正的而且鞏固的階級精神。

第三節 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對於戰爭及第二國際的宣

言書

俄國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對於世界戰爭，高唱反對論；對於第二國際的叛逆行爲，與以糾正的批評。戰爭開始時，該委員會發表宣言書，（宣言書執筆的是列寧）批評戰爭，曝露第二國際黨的妥協性，並表明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將來的使命。茲將其大要記述如下：

「各國政府及資本主義黨，十年來準備的歐洲戰爭，已勃發了。武器的激增，先進諸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流爲帝國主義的市場爭奪，與文化落後的東歐君主王朝的利益【註一】等，都是惹起戰爭必然的原因。現在已經惹起了。領土的侵略和異民族的征服；競爭國家的瓦解和他們富源的消耗；俄、德、英及其國他家，利用政治的危機轉變勞動階級的視綫；勞動

者的分裂和民族的愚弄；以及撲滅勞動階級的前衛，以阻止勞動者的革命運動等；都是此次戰爭唯一的內容，真實的意義，正當的思維了。」

「社會民主黨第一的使命，就是曝露戰爭的真實意義，並且把支配階級地主及資本家辯護戰爭的虛偽，詭辯，【註二】及愛國語句的真相，毫不容情的揭示出來。」

宣言書又說明勞動階級最重要的任務，是固守他們階級的團結和國際主義；並且不可為各國資本家們的偽愛國主義所動，須將自己社會主義的信仰，堅持到底。

其次，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宣言書，批評第二國際黨的行動如下：

「歐洲各國社會黨對於自己不曾履行自己的任務，及黨的指導者背反社會主義的行爲（尤其是德國的）應該表示極深刻的悲嘆。在全世界史最重要的時期，第二國際的指導者們，卻把社會主義變爲國家主義。各國勞動黨，以他們（第二國際）的行動爲標準，所以不唯不反對政府的犯罪行爲，（戰爭）並且覺得勞動階級的立場，和帝國主義政府是一致的。第二國際的指導者，投票贊成軍事費，宣傳本國資本家「愛國的」標語，辯護戰爭，或參加交戰國資本主義內閣，及其他種種行爲，完成他們反叛社會主義的計畫。歐洲最有力的社會主義指導者，及最有信用的社會主義出版機關，都是採用偽愛國主義的資本家及自由主義的見解，決不是社會主義的見解。第二國際中最有威望最有勢力的社會民主黨，就

應該負這種侮辱社會主義的責任。雖然那班賣卻本國和俾斯麥野合以鎮壓共產黨，而且在資本主義政府內做閣員的，法國社會主義者，也不能說是沒有責任。」

然則，革命的勞動者團體，此後運動的方向如何？宣言書內所說如次：「在一切文明國，戰爭必定產出『社會主義革命』的標語，尤其是在產業上技術進步極速的大資本主義國家，受愛國主義的野蠻威嚇以後，『按即指戰爭——譯者』戰爭的負擔，越堆在勞動者肩上，歐羅巴的復興越需要勞動者的活動，這時候，這種標語越不能缺少。資本階級利用戰時法，以阻止勞動階級的言論，其實反可以使勞動階級組織非合法的形態【註二】及煽動政治運動。又使溫和的妥協主義者，守着合法的【註

【四】團體，以背叛自己的主義。但是，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不是和本國僞愛國主義資本階級一致，乃是和萬國勞動者，和社會主義的勞動者共同一致，利用勞動階級組織的習慣與關係，爲挽救社會主義及勞動者團體的危機，組織非合法的鬥爭形態而奮鬥的。勞動階級國際主義黨，並沒有消滅，現今還是存在的。勞動階級打倒一切障礙物而建設新國際黨。溫和妥協主義現在的勝利，決不能長久。戰爭的犧牲越大，勞動者對於妥協主義的叛逆人，對於各國政府及資本階級的憎惡越深，結果，勞動者就明白理解社會革命的必要了。」

「把現在帝國主義的戰爭，轉換爲革命，是勞動階級唯一的真正的標語。」

第二國際崩壞後，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立即把新國際勞動團體（即「由妥協主義解放的」第三國際）建設的戰鬥標語揭出來了。

【註一】即俄皇一族的利益（王朝的）。

【註二】詭辯是俄國語，即普通所謂「瞞着」「奸計」的意味。

【註三】即不受資本家法律許可的，秘密的。

【註四】合法的團體，即受法律許可的團體。

第四節 革命的「左派」

一九一四年九月，意大利及瑞士社會主義者開大會，該會議也和俄國布爾塞維克相同，協議戰爭及第二國際諸問題。其後一九一五年七月，歐洲各國社會主義者，又於百倫（瑞士）開同樣的會議。總之，各國革命

家少數分子，都想再行建設勞動國際團體。

自一九一四年秋，至一九一五年秋一年間，第二國際各種黨派中，不能和溫和主義妥協主義的多數派共同動作的革命少數派，就獨立了。這些革命的少數派，雖然是以舊黨員資格（現在的妥協主義派）入黨的，但是他們所實行的政策和舊黨的政策完全不同。試引用德國國會社會民主黨支部的例來說明他：社會民主黨多數黨員，都贊成黨的決定，又投票贊成軍費支出，以表示對於戰爭及德國資本階級道義的援助。但是少數派，因為這種行為和社會主義的信條相反，不能投票贊成軍事費的支出。雖然少數派中並不是全部一樣的行動；其中一部分不投贊成票，也不投反對票，（這種中間團體的領袖是列特坡爾）他一部分受李普尼希

指導的投票反對一切軍事支出費，並且以退出國會議場爲反抗的表示。

第五節 「晉麥瓦特」會議

一九一五年秋，各國勞動黨中革命的少數團體，都覺得有開代表會議的必要。遂於同年九月五日至八日，在瑞士晉麥瓦特開會；該會即以開會地方爲名，叫做「晉麥瓦特會議」。歐洲十一國代表，都集會於此。會議的初日，出席者中真正的左派（正統派馬克斯主義者）七人，組織一種團體。這七個代表，就是布爾塞維克中央委員會代表列寧，及哲諾維夫，勒托尼亞支部代表溫得，波蘭社會民主主義反對派拉特克，瑞典及挪威代表黑格倫得及涅爾曼，再加法國代表一人。其餘的代表，沒有確定的見解，徘徊於中央和左派之間。他們在自己議會中，沒有投票贊成軍事費，也沒

有反對。他們和德國人相同，深怕投票反對以後，自己黨內發生分裂現象。他們這種蝙蝠態度和不決斷，可以於會議議事進行中看出。因此，由會議中左派提出的極徹底的革命宣言書草案，以十九對十二票否決了。而會議所採用的宣言書，是一種比較溫和比較不決斷的。但是，這種宣言書，仍舊帶有革命性。

晉麥瓦特會議的宣言書，斷定世界戰爭，是專為資本階級利益而起的帝國主義戰爭。又對於妥協主義黨及第二國際的行動，加以批評：

「……………各國社會黨及勞動團體的義務，與戰爭開始同時消滅了。這些團體的代表，對於勞動者要他們中止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勞動者革命唯一可能的而且確實的手段。他們依支配階級的命令，投

票贊成軍事費，依政府的指揮，服一切國家的軍務。他們爲維持舉國一致起見，以社會主義閣員的形式，做了自己政府的人質。因此他們就把現在及將來的這種戰爭責任，及對於戰爭目的和手段的責任，都堆在勞動階級身上了。各國勞動黨如是，全世界社會主義代表也如是，國際社會主義，遂瀕於危機了。」

宣言書又說：

「集合於晉麥瓦特的社會黨，勞動組合，及其他少數派代表，不是立於搾取階級的國家連帶責任的地盤上面，乃是立於勞動階級的國際連帶責任和階級鬥爭的地盤上面。」

這種論調，就是表示本會議的目的，是在使破壞了的國際關係復活，

使勞動階級想起自己本身的義務，而開始爲講和的鬥爭。

該宣言書中，有一種極明瞭的思想，與第二國際對抗，即說明以革命的非戰論爲基礎建設新國際的思想。所以晉麥瓦特會議，說他是第三國際的胎兒，亦無不可。

第六節 「琴泰耳會議」

帝國主義戰爭，使社會主義者，分爲革命派，和服從資本階級的妥協派，互相對立。全世界的勞動者，到底還是加入前派呢？或是加入後派呢？這到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列寧等組織左派團體後加入的人，不過是少數最有自覺的前衛勞動者。半年後，琴泰耳會議（一九一六年四月）的時候，列寧派（左派）的勢力，比較晉麥瓦特會議的時候大得多了。琴泰耳

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是「勞動階級把握政權和顛覆資本主義政府」等問題。這些問題，是晉麥瓦特會議沒有膽子討論的。

以上種種經過，都是革命的國際組織的豫備計畫。但是戰爭繼續期間，對於這方面，沒有計畫大規模運動的餘地。

第七節 十月革命與第三國際

十月革命，把形勢根本的變更了。第一，十月革命告訴全世界勞動階級以下的事實：晉麥瓦特會議時列寧派所宣傳的，琴泰耳會議所採用的思想，並不完全是幻想，假如能夠由改良主義妥協主義者及他們後援者資本家的勢力，解放勞動者，這種思想是可以實現的。第二，十月革命的結果，政治的權力歸了俄國勞動者，使得全世界勞動者，都審察大規模的世

界革命問題。這種問題，就是在新舊兩世界最「民主的」國家，都沒有討論過的。第三，十月革命的結果，印刷機紙，及其他宣傳手段，歸了俄國勞動者，所以能夠對於全世界勞動階級，宣傳全世界勞動階級團體國際的統一，及世界革命思想。

以上種種事實，構成組織第三國際的根本條件。一九一九年初，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於全世界共產主義者，發送公開狀，招待他們，參加三月在莫斯科開會的國際會議。

該會議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開會；出席會議的，有決定的投票權的代表三十三人，（十九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團體）有參考的投票權的十六個團體代表十九人。參加此次國際會議的代表，雖然人數不多，但

是，他們都知道他們的背後，有革命的勞動者重要幹部的援助。

會議的結果，三月四日，通過下記的決議：

「國際共產主義會議，構成第三國際，並且決定採用共產黨國際的名稱。」

第三國際共產黨，就是這麼樣的產生了。

第八節 共產黨第一次大會與宣言書

共產黨第一次大會，發表「告全世界勞動階級」的宣言書。宣言書把資本主義世界現在所遭遇的階級，加以精密的分析，謂戰爭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內一切經濟生活，都成爲國家資本主義化。意思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切經濟生活，已非由各企業的「自由競爭」，乃由「戰時強

制法的直接適用」而受節制。這些國家內一切國家機關，都操在極少數財閥的掌中，在世界戰爭得了勝利以後，他們爲圖自己的利益計，一定會管理世界經濟，宣言書說：

「經濟生活的「國家資本主義化」完全變爲事實了。由這種事實，可以知道將來經濟生活，不惟不能回復到自由競爭，就是托辣斯，企業合同及其他資本家的支配也是不能回復的。現在的問題是：國家資本化的生產所有者，到底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得了勝利的勞動者國家呢？」

「換句話說：人類的勞役者，對於戰勝的世界資本家，實行封建的納貢呢？還是歐洲及世界文明各國的勞動階級，把混亂的破壞的經濟，收於自己掌中，以保障世界復歸於社會主義原則時代呢？」

結論是：「除非勞動階級掌握政權，才能短縮現在世界的危機。」

宣言書又指出世界戰爭的第二矛盾，謂被征服殖民地數百萬民衆的利害，和少數征服者的利害絕對不會一致。宣言書說：

「這次的世界戰爭，帶有極濃厚奪取殖民地的色彩，同時又受殖民地的援助。幾乎全世界殖民地的住民，都加入戰爭，如印度人、內革羅人、亞刺伯人及馬來人等都在歐洲領土內戰爭。試問他們是以什麼名義來參戰？爲在他們自己權利的名義下面，要做英法的奴隸而參戰嗎？資本主義支配欺侮殖民地的事實，沒有比今日還要明瞭的。民族隸屬問題的討論，也沒有比今日再激烈的。」

由以上兩種根據推論，宣示世界勞動階級應該前進的道路，就是全

世界勞動階級，須奪取國家主義化的金融資本的「資本主義政治機關」收爲己有，改造爲新社會主義的政治機關，以爲達到革命目的之工具。全世界勞動階級，希望依這種鬥爭手段，解放自己；但是世界先進國家的勞動階級，又須和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提攜，才能戰勝資本階級。

第九節 列寧關於資本民主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論文

「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者，」想把勞動階級的鬥爭，誘導向他方面，所以教訓勞動者說：世界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民主主義，」是保障勞動階級有完全自由的階級鬥爭的制度，並且是到達社會主義社會不可缺少的條件，「社會妥協主義者」稱頌「民主主義的組織，」擬之若神明；對於不信此制度有利於勞動階級的人，不問是誰，都加以痛罵。共產黨

第一次大會，因為要把妥協主義者的立場，和共產主義者的立場，嚴格區別，所以不得不闡明共產黨對於「民主主義」的關係。該大會採用列寧關於資本民主主義和無產專政的論文，以說明這種關係。

列寧的論文大旨如下：

勞動運動的發展，使資本階級及「勞動團體內資本階級的代理店」——即社會妥協主義者——不得不採用「思想的，政治的」防禦物，以鞏固榨取者的支配；又使他們不得不採用一種理論，以抵抗勞動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攻擊。這種理論，就是說明「民主主義」的必要及其批評，並攻擊「獨裁」的缺點。但是，關於「民主主義」及「獨裁」的這些理論，是敘述「一般民主主義」及「一般獨裁」的最普通的特

徵。把這種階級外，或超越階級的問題，做爲一般國民的問題，是公然嘲弄社會主義的根本教理，尤其是欺蔑階級鬥爭教義的理論。因爲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是實行「一般民主主義」的；他們所實行的，不過是「資本的民主主義」。再，那些理論關於「一般獨裁」沒有說及，單只說是被壓迫階級——勞動階級——對於壓迫者及搾取者——資本階級——的獨裁。社會妥協主義者，根據這種理論，所以反對勞動者獨裁，抗爭勞動者革命，作資本家的走狗，是極明瞭的。假如迴溯以前資本階級，也是經過獨裁，壓迫一切，對於封建貴族的反對派，才樹立權力的事實，就更可以明白「民主主義」擁護者反對勞動階級獨裁的理論，完全沒有根據。「歷史告訴我們：凡是被壓迫階級，不經過獨裁期間，決不能夠變爲支配

者。」勞動階級若不是這樣，也不能夠獲得權力。反對階級的獨裁，就是反對勞動階級對於資本階級的革命，也就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變革一樣。這種行為，明明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叛逆，勞動階級的奸賊，向資本主義的變節，並且是擁護搾取者支配的行為。

然則資本民主主義的真相，究竟如何呢？列寧借馬克斯及恩格斯的話答道：「所謂最有民主主義精神的資本共和國，不外是資本階級抑壓勞動階級——最少的資本家抑壓最多的勞動者——的機關罷了。」列寧舉資本民主主義重要基礎的「集會自由」「出版自由」及其他種種實例，證明在資本民主主義國家，這些「自由」不過是一句假話。蓋勞動階級，關於以上各種自由，都在資本家支配下面；勞動階級絕不能利用

以上各種自由。「資本家常常把那餓死勞動者的自由，叫做『自由』」。此外資本階級的暴壓政策，破壞勞動團體的行爲，對於罷工者的暴力懲罰，及其他種種事實，都是證明「資本的民主主義」是一個空洞的幻想。其餘還有與上述相同的種種事實，都足以證明資本民主主義的真相，例如在民主主義最發達的共和國，搾取階級一看見資本家權力動搖的時候，就把他們的本相拿出來，實行威嚇，及資本家的獨裁，資本家雖欲隱瞞這種事實，也是不能做到的。

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是借「民主主義」的名，實行資本家獨裁的。「資本主義社會內，爲重要害惡泉源的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的時候，除了資本家獨裁，或勞動者獨裁以外，絕對沒有中間的道路。」這種最重要

的事實那班社會妥協主義者，都不能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他，所以生出種種錯誤思想來。

但是，勞動階級獨裁，同時就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人及勞動階級在最大範圍內能夠利用民主主義的意味。

「事實上已經成立的勞動階級獨裁形態，如俄國蘇維埃權力德國評議會制度【註一】及他國的同樣的蘇維埃機關等，是使勞動階級事實上能夠極端利用民主主義的權利和自由——一般最優秀的民主資本共和國，都沒有的權利和自由——的組織。

共產黨第一次大會採用列寧的主張，毅然決然的和第二國際妥協主義的溫和黨脫離關係，廢棄「資本民主主義」根據蘇維埃權力的形

式以建設勞動階級獨裁爲自己的任務。

【註一】即蘇維埃組織。

第十節 第二次大會

共產黨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會之間，世界各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極速。加入共產黨的願書，紛紛擁進共產黨國際執行委員會部來。召集第二次大會（自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日起繼續到八月六日）的時候，出席的有決定投票權的代表百六十九人，有參考投票權的代表四十五人。有決定投票權的代表，代表四十八個黨，有參考投票權的代表，代表十六個黨。

第十一節 二十一條

妥協主義分子多數加入第三國際，難保不使共產黨的革命性變爲

稀薄。於是第二次大會採用二十一條以嚴格制限入黨。這些條件很有防止非共產主義團體濫入共產黨的効力。二十一條中第一條，是黨所行的宣傳及主義，須帶有真正共產主義的性質。所以黨機關的編輯人非任命共產主義者不可。又，各國加入共產黨的黨，有由一切機關驅逐「妥協主義改良主義者」的義務。共產黨須於各處創設與合法團體同樣的共產主義機關，以準備國際的共產主義化。此外的條項，如要求於各都市及農村的宣傳，拒絕改良主義，與改良主義黨及改良主義的團體斷絕關係，以國際的共產主義精神檢點自己的黨綱，及其他要求等等。最後的第二十條說：「黨員在原則上，若不服從共產黨國際所提出的義務和綱領時，即當除名。」

共產黨用這種方法，以防異分子的侵入。

第十二節 共產黨是中央集權組織體

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議中，非常重要的第二決定，就是關於組織問題的決定。第二國際組織上的構造，有一種很明瞭的特徵就是：加入第二國際的各黨，在某種時期，可以獨立的決定自己的政策，享有許多的自治權利。反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決議如下：

「國際共產黨為獲得勝利，打倒資本主義，實行共產主義計，須把鬥爭的勞動者的團體，化為嚴格的中央集權組織體。要之，國際共產黨，是代表真正的單一中央集權化的共產黨，裏面的各黨，又是在各國活動的黨。」

共產黨的規約，根據這個決議作成；規約上，認全世界大會爲共產黨的最高機關，大會閉會期間，認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的指導機關。該規約對於執行委員會，賦與範圍廣大的全權。執行委員會對於共產黨內一切，的黨頒發的訓令，各黨有遵守的義務；違反全世界大會決議的黨和團體，執委會除名的權利。照此看來，執行委員會，簡直是全世界共產黨的中央執行部了。

集權的國際共產黨，就是這麼樣的成立了。該黨最重要的決定，還有很多，此處不遑枚舉。但是由上面所述各項看來，國際共產黨的任務，綱領，及組織上的構造等，都和第二國際的小資產妥協主義，改良主義等迥然不同；他的性質，完全是革命的，勞動階級的，可以明白了。

第十三節 第三次大會

共產黨集權的指導精神，簡單明瞭，容易理解，所以勞動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團體，都紛紛加入第三次大會時（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已有代表九十八黨及團體（有決定投票權的七十二，參考投票權的二十七）的代表六百三人出席。第三次開會的時候，共產黨的地方黨（支部）員已有百九十六萬三千勞動者。

第十四節 勞動者的協同戰綫

第三次大會，有兩種任務：第一，是向抓取勞動階級的方針進行（徵求黨員）。共產黨運動到了現在，範圍越發廣大，差不多包括全體勞動階級了。由組織上說來，共產黨執行委員，應該把勞動階級收容，與以充分的

指導第三次大會的標語「向民衆隊裏去！」就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緣故。這個標語到了後來，變爲實行「協同戰綫」的戰術。所謂「協同戰綫」就是共產黨最密切的參加勞動階級的階級鬥爭，和他們結最親密關係的意味。「所謂『協同戰綫』」就是表示：共產黨和一切勞動者——無政府主義者及工團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準備對於資本主義及資本家鬥爭，卽爲一片麵麩，反對減少工資，反對廢止八時間勞動制而實行鬥爭。」但是，「協同戰綫」的戰術，決不是共產黨和妥協主義團體（第二及所謂第二半國際）組織上聯合的意味。

第三次大會的第二問題，是糾正黨的戰術上的方針問題，因爲當時有幾個團體的戰術，太偏於右方的，又有太偏於左方的（左派幼稚病）

所以都有糾正的必要。大會把這個問題解決後，結果，共產黨的結合堅固，遂變爲思想「不複雜」（單純的）【註】的國際團體了。

【註】「不複雜」就是和由一塊石頭彫成，不由種種小石片構成的東西一樣。

第十五節 第四次大會

第三次與第四次大會之間，國際形勢，發生絕大變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到了一九二二年，基礎雖然鞏固，但是不能保持均衡狀態，資本階級恃着這種鞏固的基礎，逐漸對於勞動階級開始攻擊。資本家減少工資，廢止八時間勞動制，希望十時間勞動制復活。他們對抗勞動者的罷工，宣布閉廠，又組織強盜的暴力團，擴大他們的掠奪活動。

社會妥協主義者，利用以上各種情形，對於共產黨開始猛烈的鬥爭。

他們費全副精神，用種種手段，想把勞動階級由共產黨團體，扯到他們的團體裏面去。

第四次大會（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十二日）確認移到勞大會所採用的戰術，並且作出更正確更詳細的規約。第四次大會標語是「獲得勞動大眾」！大會根據這種標語，盡他的使命。再第四次大會決定國際共產黨協同綱領的根本原則，又決議該綱領的細則，於第一次大會審議。第四次大會重要決議的一種，是關於共產黨執行部組織的。正的決議，據改正規定：執行部機關定為由全世界大會（以前是原則上組織代表）選舉。因此執行部，就變了全世界共產黨中央執行部了。

第四次大會，把前次大會的決議，如勞動組合運動，農業政策，民族政

所以都有糾正的必要。大會把這個問題解決後，結果，共產黨的結合堅固，遂變爲思想「不複雜」（單純的）【註】的國際團體了。

【註】「不複雜」就是和由一塊石頭彫成，不由種種小石片構成的東西一樣。

第十五節 第四次大會

第三次與第四次大會之間，國際形勢，發生絕大變化。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到了一九二二年，基礎雖然鞏固，但是不能保持均衡狀態。資本階級恃着這種鞏固的基礎，逐漸對於勞動階級開始攻擊。資本家減少工資，廢止八時間勞動制，希望十時間勞動制復活。他們對抗勞動者的罷工，宣布閉廠，又組織強盜的暴力團，擴大他們的掠奪活動。

社會妥協主義者，利用以上各種情形，對於共產黨開始猛烈的鬥爭。

他們費全副精神，用種種手段，想把勞動階級，由共產黨團體，扯到他們的團體裏面去。

第四次大會（自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月十二日）確認
大會所採用的戰術，並且作出更正確更詳細的規約。第四次大會
標語是「獲得勞動大眾」！大會根據這種標語，盡他的使命。再第四次
會決定國際共產黨協同綱領的根本原則，又決議該綱領的細則，於第
次大會審議。第四次大會重要決議的一種，是關於共產黨執行部組織
正的決議。據改正規定：執行部機關定為由全世界大會（以前是原則
上組織代表）選舉。因此執行部，就變了全世界共產黨中央執行部了。

第四次大會，把前次大會的決議，如勞動組合運動，農業政策，民族政

策諸問題，及各黨的狀態等，再加注意的審查。但是前次大會的決議，本質上仍然沒有變化，不過把當時的條件所要求的地方，加以修正罷了。

哲諾維夫述第四次大會閉會辭云：「我們的行動，比以前更加一致；中一切真正革命力的新時代已經到來了。我們將要成爲共產主義的第一國際黨了。」

結 論

現在要說明「俄羅斯帝國」的權力，經過種種偉大的重要階段，轉移到勞動階級及勞役農民的歷史過程，以作結論了。

這個歷史過程最初的階段，是革命的準備和他的成熟期。一九〇五年，勞動者革命的端緒已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勞動階級集合自己的勢力，增加勞動者的階級意識，及勞動階級的團結力。這時代和以前的時代，勞動階級裏面，漸次有他們組織上及指導上的中心，及他們戰鬥前衛的俄羅斯共產黨的結合。俄國共產黨，精選最堅固最有自覺最有耐久力的勞動者，以鞏固他們的組織。黨的秘密的存在，俄皇的監獄和追放，

海外放浪等，都是刺戟他們編成這個「優秀中的優秀」和堅固的革命軍的動機。假如自一九〇五年至十七年二月間，說是勞動者革命「成熟」醞釀期間，那末，十七年夏，就可以說勞動者革命「已成熟」了。妥協主義黨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叛逆的戰術帶有小資產家的非勞動階級的本質，所以使勞動階級覺醒。大資本家實行大規模生產，壓倒小生產者及小商人，所以小資本家憎惡大資本家。同時，小資本家又怕勞動者革命沒收他們由勞動獲得的財產，所以不願意和大資本家脫離關係。小資本家看見社會主義是實行共產制的，以為社會主義是一種空洞的幻想，他們無論如何，沒有實行社會主義的決心。

勞動階級既然明白以上的事實，就把共產黨當做他們真正的指導

者在勞動革命「成熟期」，勞動階級、兵士及農民的同盟也成熟了。他們盡是在「平和與土地」的共通要求下面團結。農民及由農民構成的軍隊，知道門塞維克——都會小市民及勞動貴族黨——及社會革命黨——農村的富裕階級黨——都不能提出平和及土地的要求，進迫大資本家。蓋門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不願與大資本家脫離；若提起這種要求，進迫大資本家，就是表示和他們決裂的一樣。於是，農民們就知道：若要得到「平和與土地」，非和勞動階級協同不可。普通農民，雖然有些財產，但是並不怕財產制度的廢止。他們依自己的勞動，够喫够穿的度日，就算滿足。所以他們並不懼怕和勞動階級的同盟。他們所有的唯一財產，不過是一二頭將要餓死的小馬，和極簡單的耕作器具罷了。勞動階級執政的時候，

一定能够給電氣機械動力（雖然全組合只能得一個動力）與農民，農民因此當然獲益無窮了。

到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已經成熟的勞動階級革命，遂把政治的權力，移轉到勞動者手內，並且確立勞動階級獨裁，這就是歷史過程的第二階段。這個時候，是勞動階級獲得地盤，逐漸着手建設新經濟及無階級區別的社會的時期了。但是這個地盤很齷齪，很腐敗。經數世紀間的地主支配，數十年間的資本家支配，腐敗物堆積如山；勞動階級非把這種腐敗物一齊掃除不可。這就是勞動者最初剷除一切腐化份子的時代，例如關於土地，平和，銀行國有化，出版，全俄最高國民經濟會議，及其他種種布告等。勞動階級掃除這個地盤，以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同時，在內亂期間，保護地盤

上一切權利，以防止從前所有者的侵襲。

這種「齷齪的」事業終了後，近代的新歷史階段就來臨了。這個時代，是建設本來的勞動者社會基礎的時代，勞動者到這個時代，已成就了很多的事業，但是前途還有許多非做不可的事業。

一切建設者，都能以明快的理智，灼熱的情緒，理解以下的事實：即一切事業所以能夠成就，社會主義的殿堂所以能夠建設，完全是靠着勞動階級戰鬥幹部的共產黨的指導，該黨與勞動階級的利害關係極其密切，並且把勞動階級的一切偉大和 support 集於一身；在這種指導下面的建設事業，沒有不能成功的。

往往有人說：「俄國技術幼稚，產業落後，既不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

又不宜於勞動者革命的實行。〔列寧明確的答應他說：「時不問今古地，不問東西，能夠眼前即具備改造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必要的決定條件，可謂絕無僅有。假如要等到具備了一切條件，才準備改造社會，那末，社會主義在地球上永無實現的可能性了。我們現在至少也有了能夠建築社會主義基礎，實現社會主義的極重要的條件。這些條件，就是勞動階級絕大的革命力，及勞動者和農民的堅固的同盟。經濟力和勞動者政治的勢力完全保持均衡的事實，絕對不會發生的，這種均衡狀態，自然發展過程內不會有，社會發展過程內也不會有的。所以，等到具備了一切條件，才準備改造社會，都是書獃子說夢了。但是，革命的勞動階級，一面和許多困難鬥爭，一面借全世界勞動階級團結力量，向社會主義的目的前進。〕〔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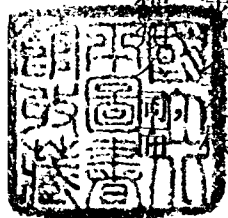
譯註

(一)及(二)若欲理解「賦役制度」及「雇役制度」不可不把兩者明確的區別。兩種制度都是俄國農村地主榨取農民，奴隸農民的制度。兩者間不同的地方如下：「賦役制度」是農奴時代，地主對農奴於耕作以外，又課以種種雜務的制度；「雇役制度」或「雇役勞動」是農民由地主借錢或借物的時候，不返還金或物，而與地主訂結在地主土地勞動的契約，以勞動償還金錢物品等，這種雇役制度，革命以前仍然存在。

(三)「切斷部分」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並沒有由地主解放農

民「一切斷部分」是地主由經濟上束縛農民的一種手段。地主解放農奴的時候，把農民絕對必要的牧場，及家畜到池塘的道路，由分與農民的土地「一切斷」，使農民不得不租借這些地方。農民既然要租借這些地方，地主就可以強制農民爲他耕作一定的土地，種時，收穫等，以償租錢。

(四)「賠償法」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令，把從來的分與地，給與農民，但是又由農民徵收分與地的代價。賠償法規定：農民若想把分與地完全做爲自己私用，就不得不「買回」土地。賠償金的計算，根據當時納貢額，而定一定的利率。這種利率又因農奴的種異其高低。



財政學新論

馬場鏐一 著 李祚輝 譯

法學博士馬場鏐一氏爲日本近年有名之財政學家，此書即其在東京帝國大學中央大學講授財政學之講義錄，出版以來，不數年間，重版至十餘次，其價值可想而知。我國財政，紊亂已達極點，整理刷新，實爲當前第一急務。惟整理之道，千端萬緒；有待於專門學者之研究與夫當局之毅力實行，然尤貴乎一般國民具有充分之常識，爲之監視而督促之。馬場氏此書，篇幅無多，而簡單明晰，要言不煩，不獨適合我國中等以上專門學校教科之用，而尤爲灌輸一般國民常識必備之書：是以特爲紹介於國人。

〔全書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

劉彥著 全二冊定價三元二角
本書敘述歷來列強帝國主義施諸我國的酷毒手段，與我國家人民所受種種的痛苦情形，十分詳細。

被侵之中國

(即我國最低限度應取消之不平等條約)

劉彥著 全一冊定價一元三角

解放運動中之對外問題

周鯁生著 定價一元二角
我國的國際地位如何？不平等條約如何去消滅？一切一切的對外問題如何解決？只有本書就能詳細的告訴你。

不平等條約十講

周鯁生講演 定價五角
既有所謂不平等條約，當然也有平等條約。這平等不平等是怎樣分辨呢？怎樣才能剷除這個不平等呢？一讀本書，便知端的。

革命的命交

周鯁生著 全一冊定價四角五分

外交必
要本著
革命的
精神、
決不可
走到妥
協的路
上。本
書申論
這個道
理，既
切實又
痛快。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半粟先生編著

中山 逝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晚近六十年間，我國內受數千年專制政治的餘毒，外遭列強帝國主義的侵凌；有幾次風狂雨驟，國幾不國。然卒免於強鄰之吞併及列國之瓜分，而得赫然建立我以國民為基礎的中華民國而重放我華族之光輝者，則賴有中山先生畢生所領導的解放革新的運動阿。所以這六十年間的史實，真是我國史上最觸目最苦痛最危險而又最有意義的一段。如今革命告終，建設伊始，未來設施，千端萬緒；是對於這六十年間的史實必有許多借鑒的地方哩。——這就是本書出世的大使命。★全書三十餘萬言，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日本野人心大暴露

日本併吞滿蒙論

細野繁勝著 王慕韓譯

據著者的意思：中國並非國家，中國人是萬惡所歸的下賤劣種。所以本書的結論，對全中國則謂應歸列國共管，對滿蒙則謂應歸日本占領。但是牠怕列國妬忌，於是假借滿蒙對列國開放之名以售其奸。照歷年日政府聲明滿蒙歡迎外資，及最近內田康莊在美國所宣傳，更足證明著者所云，並非一人之見解，實為日本之國策。——我素視和平如生命自戰爭為罪惡的中國民衆阿，對於野蓬心勃的日本，真不可不加緊抵禦；對於暴露其野心之本書，尤不可不深切注意哩。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社會問題叢書

社會主義的精華	二角
世界農民運動之現勢	二角
共同社會與利益社會	二角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現勢	二角半
社會統計論	三角
國旗的歷史及其意義	三角
國際勞工運動之現勢	三角
產業革命史	二角
農民與政治運動	三角
資本主義文化與社會主義文化	二角半
失業問題	二角

普通選舉與無產政黨	二角半
無產政黨與勞動組合	二角
人類行動之社會學	三角
馬爾莎斯人口論	二角
國際勞工問題	二角
馬克思與列寧之農業政策	二角
文學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其適用	二角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三角
婦女問題的研究	三角
英國費邊協會發達史	二角半
基督教社會主義論	二角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孫總理鑒定
蔣中正編輯

革命的精神教育

本書雖係蔣先生長黃埔軍校時對學生的演講詞，但其對於黨義的真諦闡發，與黨員人格修養的指示，確有入手一編的價值。〔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

蔣介石的革命工作

文 砥編 全一冊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本書分四編：第一編傳略，第二編著作，法令，第三編報告，文書，第四編演講，談話。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上海太平洋洋書店印行

中國學校課程沿革史

徐 雉著

【全一册定價大洋三角】

現在中國出版界關於教育史一類的著作，不可說不多，只是從整個的教育史中抽出學校課程史的一部分來詳細加以研究的，卻是很少。本書著者，不畏艱難，竟將中國四千餘年學校課程的變遷及其異同，以流暢的文筆詳盡地敘述了；至於引證精詳，批評正確，猶其餘事呢。所以本書出世，對於教育界，一定是有莫大的貢獻的。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羅夫著
朱應會譯

一七五、出版
一八三、再版
〔全一册定價一元七角 郵費一角〕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粘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八號
電話 中央 九六七五

分售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武昌 太平洋書店
長沙 太平洋書店
天津 太平洋書店
南昌 太平洋書店
各埠 各大書局

#7
443946

7

443946

